刻世說新語序

吳郡袁褧撰

嘗攷載記所述晉人話言簡約玄澹爾雅有韻並言江左諸清譚令閱新語信乎其言之也臨川撰為此書采掇綜

*PL 2666 L55 A6 1581 v.1

敘明暢不繁孝標所注賅洽
錄諸家小史分釋其義詁訓
之賞見於高似孫緯略余家
藏宋本是放翁校刊本識湖
剡畊之暇手披心寄自謂可
觀爰付梓人傳之同好因歎

晉人論司馬氏之祚亡於清
談斯言也無乃過甚矣乎竹
林之儔希慕沂樂蘭亭之集
詠歌堯風陶荊州之勤敏謝
東山之恬鎮解莊易則輔嗣
平叔擅其宗析梵言則道林

淡深領其來或詞冷而趣遠或事瑣而意興風旨各殊人有與託王茂弘祖士雅之流十遍氣峻心翼與王室又斑斑載諸冊簡是可非之者裁詩不云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余以琅琊王之渡江諸賢弘贊之力為多非强說也夫諸昭言率還藻裁遂為終身品目故類以標格相高玄虛成習一時雖尚有東京廚俊之流風為然曠達拓落濫觴鼻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ies, U.S.A.

拯取譔芷敎撫卷嶒之此於
諸賢眾無遺憾焉亘矣刻成
序之嘉靖乙未歲立秋日也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ies, U.S.A

世說新語序

易稱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書者言之餘響而言者意之景測也是以莫逆之旨恒存乎相視糟粕之喻無與於心傳由百世之下讀其書而

欲想見其為心不亦遠乎哉立言者之所以難也晉人雅尚清談風流映於後世而臨川王生長晉末沐浴浸漬述為此書至今諷習之者猶能令人舞蹈若親覩其獻酬俯

仰在當時聆樂衛之韶音承殷劉之潤響引宮刻羽貫心入脾尚書為之含笑平子由斯絕倒不亦宜乎蓋晉人之談所謂言之近意而臨川此書抑亦書之近言者也余幼而

酷嗜此書中年彌甚恒著巾箱鉛槧數易韋編欲絕第其句或勾棘語近方言句溪則難斷語異則難通積思累枝小獲疏明終乎闕疑以遵聖訓至於孝標一註博引旁綜

前無古人裴松之三國志註差得比肩而頗為俗夫攙入非世之談恨不能盡刪淄澠時一標出以洗邪金氏之寃初雖閱之帳中既欲公之炙嗜而參知喬公見之亟相賞

嚳即授梓人爰綴末章敘所
繇梓是編也成吾豈敢謂二
氏之忠臣抑庶幾不為風雅
之臯人乎
萬曆庚辰穐吳郡王世懋書
王氏敬美

世說新語題詞
西晉士風號稱簡禮甚矣而
棊功絲竹尚蒙史氏之譏至
其推明老莊之旨諸為譚靡
渺溟無根猶時時為理屈也
吾觀今世傳者皆知宗孔氏

周以杰寫

而其說未曾不奇于玄空乃若薦紳守禮之家不見譏于史氏者能幾何哉吾是以知西晉之士未為甚詭于先聖其風猶有可存者是書為臨川王所著而孝標之註往往補其闕而刷其訛足備一代之言顧其說時相牴牾又或不可句解者尚多也瞽學鱗洲王公該洽今古于是書尤為篤嗜時有批評圜點覃精絕韋不自知其用心之勤矣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ies, U.S.A.

余幸而獲觀焉闡幽發隱睦耳愿心鉞足樂也遂請而俾諸梓烏乎極晉人立言之意所謂蕩而有疑者參之以次公之論庶幾其意可求于以翼世教者非鈌矣若曰爲資譚說而已則豈深于是書者哉

萬曆辛巳之臯月雲間喬懋敬允德甫撰

周以杰寫

世說新語目錄

上卷上

德行　言語

上卷下

政事　文學

中卷上

方正　雅量

識鑒

中卷下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ies, U.S.A

賞譽　品藻

規箴　捷悟

夙悟　豪爽

下卷上

容止　自新

企羡　傷逝

棲逸　賢媛

術解　巧藝

寵禮　任誕

簡傲

下卷下

排調　輕詆

假譎　黜免

儉嗇　汰侈

忿狷　讒險

尤悔　紕漏

惑溺　仇隙

世說新語目錄　終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ies, U.S.A

宋臨川王義慶采擷漢晉以來佳事佳話爲世說新語極爲精絕而猶未爲奇也梁劉孝標注此書引援詳確有不言之妙如引漢魏吳諸史及子傳地理之書皆不必言只如晉氏一朝史及晉諸公列傳譜錄文章凡一百六十六家皆出於正史之外紀載特詳聞見未接寔爲注書之法　右見高氏緯略

世說新語卷上之上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明　王世懋　批點

德行第一

陳仲舉言爲士則。行爲世範。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汝南先賢傳曰。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有室荒蕪不掃除。曰。大丈夫當爲國家掃天下。值漢桓之末。閹豎用事。外戚豪橫。及拜太傅。與大將軍竇武謀誅宦官。反爲所害。爲豫章太守。海內先賢傳曰。蕃爲尚書。以忠正忤貴戚。不得在臺。遷豫章太守。至便問徐孺子所

古吳錢世蕃寫　郁天卿刊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ies, U.S.A

在欲先看之。謝承後漢書曰：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清妙高跱，超世絕俗。前後為諸公所辟，雖不就，及其死，萬里赴弔。常預炙雞一隻，以綿漬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綿，斗米飯，白茅為藉，以雞置前，醊酒畢，留謁即去，不見喪主。主簿白羣情欲府君先入廨。陳曰：武王式商容之閭，席不暇煖。許叔重曰：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師也。車上跽曰式。吾之禮賢，有何不可。袁宏漢紀曰：蕃在豫章，為穉獨設一榻，去則縣之。見禮如此。

周子居常云：吾時月不見黃叔度，則鄙吝之心已復生矣。子居別見。典略曰：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時論者咸云：顏子復生。而族出孤鄙，父為牛醫。潁川荀季和執憲手曰：足下，吾師範也。後見袁奉高曰：卿國有顏子，寧知之乎？奉高曰：卿見吾叔度邪？戴良

叔度直是難窺究竟雅量第一

少所服下，見憲則自降薄，悵然若有所失。母問：汝何不樂乎？復從牛醫兒所來邪？良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所謂良之師也。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續漢書曰：郭泰字宗林，太原介休人。泰少孤，年二十行學，至城阜屈伯彥精廬，乏食，衣不蓋形，而處約味道，不改其樂。李元禮一見稱之曰：吾見士多矣，無如林宗者也。及泰卒，蔡伯喈為作碑曰：吾為人作銘，未嘗不有慚容，唯為郭有道碑頌無愧耳。初以有道君子徵，泰曰：吾觀乾象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辭以疾。汝南先賢傳曰：袁宏字奉高，慎陽人。友黃叔度於童齒，薦陳仲舉於家巷，辟大尉掾，卒。車不停軌，鸞不輟軛。詣黃叔度，乃彌日信宿。人問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萬頃之陂，澄之不清，擾之不濁，其器深廣，難測量也。泰別傳曰：薛恭祖問

之，秦口，秦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易挹也。

李元禮風格秀整，高自標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爲己任。薛瑩後漢書曰：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抗志清妙，有文武儁才。遷司隸校尉，爲黨事自殺。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爲登龍門。三秦記曰：龍門，一名河津，去長安九百里。水懸絕，龜魚之屬莫能上，上則化爲龍矣。

李元禮嘗歎荀淑、鍾皓，先賢行狀曰：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所拔韋褐芻牧之中，執案刀筆之吏，皆爲英彥。舉方正，補朗陵侯相，所在流化。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父祖至德著名。皓高風承世，除林慮長，不之官。人位不足，天爵有餘。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海內先賢傳曰：潁川先輩爲海內所師者，定陵陳稚叔、潁陰荀淑、長社鍾皓、少府李膺宗此三君，常言荀君清識難尚，陳、鍾至德可師。

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陳寔傳曰：寔字仲弓，潁川許昌人。爲聞喜令、太丘長，風化宣流。乃使元方將車，先賢行狀曰：陳紀字元方，寔長子也。至德絕俗，與寔高名並著，而弟諶又配之。每宰府辟召，羔鴈成羣，世號三君。百城皆圖畫。季方持杖後從，長文尚小，載箸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張璠漢紀曰：淑有八子：儉、緄、靖、燾、汪、爽、肅、敷。淑居西豪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遂署其里爲高陽里。時人號曰八龍。文若亦小，坐箸厀前。于時太史奏：真人東行。檀道鸞續晉陽秋曰：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父子，于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

客有問陳季方海內先賢傳曰陳諶字季方寔少子也才識博達司空掾公車徵不就足下家君太丘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樹生泰山之阿上有萬仞之高下有不測之深上爲甘露所霑下爲淵泉所潤當斯之時桂樹焉知泰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功德與無也

陳元方子長文有英才魏書曰陳羣字長文祖寔嘗謂宗人曰此兒必興吾宗及長有識度其所善皆父黨與季方子孝先陳氏譜曰諶子忠字孝先州辟不就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咨於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一作元方難爲弟季方難爲兄

賊語亦佳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荀氏家傳曰巨伯漢桓帝時人也亦出潁川未詳其始末值胡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邪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男子而敢獨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而還一郡竝獲全

華歆遇子弟甚整雖閒室之內嚴若朝典魏志曰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魏略曰靈帝時與北海邴原管寧俱遊學相善時號三人爲一龍謂歆爲龍頭寧爲龍腹原爲

萬伯誠刻

龍尾陳元方兄弟恣柔愛之道而二門之裏兩不失雍熙之軌焉

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傅子曰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齊相管仲之後也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魏略曰寧少恬靜常笑邴原華子魚有仕宦意及歆爲司徒上書讓寧寧聞之笑曰子魚本欲作老吏故榮之耳

王朗每以識度推華歆魏書曰朗字景興東海郯人魏司徒歆蜡日禮記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五經要義曰三代名臘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總謂之臘晉博士張亮議曰蜡者合聚百物索饗之歲終休老息民也臘者祭宗廟五祀傳曰臘接也祭則新故交接也秦漢已來臘之明日爲祝歲古之遺語也嘗集子姪燕飲王亦學之有人向張華說此事張曰王之學華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遠王隱晉書曰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累遷司空而爲趙王倫所害

華歆王朗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欲依附歆輒難之朗曰幸尚寬何爲不可後賊追至王欲舍所攜人歆曰本所以疑正爲此耳既已納其自託寧可以急相棄邪遂攜拯如初世以此定華王之優劣華嶠譜敘曰歆爲下邽令

漢室方亂。乃與同志士鄭太等六七人避世。自武關出。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與俱。皆哀許之。歆獨曰不可。今在危險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今無故受之。不知其義。若有進退。可中棄乎。衆不忍。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歆乃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卒共還出之而後別。

王祥事後母朱夫人甚謹晉諸公贊曰。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祥世家曰。祥父融娶高平薛氏。生祥。繼室以廬江朱氏。生覽。晉陽秋曰。後母數譖祥。屢以非理使祥。弟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婦。覽妻亦趨而共之。母患之。方盛寒冰凍。母欲生魚。祥解衣將剖冰求之。會有處冰小解。魚出。蕭廣濟孝子傳曰。祥後母忽欲黃雀炙。祥念難卒致。須臾有數十黃雀飛入其幕。母之所須。必自奔走。無不得焉。其誠至如此。家有一李樹。結子殊好。母恒使守之。時風雨忽至。祥抱樹而泣。蕭廣濟孝子傳曰。祥後母庭中有李。始結子。使祥晝視鳥雀。夜則趍鼠。一夜風雨大至。祥抱泣至曉。母見之惻然。祥嘗在別牀眠。母自往闇斫之。值祥私起。空斫得被。既還。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請死。母於是感悟。愛之如己子。虞預晉書曰。祥以後母故。陵遲不仕。年向六十。刺史呂虔檄爲別駕。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寔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累遷太保。

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嘗臧否人物。魏書曰。文王諱昭。字子上。宣帝第二子也。魏氏春秋曰。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阮瑀子也。宏達不羈。不拘禮俗。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得與言。昶愧歎之。自以不能測也。口不論事。自然高邁。李康家誡曰。昔嘗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史俱見。臨辭出。上曰。爲官長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並受詔。上顧謂吾等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爲本。復問吾。吾對曰。清

誠

愼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愼乃爲大上曰卿言得之矣可舉近世能愼者誰乎吾乃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達僕射王公仲上曰此諸人者温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愼也然天下之至愼者其唯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可謂至愼乎

王戎云與嵇康居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康集敘曰康字叔夜譙國銍人王隱晉書曰嵇本姓奚其先避怨徙上虞移譙國銍縣以出自會稽取國一支音同本奚焉虞預晉書曰銍有嵇山家於其側因氏焉康別傳曰康性含垢藏瑕愛惡不爭於懷喜怒不寄於顏所知王濬沖在襄城面數百未嘗見其疾聲朱顏此亦方中之美範人倫之勝業也文章敘錄曰康以魏長樂亭主壻遷郎中拜中散大夫

王戎和嶠同時遭大喪俱以孝稱王雞骨支牀和哭泣備禮晉諸公贊曰戎字濬沖瑯邪人太保祥宗族也文皇帝輔政鍾會薦之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即俱辟爲掾晉踐阼累遷荊州刺史以平吳功封安豐侯晉陽秋曰戎爲豫州刺史遭母憂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棊弈而容貌毀悴杖而後起時汝南和嶠亦名士也以禮法自持處大憂量米而食然顦顇哀毀不逮戎也武帝謂劉仲雄曰王隱晉書曰劉毅字仲雄東萊掖人漢城陽景王後也亮直清方見有不善必評論之王公大人望風憚之僑居陽平太守杜恕致爲功曹沙汰郡吏三百餘人三魏僉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累遷尚書司隷校尉卿數省王和不聞和哀苦過禮使人憂之仲雄曰和嶠雖備禮神氣不損王戎雖不備禮而哀毀骨立臣以和嶠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應憂嶠而應憂戎晉陽秋曰世祖及時談以此貴

戎也。

梁王趙王。朱鳳晉書曰。宣帝張夫人生梁孝王肜。字子徽。位至太宰。桓夫人生趙王倫。字子彞。位至相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晉諸公贊曰。裴楷字叔則。河東聞喜人。司空秀之從弟也。父徽。冀州刺史。有俊識。楷特精易義。累遷河南尹。中書令。卒。歲請二國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或譏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名士傳曰。楷行已取與。任心而動。毀譽雖至。處之晏然。皆此類。

王戎云。太保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中清遠。將無以德掩其言。晉陽秋曰。祥少有美德行。

晚節乃握牙籌鑽李核

王安豐遭艱。至性過人。裴令往弔之曰。若使一慟果能傷人。濬沖必不免滅性之譏。曲禮曰。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孝經曰。毀不滅性。聖人之教也。

王戎父渾有令名。官至涼州刺史。世語曰。渾字長原。有才望。歷尚書涼州刺史。渾薨。所歷九郡義故。懷其德惠。相率致賻數百萬。戎悉不受。虞預晉書曰。戎由是顯名。

劉道真嘗為徒。晉百官名曰。劉寶字道真。高平人。徒罪役作者。扶風王駿虞預晉書曰。駿字子臧。宣帝第十七子。好學至孝。晉諸公贊曰。駿八歲為散騎常侍。侍魏齊王講。晉受禪。封扶風王。鎮關中。為政最美。薨贈武王。西土思之。但見其碑贊者。皆拜之而泣。其遺愛如此。以五百

疋布贖之既而用爲從事中郞當時以爲美事

王平子胡母彥國諸人皆以任放爲達或有裸體者晉諸公贊曰王澄字平子有達識荊州刺史永嘉流人名曰胡母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湘州刺史王隱晉書曰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頭散髮裸袒箕踞其後貴游子弟阮瞻王澄謝鯤胡母輔之之徒皆祖述於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爲通次者名之爲達也樂廣笑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爲乃爾也

郗公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公名德傳共餉之公常攜兄子邁及外生周翼二小兒往食鄉人曰各自饑困以君之賢欲共濟君耳恐不能兼有

所存公於是獨往食輒含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郗鑒別傳曰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郗慮後也少有體止躭思經籍以儒雅著名永嘉末天下大亂饑饉相望冠帶以下皆割己之資供鑒元皇徵爲領軍遷司空太尉中興書曰鑒兄子邁字思遠有幹世才略累遷少府中護軍郗公亡翼爲剡縣解職歸席苫於公靈牀頭心喪終三年周氏譜曰翼字子卿陳郡人祖奕上谷太守父優車騎咨議歷剡令青州刺史少府卿六十四而卒

顧榮在洛陽嘗應人請覺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輟己施焉同坐嗤之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後遭亂渡江每經危急常有一人左右己問其

所以乃受炙人也。文士傳曰：榮字彥先，吳郡人。其先遂氏焉，世爲吳著姓。大父雍，吳丞相。父穆，宜都太守。榮少朗俊機警，風穎標徹，歷廷尉正。曾在省與同僚共飲，見行炙者有異於常僕，乃割炙以噉之。後趙王倫纂位，其子爲中領軍，逼用榮爲長史。及倫誅，榮亦被執，凡受戮等輩十有餘人。或有救榮者，問其故，曰：榮者中受炙臣也。榮乃悟而歎曰：一餐之惠，恩今不忘，古人豈虛言哉。

祖光祿少孤貧，性至孝，常自爲母炊爨作食。王隱晉書曰：祖納字士言，范陽遒人。九世孝廉。納諸母三兄，最治行操，能清言，歷太子中庶子、廷尉卿。避地江南，溫嶠薦爲光祿大夫。王平北聞其佳名，以兩婢餉之，因取爲中郎。王乂別傳曰：乂字叔元，琅邪臨沂人。時蜀新平，二將作亂，文帝西之長安，乃徵爲相國司馬，遷大尚書，出督幽州諸軍事、平北將軍。有人戲之者曰：奴價倍婢。祖云：百里奚亦何必輕於五羖之皮邪。楚國先賢傳曰：百里奚字井伯，楚國人。少仕於虞爲大夫。晉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諫而不聽，奚乃去之。說苑曰：秦穆公使賈人載鹽於虞，諸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羊皮。穆公觀鹽，怪其牛肥，問其故，對曰：飲食以時，使之不暴，是以肥也。公令有司沐浴衣冠之，公孫支讓其卿位，號曰五羖大夫。

詳時人之戲以王平北用二婢換得一奴，故光祿戲答如此。始雖稱祖孝行，既乃入於排調。

周鎮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上，住泊青溪渚。永嘉流人名曰：鎮字康時，陳留尉氏人也。祖父和，故安令。父震，司空長史。中興書曰：鎮清約寡欲，所在有異績。王丞相往看之。丞相別傳曰：王導字茂弘，琅邪人。祖覽，以德行稱。父裁，侍御史。導少知名，家世貧約，恬暢樂道，未嘗以風塵經懷也。時夏月，暴雨卒至，舫至狹小，而又大漏。

殆無復坐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即啓用爲吳興郡。晉陽秋曰。胡威字伯虎。淮南人。父質。以忠清顯。質爲荊州。威自京師往省之。及告歸。質賜威絹一匹。威跪曰。大人清高。於何得此。質曰。是吾奉祿之餘。故以爲汝糧耳。威受而去。每至客舍。自放驢取樵爨炊。食畢。復隨旅進道。質帳下都督陰齎糧要之。因與爲伴。每事相助經營之。又進少飯。威疑之。密誘問之。乃知都督也。謝而遣之。後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其吏名。父子清慎如此。及威爲徐州。世祖賜見。與論邊事及平生。帝歎其父清。因謂威曰。卿清孰與父。對曰。臣清不如也。帝曰。何以爲勝汝邪。對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是以不如遠矣。

鄧攸始避難。於道中棄己子。全弟子。晉陽秋曰。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七歲喪父母及祖父母。持重九年。性清慎平簡。鄧粲晉紀曰。永嘉中。攸爲石勒所獲。召見。立幕下。與語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ies, U.S.A

世難萬不兩全勢不周旋則可何爲若繫之樹必欲殺之本欲須鄧公高誼乃今成一大忍人中興書於是爲不情矣

說之。坐而飯焉。攸車所止。與胡人鄰轂。胡人失火燒車營。勒吏案問胡。胡誣攸。攸度不可與爭。乃曰。向爲老姥作粥。失火延逸。罪應萬死。勒知遣之。所誣胡厚德攸。遺其驢馬。護送令得逸。王隱晉書曰。攸以路遠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以叛。賊又掠其牛馬。攸語妻曰。吾弟早亡。唯有遺民。今當步走。儋兩兒盡死。不如棄己兒。抱遺民。吾後猶當有兒。婦從之。中興書曰。攸棄兒於草中。兒啼呼追之。至莫復及。攸明日繫兒於樹而去。遂渡江。至尚書左僕射。卒。弟子綏服攸齊衰三年。既過江。取一妾。甚寵愛。歷年後訊其所由。妾具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也。攸素有德業。言行無玷。聞之哀恨終身。遂不復畜妾。

王長豫爲人謹順。事親盡色養之孝。中興書曰。王悅字長豫。丞相導

長子也仕至中書侍郎

丞相見長豫輒喜見敬豫輒嗔文字志曰王恬字敬豫導次子也少卓犖不羈疾學尚武不為導所重至中軍將軍多才藝善隸書與濟陽江虨以善弈聞

長豫與丞相語恒以慎密為端丞相還臺及未行嘗不送至車後恒與曹夫人併當箱篋長豫亡後丞相還臺登車後哭至臺門曹夫人作簏封而不忍開王氏譜曰導娶彭城曹韶女名淑

桓常侍聞人道深公者輒曰此公既有宿名加先達知稱又與先人至交不宜說之桓彝別傳曰彝字茂倫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桓榮十世孫也父顥有高名彝少孤識鑒明朗避亂渡江累遷散騎常侍僧法深不知其俗姓蓋衣冠

之胤也道微高扇譽播山東為中州劉公弟子值永嘉亂投迹揚土居止京邑內持法綱外允具瞻弘道之法師也以業慈清淨而不耐風塵考室剡縣東二百里岬山中同遊十餘人高棲浩然支道林宗其風範與高麗道人書稱其德行年七十有九終於山中也

庾公乘馬有的盧晉陽秋曰庾亮字元規潁川鄢陵人明穆皇后長兄也淵雅有德量時人方之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侍從艾琛避地會稽端拱巖然郡人嚴憚之覲接之者數人而已累遷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伯樂相馬經曰馬白額入口至齒者名曰榆鴈一名的盧奴乘客死主乘棄市凶馬也或語令賣去語林曰殷浩勸公賣馬庾云賣之必有買者即復害其生寧可不安己而移於他人哉昔孫叔敖殺兩頭蛇以為後人古之美談賈誼新書曰孫叔敖為兒時出道上見兩頭蛇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ies, U.S.A.

殺而埋之歸見其母泣問其故對曰夫見兩頭蛇者必死今出見之故爾母曰蛇今安在對曰恐後人見殺而埋之矣母曰夫有陰德必有陽報爾無憂也後遂興於楚朝及長爲楚令尹效之不亦達乎

阮光祿在剡曾有好車借者無不皆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後聞之歎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焚之阮光祿別傳曰裕字思曠陳留尉氏人祖略齊國內史父顗汝南太守裕淹通有理識累遷侍中以疾築室會稽剡山徵金紫光祿大夫不就年六十一卒

謝奕作剡令中興書曰謝奕字無奕陳郡陽夏人祖衡太子少傅父裒吏部尚書奕少有器鑒辟太尉掾剡令累遷豫州刺史有一老翁犯法謝以醇酒罰之乃至過醉而猶未已太傅時年七八歲著青布絝在兄膝邊坐諫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奕於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耶遂遣之

此不當入夙惠耶然在兒年故爲盛德

謝太傅絕重褚公常稱褚季野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文字志曰謝安字安石奕弟也世有學行安弘粹通遠溫雅融暢桓彞見其四歲時稱之曰此兒風神秀徹當繼蹤王東海善行書累遷太保錄尚書事贈太傅晉陽秋曰褚裒字季野河南陽翟人祖䂮安東將軍父洽武昌太守裒少有簡貴之風沖默之稱累遷江兗二州刺史贈侍中太傅

劉尹在郡臨終綿惙聞閤下祠神鼓舞正色曰莫得淫祀劉尹別傳曰惔字眞長沛國蕭人也漢氏之後眞長有雅裁雖蓽門陋巷晏如也歷司徒左長

位

史侍中丹陽尹為政務鎮靜信誠風塵不能移也外請殺車中牛祭神眞長答曰丘之禱久矣勿復為煩包氏論語曰禱請也孔安國曰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

謝公夫人教兒問太傅那得初不見君教兒答曰我常自教兒謝氏譜曰安娶沛國劉耽女按太尉劉子眞清潔有志操行已以禮而二子不才並瀆貨致罪子眞坐免官客曰子奚不訓導之子眞曰吾之行事是其耳目所聞見而不放效豈嚴訓所變耶安石之旨同子眞之意也

晉簡文為撫軍時續晉陽秋曰帝諱昱字道萬中宗少子也仁聞有智度穆帝幼冲以撫軍輔政大司馬桓溫廢海西公而立帝在位二年而崩所坐牀上塵不聽拂見

五百二十

鼠行跡視以爲佳有參軍見鼠白日行以手板批殺之撫軍意色不說門下起彈教曰鼠被害尚不能忘懷今復以鼠損人無乃不可乎

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邪答曰非爲痛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耳宣別傳曰宣字子宣陳留人漢萊蕪長范丹後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兒童時手傷改容家人以其年幼皆異之徵太學博士散騎常侍一無所就年五十四卒宣潔行廉約韓豫章遺絹百匹不受中興書曰宣家至貧罕交人事豫章太守殷羡見宣茅茨不完欲爲改宅宣固辭羡愛之以宣貧加年饑疾疫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續晉陽秋曰韓伯字康伯頴川人好學善言理歷豫章太守領軍將軍減五

此得入德行者見子敬生平無慝慝耳離婚以奉詔尚主子敬嘗有書遺故婦辭甚楚宋弘律之不得爲無過

十四。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匹。既終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幝邪。范笑而受之。

王子敬病篤。道家上章應首過。問子敬由來有何異同得失。子敬云。不覺有餘事。唯憶與郗家離婚。王氏譜曰。獻之娶高平郗曇女。名道茂。後離婚。獻之別傳曰。祖父曠。淮南太守。父羲之。右將軍。咸寧中詔尚餘姚公主。遷中書令。卒。

殷仲堪既爲荊州。值水儉。食常五盌。盤外無餘肴。飯粒脫落盤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眞素。每語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曹其存之。晉安帝紀曰。仲堪。陳郡人。太常融孫也。車騎將軍謝玄請爲長史。孝武說之。俄爲黃門侍郎。自殺袁悅之後。上深爲晏駕後計。故先出王恭爲北蕃。荊州刺史王忱死。乃中詔用仲堪代焉。

初桓南郡楊廣共說殷荊州。宜奪殷覬南蠻以自樹。桓玄別傳曰。玄字敬道。譙國龍亢人。大司馬溫少子也。幼童中溫甚愛之。命以爲嗣。年七歲襲封南郡公。拜太子洗馬。義興太守。不得志。少時去職歸其國。與荊州刺史殷仲堪素舊。情好甚隆。周祇隆安記曰。廣字德度。弘農人。楊震後也。晉安帝紀曰。覬字伯道。陳郡人。由中書郎出爲南蠻校尉。覬亦以率易才悟著稱。與從弟仲堪俱知名。中興書曰。初仲堪欲起兵。密邀覬。覬不同。楊廣與弟佺期勸殺覬。仲堪不許。

覬亦即曉其旨。嘗因行散。率爾去下舍。便不復還。內外無預知者。意色蕭然。遠同鬬生之無愠。時論以此多之。春秋傳曰。楚令尹子文。鬬氏也。論語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

王僕射在江州。爲殷桓所逐。奔竄豫章。存亡未測。徐廣晉紀曰。王愉字茂和。太原晉陽人。安北將軍坦之次子也。以輔國司馬出爲江州刺史。愉始至鎮而桓玄揚佺期舉兵以應王恭。乘流奄至。愉無防悍。遽奔臨川。爲玄所得。玄篡位。遷尚書左僕射。王綏在都。既憂慽在貌。居處飲食。每事有降。時人謂爲試守孝子。中興書曰。綏字彥猷。愉子也。少有令譽。自王渾至坦之。六世盛德。綏又知名。于時冠冕莫與爲比。位至中書令。荊州刺史。桓玄敗後。與父愉謀反伏誅。

桓南郡玄也。既破殷荊州。收殷將佐十許人。咨議羅企生亦在焉。玄別傳曰。玄克荊州。殺殷道護及仲堪參軍羅企生。鮑季禮。皆仲堪所親仗也。桓素待企生厚。將有所戮。先遣人語云。若謝我當釋罪。企生答曰。爲殷荊州吏。今荊州奔亡。存亡未判。我何顏謝桓公。中興書曰。企生字宗伯。豫章人。殷仲堪初請爲府功曹。桓玄來攻。轉咨議參軍。仲堪多疑少決。企生深憂之。謂其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爭必無成。成敗天也。吾當死生以之。及仲堪走。文武並無送者。唯企生從馬。路經家門。遵生紿之曰。作如此分別。何可不執手。企生回馬授手。遵生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行。企生揮泣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內。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企生遥呼曰。今日死生是同。願少見待。仲堪見其無脫理。策馬

熊俊

而去俄而玄至人士悉詣玄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或謂曰玄性猜急未能取卿誠節若遂不詣禍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殷侯吏見遇以國士不能共殄醜逆致此奔敗何面目就桓求生乎玄聞怒而收之謂曰相遇如此何以見負企生曰使君口血未乾而生此姦計自傷力劣不能翦定凶逆我死恨晚爾玄遂斬之時年三十有七衆咸悼之既出市桓又遣人問欲何言荅曰昔晉文王殺嵇康而嵇紹爲晉忠臣王隱晉書曰紹字延祖譙國銍人父康有奇才儁辯紹十歲而孤事母孝謹累遷散騎常侍惠帝敗於蕩陰百官左右皆奔散唯紹儼然端冕以身衛帝兵交御輦飛箭雨集遂以見害也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桓亦如言宥之桓先曾以一羔裘與企生母胡胡時在豫章企生問至即日焚裘

王恭從會稽還周祗隆安記曰恭字孝伯太原晉陽人祖父濛司徒左長史風流標望父蘊鎭軍將軍亦得世譽恭別傳曰恭清廉貴峻志存格正起家著作郎歷丹陽尹中書令出爲五州都督前將軍青兗二州刺史王大看之王忱小字佛大晉安帝紀曰忱字元達平北將軍坦之第四子也甚得名於當世與族子恭少相善齊聲見稱仕至荊州刺史見其坐六尺簟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大去後即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後大聞之甚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

吳郡陳遺未詳家至孝母好食鐺底焦飯遺作郡主簿

恒裝一囊每煑食輒貯録焦飯歸以遺母後值孫恩賊出吳郡晉安帝紀曰孫恩一名靈秀琅邪人叔父泰事五斗米道以謀反誅恩逸逃於海上聚衆十萬人攻沒郡縣後爲臨海太守辛昺斬首送之袁府君山松別見即日便征遺已聚斂得數斗焦飯未展歸家遂帶以從軍戰於滬瀆敗軍人潰散逃走山澤皆多饑死遺獨以焦飯得活時人以爲純孝之報也

孔僕射爲孝武侍中豫蒙眷接烈宗山陵孔時爲太常形素羸瘦著重服竟日涕泗流漣見者以爲真孝子續晉陽秋曰孔安國字安國會稽山陰人車騎愉第六子也少而孤貧能善樹節以儒素見稱歷侍中太常尚書遷左僕射特進卒

吳道助附子兄弟居在丹陽郡後遭母童夫人艱道助坦之小字附子隱之小字也吳氏譜曰坦之字處靖濮陽人仕至西中郎將功曹父堅取東莞童僧女名秦姚朝夕哭臨及思至賓客弔省號踊哀絕路人爲之落淚韓康伯時爲丹陽尹母殷在郡每聞二吳之哭輒爲悽惻語康伯曰汝若爲選官當好料理此人康伯亦甚相知韓後果爲吏部尚書大吳不免哀制小吳遂大貴達鄭緝孝子傳曰隱之字處默少有孝行遭母喪哀毁過禮時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揚州刺史殷浩之姊聰明婦人也隱之每哭康伯母輒輟事流涕悲不自勝終其喪如此謂康

隱之孝廉乃為桓玄吏人無完行

伯曰汝後若居銓衡當用此輩人後康伯為吏部尚書乃進用之晉安帝紀曰隱之既有至性加以廉潔奉祿頒九族冬月無被桓玄欲革嶺南之弊以為廣州刺史去州二十里有貪泉世傳飲之者其心無厭隱之乃至水上酌而飲之因賦詩曰石門有貪泉一歃重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為盧循所攻還京師歷尚書領軍將軍晉中興書曰舊云往廣州飲貪泉失廉潔之性吳隱之為刺史自酌貪泉飲之遂石門為詩云云

言語第二

邊文禮見袁奉高閬也失次序文士傳曰邊讓字文禮陳留人才儁辯逸大將軍何進聞其名召署令史以禮見之讓占對閑雅聲氣如流坐客皆慕之讓出就曹時孔融王朗並前為掾共書刺從讓讓不與交接後為九江太守為魏武帝所殺奉高曰昔堯聘許由而無怍色皇甫謐曰許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也堯舜皆師而學事焉後隱於沛澤之中堯乃致天下而讓焉由為人據義履方邪席不坐邪膳不食聞堯讓而去其友巢父聞由為堯所讓以為汙已乃臨池洗耳池主怒曰何以汙我水由於是遁耕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終身無經天下色死葬箕山之巔在陽城之南十里堯因就其墓號曰箕山公神以配食五嶽世世奉祀至今不絕也先生何為顛倒衣裳文禮答曰明府初臨堯德未彰是以賤民顛倒衣裳耳按袁閬卒於太尉掾未嘗為汝南斯說謬矣

徐孺子稺也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當極明邪五經通議曰月中有兔蟾蜍者何月陰也蟾蜍亦陰也而與兔並明陰繫於陽也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

孔文舉融也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爲司隸校尉詣門者皆儁才清稱及中表親戚乃通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既通前坐元禮問曰君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尊是僕與君奕世爲通好也元禮及賓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陳韙後至人以其語語之韙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文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韙大踧踖續漢書曰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四世孫也高祖父尚鉅鹿太守父宙泰山都尉融別傳曰融四歲與兄食梨輒引小者人問其故答曰小兒法當取小者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河南尹李膺有重名融欲觀其爲人遂造之膺問高明父祖嘗與僕周旋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衆坐莫不歎息僉曰異童子也太中大夫陳韙後至同坐以告韙曰人小時了了者長大未必能奇融應聲曰即如所言君之幼時豈實慧乎膺大笑顧謂融曰長大必爲偉器

註不如

此兩段可稱夙慧未足當言語

○孔文舉有二子大者六歲小者五歲晝日父眠小者牀頭盜酒飲之大兒謂曰何以不拜答曰偷那得行禮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二兒故琢釘戲了無遽容融謂使者曰冀罪止於身二兒可得全不兒徐進曰大人豈見覆巢之下復有完

此論甚正可
據
是

卵乎。尋亦收至。魏氏春秋曰。融對孫權使有訕謗之言。坐棄市。二子方八歲九歲。融見收。奕棋端坐不起。左右曰。而父見執。二子曰。安有巢覆而卵不破者哉。遂俱見殺。世語曰。魏太祖以歲儉禁酒。融謂酒以成禮。不宜禁。由是惑衆。太祖收寘法焉。二子齠齔見收。顧謂二子曰。何以不辟。二子曰。父尚如此。復何所辟。裴松之以爲世語云。融兒不辟。知必俱死。猶差可安。孫盛之言。誠所未譬。八歲小兒。能懸了禍患。聰明特達。卓然既遠。則其憂樂之情。固亦有過成人矣。安有見父被執而無變容。奕棋不起。若在暇豫者乎。昔申生就命。言不忘父。不以己之將死而廢念父之情也。父安尚猶若茲。而況顛沛哉。盛以此爲美談。無乃賊夫人之子與。蓋由好奇情多。而不知言之傷理也。

潁川太守髡陳仲弓。按寔之在鄉里。州郡有疑獄不能決者。皆將詣寔。或到而情首。或中途改辭。或託狂悸。皆曰。寧爲刑戮所苦。不爲陳君所非。豈有盛德感人若斯之甚。而不自衞。反招刑

辟。殆不然乎。此所謂東野之言耳。客有問元方。府君何如。元方曰。高明之君也。足下家君何如。曰。忠臣孝子也。客曰。易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王廙注繫辭曰。金至堅矣。同心者。其利無不入。蘭芳物也。無不樂者。言其同心者。物無不樂也。何有高明之君。而刑忠臣孝子者乎。元方曰。足下言何其謬也。故不相答。客曰。足下但因傴爲恭而不能答。元方曰。昔高宗放孝子孝己。帝王世紀曰。殷高宗武丁有賢子孝己。其母蚤死。高宗惑後妻之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尹吉甫放孝子伯奇。琴操曰。尹吉甫。周卿也。有子伯奇。伯奇母死。更娶後妻。生子曰伯邦。乃譖伯奇於吉甫。於是放伯奇於野。宣王出遊。吉甫從。伯奇乃作歌以言感之。宣王聞之

曹位

曰此孝子之辭也吉甫乃求伯奇於野而射殺後妻董仲舒放孝子符起未詳唯此三君高明之君唯此三子忠臣孝子客慚而退

荀慈明與汝南袁閬相見荀爽一名諝漢南紀曰諝文章典籍無不涉時人諺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潛處篤志徵聘無所就張璠漢紀曰董卓秉政復徵爽爽欲遁去吏持之急起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公問潁川人士慈明先及諸兄閬笑曰士但可因親舊而已乎慈明曰足下相難依據者何經閬曰方問國士而及諸兄是以尤之耳慈明曰昔者祁奚內舉不失其子外舉不失其讐以為至公春秋傳曰祁奚為中軍尉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其子也君子謂祁奚可謂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公旦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德而頌文武者親親之義也春秋之義內其國而外諸夏且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不為悖德乎

禰衡被魏武謫為鼓吏正月半試鼓衡揚枹為漁陽摻檛淵淵有金石聲四坐為之改容典略曰衡字正平平原般人也文士傳曰衡不知先所出逸才飄舉少與孔融作爾汝之交時衡未滿二十融已五十敬衡才秀共結殷勤不能相違以建安初北游或勸其詣京師貴游者衡懷一刺遂至漫滅竟無所詣融數與武帝牋稱其才帝傾心欲見衡稱疾不肯往而數有言論帝甚忿之以其才名不殺圖欲辱之乃令錄為鼓吏後至八月朝會大閱試鼓節作三重閣列坐賓客以帛絹製衣作一岑牟一單絞及小褌鼓吏度者皆當脫其故

衣者此新衣次傳衡衡擊鼓爲漁陽摻撾躡地來前
躡馺腳足容態不常鼓聲甚悲音節殊妙坐客莫不
慷慨知必衡也既度不肯易衣吏呵之曰鼓吏何獨
不易服衡便止當武帝前先脫褌次脫餘衣裸身而
立徐徐乃著岑牟次著單絞後乃著褌畢復擊鼓摻
撾而去顏色無怍武帝笑謂四坐曰本欲辱衡衡反
辱孤至今有漁陽摻撾
自衡造也爲黃祖所殺
孔融曰。禰衡罪同胥靡。不能發明王之夢。皇甫謐帝王世紀曰武丁夢天賜己賢
人使百工寫其像求諸天下見築者胥
靡衣褐於傅巖之野是謂傅說張晏曰胥
靡刑名胥相也靡從也謂相從坐輕刑也
魏武慚而赦之。

南郡龐士元聞司馬德操在潁川。故二千里候之。至遇德操采桑。士元從車中謂曰。吾聞丈夫處世。當帶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執絲婦之事。蜀志曰龐
統字士元
襄陽人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有知人之
鑒士元弱冠往見徽徽采桑樹上坐士元樹下共語
自晝至夜徽異之曰生當爲南州士人之冠冕由是
漸顯襄陽記曰士元德公之從子也年少未有識者
唯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德操與語歎曰德公誠
知人實盛德也後劉備訪世事於德操德操曰俗士
豈識時務此間自有伏龍鳳雛謂諸葛孔明與士元
也華陽國志曰劉備引士元爲軍師中郎將從攻洛
爲流矢所中卒
時年三十八
德操曰。司馬徽別傳曰徽字德操潁
川陽翟人有人倫鑒識居荊
州知劉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談議時人有以
人物問徽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
質所疑君宜辨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君之意
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復佳其婉約遜遁如此嘗有妄
認徽豬者便推與之後得其豬叩頭來還徽又厚辭
謝之劉表子琮往候徽遣問在不會徽自鋤園琮左

右問司馬君在邪。徽曰。我是也。琮左右見其醜陋。罵曰。死庸。將軍諸郎欲求見司馬君。汝何等田奴而自稱是邪。徽蹋刈頭著幘出見。琮左右見徽故是向老翁。恐向琮道之。琮起叩頭辭謝。徽乃謂曰。卿真不可。然吾甚羞之。此自鋤園唯卿知之耳。有人臨蠶求簇箔者。徽自棄其蠶而與之。或曰。凡人損己以贍人者。謂彼急我緩也。今彼此正等。何爲與人。徽曰。人未嘗求己。求之不與。將慚。何有以財物令人慚者。人謂劉表曰。司馬德操奇士也。但未遇耳。表後見之曰。世間人爲妄語。此直小書生耳。其智而能愚皆此類。荊州破。爲曹操所得。操欲大用。會其病死。

子且下車。子適知邪徑之速。不慮失道之迷。昔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榮。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禹爲天子。伯成辭諸侯而耕於野。禹往見之。趨就下風而問焉。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夫子盍行邪。毋落吾事。

原憲桑樞。不易有官之宅。家語曰。原憲字子思。宋人。孔子弟子。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艸。蓬戶不完。桑樞而甕牖。上漏下濕。坐而弦歌。子貢軒車不容巷。往見之曰。先生何病也。憲曰。憲聞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

何有坐則華屋。行則肥馬。侍女數十。然後爲奇。此乃許父許由巢父所以忼慨。夷齊所以長歎。孟子曰。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與鄉人居。若在塗炭。蓋聖人之清也。雖有竊秦之爵。千駟之富。古史考曰。呂不韋爲秦子楚行千金貨於華陽夫人。請立子楚爲嗣。及子楚立。封不韋洛陽十萬戶。號文信侯。以詐獲爵。故曰竊也。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德而稱焉。孔安國曰。千駟。四千匹。不足貴也。士元曰。僕生出邊垂。寡見大義。若不一

叩洪鍾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也。

劉公幹以失敬罹罪。典略曰劉楨字公幹東平寧陽人建安十六年世子為五官中郎將妙選文學使楨隨侍太子酒酣坐歡乃使夫人甄氏出拜坐上客多伏而楨獨平視他日公聞乃收楨減死輸作部文士傳曰楨性辯捷所問應聲而答坐平視甄夫人配輸作部使磨石武帝至尚方觀作者見楨匡坐正色磨石武帝問曰石何如楨因得喻已自理跪而對曰石出荊山懸巖之巔外有五色之章內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瑩雕之不增文稟氣堅貞受之自然顧其理枉屈紆繞而不得申帝顧左右大笑即日赦之文帝問曰卿何以不謹於文憲楨答曰臣誠庸短亦由陛下綱目不疎。魏志曰帝諱丕字子桓受漢禪按諸書或云楨被刑魏武之世建安二十年病亡後七年文帝乃即位而謂楨得罪黃初之時謬矣。

鍾毓鍾會少有令譽。魏書曰毓字稚叔潁川長社人相國繇長子也年十四為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任至車騎將軍年十二魏文帝聞之語其父鍾繇魏志曰繇字元常家貧好學為周易老子訓歷大理相國遷太傅曰可令二子來。於是敕見毓面有汗帝曰卿面何以汗毓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卿何以不汗對曰戰戰慄慄汗不敢出。

鍾毓兄弟小時值父晝寢因共偷服藥酒其父時覺且託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魏志曰會字士季繇少子也敏惠夙成中護軍蔣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

及壯有才數精練名理累遷黃門侍郎諸葛誕反文王征之會謀居多時人謂之子房拜鎭西將軍伐蜀蜀平進位司徒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爲人下謂所親曰我淮南已來畫無遺策四海共知持此欲安歸乎遂謀反見誅時年四十

既而問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

魏明帝爲外祖母築館於甄氏魏末傳曰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以其母廢未立爲嗣文帝與俱獵見子母鹿文帝射其母應弦而倒復令帝射其子帝置弓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文帝曰好語動人心遂定爲嗣是爲明帝魏書曰文昭甄皇后明帝母也父逸上蔡令烈宗即位追封上蔡君嫡孫象襲爵象薨子暢嗣起大第車駕親自臨之既成自行視謂左右曰館當以何爲名侍中繆襲曰文章敘錄曰襲字熙伯東海蘭陵人有才學累遷侍中光祿勳陛下聖思齊於哲王罔極過於曾閔此館之興情鍾舅氏宜以渭陽爲名秦詩曰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按魏書帝於後園爲象母起觀名其里曰渭陽然則象母即帝之舅母非外祖母也且渭陽爲館名亦乖舊史也

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魏略曰何晏字平叔南陽宛人漢大將軍進孫也或云何苗孫也尚主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事任正始中曹爽用爲中書主選舉宿舊者多得濟拔爲司馬宣王所誅秦丞相寒食散論曰寒食散之方雖出漢代而用之者寡靡有傳焉魏尚書何晏首獲神效由是大行於世服者相尋也

六朝貴族每病輒云散動以爲佳往往死而不悟蓋金石之毒也平叔實始作俑

世人但知蔡中郎石經不知有嵇中散此註具一大故事

嵇中散語趙景真。嵇紹趙至敘曰。至。字景真。代郡人。漢末。其祖流宕客緱氏。令新之官。至年十二。與母共道傍看。母曰。汝先世非微賤家也。汝後能如此不。至曰。可爾耳。歸便求師誦書。蚤聞父耕叱牛聲。釋書而泣。師問之。答曰。自傷不能致榮華。而使老父不免勤苦。年十四。入大學觀。時先君在學寫石經古文。事訖去。遂隨車問先君姓名。先君曰。年少何以問我。至曰。觀君風器非常。故問耳。先君具告之。至年十五。陽病。數數狂走五里三里。爲家追得。又灸身體十數處。年十六。遂亡命徑至洛陽。求索先君不得。至鄴。沛國史仲和。是魏領軍史渙孫也。至便依之。遂名翼。字陽和。先君到鄴。至具道太學中事。便逐先君歸山陽經年。至長七尺三寸。潔白黑髮。赤脣明目。鬢鬚不多。閑詳安諦。體若不勝衣。先君嘗謂之曰。卿頭小而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停諦。有白起風。至論議淸辯。有從橫才。然亦不以自長也。孟元基辟爲遼東從事。在郡斷九獄。見稱淸當。自痛棄親遠遊。母亡不見。吐血發病。服未竟而亡。**卿瞳子白**

六百九十

黑分明。有白起之風。嚴尤三將敘曰。白起。平原君勸趙孝成王受馮亭。王曰。受之。秦兵必至。武安君必將。誰能當之者乎。對曰。澠池之會。臣察武安君小頭而面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面銳者。敢斷決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見事明也。視瞻不轉者。執志强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爲人。勇鷙而愛士。知難而忍恥。與之野戰則不如。持守足以當之。王從其計。**恨量小狹。趙云尺表能審璣衡之度**。周髀曰。夏至北方二萬六千里。冬至南方十三萬五千里。日中樹表。則無影矣。周髀長八尺。夏至日晷尺六寸。髀。股也。晷。勾也。正南千里。勾尺五寸。正北千里。勾尺七寸。周髀之書也。**寸管能測往復之氣**。呂氏春秋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嶰谷生。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管。制十二筩以聽鳳凰之鳴。雄鳴爲六。雌鳴六。以爲律呂。續漢書律曆志曰。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以律候氣。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釁。

姜伯勝

必周密布緹幔以木為案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內為氣所動者其灰散也以此候之何必在大但問識如何耳

司馬景王東征魏書曰司馬師字子元相國宣文侯長子也以道德清粹重於朝廷為大將軍錄尚書事毋丘儉反師自征之薨諡景王取上黨李喜以為從事中郎因問喜曰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來喜對曰先公以禮見待故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喜畏法而至耳晉諸公贊曰喜字季和上黨銅鞮人也少有高行研精藝學宣帝為相國辟喜喜固辭疾景帝輔政為從事中郎累遷光祿大夫特進贈太保

鄧艾口喫語稱艾艾魏志曰艾字士載棘陽人少為農人養犢年十二隨母至潁川讀故太丘長碑文曰言為世範行為士則遂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同者故改焉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見司馬宣王三辟為掾累遷征西將軍伐蜀蜀平進位太尉為衛瓘所害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朱鳳晉紀曰文王諱昭字子上宣帝次子也列仙傳曰陸通者楚狂接輿也好養性游諸名山嘗遇孔子而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後入蜀在峩嵋山中

倉卒對乃妙絕

嵇中散既被誅向子期舉郡計入洛文王引進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對曰巢許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向秀別傳曰秀字子期河內人少為同郡山濤所知又與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並有拔俗之韻其進止無不同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常與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

此故白應至
匪

閫於山陽。不慮家之有無。外物不足怫其心。弱冠著儒道論。棄而不錄。好事者或存之。或云是其族人所作。困於不行。乃告秀欲假其名。秀笑曰。可復爾耳。後康被誅。秀遂失圖。乃應歲舉到京師。詣大將軍司馬文王。文王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能自屈。秀曰。常謂彼人不達堯意。本非所慕也。一坐皆說。隨次轉至黃門侍郎。散騎常侍。

晉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晉世譜曰。世祖諱炎。字安世。咸熙二年受魏禪。王者世數繫此多少。帝既不說。羣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帝說。羣臣歎服。王弼老子註云。一者數之始。物之極也。各是一物。所以爲主也。各以其一致此清寧貞。

滿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窻作琉璃屏。實密似疎。奮有難色。帝笑之。荀綽冀州記曰。奮字武秋。高平人。魏太尉寵之孫也。性清平有識。自吏部郎出爲冀州刺史。晉諸公贊曰。奮體量清雅。有曾祖寵之風。遷尚書令。爲荀顗所害。奮答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今之水牛。唯生江淮間。故謂之吳牛也。南土多暑。而此牛畏熱。見月疑是日。所以見月則喘。

諸葛靚在吳。於朝堂大會。晉諸公贊曰。靚字仲思。琅邪人。司空誕少子也。雅正有才望。誕以壽陽叛。遣靚入質於吳。吳以靚爲右將軍。大司馬。孫皓問。卿字仲思。爲何所思。對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

蔡洪洪集錄曰洪字叔開吳郡人有才辯初仕吳朝太康中本州從事舉秀才王隱晉書曰洪仕至松滋令赴洛洛中人問曰幕府初開羣公辟命求英奇於仄陋采賢儁於巖穴君吳楚之士亡國之餘有何異才而應斯舉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於孟津之河舊說云隋侯出行有蛇斬而中斷者侯連而續之蛇遂得生而去後銜明月珠以報其德光明照夜同書因曰隋珠左思蜀都賦所謂隋侯鄙其夜光也盈握之璧不必采於崑崙之山韓氏曰和氏之璧蓋出於井里之中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按孟子曰舜生於諸馮東夷人也文王生於岐周西戎人也則東夷是舜非禹也聖賢所出何必常處昔武王伐紂遷頑民於洛邑尚書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作多士孔安國注曰殷大夫心不則德義之經故徙於王都近教誨也得無諸君是其苗裔乎按華令思舉秀才入洛與王武子相酬對皆與此言不異無容二人同有此辭疑世說穿鑿也

諸名士共至洛水戲竹林七賢論曰王濟諸人嘗至洛水解禊事明日或問濟曰昨遊有何語議濟云云還樂令廣也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乎虞預晉書曰王衍字夷甫琅邪臨沂人司徒戎從弟父乂平北將軍夷甫蚤知名以清虛通理稱位至太尉爲石勒所害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晉惠帝起居注曰裴頠字逸民河東聞喜人司空秀之少子也冀州記曰頠弘濟有清識稽古善言名理履行高整自少知名歷侍中尚書左僕射爲趙王倫所害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晉陽秋曰華博覽洽

古本原作箸乎殆不可曉後皆倣此

註是也吳蜀當此語是本

聞無不貫綜世祖嘗問漢事及建章千門萬戸華畫地成圖應對如流張安世不能過也我與王安豐戎也說延陵子房亦超超玄箸晉諸公贊曰夷甫好尚談稱爲時人物所宗

王武子晉諸公贊曰王濟字武子太原晉陽人司徒渾第二子也有儁才能清言起家中書郎終太僕孫子荊文士傳曰孫楚字子荊太原中都人也晉陽秋曰楚驃騎將軍資之孫南陽太守宏之子鄉人王濟豪俊公子爲本州大中正訪問宏爲鄉里品狀濟曰此人非鄉評所能名吾自狀之曰天才英特亮拔不羣仕至馮翊太守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貞孫云其山崔巍以嵯峨其水浹渫而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按三秦記語林載蜀

邑按王孫同爲太原人不當土風之異如此

人伊籍稱吳土地人物與此語同

樂令女適大將軍成都王穎虞預晉書曰樂廣字彥輔南陽人清夷沖曠加有理識累遷侍中河南尹在朝廷用心虛淡時人重其貞貴代王戎爲尚書令八王故事曰司馬穎字叔度世祖第十九子封成都王大將軍王兄長沙王執權於洛晉百官名曰司馬乂字士度封長沙王八王故事曰世祖第十七子遂構兵相圖長沙王親近小人遠外君子凡在朝者人懷危懼樂令既允朝望加有婚親羣小讒於長沙長沙嘗問樂令樂令神色自若徐答曰豈以五男易一女晉陽秋曰成都王之起兵長沙王猜廣廣曰寧以一女而易五男又猶疑之遂以憂卒由是釋然無復疑慮

陸機詣王武子。晉陽秋曰。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吳丞相。父抗。大司馬。機與弟雲並有儁才。司空張華見而說之。曰。平吳之利。在獲二儁。機別傳曰。博學善屬文。非禮不動。入晉。仕著作郎。至平原內史。武子前置數斛羊酪。指以示陸曰。卿江東何以敵此。陸云。有千里蓴羹。但未下鹽豉耳。

千里湖名今志猶可考

中朝有小兒父病。行乞藥。主人問病。曰。患瘧也。主人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瘧。俗傳行瘧鬼小。多不病巨人。故光武嘗謂景丹曰。嘗聞壯士不病瘧。大將軍反病瘧耳。答曰。來病君子。所以為瘧耳。

轉語佳甚

崔正熊詣都郡。都郡將姓陳。問正熊。君去崔杼幾世。答曰。民去崔杼。如明府之去陳恆。晉百官名曰。崔豹字正熊。燕國人。惠帝時官至太傅丞。

此問者自責破綻

元帝始過江。朱鳳晉書曰。帝諱叡。字景文。祖伷。封瑯邪王。父恭王覲嗣。帝襲爵為瑯邪王。少有明東。因亂過江起義。遂即皇帝位。謚法曰。始建國都曰元。謂顧驃騎曰。寄人國土。心常懷慚。榮跪對曰。臣聞王者以天下為家。是以耿亳無定處。帝王世紀曰。殷祖乙徙耿。為河所毀。今河東皮氏耿鄉是也。盤庚五遷。復南居亳。今景亳是也。九鼎遷洛邑。春秋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今之偃師是也。願陛下勿以遷都為念。

庾公造周伯仁。虞預晉書曰。周顗字伯仁。汝南安城人。揚州刺史浚長子也。晉陽秋曰。顗有風流才氣。少知名。正體嶷然。儕輩不敢媟也。汝南賁泰。淵通清操之士。嘗歎曰。汝穎固多賢士。自頃陵

遐雅道殆衰。今復見周伯仁。伯仁將祛舊風。清我邦族矣。寧寒素。累遷尚書僕射。爲王敦所害。伯仁曰。君何所欣說而忽肥。庾曰。君復何所憂慘而忽瘦。伯仁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虛日來。滓穢日去耳。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丹陽記曰。新亭吳舊立。先基崩淪。隆安中。丹陽尹司馬恢之徙創今地。周侯顗也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唯王丞相導也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春秋傳曰。楚伐鄭。諸侯救之。鄭執鄖公鍾儀獻晉。晉景公觀軍府。見而問之曰。南冠而縶者爲誰。有司對曰。楚囚也。使稅之。問其族。對曰。伶人也。能爲樂乎。曰。先父之職。敢有二事。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君盍歸之。以合晉楚之成。

至今讀之欲絕。況在當時德音面聆者耶。

衛洗馬初欲渡江。形神慘顇。語左右云。見此芒芒。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晉諸公贊曰。衛玠。字叔寶。河東安邑人。祖父瓘。太尉。父恒。黃門侍郎。玠別傳曰。玠頴識通達。天韻標令。陳郡謝幼輿。敬以亞父之禮。論者以爲出王眉子。平子。武子之右。世咸謂諸王三子。不如衛家一兒。娶樂廣女。裴叔道曰。妻父有冰清之姿。壻有璧潤之望。所謂秦晉之匹也。爲太子洗馬。永嘉四年。南至江夏。與兄別於梁里澗。語曰。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日忠臣致身之道。可不勉乎。行至豫章乃卒。

顧司空未知名。詣王丞相。丞相小極。對之疲睡。顧思所以叩會之。顧和別傳曰。和。字君孝。吳郡人。祖容。吳荊州刺史。父相。晉臨海太守。和總角知

名。族人顗榮雅相器愛。曰此吾家之騏驥也。必振衰族。累遷尚書令。因謂同坐曰。昔每聞元公顧榮道公協贊中宗保全江表。鄧粲晉紀曰。導與元帝有布衣之好。知中國將亂。勸帝渡江。求爲安東司馬。政皆決之。號仲父。晉中興之功。導實居其首。體小不安。令人喘息。丞相因覺謂顧曰。此子珪璋特達。機警有鋒。

會稽賀生。體識清遠。言行以禮。賀循別見。不徒東南之美。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實爲海內之秀。劉琨雖隔閡寇戎。志存本朝。王隱晉書曰。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祖邁有經國之才。父蕃。光祿大夫。琨少稱儁朗。累遷司徒長史。尚書右丞。迎大駕於長安。以有殊勳。封廣武侯。年三十五。出爲并州刺史。爲段匹磾所害。謂温嶠曰。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之可輔。漢書敘傳曰。彪字叔皮。扶風人。客於天水。隴西隗囂有窺覦之志。彪作王命論以諷之。東觀漢記曰。馬援字文淵。茂陵人。從公孫述隗囂游。後見光武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寥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眞也。帝甚壯之。今晉阼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於河北。使卿延譽於江南。子其行乎。温曰。嶠雖不敏。才非昔人。明公以桓文之姿。建匡立之功。豈敢辭命。虞預晉書曰。嶠字太眞。太原祁人。少標俊清徹。英穎顯名。爲司空劉琨左司馬。是時二都傾覆。天下大亂。琨聞元皇受命中興。抗慨幽朔。志存本朝。使嶠奉使。嶠喟然對曰。嶠雖乏管張之才。而明公有桓文之志。敢辭不敏。以違高旨。以左長史奉使勸進。累遷驃騎大將軍。

溫嶠初爲劉琨使來過江。于時江左營建始爾。綱紀未舉。溫新至。深有諸慮。既詣王丞相。陳主上幽越。社稷焚滅。山陵夷毀之酷。有黍離之痛。溫忠慨深烈。言與泗俱。丞相亦與之對泣。敘情既畢。便深自陳結。丞相亦厚相酬納。既出。懽然言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復何憂。史記曰。管仲夷吾者。潁上人。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語林曰。初溫奉使勸進。晉王大集賓客見之。溫公始入。姿形甚陋。合坐盡驚。既坐。陳說九服分崩。皇室弛絕。晉王君臣。莫不歔欷。及言天下不可以無主。聞者莫不踴躍。植髮穿冠。王丞相深相付託。溫公既見丞相。便游樂不住。曰。既見管仲。天下事無復憂。

王敦兄含爲光祿勳。含別傳曰。含字處弘。琅邪臨沂人。累遷徐州刺史。光祿勳。與弟敦作逆。伏誅。敦既逆謀。屯據南州。含委職奔姑孰。鄧粲晉紀曰。初王導協贊中興。敦有方面之功。敦以劉隗爲閒己。舉兵討之。故含南奔武昌。朝廷始警備也。王丞相詣闕謝。中興書曰。導從兄敦舉兵討劉隗。導率子弟二十餘人。旦旦到公車。泥首謝罪。司徒丞相揚州官僚問訊。倉卒不知何辭。顧司空時爲揚州別駕。援翰曰。王光祿遠避流言。明公蒙塵路次。羣下不寧。不審尊體起居何如。

郗太尉拜司空。語同坐曰。平生意不在多。值世故紛紜。遂至台鼎。朱博翰音。實愧於懷。漢書曰。朱博字子元。杜陵人。爲丞相。

臨拜。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上問楊雄李尋。對曰。洪範所謂鼓妖者也。人君不聽。空名得進。則有無形之聲。博後坐事自殺。故序傳曰。博之翰音。鼓妖先作。易中孚曰。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王弼注曰。翰高飛也。飛者。音飛而實不從也。

高坐寺名迄今無改

高坐道人不作漢語。或問此意。簡文曰。以簡應對之煩。高坐別傳曰。和尚胡名尸黎密。西域人。傳云國王子。以國讓弟。遂爲沙門。永嘉中。始到此土。止於大市中。和尚天姿高朗。風韻遒邁。丞相王公。一見奇之。以爲吾之徒也。周僕射領選。撫其背而歎曰。若選得此賢。令人無恨。俄而周侯遇害。和尚對其靈坐。作胡祝數千言。音聲高暢。既而揮涕收淚。其哀樂廢興。皆此類。性高簡。不學晉語。諸公與之言。皆因傳譯。然神領意得。頓在言前。塔寺記曰。尸黎密冢曰高坐。在石子岡。常行頭陀。卒於梅岡。卽葬焉。晉元帝於冢邊立寺。因名高坐。

隱字費解不如訂中蔭映二字

周僕射雍容好儀形。詣王公。初下車。隱數人。王公含笑看之。既坐。傲然嘯詠。王公曰。卿欲希嵇阮邪。答曰。何敢近舍明公。遠希嵇阮。鄧粲晉紀曰。伯仁儀容弘偉。善於俛仰。應答精神。足以蔭映數人。深自持。能致人而未嘗往焉。

庾公嘗入佛圖。見臥佛。涅槃經云。如來背痛。於雙樹間北首而臥。故後之圖繪者爲此象。曰。此子疲於津梁。于時以爲名言。

摯瞻曾作四郡太守。大將軍戶曹參軍。復出作內史。摯氏世本曰。瞻字景游。京兆長安人。太常虞兄子也。父育。涼州刺史。瞻少善屬文。起家著作郎。中朝亂。依王敦爲戶曹參軍。歷安豐新蔡西陽太守。見敦以故壞裘賜老病外部都督。瞻諫曰。尊裘雖故。不宜與小

吏。敦曰。何爲不可。瞻時困醉。曰。若上服皆可用。賜貂蟬亦可賜下乎。敦曰。非胸所引。如此。不甚二千石。瞻曰。瞻視去西陽。如脫屣耳。敦反。乃左遷隨郡內史。年始二十九。嘗別王敦。敦謂瞻曰。卿年未三十。已爲萬石。亦太蚤。瞻曰。方於將軍。少爲太蚤。比之甘羅。已爲太老。摯氏世本曰。瞻高亮有氣節。故以此答敦。後知敦有異志。建興四年。與第五猗據荊州以距敦。竟爲所害。史記曰。甘羅。秦相茂之孫也。年十二。而秦相呂不韋欲使張唐相燕。唐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又請車五乘以使趙。還報秦。秦封甘羅爲上卿。賜以甘茂田宅。

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惠。孔君平王隱晉書曰。孔坦。字君平。會稽山陰人。善春秋。有文辯。歷太子舍人。累遷廷尉卿。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爲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孔廷尉以裘與從弟沈。孔氏譜曰。沈字德度。會稽山陰人。祖父奕。全椒令。父群。鴻臚卿。沈至琅邪王文學。沈辭不受。廷尉曰。晏平仲之儉。祠其先人。豚肩不掩豆。猶狐裘數十年。劉向別錄曰。晏平仲。名嬰。東萊夷維人。事齊靈公。莊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禮記曰。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君子以爲儉也。又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晏子焉知禮。注。豚。俎實也。豆徑尺。言併豚之兩肩。不能掩豆。喻少也。卿復何辭此。於是受而服之。

佛圖澄與諸石遊。澄別傳曰。道人佛圖澄。不知何許人。出於燉煌。好佛道。出家爲沙門。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ies, U.S.A

今史虎是勒從子

永嘉中。至洛陽。值京師有難。潛遁草澤間。石勒雄異。好殺害。因勒大將軍郭黙略見勒。以麻油塗掌。占見吉凶。數百里外。聽浮圖鈴聲。逆知禍福。勒甚敬信之。虎即位。亦師澄。號大和尚。自知終日。開棺無屍。唯袈裟法服在焉。

林公曰。澄以石虎為海鷗鳥。趙書曰。虎字季龍。勒從弟也。征伐每斬將搴旗。勒死。誅勒諸兒襲位。莊子曰。海上之人好鷗者。每旦之海上。從鷗游。鷗之至者數百而不止。其父曰。吾聞鷗鳥從汝游。取來玩之。明日之海上。鷗舞而不下。

謝仁祖年八歲。謝豫章鯤子別見將送客。爾時語已神悟。自參上流。諸人咸共歎之曰。年少一坐之顏回。仁祖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晉陽秋曰。謝尚字仁祖。陳郡人。鯤之子也。齠齔喪兄。哀慟過人。及遭父喪。溫嶠弔之。尚號叫極哀。既而收涕告訴。有異常童。嶠奇之。由是知名。仕至鎮西將軍。豫州刺史。

陶公疾篤。都無獻替之言。朝士以為恨。陶氏叙曰。侃字士衡。其先鄱陽人。後徙尋陽。侃少有遠槩。綱維宇宙之志。察孝廉入洛。司空張華見而謂曰。後來匡主寧民。君其人也。劉弘鎮沔南。取為長史。謂侃曰。昔吾為羊太傅參佐。見語云。君後當居身處。今相觀。亦復然矣。累遷湘廣荊三州刺史。加羽葆鼓吹。封長沙郡公。大將軍贊拜不名。劍履上殿。進太尉。贈大司馬。謚桓公。按王隱晉書載。侃臨終表曰。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過蒙先朝歷世異恩。臣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啓手啓足。當復何恨。但以餘寇未誅。山陵未復。所以憤慨兼懷。唯此而已。猶冀犬馬之齒。尚可少延。欲為陛下北吞石虎。西誅李雄。勢遂不振。良圖永息。臨書振腕。涕泗橫流。伏願遴選代人。使必得良才。足以奉宣王猷。遵成志業。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有表若此。非無獻替。仁祖聞之曰。時無豎刁。故不

貽陶公話言。呂氏春秋曰。管仲病。桓公問曰。子如不諱。誰代子相者。豎刁何如。管仲曰。自宮以事君。非人情。必不可用。後果亂齊。時賢以爲德音。

竺法深在簡文坐。劉尹問道人何以游朱門。答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游蓬戶。高逸沙門傳曰。法師居會稽。皇帝重其風德。遣使迎焉。法師暫出應命。司徒會稽王天性虛澹。與法師結殷勤之歡。師雖升履丹墀。出入朱邸。泯然曠達。不異蓬宇也。或云卞令。別見。

孫盛爲庾公記室參軍。中興書曰。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博學强識。歷著作郎。劉陽令。庾亮爲荊州。以爲征西主簿。累遷秘書監。從獵。將其二兒俱行。庾公不知。忽於獵場見齊莊。時年七八歲。庾謂曰。君亦復來

邪。應聲答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孫齊由齊莊二人小時詣庾公。公問齊由何字。答曰。字齊由。公曰。欲何齊邪。曰。齊許由。晉百官名曰。孫潛字齊由。太原人。中興書曰。潛。盛長子也。豫章太守。殷仲堪下討王國寶。潛時在郡。逼爲咨議參軍。固辭不就。遂以憂卒。齊莊何字。答曰。字齊莊。公曰。欲何齊。曰。齊莊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莊周。對曰。聖人生知。故難企慕。庾公大喜小兒對。孫放別傳曰。放字齊莊。監君次子也。年八歲。太尉庾公召見之。放清秀。欲觀試。乃授紙筆令書。放便自疏名字。公題後問之曰。爲欲慕莊周邪。放書答曰。意欲慕之。公曰。何故不慕仲尼。而慕莊周。放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至於莊周。是其次者。故慕耳。公謂賓客曰。王輔嗣應答。恐不

不辨優劣令人自見註引經論又恰破的

能勝之。卒長沙王相。

張玄之顧敷是顧和中外孫。皆少而聰惠。和並知之。而常謂顧勝。親重偏至。張頗不饜。敷別見。續晉陽秋曰。張玄之字祖希。吳郡太守澄之孫也。少以學顯。歷吏部尚書。出爲冠軍將軍。吳興太守。會稽內史。謝玄同時之郡。論者以爲南北之望。玄之名亞謝玄。時亦稱南北二玄。卒於郡。于時張年九歲。顧年七歲。和與俱至寺中。見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問二孫。玄謂被親故泣。不被親故不泣。敷曰。不然。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大智度論曰。佛在陰菴羅雙樹間。入般涅槃。臥北首。大地震動。諸三學人僉然不樂。郁伊交涕。諸無學人但念諸法一切無常。

○庾法暢造庾太尉。握麈尾至佳。公曰。此至佳。那得在。法暢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在耳。法暢氏族出未詳。法所著人物論。自敘其美云。暢悟銳有神。才辭通辯。

庾穉恭爲荊州。庾翼別傳曰。翼字穉恭。潁川鄢陵人也。少有大度。時論以經略許之。兄太尉亮薨。朝議推才。乃以翼都督七州。進征南將軍。荊州刺史。以毛扇上武帝。武帝疑是故物。傅咸羽扇賦序曰。昔吳人直截鳥翼而搖之。風不減方圓二扇。而功無加。然中國莫有生意者。滅吳之後。翕然貴之。無人不用。按庾懌以白羽扇獻武帝。帝嫌其非新。反之。不聞翼也。侍中劉劭曰。文字志曰。劭字彥祖。彭城叢亭人。祖訥。司隸校尉。父松。成皐令。劭博識好學。多藝能。善草隸。初仕領軍參軍。太傅出東。劭謂京洛必危。乃單馬奔揚州。歷侍中。豫章太守。栢梁雲構。

駢語乃支

大都是王敦數聲嘆意

工匠先居其下。管弦繁奏。鍾夔先聽其音。（鍾。鍾期也。夔。舜樂正。）稱恭上扇。以好不以新。庾後聞之曰。此人宜在帝左右。

何驃騎亡後。（何充別見。）徵褚公入。既至石頭。王長史劉尹同詣褚。褚曰。眞長何以處我。眞長顧王曰。此子能言。褚因視王。王曰。國自有周公。（晉陽秋曰。充之卒。議者謂太后父裒宜秉朝政。裒自丹徒入朝。吏部尚書劉遐勸裒曰。會稽王令德。國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付之。裒長史王胡之亦勸歸藩。於是固辭歸京。）

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爲琅邪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淚。（桓溫別傳曰。溫字元子。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桓榮後也。父彝有識鑒。溫少有豪邁風氣。爲溫嶠所知。累遷琅邪內史。進征西大將軍。鎮西夏。時逆胡未誅。餘燼假息。溫親勒部卒。建旗致討。清蕩伊洛。展敬園陵。薨。謚宣武侯。）

○簡文作撫軍時。嘗與桓宣武俱入朝。更相讓在前。宣武不得已而先之。因曰。伯也執殳。爲王前驅。（衛詩也。殳長一丈二尺無刃。）簡文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蚤白。（中興書曰。悅字君叔。晉陵人。初爲殷浩揚州別駕。浩卒。上疏理浩。咸諫以浩爲太宗所廢。必不依許。悅固爭之。浩果得申。物論稱之。後至尚書左丞。）簡文曰。卿何以先白。對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

質。經霜彌茂。顧凱之為父傳曰。君以直道陵遲於世。入見王。王鬢無二毛。而君已斑白。問君年。乃曰。卿何偏蚤白。君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臣蒲柳之質。望秋先零。受命之異也。王稱善久之。

桓公入峽。絕壁天懸。騰波迅急。晉陽秋曰。温以永和二年。率所領七千餘人伐蜀。拜表輒行。迺歎曰。既為忠臣。不得為孝子。如何。漢書曰。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以病去官。後王尊為刺史。至其坂。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之道邪。吏曰。是。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初熒惑入太微。尋廢海西。晉陽秋曰。泰和六年閏十月。熒惑守太微端門。十一月。大司馬桓温廢帝為海西公。晉安帝紀曰。桓温於枋頭奔敗。知民望之去也。乃屠袁眞於壽陽。既而謂郗超曰。足以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厭有識之情也。公六十之年。敗於大舉。不建高世之勳。未足以鎮厭民望。因說温以廢立之事。時温夙有此謀。深納超言。遂廢海西。簡文登阼。復入太微。帝惡之。徐廣晉紀曰。咸安元年十二月。熒惑逆行入太微。至二年七月猶在焉。帝懲海西之事。心甚憂之。時郗超為中書在直。中興書曰。超字景興。高平人。司空愔之子也。少而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累遷中書郎司徒左長史。引超入曰。天命脩短。故非所計。政當無復近日事不。超曰。大司馬方將外固封疆。內鎮社稷。必無若此之慮。臣為陛下以百口保之。帝因誦庾仲初詩。庾闡從征詩也。曰。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聲甚悽厲。郗受假還東。帝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是身不能以道匡衛。思患預防。愧歎之深。

言何能踰。因泣下流襟。續晉陽秋曰。帝外壓彊臣。憂憤不得志。在位二年而崩。

○簡文在暗室中坐。召宣武。宣武至。問上何在。簡文曰。某在斯。時人以為能。論語曰。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注歷告坐中人也。

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濠濮。二水名也。莊子曰。莊子與惠子游濠梁水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邪。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也。莊周釣在濮水。楚王使二大夫造焉。曰。願以境內累莊子。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者。死已三千年矣。巾笥而藏於廟。此寧曳尾於塗中。寧留骨而貴乎。二大夫曰。寧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亦寧曳尾於塗中。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謝太傅語王右軍曰。中年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王曰。文字志曰。王羲之字逸少。琅邪臨沂人。父曠。淮南太守。羲之少朗拔。為叔父廙所賞。善草隸。累遷江州刺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欣樂之趣。

支道林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貧道重其神駿。高逸沙門傳曰。支遁字道林。河內林慮人。或曰陳留人。本姓關氏。少而任心獨往。風期高亮。家世奉法。嘗於餘杭山沈思道行。泠然獨暢。年二十五始釋形入道。年五十三。終於洛陽。

劉尹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云。時有入心處。便覺

咫尺玄門。劉曰。此未關至極。自是金華殿之語。漢書敘傳曰。班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於成帝。宜勸學。召見宴暱。拜爲中常侍。時上方向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詔伯受之。

羊秉爲撫軍參軍。少亡。有令譽。夏侯孝若爲之敘。極相讃悼。羊秉敘曰。秉字長達。太山平陽人。漢南陽太守續曾孫。大父魏郡府君。即車騎掾元子也。府君夫人鄭氏無子。乃養秉。齠齔而佳。小心敬慎。十歲而鄭夫人薨。秉思容盡哀。俄而公府掾及夫人並卒。秉羣從父率禮相承。人不間其親。雍雍如也。仕參撫軍將軍事。將奮千里之足。揮沖天之翼。惜乎春秋三十有二而卒。昔罕虎死。子產以爲無與爲善。自夫子之沒。有子產之歎矣。亡後有子男。又不育。是何行善而禍繁也。豈非司馬生之所惑歟。羊權爲黃門侍郎。侍簡文坐。帝問曰。夏侯湛湛別見作羊秉敘。絕可想。是卿何物。有後不。羊氏譜曰。權字道輿。徐州刺史忱之子也。仕至尚書左丞。權潸然對曰。亡伯令問夙彰。而無有繼嗣。雖名播天聽。然胤絕聖世。帝嗟慨久之。

王長史與劉真長別後相見。王長史別傳曰。濛字仲祖。太原晉陽人。其先出自周室。經漢魏。世爲大族。祖佐。北軍中候。父訥。葉令。濛神氣清韶。年十餘歲。放邁不羣。弱冠檢尚。風流雅正。外絕榮競。內寡私欲。辟司徒掾。中書郎。以后父贈光祿大夫。王謂劉曰。卿更長進。答曰。此若天之自高耳。語林曰。仲祖語真長曰。卿近大進。劉曰。卿仰看邪。王問何意。劉曰。不爾。何由測天之高也。

語大無當

鄒孝刻

二君故復有此破綻耶

劉尹云。人想王荊產佳。此想長松下當有清風耳。荊產王微小字也。王氏譜曰。微字幼仁。琅邪人。祖父乂。平北將軍。父澄。荊州刺史。微歷尚書郎。右軍司馬。

王仲祖聞蠻語不解。茫然曰。若使介葛盧來朝。故當不昧此語。春秋傳曰。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杜預注曰。介東夷國。葛盧其君名也。

劉眞長爲丹陽尹。許玄度出都就劉宿。續晉陽秋曰。許詢字玄度。高陽人。魏中領軍允玄孫。總角秀惠。衆稱神童。長而風情簡素。司徒掾辟不就。蚤卒。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劉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春秋傳曰。吉凶無門。惟人所召。

王逸少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

此在謝自爲德音。然王是救時急務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治城。揚州記曰。治城。吳時鼓鑄之所。吳平猶不廢。王茂弘所治也。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謝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帝王世紀曰。禹治洪水。手足胼胝。世傳禹病偏枯。足不相過。今稱禹步是也。文王旰食。日不暇給。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昃。不遑暇食。今四郊多壘。禮記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謝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戰國策曰。衛商鞅。諸庶孽子。名鞅。姓公孫氏。少好刑名學。爲秦孝公相。封於商。豈清言致患邪。

○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

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胡兒謝朗小字也。續晉陽秋曰。朗字長度。安次兄據之長子。安蚤知之。文義豔發。名亞於玄。仕至東陽太守。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即公大兄無奕女。左將軍王凝之妻也。王氏譜曰。凝之字叔平。右將軍羲之第二子也。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晉安帝紀曰。凝之事五斗米道。孫恩之攻會稽。凝之謂民吏曰。不須備防。吾已請大道。許遣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為恩所害。婦人集曰。謝夫人名道蘊。有文才。所著詩賦誄頌傳於世。

王中郎令伏玄度習鑿齒王中郎傳曰。坦之字文度。太原晉陽人。祖東海太守承。清淡平遠。父述。貞貴簡正。坦之器度淳深。孝友天至。譽輯朝野。標的當時。累遷侍中。中書令。領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中興書曰。伏滔字玄度。平昌安丘人。少有才學。舉秀才。大司馬桓溫參軍。領大著作。掌國史。游擊將軍。卒。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少以文稱。善尺牘。桓溫在荊州。辟為從事。歷治中。別駕。遷滎陽太守。論青楚人物。滔集載其論略曰。滔以春秋時鮑叔。管仲。隰朋。召忽。輪扁。甯戚。麥丘人。逢丑父。晏嬰。涓子。戰國時公羊高。孟軻。鄒衍。田單。荀卿。鄒奭。莒大夫。田子方。檀子。魯連。淳于髡。盼子。田光。顏歜。黔子。於陵仲子。王叔。即墨大夫。前漢時伏徵君。終軍。東郭先生。叔孫通。萬石君。東方朔。安期先生。後漢時大司徒伏三老。江革。逢萌。禽慶。承幼子。徐防。薛方。鄭康成。周孟玉。劉祖榮。臨孝存。侍其元矩。孫賓碩。劉仲謀。劉公山。王儀伯。郎宗。禰正平。劉成國。魏時管幼安。邴根矩。華子魚。徐偉長。任昭先。伏高陽。此皆青士有才德者也。鑿齒以神農生於黔中。邵南詠其美化。春秋稱其多才。漢廣之風。不同雞鳴之篇。子文叔敖。羞與管晏比德。接輿之歌鳳兮。漁父之詠滄浪。漢陰丈人之折子貢。市南宜僚屠羊說之不為利回。魯仲

連不及老萊夫妻。田光之於屈原。鄧禹卓茂。無敵於天下。管幼安不勝龐公。龐士元不推華子魚。何鄧二尚書。獨步於魏朝。樂令無對於晉世。昔伏羲葬南郡。少昊葬長沙。舜葬零陵。比其人則準的如此。論其土則羣聖之所葬。考其風則詩人之所歌。尋其事則未有赤眉黃巾之賊。此何如青州邪。滔與相往反。鑿齒無以對也。臨成。以示韓康伯。康伯都無言。王曰。何故不言。韓曰。無可無不可。馬融注論語曰。唯義所在。

劉尹云。清風朗月。輒思玄度。晉中興士人書曰。許詢能清言。于時士人皆欽慕仰愛之。

荀中郎在京口。晉陽秋曰。荀羨字令則。潁川人。光祿大夫崧之子也。清和有識裁。少以主壻為駙馬都尉。是時殷浩參謀百揆。引羨為援。頻莅義興吳郡。超授北中郎將徐州刺史。以蕃屏焉。中興書曰。羨年二十八。出為徐兗二州。中興方伯之少。未有若羨者也。南徐州記曰。城西北有別嶺入江。三面臨水。高數十丈。號曰北固。登北固望海云。雖未覩三山。便自使人有凌雲意。若秦漢之君。必當褰裳濡足。史記封禪書曰。蓬萊方丈瀛洲。此三山。世傳在海中。去人不遠。蓋曾有至者。言諸仙人不死藥在焉。黃金白銀為宮闕。草物禽獸盡白。望之如雲。及至。反居水下。欲到。輒風引船而去。終莫能至。秦始皇登會稽。並海上。冀遇三神山之奇藥。漢武帝既封泰山。無風雨變。至方士更言蓬萊諸藥可得。於是上欣然東至海。冀獲蓬萊者。

謝公云。賢聖去人。其間亦邇。子姪未之許。公歎曰。若郗超聞此語。必不至河漢。超別傳曰。超精於理義。沙門支道林以為一時之俊。莊子曰。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怪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

支公好鶴住剡東岇山支公書曰山去會稽二百里有人遺其雙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之乃鎩其翮鶴軒翥不復能飛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喪意林曰旣有陵霄之姿何肯爲人作耳目近玩養令翮成置使飛去

○謝中郎經曲阿後湖問左右此是何水中興書曰謝萬字萬石太傅安弟也才氣高俊蚤知名歷吏部郎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散騎常侍答曰曲阿湖太康地記曰曲阿本名雲陽秦始皇以有王氣鑿北阬山以敗其勢截其直道使其阿曲故曰曲阿也吳還爲雲陽今復名曲阿謝曰故當淵注渟著納而不流

晉武帝每餉山濤恒少謝太傅安也以問子弟車騎玄也答曰當由欲者不多而使與者忘少謝車騎家傳曰玄字幼度鎮西奕第三子也神理明俊善微言叔父太傅嘗與子姪燕集問武帝任山公以三事任以官人至於賜予不過斤合當有旨不玄答有辭致也

謝胡兒語庾道季道季庾龢小字徐廣晉紀曰龢字道季太尉亮子也風情率悟以文談致稱於時歷任至丹陽尹兼中領軍諸人莫當就卿談可堅城壘庾曰若文度來我以偏師待之康伯來濟河焚舟春秋傳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杜預曰示必死

李弘度常歎不被遇中興書曰李充字弘度江夏人也祖康父矩皆有美名充初辟丞相掾記室參軍以貧求剡縣遷大著作中書郎殷揚州別見知其家貧問

君能屈志百里不。李答曰。北門之歎。久已上聞。衛詩北門。刺仕不得志也。窮猿奔林。豈暇擇木。遂授剡縣。

王司州至吳興印渚中看。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字脩齡。琅邪臨沂人。王廙之子也。歷吳興太守。徵侍中丹陽尹。秘書監。並不就。拜使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西中郎將。司州刺史。吳興記曰。於潛縣東七十里。有印渚。渚傍有白石山。峻壁四十丈。印渚蓋衆溪之下流也。印渚已上至縣。悉石瀨惡道。不可行船。印渚已下。水道無險。故行旅集焉。歎曰。非唯使人情開滌。亦覺日月清朗。

謝萬作豫州都督。新拜。當西之都邑。相送累日。謝疲頓。於是高侍中往。中興書曰。高崧字茂琰。廣陵人。父悝光祿大夫。崧少好學。善史傳。累遷吏部郎。侍中。以公累免官。徑就謝坐。因問。卿今仗節方州。當疆理西蕃。何以為政。謝粗道其意。高便為謝道形勢。作數百語。謝遂起坐。高去後。謝追曰。阿酃故麤有才具。阿酃。崧小字也。謝因此得終坐。

袁彥伯為謝安南司馬。安南。謝奉別見。都下諸人送至瀨鄉。將別。既自悽惘。歎曰。江山遼落。居然有萬里之勢。續晉陽秋曰。袁宏字彥伯。陳郡人。魏郎中令渙六世孫也。祖猷。侍中。父勖。臨汝令。宏起家建威參軍。安南司馬記室。太傅謝安賞宏機捷辯速。自吏部郎出為東陽郡。乃祖之於冶亭。時賢皆集。安欲卒迫試之。執手將別。顧左右取一扇而贈之。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合坐歎其要捷。性直亮。故位不顯也。在

郗卒

孫綽賦遂初築室畎川自言見止足之分中興書曰綽字興公太原中都人少以文稱歷大學博士大著作散騎常侍遂初賦敘曰余少慕老莊之道仰其風流久矣卻感於陵賢妻之言悵然悟之乃經始東山建五畝之宅帶長阜倚茂林孰與坐華幕擊鍾鼓者同年而語其樂哉齋前種一株松恒自手壅治之高世遠時亦鄰居世遠高柔字也別見語孫曰松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永無棟梁用耳孫曰楓柳雖合抱亦何所施

桓征西治江陵城甚麗盛弘之荊州記曰荊州城臨漢江臨江王所治王被徵出城北門而車軸折父老泣曰吾王去不還矣從此不開北門會賓僚出江津望之云若能目此城者有賞顧長康時為客在坐目曰遙望層城丹樓如霞桓即賞以二婢

羊公盛德此語殊傷子敬之厚

王子敬語王孝伯曰羊叔子自復佳耳然亦何與人事晉諸公贊曰羊祜字叔子太山平陽人也世長吏二千石至祜九世以清德稱為兒時遊汶濱有父止而觀焉歎息曰處士大好相善為之未六十有重功於天下即富貴無相忘遂去莫知所在累遷都督荊州諸軍事自在南夏吳人說服稱曰羊公莫敢名者南州人聞公喪號哭罷市故不如銅雀臺上妓魏武遺令曰以吾妾與妓人皆著銅雀臺上施六尺牀繐帳月朝十五日輒使向帳作伎

林公見東陽長山曰何其坦迤會稽土地志曰山靡迤而長縣因山得名

便是虎頭畫
思

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丘淵之文章錄曰。顧愷之字長康。晉陵人。父悅。尚書左丞。愷之義熙初為散騎常侍。

簡文崩。孝武年十餘歲立。至暝不臨。宋明帝文章志曰。孝武皇帝諱昌明。簡文第三子也。初簡文觀讖書曰。晉氏阼盡昌明。及帝誕育。東方始明。故因生時以為諱。而相與忘告。簡文問之。乃以諱對。簡文流涕曰。不意我家昌明便出。帝聰惠。推賢任才。年三十五崩。左右啓依常應臨。帝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

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續晉陽秋曰。寧康三年。九月九日。帝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吏部尚書陸納。兼侍中卞耽讀。黃門侍郎謝石。吏部郎袁宏。兼執經。中書郎車胤。丹陽尹王混摘句。車武子難苦問謝。車胤別見。謂袁羊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袁羊。喬小字也。袁氏家傳曰。喬字彥升。陳郡人。父瓌。光祿大夫。喬歷尚書郎。江夏相。從桓溫平蜀。封湘西伯。益州刺史。袁曰。必無此嫌。車曰。何以知爾。袁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清流憚於惠風。

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會稽土地志曰。邑在山陰。故以名焉。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會稽郡記曰。會稽境特多名山水。峯崿隆峻。吐納雲霧。松栝楓栢。擢幹竦條。潭壑鏡徹。清流寫注。王子敬見之曰。山水之美。使人應接不暇。

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車騎答曰。謝玄。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階庭耳。

道壹道人好整飾音辭。王珣遊嚴陵瀨詩敘曰。道壹姓竺氏。名德。沙門題目曰。道壹文鋒富贍。孫綽爲之贊曰。馳騁遊說。言固不虛。唯茲壹公。綽然有餘。譬若春圃。載芬載敷。條柯猗蔚。枝榦扶踈。從都下還東山。經吳中。已而會雪下。未甚寒。諸道人問在道所經。壹公曰。風霜固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澹。郊邑正自飄瞥。林岫便已皓然。

張天錫爲涼州刺史。稱制西隅。既爲符堅所禽。用爲

世乃有三字
字不可曉

侍中。後於壽陽俱敗至都。張資涼州記曰。天錫字公純嘏。安定烏氏人。張耳後也。曾祖軌。永嘉中爲涼州刺史。値京師大亂。遂據涼土。天錫篡位。自立爲涼州牧。苻堅使將姚萇攻沒涼州。天錫歸長安。堅以爲侍中。比部尚書。歸義侯。從堅至壽陽。堅軍敗。遂南歸。拜散騎常侍。西平公。中興書曰。天錫後以貧拜廬江太守。薨。贈侍中。爲孝武所器。每入言論。無不竟日。頗有嫉己者。於坐問張。北方何物可貴。張曰。桑椹甘香。鴟鴞革響。詩魯頌曰。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椹。懷我好音。淳酪養性。人無嫉心。西河舊事曰。河西牛羊肥。酪過精好。但寫酪置革上。都不解散也。

顧長康拜桓宣武墓。作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宋明帝文章志曰。愷之爲桓溫參軍。甚被親暱。人問之曰。卿憑重桓乃爾。

哭之狀其可見乎。顧曰。鼻如廣莫長風。眼如懸河決溜。春秋考異郵曰。距不周風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精大滿也。蓋北風也。一曰寒風。或曰。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

毛伯成既負其才氣。常稱寧爲蘭摧玉折。不作蕭敷艾榮。征西寮屬名曰。毛玄字伯成。潁川人。仕至征西行軍參軍。

范甯作豫章。中興書曰。甯字武子。愼陽縣人。博學通覽。累遷中書郎豫章太守。八日請佛有板。衆僧疑或欲作答。有小沙彌在坐末。曰。世尊默然。則爲許可。衆從其義。

司馬太傅齋中夜坐。孝文王傳曰。王諱道子。簡文皇帝第五子也。封會稽王。領司徒揚州刺史。進太傅。爲桓玄所害。贈丞相。于時天月明淨。都無纖翳。太傅歎以爲佳。謝景重在坐。續晉陽秋曰。謝重字景重。陳郡人。父朗。東陽太守。重明秀有才會。終驃騎長史。答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太傅因戲謝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强欲滓穢太清邪。

王中郎甚愛張天錫。問之曰。卿觀過江諸人。經緯江左軌轍。有何偉異。後來之彥。復何如中原。張曰。研求幽邃。自王何以還。因時修制。荀樂之風。荀顗荀勗修定法制。樂則未聞。王曰。卿知見有餘。何故爲苻堅所制。張資涼州記曰。天錫明警穎發。英聲少著。答曰。陽消陰息。故天步屯蹇。否剝成象。豈足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ies, U.S.A

多識。

謝景重女適王孝伯兒。二門公甚相愛美。謝女譜曰。重女月鏡。適王恭子愔之。謝為太傅長史。被彈。王即取作長史。帶晉陵郡。太傅已構嫌孝伯。不欲使其得謝。還取作咨議。外示縶維。而實以乖間之。及孝伯敗後。太傅繞東府城行散。丹陽記曰。東府城西。有簡文為會稽王時第。東則孝文王道子府。道子領揚州。仍住先名。故俗稱東府。僚屬悉在南門要望候拜。時謂謝曰。王寧異謀。阿寧。王恭小字也。云是卿為其計。謝曾無懼色。斂笏對曰。樂彥輔有言。豈以五男易一女。太傅善其對。因舉酒勸之曰。故自佳。故自佳。

桓玄義興還後。見司馬太傅。太傅已醉。坐上多客。問人云。桓溫來欲作賊。如何。晉安帝紀曰。溫在姑孰。諷朝廷求九錫。謝安使吏部郎袁宏具其草。以示僕射王彪之。彪之作色曰。丈夫豈可以此事語人邪。安徐問其計。彪之曰。聞其疾已篤。且可緩其事。安從之。故不行。桓玄伏不得起。謝景重時為長史。舉板答曰。故宣武公黜昏暗。登聖明。功超伊霍。紛紜之議。裁之聖鑒。太傅曰。我知我知。即舉酒云。桓義興勸卿酒。桓出謝過。檀道鸞論之曰。道子可謂易於由言。謝重能解紛紜矣。

宣武移鎮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謂王東亭曰。王司徒傳曰。王

珣字元琳。丞相導之孫。領軍洽之子也。少以清秀稱。大司馬桓溫辟爲主簿。從討袁眞。封交趾望海縣東亭侯。累遷尚書左僕射。領選。進尚書令。

丞相初營建康。無所因承。而制置紆曲。方此爲劣。晉陽秋曰。蘇峻旣誅。大事克平之後。都邑殘荒。溫嶠議徙都豫章。以卽豐全。朝士及三吳豪傑。謂可選都會稽。王導獨謂不宜遷都。建業往之秣陵。古者旣有帝王所治之表。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謂是王者之宅。今雖凋殘。宜修勞來旋定之道。鎭靜羣情。且百堵皆作。何患不克復乎。終至康寧。導之策也。東亭曰。此丞相乃所以爲巧。江左地促。不如中國。若使阡陌條暢。則一覽而盡。故紆餘委曲。若不可測。

桓玄詣殷荊州。殷在妾房晝眠。左右辭不之通。桓後言及此事。殷云。初不眠。縱有此。豈不以賢賢易色也。孔安國注論語曰。言以好色之心好賢人。則善。

桓玄問羊孚。羊氏譜曰。孚字子道。泰山人。祖楷。尚書郎。父綏。中書郎。孚歷太學博士。州別駕。太尉參軍。年四十六卒。何以共重吳聲。羊曰。當以其妖而浮。

既曰妖浮。那得共重。若謂輕訛則可耳。

謝混問羊孚。何以器舉瑚璉。晉安帝紀曰。混字叔源。陳郡人。司空琰少子也。文學砥礪立名。累遷中書令。尚書左僕射。坐黨劉毅伏誅。論語。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鄭玄注曰。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羊曰。故當以爲接神之器。

桓玄旣簒位後。御牀微陷。羣臣失色。侍中殷仲文進曰。續晉陽秋曰。仲文字仲文。陳郡人。祖融。太常。父康。吳興太守。仲文聞玄平京邑。棄郡投馬。玄甚說之。後

羣醜獻諛讀之嘔穢邪何稱佳

引爲咨議參軍。時王謐見禮而不親。卞範之被親而少禮。其寵遇隆重。兼於王卞矣。及玄篡位。以佐命親貴。厚自封崇。輿馬器服。窮極綺麗。後房妓妾數十。絲竹不絕音。性甚貪吝。多納賄賂。家累千金。常若不足。玄既敗。先投義軍。累遷侍中尚書。以罪伏誅。當由聖德淵重厚地所以不能載。時人善之。

桓玄既篡位。將改置直館。問左右。虎賁中郎省應在何處。有人答曰。無省。當時殊忤旨。問何以知無。答曰。潘岳秋興賦敘曰。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岳別見。其賦敘曰。晉十有四年。余年三十二。始見二毛。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高閣連雲。陽景罕曜。僕野人也。猥厠朝列。譬猶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思。於是染翰操紙。慨然而賦。于時秋至。

註爲誚

故以秋興命篇。玄咨嗟稱善。劉謙之晉紀曰。玄欲復虎賁中郎將。疑應直與不。訪之僚佐。咸莫能定。參軍劉簡之對曰。昔潘岳秋興賦敘云。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于散騎之省。以此言之。是應直也。玄懽然從之。此語微異。又答者未知姓名。故詳載之。

謝靈運好戴曲柄笠。丘淵之新集錄曰。靈運。陳郡陽夏人。祖玄。車騎將軍。父渙。秘書郎。靈運歷秘書監。侍中。臨川內史。以罪伏誅。孔隱士謂曰。卿欲希心高遠。何不能遺曲蓋之貌。宋書曰。孔淳之字彥深。魯國人。少以辭榮就約。徵聘無所就。元嘉初。散騎郎徵。不到。隱上虞山。謝答曰。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莊子云。漁父謂孔子曰。人有畏影惡跡而去之走者。舉足逾數而跡逾多。走逾疾而影不離。自以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跡。愚亦甚矣。子修心守真。還以物與人。則無累矣。不修身而求之人。

不亦外事者乎。

世說新語卷上之上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ies, U.S.A

世說新語卷上之下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明　王世懋　批點

政事第三

陳仲弓爲太丘長。時吏有詐稱母病求假。事覺收之。令吏殺馬。王簿請付獄考衆姦。仲弓曰。欺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考求衆姦。豈復過此。陳寔已別見。

古吳錢世傑寫　郭卿刊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ies, U.S.A
*PL 2666 L55 A6 1581 v.2

陳仲弓爲太丘長。有劫賊殺財主。主者捕之。未至發所。道聞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車往治之。主簿曰。賊大。宜先按討。仲弓曰。盜殺財主。何如骨肉相殘。按後漢時賈彪有此事。不聞寔也。

陳元方年十一時。陳紀已見。候袁公。袁公問曰。賢家君在太丘。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老父在太丘。彊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袁宏漢紀曰。寔爲太丘。其政不嚴而治。百姓敬之。袁公曰。孤往者嘗爲鄴令。正行此事。不知卿家君法孤。孤法卿父。檢衆漢書。袁氏諸公。未知誰爲鄴令。故闕其文。以待通識者。元方曰。周公孔子。異世而出。周旋動靜。萬里如一。周公不師孔子。孔子亦不師周公。

賀太傅作吳郡。初不出門。吳中諸強族輕之。乃題府門云。會稽雞不能啼。環濟吳紀曰。賀邵字興伯。會稽山陰人。祖齊。父景。並歷美官。邵歷散騎常侍。出爲吳郡太守。後遷太子太傅。賀聞。故出行。至門反顧。索筆足之曰。不可啼。殺吳兒。於是至諸屯邸。檢校諸顧陸役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罪者甚衆。陸抗時爲江陵都督。吳錄曰。抗字幼節。吳郡人。丞相遜子。孫策外孫也。爲江陵都督。累遷大司馬荊州牧。故下請孫皓。然後得釋。

賀公雅士。恐不當爾。

嵇阮以識推山公此是也

山公以器重朝望年踰七十猶知管時任虞預晉書曰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祖本郡孝廉父曜冤句令濤蚤孤而貧少有器量宿士猶不慢之年十七宗人謂宣帝曰濤當與景文共綱紀天下者也帝戲曰卿小族那得此快人邪好莊老與嵇康善為河內從事與石鑒共傳宿濤夜起蹋鑒曰今何等時而眠也知太傅卧何意鑒曰宰相三日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君何慮焉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也投傳而去果有曹爽事遂隱身不交世務累遷吏部尚書僕射太子少傅司徒年七十九薨謚康侯

人似排調恐殊不與

貴勝年少若和裴王之徒並共宗詠有署閣柱曰閣東有大牛和嶠鞅裴楷鞦王濟剔嬲不得休王隱晉書曰初濤領吏部潘岳內非之密為作謠曰閣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鞦和嶠刺促不得休竹林七賢論曰濤之處選非望路絕故貽是言或云潘尼作之文士傳曰尼字正叔滎陽人祖勗尚書左丞父濬平原太守並以文學稱尼少有清才文詞溫雅初應州辟終太常卿

賈充初定律令晉諸公贊曰充字公閭襄陵人父逵魏豫州刺史充起家為尚書遷廷尉聽訟稱平晉受禪封魯郡公充有才識明達治體加善刑法由此與散騎常侍裴楷共定科令蠲除密網以為晉律薨贈太宰與羊祜共咨太傅鄭冲王隱晉書曰冲字文和滎陽開封人有核練才清虛寡欲喜論經史草衣縕袍不以為憂累遷司徒太保晉受禪進太傅冲曰皋陶嚴明之旨非僕闇懦所探羊曰上意欲令小加弘潤冲乃粗下意續晉陽秋曰初文帝命荀勗賈充裴秀等分定禮儀律令皆先咨鄭冲然後施行也

山司徒前後選殆周遍百官舉無失才凡所題目皆

如其言唯用陸亮是詔所用與公意異爭之不從亮亦尋為賄敗晉諸公贊曰亮字長興河內野王人太常陸乂兄也性高明而率至為賈充所親待山濤為左僕射領選濤行業既與充異自以為世祖所敬選用之事與充咨論充每不得其所欲好事者說充宜授心腹人為吏部尚書參同選舉若意不齊事不得諧可不召公與選而實得敘所懷充以為然乃啓亮公忠無私濤以亮將與己異又恐其協情不允累啓亮可為左丞相非選官才世祖不許濤乃辭疾還家亮在職果不能允坐事免官

嵇康被誅後山公舉康子紹為秘書丞山公啓事曰詔選秘書丞濤薦曰紹平簡溫敏有文思又曉音當成濟也猶宜先作秘書郎詔曰紹如此便可為丞不足復為郎也晉諸公贊曰康遇事後二十年紹乃為濤所拔王隱晉書曰時以紹父康被法選官不敢舉年二十八山濤啓用之世祖發詔以為秘書丞**紹咨公出處**竹林七賢論曰紹懼不自容將解褐故咨之於濤**公曰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人乎**王隱晉書曰紹字延祖雅有文才山濤啓武帝云云

王安期為東海郡名士傳曰王承字安期太原晉陽人父湛汝南太守承冲淡寡欲無所循尚累遷東海內史為政清靜吏民懷之避亂渡江是時道路寇盜人懷憂懼承每遇艱險處之怡然元皇為鎮東引為從事中郎**小吏盜池中魚綱紀推之王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孟子曰齊宣王問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若是其大乎對曰民猶以為小也王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邪孟子曰文王之囿芻蕘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今王之囿殺麋鹿者如殺人罪是以四十里為穽於國中也民以為大不亦宜乎**池魚復**

何足惜

王安期作東海郡吏錄一犯夜人來王問何處來云從師家受書還不覺日晚王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呂氏春秋曰甯越者中牟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也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不敢休人將臥吾不敢臥學十五歲而爲周威公之師也使吏送令歸家

成帝在石頭晉世譜曰帝諱衍字世根明帝太子年二十二崩任讓在帝前戮侍中鍾雅晉陽秋曰讓樂安人諸任之後隨蘇峻作亂雅別傳曰雅字彥胄潁川長社人魏太傅鍾繇弟仲常曾孫也少有才志累遷至侍中右衛將軍劉超晉陽秋曰超字世瑜

瑯邪人漢成陽景王六世孫封臨沂慈鄉侯遂家焉父微爲瑯邪國上將軍超爲縣小吏稍遷記室掾安東舍人忠清慎密爲中宗所拔自以職在中書絕不與人交關書疏閉門不通賓客家無擔石之儲討王敦有功封零陽伯爲義興太守而受拜及從還朝莫有知者其慎默如此遷右衛大將軍帝泣曰還我侍中讓不奉詔遂斬超雅雅別傳曰蘇峻逼主上幸石頭雅與劉超竝侍帝側匡衛與石頭中人密期拔至尊出事覺被害

事平之後陶公與讓有舊欲宥之許柳許氏譜曰柳字季祖高陽人祖允魏中領軍父猛吏部郎劉謙之晉紀曰柳妻祖逖子渙女蘇峻招祖約爲逆約遣柳以衆會峻既克京師拜丹陽尹後以罪誅兒思妣者至佳許氏譜曰永字思妣諸公欲全之若全思妣則不得不爲陶全讓於是欲并宥之事奏帝曰讓是殺我侍中

者不可宥諸公以少主不可違幷斬二人

王丞相拜揚州賓客數百人竝加霑接人人有說色唯有臨海一客姓任語林曰任名顒時官在都預王公坐及數胡人爲未洽公因便還到過任邊云君出臨海便無復人任大喜說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闍蘭闍羣胡同笑四坐竝懽晉陽秋曰王導接誘應會少有牾者雖疎交常賓一見多輸寫款誠自謂爲導所遇同之舊暱

陸太尉詣王丞相咨事過後輒翻異王公怪其如此後以問陸陸玩別傳曰玩字士瑤吳郡吳人祖瑁父英仕郡有譽玩器量淹雅累遷侍中尚書左僕射尚書令贈太尉陸曰公長民短臨時不知所言既後覺其不可耳

丞相嘗夏月至石頭看庾公庾公正料事丞相云暑可小簡之庾公曰公之遺事天下亦未以爲允殷羨言行曰王公薨後庾冰代相網密刑峻羨時行遇收捕者於途慨然歎曰丙吉問牛喘似不爾嘗從容謂冰曰卿輩自是網目不失皆是小道小善耳至如王公故能行無理事謝安石每歎詠此唱庾赤玉曾問羨王公治何似詎是所長羨曰其餘令績不復稱論然三捉三治三休三敗

丞相末年略不復省事正封籙諾之自歎曰人言我憒憒後人當思此憒憒徐廣歷紀曰導阿衡三世經綸夷險政務寬恕事從簡易

故垂遺愛之譽也。

陶公性檢厲勤於事。晉陽秋曰侃練核庶事勤務稼穡雖戎陳武士皆勸厲之有奉饋者皆問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懽喜慰賜若他所得則呵辱還之是以軍民勤於農稼家給人足性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嘗課營種柳都尉夏施盜拔武昌郡西門所種侃後自出駐車施門問此是武昌西門柳何以盜之施惶怖首伏三軍稱其明察侃勤而整自強不息又好督勸於人常云民生在勤大禹聖人猶惜寸陰至於凡俗當惜分陰豈可遊逸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又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而不敢行君子當正其衣冠攝以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中興書曰侃嘗檢校佐吏若得樗蒲博奕之具投之曰樗蒲老子入胡所作外國戲耳圍棊堯舜以教愚子博奕紂所造諸君國器何以爲此若王事之暇患邑者文士何不讀書武士何不射弓談者無以易也作荆州時敕船官悉錄鋸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後正會值積雪始晴聽事前除雪後猶濕於是悉用木屑覆之都無所妨官用竹皆令錄厚頭積之如山後桓宣武伐蜀裝船悉以作釘又云嘗發所在竹篙有一官長連根取之仍當足乃超兩階用之。

何驃騎作會稽晉陽秋曰何充字次道廬江人思韻淹通有文義才情累遷會稽內史侍中驃騎將軍揚州刺史贈司徒虞存弟謇作郡主簿孫統存誄敘曰存字道長會稽山陰人也祖陽散騎常侍父偉州西曹存幼而卓拔風情高逸歷衛軍長史尚書吏部郎范汪棊品曰謇字道真仕至郡功曹以何見客勞損欲白斷常客使家人節量

擇可通者。作白事成。以見存。存時爲何上佐。正與謇共食。語云白事甚好。待我食畢作敎。食竟。取筆題白事後云。若得門庭長如郭林宗者。當如所白。泰別傳曰。泰字林宗。有人倫鑒識。題品海內之士。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後皆成英彥六十餘人。自著書一卷。論取士之本。未行。遭亂亡失。汝何處得此人。謇於是止。

王劉與林公共看何驃騎。驃騎看文書不顧之。晉陽秋曰。何充與王濛劉惔好尚不同。由此見譏於當世。王謂何曰。我今故與林公來相看。望卿擺撥常務。應對玄言。那得方低頭看此邪。何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諸人以爲佳。

簡文能言謝安石以爲惠帝之流其當坐此

桓公在荊州。全欲以德被江漢。恥以威刑肅物。溫別傳曰。溫以永和元年。自徐州遷荊州刺史。在州寬和。百姓安之。令史受杖。正從朱衣上過。桓式年少。從外來。式。桓歆小字也。桓氏譜曰。歆字叔道。溫第三子。仕至尚書。云向從閣下過。見令史受杖。上捎雲根。下拂地足。意譏不著。桓公云。我猶患其重。

簡文爲相。事動經年。然後得過。桓公甚患其遲。常加勸勉。太宗曰。一日萬機。那得速。尚書皐陶謨。一日萬機。孔安國曰。幾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

山遐去東陽。王長史就簡文索東陽。云承藉猛政。故

襆被也

可以和靜致治。東陽記云。遐字彥林。河內人。祖濤。司徒。父簡。儀同三司。遐歷武陵王友。東陽太守。江惇傳曰。山遐爲東陽。風政嚴苛。多任刑殺。郡內苦之。惇隱東陽。以仁恕懷物。遐感其德。爲微損威猛。

殷浩始作揚州。浩別傳曰。浩字淵源。陳郡長平人。祖識。濮陽相。父羨。光祿勳。浩少有重名。仕至揚州刺史。中軍將軍。中興書曰。建元初。庾亮兄弟。何充等。相尋薨。太宗以撫軍輔政。徵浩爲揚州。從民譽也。劉尹行日小欲晚。便使左右取襆。人問其故。荅曰。刺史嚴。不敢夜行。

謝公時兵厮逋亡。多近竄南塘下諸舫中。或欲求一時搜索。謝公不許。云。若不容置此輩。何以爲京都。續晉陽秋曰。自中原喪亂。民離本域。江左造創。豪族并兼。或客寓流離。名籍不立。太元中。外禦強氐。蒐簡民實。三吳頗加澄檢。正其里伍。其中時有山湖遁逸。往來都邑者。後將軍安方接客。時人有於坐言。宜糺舍藏之失者。安每以厚德化物。去其煩細。又以強寇入境。不宜加動人情。乃荅之云。卿所憂在於客耳。然不爾。何以爲京都。言者有慚色。

王大爲吏部郎。王忱。已見。嘗作選草。臨當奏。王僧彌來。聊出示之。僧彌。王珉小字也。珉別傳曰。珉字季琰。琅邪人。丞相導孫。中領軍洽少子。有才藝。善行書。名出兄珣右。累遷侍中。中書令。贈太常。僧彌得便以己意改易所選者近半。王大甚以爲佳。更寫即奏。

王東亭與張冠軍善。張玄。已見。王既作吳郡。人問小令曰。

續晉陽秋曰王獻之爲中書令王珉代之時人曰大小王令東亭作郡風政何似答曰不知治化何如唯與張祖希情好日隆耳

殷仲堪當之荆州王東亭問曰德以居全爲稱仁以不害物爲名方今宰牧華夏處殺戮之職與本操將不乖乎殷答曰皐陶造刑辟之制不爲不賢古史考曰庭堅號曰皐陶舜謀臣也舜擧之於堯堯令作士主刑孔丘居司寇之任未爲不仁家語曰孔子自魯司空爲大司寇七日而誅亂法大夫少正卯

文學第四

鄭玄在馬融門下融自敘曰融字季長右扶風茂陵人少而好問學無常師大將軍鄧騭召爲舍人棄遊武都會羌虜起自關以西道斷融以謂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何則生貴於天下也豈以曲俗咫尺之羞滅無限之身哉因往應之爲校書郎出爲南郡太守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嘗算渾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算一轉便決衆咸駭服及玄業成辭歸既而融有禮樂皆東之歎高士傳曰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八世祖崇漢尚書玄别傳曰玄少好學書數十三誦五經好天文占候風角隱術年十七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至時果然智者異之年二十一博極羣書精歷數圖緯之言兼精算術遂去吏師故兗州刺史第五元先就東郡張恭祖受周禮禮記春秋傳周流博觀每經歷山川及接顏一見皆終身不忘扶風馬季長以英儒著名玄往從之參考同異季長后戚嫚於待士玄不得

註駁甚正

見。任左右。自起精廬。旣因紹介得通。時涿郡盧子幹爲門人冠首。季長又不解剖裂七事。玄思得五。子幹得三。季長謂子幹曰。吾與汝皆弗如也。季長臨別。執玄手曰。大道東矣。子勉之。後遇黨錮。隱居著述。凡百餘萬言。大將軍何進辟玄。乃縫掖相見。玄長八尺餘。須眉美秀。姿容甚偉。進待以賓禮。授以几杖。玄多所匡正。不用而退。袁紹辟玄。及去餞之城東。欲玄必醉。會者三百餘人。皆離席奉觴。自旦及莫。度玄飲三百餘桮。而溫克之容。終日無怠。獻帝在許都。徵爲大司農。行至元城卒。）恐玄擅名而心忌。馬玄亦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玄竟以得免。（馬融海內大儒。被服仁義。鄭玄名列門人。親傳其業。何猜忌而行鴆毒乎。委巷之言。賊夫人之子。）

鄭玄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愼遇宿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己注傳意。（漢南紀曰。服虔字子愼。河南滎陽人。少行淸苦。爲諸生。尤明春秋左氏傳。爲作訓解。舉孝廉。爲尚書郎。九江太守。）玄聽之良久。多與己同。玄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爲服氏注。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爲乎泥中。（衛式微詩也。毛公曰。泥中衛邑名也。）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令人畏至此那得不為所中

怒衛邶柏舟之詩

服虔既善春秋將為注欲參考同異聞崔烈集門生講傳（摯虞文章志曰烈字威考高陽安平人駰之孫瑗之兄子也靈帝時官至司徒太尉封陽平亭侯）遂匿姓名為烈門人賃作食每當至講時輒竊聽戶壁間既知不能踰己稍共諸生敘其短長烈聞不測何人然素聞虔名意疑之明蚤往及未寤便呼子慎子慎虔不覺驚應遂相與友善

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於戶外遙擲便回急走（魏志曰會論才性同異傳於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也尚書傅嘏論同中書令李豐論異侍郎鍾會論合屯騎校尉王廣論離文多不載）

此清言始倡

何晏為吏部尚書有位望時談客盈坐（文章敘錄曰晏能清言而當時權勢天下談士多宗尚之魏氏春秋曰晏少有異才善談易老）王弼未弱冠往見之晏聞弼名（弼別傳曰弼字輔嗣山陽高平人少而察惠十餘歲便好莊老通辯能言為傅嘏所知吏部尚書何晏甚奇之題之曰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矣以弼補臺郎弼事功雅非所長益不留意頗以所長笑人故為時士所嫉又為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好正始中以公事免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弼之卒也晉景帝嗟歎之累日曰天喪予其為高識悼惜如此）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此理僕以

弼明老莊此言似爲退一舍恐非本色

爲極。可得復難不。弼便作難。一坐人便以爲屈。於是弼自爲客主數番。皆一坐所不及。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迺神伏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因以所注爲道德二論。魏氏春秋曰。弼論道約美不如晏。自然出拔過之。

王輔嗣弱冠詣裴徽。永嘉流人名曰。徽字文季。河東聞喜人。太常潛少弟也。仕至冀州刺史。徽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何邪。弼別傳曰。弼文爲尚書郎。裴徽爲吏部郎。徽見異之。故問。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於有。恒訓其所不足。

傅嘏善言虛勝。魏志曰。嘏字蘭碩。北地泥陽人。傅介子之後也。累遷河南尹尚書。嘏常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傅子曰。嘏既達治好正。而有清理識要。如論才性原本精微。尠能及之。司隸鍾會年甚少。嘏以明知交會。荀粲談尚玄遠。粲別傳曰。粲字奉倩。潁川潁陰人。太尉彧少子也。粲諸兄儒術論議。各知名。粲能言玄遠。常以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秕。能言者不能屈。每至共語。有爭而不相喻。裴冀州釋二家之義。通彼我之懷。常使兩情皆得。彼此俱暢。粲別傳曰。粲太和初到京邑。與傅嘏談。善名理。而粲尚玄遠。宗致雖同。倉卒時或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懷。爲二家釋。頃之。粲與嘏善。管輅傳曰。裴使君有高才逸度。善言玄妙也。

何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弼自說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復得作聲但應諾諾遂不復注因作道德論（文章敘錄曰自儒者論以老子非聖人絕禮棄學晏說與聖人同著論行於世也）

中朝時有懷道之流有詣王夷甫咨疑者值王昨已語多小極不復相酬答乃謂客曰身今少惡裴逸民亦近在此君可往問（晉諸公贊曰裴頠談理與王夷甫不相推下）

裴成公作崇有論時人攻難之莫能折唯王夷甫來如小屈時人即以王理難裴理還復申（晉諸公贊曰自魏人常夏侯玄步兵校尉阮籍等皆著道德論于時侍中樂廣吏部郎劉漢亦體道而言約尚書令王夷甫講理而才虛散騎常侍戴奧以學道爲業後進庾敳之徒皆希慕簡曠頠疾世俗尚虛無之理故著崇有二論以折之才博喻廣學者不能究後樂廣與頠清閒欲說理而頠辭喻豐博廣自以體虛無笑而不復言惠帝起居注曰頠著二論以規虛誕之弊文詞精富爲世名論）

諸葛厷年少不肯學問始與王夷甫談便已超詣王歎曰卿天才卓出若復小加研尋一無所愧厷後看莊老更與王語便足相抗衡（王隱晉書曰厷字茂遠琅邪人魏雍州刺史緒之子有逸才仕至司空主簿）

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齏

姜伯勝刊

噉鐵杵。皆無想無因故也。周禮有六夢。一曰正夢。謂無所感動。平安而夢也。二曰噩夢。謂驚愕而夢也。三曰思夢。謂覺時所思念也。四曰寤夢。謂覺時道之而夢也。五曰喜夢。謂喜說而夢也。六曰懼夢。謂恐懼而夢也。按樂所言想者。蓋思夢也。因者。蓋正夢也。衛思因經日不得。遂成病。樂聞。故命駕爲剖析之。衛卽小差。樂歎曰。此兒胷中當必無膏肓之疾。春秋傳曰。晉景公有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刺之不可及。藥不至焉。公曰。良醫也。注。肓。鬲也。心下爲膏。

庾子嵩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放去。曰。了不異人意。晉陽秋曰。庾敳字子嵩。潁川人。侍中峻第三子。恢廓有度量。自謂是老莊之徒。曰。昔未讀此書。意嘗謂至

此皆禪機轉語

註名理甚精

理如此。今見之。正與人意暗同。仕至豫州長史。

客問樂令旨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樂因又舉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夫藏舟潛往。交臂恒謝。一息不留。忽焉生滅。故飛鳥之影。莫見其移。馳車之輪。曾不掩地。是以去不去矣。庸有至乎。至不至矣。庸有去乎。然則前至不異後至。至名所以生。前去不異後去。去名所以立。今天下無去矣。而去者非假哉。既爲假矣。而至者豈實哉。於是客乃悟服。樂辭約而旨達。皆此類。

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外爲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秀別傳曰。秀與嵇康呂安爲友。趣舍不同。嵇康

傲世不羈。安放逸邁俗。而秀雅好讀書。二子頗以此嗤之。後秀將注莊子。先以告康安。康安咸曰。此書詎復須注。徒棄人作樂事耳。及成以示二子。康曰。爾故復勝不。安乃驚曰。莊周不死矣。後注周易。大義可觀而與漢世諸儒互有彼此。未若隱莊之絕倫也。秀本傳或言秀遊託數賢。蕭屑卒歲。都無注述。唯好莊子。聊應崔譔所注。以備遺忘云。竹林七賢論云。秀為此義。讀之者無不超然若已出塵埃而窺絕冥。始了視聽之表。有神德玄哲。能遺天下外萬物。雖復使動競之人。顧觀所徇。皆悵然自有振拔之情矣。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為人薄行。有儁才。文士傳曰。象字子玄。河南人。少有才理。慕道好學。託志老莊。時人咸以為王弼之亞。辟司空掾太傅主簿。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

其餘衆篇。或定點文句而已。文士傳曰。象作莊子注。最有清辭遒旨。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阮宣子有令聞。太尉王夷甫見而問曰。老莊與聖教同異。對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之為掾。世謂三語掾。衛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於三。宣子曰。苟是天下人望。亦可無言而辟。復何假一。遂相與為友。名士傳曰。阮脩字宣子。陳留尉氏人。好老易。能言理。不喜見俗人。時誤相逢。輒舍去。傲然無營。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瑯邪王處仲為鴻臚卿。謂曰。鴻臚丞差有祿。卿常無食。能作不。脩曰。為復可耳。遂為鴻臚丞。太子洗馬。

〇裴散騎娶王太尉女。婚後三日。諸壻大會。晉諸公贊曰。裴

遐字叔道河東人父緯長水校尉遐少有理稱辟司
空掾散騎郎永嘉流人名衍字東甫第四女適遐也
當時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與裴談子
玄才甚豐贍始數交未快郭陳張甚盛裴徐理前語
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稱快鄧粲晉紀曰遐以辯論爲
業善敘名理辭氣清暢泠
然若琴瑟聞其言者
知與不知無不歎服王亦以爲奇謂諸人曰君輩勿
爲爾將受困寡人女壻
衛玠始渡江見王大將軍敦別傳曰敦字處仲琅邪
臨沂人少有名理累遷青
州刺史避地江左歷侍中丞
相大將軍揚州牧以罪伏誅因夜坐大將軍命謝幼
輿晉陽秋曰謝鯤字幼輿陳郡人父衡晉碩儒鯤性
通簡好老易善音樂以琴書爲業避亂江東爲豫
章太守王敦引爲長史鯤別
傳曰鯤四十三卒贈太常玠見謝甚說之都不復
顧王遂達旦微言王永夕不得豫玠體素羸恒爲母
所禁爾夕忽極於此病篤遂不起玠別傳曰玠少有
名理善易老自抱
羸疾初不於外擅相酬對時友歎曰衛君不言
言必入眞武昌見大將軍王敦敦與談論咨嗟不已
舊云王丞相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嵇康聲無哀樂
論略曰夫殊方
異俗歌笑不同使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懽或聽歌而
戚然哀樂之情均也今用均同之情發萬殊之聲斯
非音聲之
無常乎養生嵇叔夜養生論曰夫蝨著頭而黑麝
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
豈唯蒸之使重無使輕芬之使香勿使延哉誠能蒸
以靈芝潤以醴泉無爲自得體妙心玄庶與羨門比
壽王喬爭年何
爲不可養生哉言盡意歐陽堅石言盡意論略曰夫
理得於心非言不暢物定於

彼非名不辯。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不得相與為二矣。苟無其二。言無不盡矣。三理而已。然宛轉關生。無所不入。

殷中軍為庾公長史。按庾亮僚屬名。及中興書。浩為亮司馬。非為長史也。下都。王丞相為之集。桓公。王長史。王藍田。王述別傳曰。述字懷祖。太原晉陽人。祖湛。父承。並有高名。述蚤孤。事親孝謹。簞瓢陋巷。宴安永日。由是為有識所知。襲爵藍田侯。謝鎮西並在。丞相自起解帳帶麈尾。語殷曰。身今日當與君共談析理。既共清言。遂達三更。丞相與殷共相往反。其餘諸賢。略無所關。既彼我相盡。丞相乃歎曰。向來語乃竟未知理源所歸。至於辭喻不相負。正始

此言大粗且仰祖何肯談出柏下

之音。正當爾耳。明旦桓宣武語人曰。昨夜聽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時復造心。顧看兩王掾。王濛。王述。並為王導所辟。輒翣如生母狗馨。

殷中軍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佛經之行中國尚矣。莫詳其始。牟子曰。漢明帝夜夢神人。身有日光。明日博問羣臣。通人傅毅對曰。臣聞天竺有道者。號曰佛。輕舉能飛。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遣羽林將軍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部。在蘭臺石室。劉子政列仙傳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故撰得七十。可以多聞博識者遐觀焉。如此。即漢成哀之間。已有經矣。與牟子傳記。便為不同。魏略西戎傳曰。天竺城中有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圖。浮圖者太子也。父曰屑頭邪。母曰莫邪。浮屠者。身服色黃。

謝公猶然，況它人乎

髮如青絲，爪如銅。其母夢白象而孕。及生，從右脅出，而有髻，墮地能行七步。又有神人曰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曰復豆者，其人也。漢武故事曰：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唯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此神全類於佛，豈當漢武之時，其經未行於中土，而但神明事之邪？故驗劉向魚豢之說，佛至自哀成之世明矣。然則牟傳所言四十二者，其文今存，非妄。蓋明帝遣使廣求異聞，非是時無經也。

謝安年少時，請阮光祿道白馬論。孔叢子曰：趙人公孫龍云：白馬非馬。馬者所以命形，白者所以命色。夫命色者非命形，故曰白馬非馬也。為論以示謝。于時謝不即解阮語，重相咨盡。阮乃歎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得。中興書曰：裕甚精論難。

此言戲劉雖善攻不能當己之墨守

褚季野語孫安國褚裒、孫盛並已見云：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答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支所言，但譬成孫褚之理也。然則學廣則難周，難周則識闇，故如顯處視月；學寡則易覈，易覈則智明，故如牖中窺日也。

劉真長與殷淵源談，劉理如小屈，殷曰：惡卿不欲作將善雲梯仰攻。墨子曰：公輸般為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楚王曰：聞大王將攻宋，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設攻宋之具，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計，墨子縈帶守之。輸九攻之，而墨子九卻之，不能入，遂輟兵。

萬伯誠刻

此等政不必解註似癡人前說夢寔是孝標手段

殷中軍云康伯未得我牙後慧浩別傳曰浩善老易能清言康伯浩甥也甚愛之

謝鎮西少時聞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過有所通爲謝標榜諸義作數百語既有佳致兼辭條豐蔚甚足以動心駭聽謝注神傾意不覺流汗交面殷徐語左右取手巾與謝郎拭面按殷浩大謝尚三歲便是時流或當貴其勝致故爲之揮汗

宣武集諸名勝講易易乾鑿度曰孔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三成德爲道苞籥者易也其德也光明四通日月星辰布八卦序四時和也變也者天地不變不能成朝夫婦不變不能成家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故易者天地人道也鄭玄序易曰易之爲名也一言而函三義簡易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繫辭曰乾坤易之蘊也易之門戶也又曰乾確然示人易矣坤隤然示人簡矣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言其簡易法則也又曰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以爲典要唯變所適此則言其從時出入移動也又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爲剛柔斷矣此則言其張設布列不易也據此三義而說易之道廣矣大矣日說一卦簡文欲聽聞此便還曰義自當有難易其以一卦爲限邪

有北來道人好才理與林公相遇於瓦官寺講小品于時竺法深孫興公悉共聽此道人語屢設疑難林

何至作對罵

公辯答清析，辭氣俱爽，此道人每輒摧屈。孫問深公：「上人當是逆風家，向來何以都不言？」（庾法暢人物論曰：法深學義淵博，名聲蚤著，弘道法師也。）深公笑而不答。林公曰：「白旃檀非不馥，焉能逆風？」（成實論曰：波利質多天樹，其香則逆風而聞。）深公得此義，夷然不屑。

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論，往反精苦，客主無間。左右進食，冷而復煖者數四。彼我奮擲麈尾，悉脫落滿餐飯中。賓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語孫曰：「卿莫作強口馬，我當穿卿鼻。」孫曰：「卿不見決鼻牛，人當穿卿頰。」（續晉陽秋

曰：孫盛善理義。時中軍將軍殷浩擅名一時，能與劇談相抗者，唯盛而已。）

莊子逍遙篇，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鑽味，而不能拔理於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馬寺中，將馮太常共語，（馮氏譜曰：馮懷字祖思，長樂人，歷太常、護國將軍。）因及逍遙。支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衆賢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向子期、郭子玄逍遙義曰：夫大鵬之上九萬，尺鷃之起榆枋，小大雖差，各任其性，苟當其分，逍遙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資有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唯聖人與物冥而循大變，爲能無待而常通，豈獨自通而已！又從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支氏逍遙論曰：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莊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鵬鷃。鵬以營生之路曠，故失適於體外；鷃以在近

而笑遠有矜伐於心內至人乘天正而高興遊無窮於放浪物物而不物於物則遙然不我得玄感不爲不疾而速則逍然靡不適此所以爲逍遙也若夫有欲當其所足足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眞猶饑者一飽渴者一盈豈忘烝嘗於糗糧絕觴爵於醪醴哉苟非至足豈所以逍遙乎此向郭之注所未盡

殷中軍（浩也）嘗至劉尹所清言良久殷理小屈遊辭不已劉亦不復答殷去後乃云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劉惔已見）

殷中軍雖思慮通長然於才性偏精忽言及四本便苦湯池鐵城無可攻之勢（神農書曰夫有石城七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者不能自固也）

支道林造即色論（支道林集妙觀章云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雖色而空故曰色即爲空色復異空）論成示王中郎（王坦之已見）中郎都無言支曰默而識之乎（論語曰默而識之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王曰既無文殊誰能見賞（維摩詰經曰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云何者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歎曰是眞入不二法門也）

王逸少作會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孫興公謂王曰支道林拔新領異胷懷所及乃自佳卿欲見不王本自有一往雋氣殊自輕之後孫與支共載往王許王都領域不與交言須臾支退後正值王當行車已在門

意謂大乘與最上乘總是一乘故云正當得兩註似未愉

支語王曰君未可去貧道與君小語因論莊子逍遙遊支作數千言才藻新奇花爛映發王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支法師傳曰法師研十地則知頓悟於七住尋莊周則辯聖人之逍遙當時名勝咸味其音旨道賢論以七沙門比竹林七賢遁比向秀雅尚莊老二子異時風尚玄同也

三乘佛家滯義支道林分判使三乘炳然諸人在下坐聽皆云可通支下坐自共說正當得兩入三便亂今義弟子雖傳猶不盡得法華經曰三乘者一曰聲聞乘二曰緣覺乘三曰菩薩乘聲聞者悟四諦而得道也緣覺者悟因緣而得道也菩薩者行六度而得道也然則羅漢得道全由佛教故以聲聞為名也辟支佛得道或聞因緣而解或聽環珮而得悟神能獨達故以緣覺為名也菩薩者大道之人也方便則止行六度真教則通修萬善功不為己志存廣濟故以大道為名也

許掾年少時人以比王苟子苟子王脩小字也文字敬仁太原晉陽人父濛司徒左長史脩明秀有美稱善隷行書號曰流奕清舉起家著作佐郎琅邪王文學轉中軍司馬未拜而卒時年二十四昔王弼之沒與脩同年故脩弟熈乃歎曰無愧於古人而年與之齊也許大不平時諸人士及於法師並在會稽西寺講王亦在焉許意甚忿便往西寺與王論理共決優劣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許復執王理王執許理更相覆疏王復屈許謂支法師曰弟子向語何似支從容曰君語佳則佳矣何至相苦邪豈是求理中之談哉

此亦可入賢媛

林道人詣謝公東陽時始總角新病起體未堪勞與林公講論遂至相苦（東陽謝朗也已見中興書曰朗博涉有逸才善言玄理）母王夫人在壁後聽之再遣信令還而太傅留之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婦少遭家難一生所寄唯在此兒因流涕抱兒以歸謝公語同坐曰家嫂辭情忼慨致可傳述恨不使朝士見（謝氏譜曰朗父據取太康王韜女名綏）

支道林許掾諸人共在會稽王齋頭（簡文）支爲法師許爲都講（高逸沙門傳曰道林時講維摩詰經）支通一義四坐莫不厭心許送一難衆人莫不抃舞但共嗟詠二家之美不辯其理之所在

謝車騎在安西艱中（安西謝奕已見）林道人往就語將夕乃退有人道上見者問云公何處來答云今日與謝孝劇談一出來（玄別傳曰玄能清言善名理）

支道林初從東出住東安寺中（高逸沙門傳曰遁居會稽晉哀帝欽其風味遣中使至東迎之遁遂辭丘壑高步天邑）王長史宿構精理并撰其才藻往與支語不大當對王敘致作數百語自謂是名理奇藻支徐徐謂曰身與君別多年君義言了不長進王大慚而退

殷中軍讀小品釋氏辨空經有詳者焉有略者焉詳者爲大品略者爲小品下二百籤皆是精微世之幽滯嘗欲與支道林辯之竟不得今小品猶存高逸沙門傳曰殷浩能言名理自以有所不達欲訪之於遁遂邂逅不遇深以爲恨其爲名識賞重如此之至焉語林曰浩於佛經有所不了故遣人迎林公林乃虛懷欲往王右軍駐之曰淵源思致淵富既未易爲敵且已所不解上人未必能通縱復服從亦名不益高若佻脫不合便喪十年所保可不須往林公亦以爲然遂止

佛經以爲祛練神明則聖人可致釋氏經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但能修智慧斷煩惱萬行具足便成佛也簡文云不知便可登峯造極不然陶練之功尚不可誣

精字恐當作積

此亦豈是木理于談

于法開始與支公爭名後精漸歸支意甚不分遂遁跡剡下遣弟子出都語使過會稽于時支公正講小品開戒弟子道林講比汝至當在某品中因示語攻難數十番云舊此中不可復通弟子如言詣支公正值講因謹述開意往反多時林公遂屈厲聲曰君何足復受人寄載來名德沙門題目曰于法開才辯從橫以數術弘教高逸沙門傳曰法開初以義學著名後與支遁有競故遁居剡縣更學醫術

殷中軍問自然無心於稟受何以正善人少惡人多諸人莫有言者劉尹答曰譬如寫水著地正自縱橫

楞嚴經中具明問答但以鏡答自明殊勝此論

名言名言

流漫略無正方圓者一時絕歎以爲名通莊子曰大籟者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郭子玄注曰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爲生然則生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非我生也我不生物物不生我則自然而已然謂之天然天然非爲也故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故也

康僧淵初過江未有知者恒周旋市肆乞索以自營忽往殷淵源許值盛有賓客殷使坐麤與寒溫遂及義理語言辭旨曾無愧色領略麤舉一往參詣由是知之僧淵氏族所出未詳疑是胡人尚書令沈約撰晉書亦稱其有義學

殷謝諸人共集殷浩謝安謝因問殷眼往屬萬形萬形來入眼不成實論曰眼識不待到而知虛塵假空與明故得見色若眼到色到色間則無空明如眼觸目則不能見彼當知眼識不到而知依如此說則眼不往形不入遙屬而見也謝有問殷無答疑闕文

人有問殷中軍何以將得位而夢棺器將得財而夢矢穢殷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將得而夢棺屍財本是糞土所以將得而夢穢汙時人以爲名通

殷中軍被廢東陽浩黜廢事別見始看佛經初視維摩詰僧肇注維摩經曰維摩詰者秦言淨名蓋法身之大士見居此土以弘道也疑般若波羅密太多後見小品恨此語少波羅密此言到彼岸也經云到者有六焉一曰檀檀者施也二曰毗黎毗黎者持戒也三曰羼提羼提者忍辱也四曰尸羅尸羅者精進也五曰禪禪者定也

（六曰般若般若者智慧也然則五者爲舟般若爲導導則俱絕有相之流升無相之彼岸也故曰波羅密也淵源未暢其致少而疑其多已而究其宗多而患其少也）

支道林殷淵源俱在相王許（簡文）相王謂二人可試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淵源崤函之固（崤謂二陵之地函谷關也並秦之險塞王者之居左思魏都賦曰崤函帝王之宅）君其慎焉支初作改轍遠之數四交不覺入其玄中相王撫肩笑曰此自是其勝場安可爭鋒

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遏稱曰（謝玄小字遏已見）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公曰訏謨定命遠猷辰告（大雅詩也毛萇注曰訏大也謨謀也辰時也鄭玄注曰猷圖也大謀定命謂正月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謂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張憑舉孝廉出都負其才氣謂必參時彥欲詣劉尹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張遂詣劉劉洗濯料事處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張欲自發無端頃之長史諸賢來清言客主有不通處張乃遙於末坐判之言約旨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真長延之上坐清言彌日因留宿至曉張退劉曰卿且去正當取卿共詣撫軍張還船同侶問何處宿張笑而不答須臾真

長遣傳教覔張孝廉船同侶惋愕即同載詣撫軍至門劉前進謂撫軍曰下官今日爲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選既前撫軍與之話言咨嗟稱善曰張憑勃窣爲理窟即用爲太常博士宋明帝文章志曰憑字長宗吳郡人有意氣爲鄉閭所稱學尚所得敏而有文太守以才選舉孝廉試策高第爲惔所舉補太常博士累遷吏部郎御史中丞

汰法師云六通三明同歸正異名耳安法師傳曰竺法汰者體器弘簡道情冥到法師友而善焉一說法汰即安公弟子也經云六通者三乘之功德也一曰天眼通見遠方之色二曰天耳通聞障外之聲三曰身通飛行隱顯四曰它心通水鏡萬慮五曰宿命通神知已往六曰漏盡通慧解累世三明者解脫在心朗照三世者也然則天眼天耳身通它心漏盡此五者皆見在心之明也宿命則過去心之明也因天眼發未來之智則未來心之明也同歸異名義在斯矣

支道林許謝盛德共集王家許詢謝安王濛謝顧謂諸人今日可謂彥會時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難常當共言詠以寫其懷許便問主人有莊子不正得漁父一篇莊子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語曰彼何爲者也曰孔氏曰孔氏何治子貢曰服忠信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孔氏之所治也曰有土之君歟曰非也漁父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孔子聞而求問之遂言八疵四病以誡孔子謝看題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許語敘致精麗才藻奇拔衆咸

萬伯誠刻

稱善。於是四坐各言懷畢。謝問曰。卿等盡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謝後麤難。因自敘其意。作萬餘語。才峰秀逸。文字志曰。安神情秀悟。善談玄理。既自難干。加意氣擬託。蕭然自得。四坐莫不厭心。支謂謝曰。君一往奔詣。故復自佳耳。

殷中軍孫安國王謝能言諸賢。悉在會稽王許。殷與孫共論易象。妙於見形。其論略曰。聖人知觀器不足以達變。故表圓應於蓍龜。圓應不可為典要。故寄妙迹於六爻。六爻周流。唯化所適。故雖一畫而吉凶並彰。微一則失之矣。擬器託象而慶咎交著。繫器則失之矣。故設八卦者。蓋緣化之影迹也。天下者。寄見之一形也。圓影備未備之象。一形兼未形之形。故盡一儀之道。不與乾坤齊妙。風雨之變。不與巽坎同體矣。孫語道合。意氣干雲。一坐咸不安孫理。而辭不能屈。會稽王慨然歎曰。使真長來。故應有以制彼。即迎真長。孫意已不如。真長既至。先令孫自敘本理。孫麤說已語。亦覺殊不及向。劉便作二百許語。辭難簡切。孫理遂屈。一坐同時拊掌而笑。稱美良久。

僧意在瓦官寺中。未詳僧意氏族所出。王苟子來。苟子。王脩小字。與共語。便使其唱理。意謂王曰。聖人有情不。王曰。無。重問曰。聖人如柱邪。王曰。如籌算。雖無情。運之者有情。僧

意云誰運聖人邪荀子不得答而去。諸本無僧意最後一句意疑其闕。農校衆本皆然。唯一書有之。故取以成其義。然王修答言理。如此論特不近人情。猶疑斷文爲謬也。

○司馬太傅問謝車騎。惠子其書五車。何以無一言入玄。謝曰。故當是其妙處不傳。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駮。其言不中。謂卵有毛。雞三足。馬有卵。犬可爲羊。火不熱。目不見。龜長於蛇。丁子有尾。白狗黑。連環可解。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

殷中軍被廢徙東陽。大讀佛經。皆精解。唯至事數處不解。事數。謂若五陰。十二入。四諦。十二因緣。五根。五力。七覺之聲。遇見一道人。問所籤。便釋然。

按易理精微廣大。謂此非易不可。執此言易又不可。遠公所以笑。

殷仲堪精覈玄論。人謂莫不研究。殷乃歎曰。使我解四本。談不翅爾。周祗隆安記曰。仲堪好學而有理思也。

殷荊州曾問遠公。張野遠法師銘曰。沙門釋惠遠。鴈門樓煩人。本姓賈氏。世爲冠族。年十二。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年二十一。欲南渡就范宣子學。道阻不通。遇釋道安。以爲師。抽簪落髮。研求法藏。釋曇翼每資以燈燭之費。誦鑒淹遠。高悟冥賾。安常歎曰。道流東國。其在遠乎。襄陽既沒。振錫南遊。結宇靈嶽。自年六七。不復出山。名被流沙。彼國僧衆。皆稱漢地有大乘沙門。每至然香禮拜。輒東向致敬。年八十三而終。易以何爲體。答曰。易以感爲體。殷曰。銅山西崩。靈鐘東應。便是易耶。東方朔傳曰。孝武皇帝時。未央宮前殿鐘無故自鳴。三日三夜不止。詔問太史待詔王朔。朔言恐有兵氣。更問東方朔。朔曰。臣聞銅者。山之子。山者。銅之母。以陰陽

而不答

氣類言之。于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鐘先鳴。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精之至也。其應在後五日內。居三日。南郡太守上書言山崩。延袤二十餘里。樊英別傳曰。漢順帝時。殿下鐘鳴。問英。對曰。蜀岷山崩。山於銅為母。母崩子鳴。非聖朝災。後蜀果上山崩。日月相應。二說微異。故竝載之。遠公笑而不答。

羊孚弟娶王永言女。孚弟輔也。羊氏譜曰。輔字幼仁。泰山人。祖楷。尚書郎。父綏。中書郎。輔仕至衛軍功曹。娶琅邪王訥之女。字僧首。及王家見壻。孚送弟俱往。時永言父東陽尚在。王氏譜曰。訥之字永言。琅邪人。祖彪之。光祿大夫。父臨之。東陽太守。訥之歷尚書左丞。御史中丞。殷仲堪是東陽女壻。亦在坐。殷氏譜曰。仲堪娶琅邪王臨之女。字英彥。孚雅善理義。乃與仲堪道齊物。莊子篇也。殷

彊作去聲知今俗語

難之。羊云。君四番後當得見同。殷笑曰。乃可得盡。何必相同。乃至四番後一通。殷咨嗟曰。僕便無以相異。歎為新拔者久之。

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閒強。晉安帝紀曰。仲堪有思理。能清言。

提婆初至。為東亭第講阿毗曇。出經敘曰。僧伽提婆。罽賓人。姓瞿曇氏。儁朗有深鑒。符堅至長安。出諸經。後渡江。遠法師請譯阿毗曇。遠法師阿毗曇敘曰。阿毗曇心者。三藏之要領。詠歌之微言。源流廣大。管綜眾經。領其宗會。故作者以心為名焉。有出家開士。字法勝。以阿毗曇源流廣大。卒難尋究。別撰斯部。凡二百五十偈。以為要解。號之曰心。罽賓沙門僧伽提婆少玩斯文。因請令譯

鄧天卿刻

此是僧彌難弟處

以上以玄理論文學文章另出一條從魏始蓋一目中復分兩目也

焉阿毗曇者晉言大法也道標法師曰阿毗曇者秦言無此法也始發講坐裁半僧彌便云都已曉即於坐分數四有意道人更就餘屋自講提婆講竟東亭問法岡道人曰法岡未詳氏族弟子都未解阿彌那得已解所得云何曰大略全是故當小未精覈耳出經敘曰提婆以隆安初遊京師東亭侯王珣迎至舍講阿毗曇提婆宗致既明振發義奧王僧彌一聽便自講其明義易啓人心如此未詳年卒

桓南郡與殷荊州共談每相攻難年餘後但一兩番桓自歎才思轉退殷云此乃是君轉解周祗隆安記曰玄善言理棄郡還國常與殷荊州仲堪終日談論不輟

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應聲便爲詩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爲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慚色魏志曰陳思王植字子建文帝同母弟也年十餘歲誦詩論及辭賦數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曰汝倩人邪植跪曰出言爲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之使各爲賦植援筆立成可觀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見難問應聲而答太祖寵愛之幾爲太子者數矣文帝即位封鄄城侯後徙雍丘復封東阿植每求試不得而國亟遷易汲汲無懽年四十一薨

魏朝封晉文王爲公備禮九錫文王固讓不受公卿將校當詣府敦喻司空鄭中中巳見馳遣信就阮籍求

思三賦不朽士安非此序幾不傳詩人薄思故肆譏彈耳士安一序何足重思而時人傳乃爾孝標於是為無識矣

文籍時在袁孝尼家袁氏世紀曰。準字孝尼。陳郡陽夏人。父渙。魏郎中令。準忠信居正。不恥下問。唯恐人不勝己也。世事多險。故恬退不敢求進。著書十萬餘言。荀綽兗州記曰。準有儁才。大始中。位給事中。宿醉扶起書札為之無所點定乃寫付使時人以為神筆。顧愷之晉文章記曰。阮籍勸進落落有宏致。至轉說徐而攝之也。一本注阮籍勸進文略曰。竊聞明公固讓。中等眷眷。實懷愚心。以為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其來久矣。周公藉已成之業。據既安之勢。光宅曲阜。奄有龜蒙。明公宜奉聖旨。受茲介福也。

左太沖作三都賦初成思別傳曰。思字太沖。齊國臨淄人。父雍。起於筆札。多所掌練。為殿中御史。思蚤喪母。雍憐之。不甚教其書學。及長。博覽名文。遍閱百家。司空張華辟為祭酒。賈謐舉為秘書郎。謐誅。歸鄉里。專思著述。齊王冏請為記室參軍。不起。時為三都賦未成也。後數年疾終。其三都賦改定。至終。乃上。初作蜀都賦云。金馬電發於高岡。碧雞振翼而雲披。鬼彈飛丸以礌礉。火井騰光以赫羲。今無鬼彈。故其賦往往不同。思為人無吏幹而有文才。又頗以椒房自矜。故齊人不重也。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愜後示張公。張華已見。張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於世宜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謐。王隱晉書曰。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曾孫也。祖叔獻。霸陵令。父叔侯。舉孝廉。謐族從皆累世富貴。獨守寒素。所養叔母歎曰。昔孟母以三徙成子。曾父以享家存教。豈我居不卜鄰。何爾魯之甚乎。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年二十餘。就鄉里席坦受書。遭人[redacted]少有寧日。武帝借其書二車。遂博覽太子中庶子。議郎。徵竝不就。終于家。謐見之嗟歎遂為作敘於是先相非貳者莫不斂衽讚述焉。思別傳曰。思造能後

張載問蜀事交接亦踈皇甫謐西州高士摯仲治宿儒知名非思倫匹劉淵林衛伯輿並蚤終皆不爲思賦序注也凡諸注解皆思自爲欲重其文故假時人名姓也

劉伶著酒德頌意氣所寄名士傳曰伶字伯倫沛郡人肆意放蕩以宇宙爲狹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遊一世竹林七賢論曰伶處天地間悠悠蕩蕩無所用心嘗與俗士相忤其人攘袂而起欲必築之伶和其色曰雞肋豈足以當尊拳其人不覺廢然而返未嘗措意文章終其世凡著酒德頌一篇而已其辭曰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爲一朝萬朞爲須臾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行則操巵執瓢動則挈榼提壺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縉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甖承槽銜杯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怳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孰視不見太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之擾擾如江漢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

樂令善於清言而不長於手筆將讓河南尹請潘岳爲表晉陽秋曰岳字安仁滎陽人夙以才穎發名善屬文清綺絕世蔡邕未能過也仕至黃門侍郎爲孫秀所害潘云可作耳要當得君意樂爲述已所以爲讓標位二百許語潘直取錯綜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樂不假潘之文潘不取樂之旨則無以成斯矣

夏侯湛作周詩成文士傳曰湛字孝若譙國人魏征西將軍夏侯淵曾孫也有盛才文章巧思善補雅詞名亞潘岳歷中書侍郎湛集載其敘曰周詩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有

其義而亡其辭湛續其亡故云周詩也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溫雅。

乃別見孝悌之性。其詩曰。既殷斯虔。仰說洪恩。夕定辰省。奉朝侍昏。宵中告退。雞鳴在門。孳孳恭誨。夙夜是敦。潘因此遂作家風詩。岳家風詩載其宗祖之德及自戒也。

○孫子荊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武子。孫楚集云。婦胡母氏也。其詩曰。時邁不停。日月電流。神爽登遐。忽已一周。禮制有敘。告除靈丘。臨祠感痛。中心若抽。王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

○太叔廣甚辯給。而摯仲治長於翰墨。俱爲列卿。每至公坐。廣談。仲治不能對。退著筆難廣。廣又不能答。王隱晉書曰。太叔廣字季思。東平人。拜成都王穎太會欲使詣洛。廣子孫多在洛。慮害。乃自殺。摯虞字仲治。京兆長安人。祖茂秀才。父模太僕卿。虞少好學。師事皇甫謐。善校練文義。多所著述。歷秘書監。太常卿。從惠帝至長安。遂流離鄠杜間。性好博古。而文籍蕩盡。永嘉五年。洛中大饑。遂餓而死。虞與廣名位略同。廣長口才。虞長筆才。俱少政事。衆坐廣談。虞不能對。虞退筆難廣。廣不能答。於是更相嗤笑。紛然於世。廣無可記。虞多所錄。於斯爲勝也。

江左殷太常父子。竝能言理。亦有辯訥之異。揚州口談至劇。太常輒云。汝更思吾論。中興書曰。殷融字洪遠。陳郡人。桓彝有人倫鑒。見融甚歎美之。著象不盡意。大賢須易論。理義精微。談者稱焉。兄子浩亦能清言。每與浩談。有時而屈。退而著論。融更居長。爲司徒左西屬。飲酒善舞。終日嘯詠。未嘗以世務自嬰。累遷吏部尚書。太常卿。卒。

○庾子嵩作意賦成。晉陽秋曰。敳永嘉中。爲石勒所害。先是敳見王室多難。知終嬰

此從莊子得来

其禍乃作意賦以寄懷。從子文康見問曰若有意邪非賦之所盡若無意邪復何所賦答曰正在有意無意之間。

郭景純詩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王隱晉書曰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父瑗建平太守璞別傳曰璞奇博多通文藻粲麗才學賞豫足參上流其詩賦誄頌並傳於世而訥於言造次詠語常人無異又不持儀檢形質穨索縱情嫚惰時有醉飽之失友人干令升戒之曰此伐性之斧也璞曰吾所受有分恒恐用之不盡豈酒色之能害王敦取為參軍敦縱兵都輦乃咨以大事璞極言成敗不為回屈敦忌而害之詩璞幽思篇者 阮孚云阮孚別見泓崢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覺神超形越。

庾闡始作揚都賦道溫庾云溫挺義之標庾作民之望方響則金聲比德則玉亮庾公聞賦成求看兼贈貺之闡更改望為儁以亮為潤云。中興書曰闡字仲初潁川人太尉亮之族也少孤九歲便能屬文遷散騎侍郎領大著作為揚都賦邈絕當時五十四卒

此未詳恐有誤

孫興公作庾公誄袁羊曰見此張緩于時以為名賞。袁氏家傳曰喬有文才

庾仲初作揚都賦成以呈庾亮亮以親族之懷大為其名價云可三二京四三都於此人人競寫都下紙為之貴謝太傅云不得爾此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擬學而不免儉狹。王隱論揚雄太玄經曰玄經雖妙非益也是以古人謂其屋下架屋。

習鑿齒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爲荊州治中。鑿齒謝牋亦云。不遇明公。荊州老從事耳。後至都見簡文。返命。宣武問見相王何如。答云。一生不曾見此人。從此忤旨。出爲衡陽郡。性理遂錯。於病中猶作漢晉春秋。品評卓逸。續晉陽秋曰。鑿齒少而博學。才情秀逸。溫甚奇之。自州從事歲中三轉至治中。後以忤旨左遷戶曹參軍衡陽太守。在郡著漢晉春秋。斥溫覬覦之心也。鑿齒集載其論略曰。靜漢末累世之交爭。廓九域之蒙晦。大定千載之盛功者。皆司馬氏也。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共王秦政。猶不見叙於帝王。況暫制數州之衆哉。且漢有係周之業。則晉無所承魏之迹矣。春秋之時。吳楚稱王。若推有德。彼必自係於周。不推吳楚是也。況長轡廟堂。吳蜀兩定。天下之功也。

此正不得以羽翼解鼓吹二字殊妙

孫興公云。三都二京。五經鼓吹。言此五賦。是經典之羽翼。

謝太傅問主簿陸退。陸氏譜曰。退字黎民。吳郡人。高祖凱。吳丞相。祖仰。吏部郎。父偲。州主簿。退仕至光祿大夫。張憑何以作母誄而不作父誄。退答曰。故當是丈夫之德表於事行。婦人之美非誄不顯。陸氏譜曰。退。憑壻也。

王敬仁年十三作賢人論。長史送示真長。真長答云。見敬仁所作論。便足參微言。修集載其論曰。或問易稱賢人。黃裳元吉。苟未能闇與理會。何得不求通。求通則有損。有損則元吉之稱將虛設乎。答曰。賢人誠未能闇與理會。當居然

此等論在今世。未免撫掌。當時所謂名理。乃爾文章一大厄也。

註意引此似非簡文過許註理爲得

人從此之理盡。猶一豪之領一梁。一豪之領一梁。雖於理有損。不足以撓梁。賢有情之至寡。豪有形之至小。豪不至撓梁。於賢人何有損之者哉。

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續文章志曰。岳爲文選言簡章。清綺絕倫。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文章傳曰。機善屬文。司空張華見其文章。篇篇稱善。猶譏其作文大治。謂曰。人之作文患於不才。至子爲文乃患太多也。

簡文稱許掾云。玄度五言詩。可謂妙絕時人。續晉陽秋曰。詢有才藻。善屬文。自司馬相如。王襃揚雄。諸賢。世尚賦頌。皆體則詩騷。傍綜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陸之徒。雖時有質文。而宗歸不異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老玄勝之談。而世遂貴焉。至過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

而詩騷之體盡矣。詢綽並爲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體之。至義熙中。謝混始改。

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中興書曰。范啓字榮期。愼陽人。父堅。護軍。啓以才義顯於世。仕至黃門郎。云。卿試擲地。要作金石聲。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宮商中聲。然每至佳句。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飛流而界道。此賦之佳處。輒云。應是我輩語。

桓公見謝安石作簡文謚議。看竟擲與坐上諸客曰。此是安石碎金。劉謙之晉紀載安議曰。謹按謚法。一德不懈曰簡。道德博聞曰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觀乎人文化成天下。儀之景行。猶有彷彿。宜尊號曰太宗。謚曰簡文。

袁虎少貧。虎。袁宏小字也。嘗爲人傭載運租。謝鎮西經船行。

其夜清風朗月聞江渚間估客船上有詠詩聲甚有情致所誦五言又其所未嘗聞歎美不能已卽遣委曲訊問乃是袁自詠其所作詠史詩因此相要大相賞得

續晉陽秋曰虎少有逸才文章絕麗曾爲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而貧以運租爲業鎮西謝尚時鎮牛渚乘秋佳風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虎在運租船中諷詠聲旣清會辭文藻拔非尚所曾聞遂住聽之乃遣問訊荅曰是袁臨汝郎誦詩卽其詠史之作也尚佳其率有勝致卽遣要迎談話申旦自此名譽日茂

孫興公云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

裴郎作語林始出大爲遠近所傳時流年少無不傳寫各有一通載王東亭作經王公酒壚下賦甚有才情

裴氏家傳曰裴榮字榮期河東人父稚豐城令榮期少有風姿才氣好論古今人物撰語林數卷號曰裴子檀道鸞謂裴松之以爲啓作語林榮儻別名啓乎

謝萬作八賢論與孫興公往反小有利鈍

中興書曰萬善屬文能談論萬集載其敘四隱四顯爲八賢之論謂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也其旨以處者爲優出者爲劣孫綽難之以謂體玄識遠者出處同歸文多不載

謝後出以示顧君齊顧曰我亦作知卿當無所名

此語難解似謂我亦算作相知者然不能爲卿名也

顧氏譜曰夷字君齊吳郡人祖廞孝廉父霸少府卿夷辟州主簿不就

桓宣武命袁彥伯作北征賦

續晉陽秋曰宏從溫征鮮卑故作北征賦宏文

之高者。既成。公與時賢共看。咸嗟歎之。時王珣在坐。云恨少一句。得寫字足韻當佳。袁即於坐攬筆益云。感不絕於余心。泝流風而獨寫。公謂王曰。當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宏集載其賦云。聞所聞於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瑞德。奚授體於虞者。悲尼父之慟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物之足傷。實致傷於天下。感不絕於余心。遡流風而獨寫。晉陽秋曰。宏嘗與王珣伏滔同侍溫坐。溫令滔讀其賦。至致傷於天下。於此改韻云。此韻所詠。慨深千載。今於天下之後。便移韻。於寫送之致。如爲未盡。滔乃云。得益寫一句。或當小勝。桓公語宏。卿試思益之。宏應聲而益王伏稱善。

孫興公道曹輔佐才。如白地明光錦。中興書曰。曹毗。字輔佐。譙國人。

按此語最深難解言袁有此才而官不

魏大司馬休曾孫也。好文籍。能屬詞。累遷太學博士。尚書郎。光祿勳。裁爲負版絝。論語曰。孔子式負版者。鄭氏注曰。版。謂邦國籍也。負之者。賤隸人也。非無文采。酷無裁製。

袁伯彥作名士傳成。宏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輔嗣爲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劉伯倫。阮仲容。王濬仲。爲竹林名士。裴叔則。樂彥輔。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衛叔寶。謝幼輿。爲中朝名士。見謝公。公笑曰。我嘗與諸人道江北事。特作狡獪耳。彥伯遂以箸書。

王東亭到桓公吏。既伏閤下。桓令人竊取其白事。東亭即於閤下更作。無復向一字。續晉陽秋曰。珣學涉通敏。文高當世。

桓宣武北征。溫別傳曰。溫以太和四年。上疏自征鮮卑。袁虎時從。被責免

列徒得東亭歎賞齒舌間得利而已何益於事

自古文人同恨

官。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筆。俄得七紙。殊可觀。東亭在側。極歎其才。袁虎云。當令齒舌間得利。

袁宏始作東征賦。都不道陶公。胡奴誘之狹室中。臨以白刃。胡奴。陶範別見。曰。先公勳業如是。君作東征賦。云何相忽略。宏窘蹙無計。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無。因誦曰。精金百鍊。在割能斷。功則治人。職思靖亂。長沙之勳。為史所讚。續晉陽秋曰。宏為大司馬記室參軍。後為東征賦。悉稱過江諸名望。時桓溫在南州。宏語衆云。我決不及桓宣城。時伏滔在溫府。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答。滔密以啟溫。溫甚忿。以宏一時文宗。又聞此賦有聲。不欲令人顯問之。後遊青山飲酌。既歸。公命宏同載。衆為危懼。行數里。問宏曰。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稱謂。自非下官所敢專。故未呈啟。不敢顯之耳。溫乃云。君欲為何辭。宏即答云。風鑒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則宣城之節。信為允也。溫泫然而止。二說不同。故詳載焉。

或問顧長康。君箏賦何如嵇康琴賦。顧曰。不賞者作後出相遺。深識者亦以高奇見貴。中興書曰。愷之博學有才氣。為人遲鈍而自矜尚。為時所笑。宋明帝文章志曰。桓溫云。顧長康體中癡黠各半。合而論之。正平平耳。世云有三絕。畫絕。文絕。癡絕。續晉陽秋曰。愷之矜伐過實。諸年少因相稱譽。以為戲弄。為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自云得先賢風制。瞻每遙贊之。愷之得此。彌自力忘倦。瞻將眠。語搥腳人令代。愷之不覺有

異。遂幾中日而後止。

殷仲文天才宏贍。續晉陽秋曰：仲文雅有才藻，著文數十篇。而讀書不甚廣博。亮歎曰：亮別見。若使殷仲文讀書半袁豹，丘淵之文章敘曰：豹字士蔚，陳郡人。祖耽，歷陽太守。父質，琅邪內史。豹隆安中著作佐郎，累遷太尉長史、丹陽尹，義熙九年卒。才不減班固。續漢書曰：固字孟堅，右扶風人。幼有俊才，學無常師，善屬文，經傳無不究覽。

羊孚作雪贊云：資清以化，乘氣以霏，遇象能鮮，即潔成輝。桓胤遂以書扇。中興書曰：胤字茂祖，譙國人。祖沖，太尉。父嗣，江州刺史。胤少有清操，以恬退見稱，仕至中書令。玄敗，徙安成郡，後見誅。

散是五石散，行散，行藥也。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戶前。睹，王爽小字也。中興書曰：爽字季明，恭第四弟也。仕至侍中。恭事敗，贈太常。問古詩中何句為最？睹思未答。孝伯詠「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為佳。

桓玄嘗登江陵城南樓云：我今欲為王孝伯作誄。因吟嘯良久，隨而下筆，一坐之間，誄以之成。晉安帝紀曰：玄文翰之美，高於一世。玄集載其誄敘曰：隆安二年九月十七日，前將軍、青兗二州刺史、太原王孝伯薨。川岳降神，哲人是育。既喪其靈，不貽其福。天道茫昧，孰測倚伏。犬馬反噬，豺狼翹陸。嶺摧高梧，林殘故竹。人之云亡，邦國喪牧。于以誄之，爰旌芳郁。文多不盡載。

桓玄初并西夏，領荊江二州、二府一國。玄別傳曰：玄既克殷仲堪

後陽佺期遣使謁朝廷朝廷以玄都督八州鎮江州荊州二刺史于時始雪五處俱賀五版並入玄在聽事上版至即答版後皆粲然成章不相揉雜

桓玄下都羊孚時爲兖州別駕從京來詣門牋云自頃世故睽離心事淪藴明公啓晨光於積晦澄百流以一源桓見牋馳喚前云子道子道來何遲即用爲記室參軍孟昶別見爲劉牢之主簿續晉陽秋曰牢之字道堅彭城人世以將顯父建征虜將軍牢之沈毅多計數爲謝玄參軍苻堅之役以驍猛成功及平王恭轉徐州刺史桓玄下都以牢之爲前鋒行征西將軍玄至歸降用爲會稽内史欲解其兵奔而縊死詣門謝見云羊侯羊侯百口賴卿

世說新語卷上之下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ies, U.S.A

小兒語故自方正

世說新語卷中之上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明　王世懋　批點

方正第五

陳太丘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後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陳寔及紀並已見）客問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

古吳錢世傑寫郁邦達刊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ies, U.S.A

PL 2666 L55 A6 1581 v.3

不至則是無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慙下車引之元方入門不顧

南陽宗世林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爲人不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栢之志猶存世林既以忤旨見疎位不配德文帝兄弟每造其門皆獨拜牀下其見禮如此楚國先賢傳曰宗承字世林南陽安衆人父資有美譽承少而修德雅正確然不羣徵聘不就聞德而至者如林魏武弱冠屢造其門值賓客猥積不能得言乃伺承起往要之捉手請交承拒而不納帝後爲司空輔漢朝乃謂承曰卿昔不顧吾今可爲交未承曰松栢之志猶存帝不說以其名賢猶敬禮之勑文帝修子弟禮就家拜漢中太守武帝平冀州從至鄴陳羣等皆爲之拜帝猶以舊情介意薄其位而優其禮就家訪以朝政居賓客之右文帝徵爲直諫大夫明帝欲引以爲相以老固辭

華歆以虛名居首揆陳羣以心膂當新寵猶爲此大言寧不爲尚戟地下所笑覽註稍知所以臨川以入方正不亦幸乎

魏文帝受禪陳羣有慼容帝問曰朕應天受命卿何以不樂羣曰臣與華歆服膺先朝今雖欣聖化猶義形於色華嶠譜敘曰魏受禪朝臣三公以下並受爵位華歆以形色忤時徙爲司空不進爵文帝久不懌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命百辟莫不說喜形於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邪羣起離席長跪曰臣與相國曾事漢朝心雖說喜義干其色亦懼陛下實應見憎帝大說歎息良久遂重異之

○郭淮作關中都督甚得民情亦屢有戰庸郭淮字伯濟太原陽曲人建安中除平原府丞黃初元年奉使賀文帝踐阼而稽留不及羣臣歡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

鄒天卿刻

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淮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知免防風氏之誅。帝說之。擢為雍州刺史。遷征西將軍。淮在關中三十餘年。功績顯著。遷儀同三司。贈大將軍。

淮妻太尉王凌之妹。坐凌事當幷誅。魏略曰。凌字彥雲。太原祁人。歷司空。太尉。征東將軍。密欲立楚王彪。司馬宣王自討之。凌自縛歸罪。遂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不至邪。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也。遂使人送至西。凌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太傅意。太傅給之。凌行至項城。夜呼掾屬與決曰。行年八十。身名俱滅。命邪。遂自殺。使者徵攝甚急。淮使戒裝。克日當發。州府文武及百姓勸淮舉兵。淮不許。至期遣妻。百姓號泣追呼者數萬人。行數十里。淮乃命左右追夫人還。於是文武奔馳。如徇身首之急。既至。淮與宣帝書曰。五子哀戀。思念其母。其母既亡。則無五子。五子若殞。亦復無淮。宣帝乃表特原淮妻。世語曰。淮妻當從坐。侍御史往收。督將及羌胡渠帥數千人叩頭請淮上表留妻。淮不從。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命追之。於是數千騎追還。淮以書白司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五子若亡。亦無淮也。今輒追還。若於法未通。當受罪於主者。書至。宣王乃表原之。

世說簡而盡前後相應敘事工拙見矣

諸葛亮之次渭濱。關中震動。蜀志曰。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客于荊州。躬耕隴畝。好為梁甫吟。長八尺。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元直謂為信然。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

郭天卿刻

致也。先主遂詣亮。謂關羽張飛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累遷丞相益州牧。率衆北征。卒於渭南。

魏明帝深懼晉宣王戰。乃遣辛毗爲軍司馬。魏志曰。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累遷衛尉。宣王既與亮對渭而陳。亮設誘譎萬方。宣王果大忿。將欲應之以重兵。亮遣間諜覘之。還曰。有一老夫。毅然仗黃鉞。當軍門立。軍不得出。亮曰。此必辛佐治也。晉陽秋曰。諸葛亮寇于郿。據渭水南原。詔使高祖拒之。亮善撫御。又戎政嚴明。且倚軍遠征。糧運艱澀。利在野戰。朝廷每聞其出。欲以不戰屈之。高祖亦以爲然。而擁大軍御衛於外。不宜遠露怯弱之形。以虧大勢。故秣馬坐甲。每見吞併之威。亮雖挑戰。或遺高祖巾幗。巾幗婦女之飾。欲以激怒。冀獲曹咎之利。朝廷慮高祖不勝忿憤。而衛尉辛毗。骨鯁之臣。帝乃使毗仗節。爲高祖軍司馬。亮果復挑戰。高祖乃奮怒將出應之。毗仗節中門而立。高祖乃止。將士聞見者益加勇銳。識者以人臣雖擁衆千萬。而屈於王人。大略深長。皆如此之類也。

夏侯玄既被桎梏。魏氏春秋曰。玄字太初。譙國人。夏侯尚之子。大將軍前妻兄也。風格高朗。弘辯博暢。正始中護軍。曹爽誅。徵爲太常。內知不免。不交人事。不畜筆研。及太傅薨。許允謂玄曰。子無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後中書令李豐惡大將軍執政。遂謀以玄代之。大將軍聞其謀。誅豐收玄送廷尉。干寶晉紀曰。初豐之謀也。使告玄。玄答曰。宜詳之爾。不以聞也。故及於難。時鍾毓爲廷尉。鍾會先不與玄相知。因便狎之。玄曰。雖復刑餘之人。未敢聞命。世語曰。玄至廷尉。不肯下辭。廷尉鍾毓自臨履玄。玄正色曰。吾當何辭。爲令史責人邪。卿便爲吾作。毓以玄名士。節高不

可屈而獄當竟夜爲作辭令與事相附流涕以示玄
玄視之曰不當若是邪鍾會年少於玄玄不與交是
日於毓坐狎玄玄正色曰鍾君何得如是名士傳曰
初玄以鍾毓志趣不同不與之交玄被收時毓爲廷
尉執玄手曰太初何至於此玄正色曰雖復刑餘之
人不可得交按郭頒西晉人時世相近爲晉魏世語
事多詳覈孫盛之徒皆采以著書並云玄距鍾會而
袁宏名士傳最後出不依前史以爲鍾毓可謂謬矣

考掠初無一言臨刑東市顏色不異魏志曰玄格量弘濟臨斬顏色不異舉止自若

夏侯泰初與廣陵陳本善本與玄在本母前宴飲世語曰本字休元臨淮東陽人魏志曰本廣陵東陽人父矯司徒本歷郡守廷尉所在操綱領舉大體能使羣下自盡有率御之才不親小事不讀法律而得廷尉之稱遷鎮北將軍本弟騫晉陽秋曰騫字休淵司徒第二子無謇諤風滑稽而多智謀仕至大司馬行還徑入至堂戶泰初因起曰可得同不可得而雜名士傳曰玄以鄉黨貴齒本不論德位年長者必爲拜與陳本母前飲騫來而出其可得同不可得而雜者也

高貴鄉公薨內外諠譁魏志曰高貴鄉公諱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之子也初封郯縣高貴鄉公好學夙成齊王廢羣臣迎之即皇帝位漢晉春秋曰自曹芳事後魏人省徹宿衛無復鎧甲諸門戎兵老弱而已曹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經諫不聽乃出懷中板令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恨況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昭昭爲之備髦遂率僮僕數百鼓譟而出昭弟屯騎校尉伷入遇髦於東止車門左右訶之伷衆奔走中護軍賈充又逆髦戰於南闕下髦自

姜伯勝

千載凜凜羣有慚德矣

用劍衆欲還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公畜汝等正爲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前刺髦刃出於背魏氏春秋曰帝將誅大將軍詔有司復進位相國加九錫帝夜自將冗從僕射李昭黃門從官焦伯等下陵雲臺鎧仗授兵欲因際會遣使自出致討會雨而卻明日遂見王經等出黃素詔於懷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當決行此事帝遂拔劍升輦率殿中宿衛倉頭官僮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自外而入帝師潰散帝猶稱天子手劍奮擊衆莫敢逼充率厲將士騎督成倅弟濟以矛進帝崩于師時暴雨雷電晦冥

司馬文王問侍中陳泰曰魏志曰泰字玄伯司空羣之子也何以靜之泰云唯殺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可復下此不對曰但見其上未見其下干寶晉紀曰高貴鄉公之殺司馬文王召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不至使其舅荀顗召之告以可否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內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文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可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爲吾更思其次泰曰唯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止漢晉春秋曰曹髦之薨司馬昭聞之自投於地曰天下謂我何於是召百官議其事昭垂涕問陳泰曰何以居我泰曰公光輔數世功蓋天下謂當並迹古人垂美於後一旦有殺君之事不亦惜乎速斬賈充猶可以自明也昭曰公閭不可得殺也卿更思餘計泰厲聲曰意唯有進於此耳餘無足委者也歸而自殺魏氏春秋曰泰勸大將軍誅賈充大將軍曰卿更思其他泰曰豈可使泰後發後言遂嘔血死

合數說以實玄伯之正

和嶠爲武帝所親重語嶠曰東宮頃似更成進卿試往看還問何如答云皇太子聖質如初晉諸公贊曰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父逌太常知名嶠少以雅量稱深爲賈充所知每向世祖稱之歷尚書太子少傅于寶晉紀曰

帯頭亦未可保

皇太子有醇古之風美於信受侍中和嶠數言如上曰季世多僞而太子尚信非四海之主憂太子不了陛下家事願追思文武之祚上既重長適又懷齊王朋黨之論弗入也後上謂嶠曰太子近入朝吾謂差進卿可與荀侍中共往言及顗奉詔還對上曰太子明識弘新有如明詔問嶠嶠對曰聖質如初上默然晉陽秋曰世祖疑惠帝不可承繼大業遣和嶠荀勗往觀察之既見勗稱歎曰太子德更進茂不同於故嶠曰皇太子聖質如初此陛下家事非臣所盡天下聞之莫不稱嶠爲忠而欲灰滅勗也按荀顗清雅性不阿諛校之二說則孫盛爲得也

諸葛靚後入晉除大司馬召不起以與晉室有讎常背洛水而坐與武帝有舊帝欲見之而無由乃請諸葛妃呼靚既來帝就太妃間相見禮畢酒酣帝曰卿故復憶竹馬之好不靚曰臣不能吞炭漆身今日復覩聖顔因涕泗百行帝於是慙悔而出晉諸公贊曰吳亡靚入洛以父誕爲太祖所殺誓不見世祖世祖叔母琅邪王妃靚之姊也帝後因靚在姊間往就見馬靚逃於廁中於是以至孝發名時嵇康亦被法而康子紹死蕩陰之役談者咸曰觀紹靚二人然後知忠孝之道區以別矣

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子然後爵之嶠曰武子儁爽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責之因曰知愧不晉諸公贊曰齊王當出藩而王濟諫請無數又累遣常山王與婦長廣公主共入稽顙陳乞留之世祖甚恚謂王戎曰我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朕家計而甄德王濟連遣婦入來生哭人邪濟等尚爾況餘

姜伯勝刻

杜元凱千載名士楊濟倚外戚爲豪此何足爲方正

者乎濟自此被責左遷國子祭酒武子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爲陛下恥之漢書曰淮南厲王長高祖少子也有罪文帝徙之於蜀不食而死民作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瓚注曰言一尺布帛可縫而共衣一斗米粟可舂而共食況以天下之廣而不相容也它人能令疎親臣不能使親疎以此愧陛下

○杜預之荆州頓七里橋朝士悉祖王隱晉書曰預字元凱京兆人漢御史大夫延年十一世孫祖畿魏太保父恕幽州荆州刺史預智謀淵博明於治亂常稱立德者非所企及立功立言所庶幾也累遷河南尹爲鎮南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鎮襄陽以平吳勳封當陽侯預無伎藝之能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有大事輒在將帥之限贈征南將軍儀同三司預少賤好豪俠不爲物所許楊濟既名氏雄俊不堪不坐而去晉入王故事曰濟字文通弘農人楊駿弟也有才識累遷太子太保與駿同誅須臾和長輿來問楊右衛何在客曰向來不坐而去長輿曰必大夏門下盤馬往大夏門果大閱騎長輿抱內車共載歸坐如初

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悉至皆在連榻坐語林曰中朝方鎮還不與元凱共坐預征吳還獨榻不與賓客共也時亦有裴叔則羊稚舒後至曰杜元凱乃復連榻坐客不坐便去晉諸公贊曰羊琇字稚舒泰山人通濟有才幹與世祖同年相善謂世祖曰後富貴特見用作領護軍各十年世祖即位累遷左將軍特進杜請裴追之羊去數里住馬既而俱還杜許

羊琇何物與王愷爲戚里爭富者乃亦以慢鎮南爲方正耶叔則名士渠何獨不去

郭天卿刻

此故是長輿方正嘉之紀不得云強抗

晉武帝時荀勗為中書監虞預晉書曰勗字公曾潁川潁陰人漢司空爽曾孫也十餘歲能屬文外祖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曾祖為安陽令民生為立祠累遷侍中中書監和嶠為令故事監令由來共車嶠性雅正常疾勗諂諛王隱晉書曰勗性佞媚譽太子出齊王當時私議損國害民孫劉之匹也後世若有良史當著佞倖傳後公車來嶠便登正向前坐不復容勗勗方更覓車然後得去監令各給車自此始曹嘉之晉紀曰中書監令常同車入朝至和嶠為令而荀勗為監嶠意強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此始也

山公大兒著短帢車中倚武帝欲見之山公不敢辭問兒兒不肯行時論乃云勝山公晉諸公贊曰山該字伯倫司徒濤長子也雄有器識仕至左衛將軍

詐引為真

向雄為河內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劉淮橫怒遂與杖遣之雄後為黃門郎劉為侍中初不交言武帝聞之敕雄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詣劉再拜曰向受詔而來而君臣之義絕何如於是即去武帝聞尚不和乃怒問雄曰我令卿復君臣之好何以猶絕漢晉春秋曰雄字茂伯河內人世語曰雄有節槩仕至黃門郎護軍將軍按王隱孫盛不與故君相聞議曰昔在晉初河內溫縣領校向雄送御犧牛不充呈郡輒隨比送洛值天大熱郡送牛多暍死臺法甚重太守吳奮召雄與杖雄不受杖曰郡牛若亦死也呈牛者亦死也奮大怒下雄獄將大治之會司隸辟雄都官

從事數年。爲黃門侍郎。奮爲侍中。同省。相避不相見。武帝聞之。給雄酒禮。使詣奮解。雄乃奉詔。此則非劉淮也。晉諸公贊曰。淮字君平。沛國杼秋人。少以淸正稱。累遷河內太守。侍中。尚書僕射。司徒。雄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臣於劉河內。不爲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爲君臣之好。武帝從之。禮記曰。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邪。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無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鄭玄曰。爲兵主來攻伐。故曰戎首也。

齊王冏爲大司馬輔政。虞預晉書曰。冏字景治。齊王攸子也。少聰惠。及長。謙約好施。趙王倫篡位。冏起義兵。誅倫。拜大司馬。加九錫。政皆決之。而恣用羣小。不復朝覲。遂爲長沙王所誅。

中散兒故自不凡

嵇紹爲侍中。詣冏咨事。冏設宰會。召葛旟。齊王官屬名曰。旟字虛旟。齊王從事中郎。晉陽秋曰。齊王起義。轉長史。既克趙王倫。與董艾等專執威權。冏敗見誅。董艾等。八王故事曰。艾字叔智。弘農人。祖遇。魏侍中。父綏。秘書監。艾少好功名。不修士檢。齊王起義。艾爲新汲令。赴軍。用艾領右將軍。王敗見誅。共論時宜。旟等白冏。嵇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之。遂送樂器。紹推卻不受。冏曰。今日共爲歡。卿何卻邪。紹曰。公協輔皇室。令作事可法。紹雖官卑。職備常伯。操絲比竹。蓋樂官之事。不可以先王法服。爲伶人之業。今逼高命。不敢苟辭。當釋冠冕。襲私服。此紹之心也。旟等不自得而退。

盧志於衆坐世語曰志字子通范陽人尚書珽少子少知名起家鄴令歷成都王長史衛尉卿尚書郎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抗已見吳書曰遜字伯言吳郡人世爲冠族初領海昌令號神君累遷丞相答曰如卿於盧毓盧珽魏志曰毓字子家涿人父植有名於世累遷吏部郎尚書選舉先性行而後言才進司空珽咸熙中爲泰山太守字子笏位至尚書士龍失色雲別見既出戶謂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內寧有不知鬼子敢爾孔氏志怪曰盧充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先冬至一日出家西獵見一麞舉弓而射即中之麞倒而復起充逐之不覺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門中一鈴下唱家前充問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惡那得見貴人即有人提襆新衣迎之充著盡可體便進見少府展姓名酒炙數行崔曰近得尊府君書爲君索小女婚故相延耳即舉書示充充父亡時雖小然已見父手迹便歔欷無辭崔即敕內令女郎莊嚴使充就東廊充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共拜爲三日畢還見崔崔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相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留自養敕外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手零涕離別之感無異生人復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充便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家人相見悲喜推問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追以懊惋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一犢車乍浮乍沒既上岸充往開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兒共載充見之忻然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府君見人即見少府充往問訊女抱兒還充又與金盌別幷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曜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淺離別速皆由靈與祇何以贈余親金盌可頤兒愛恩從此別斷絕傷肝脾充取兒盌及詩忽不見二車處將兒還四坐謂是鬼魅僉遙唾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汝父

士龍亦別有勝孔處

可稱曰辯未是方正

兒遲就充懷。衆初怪惡。傳省其詩。慨然歎充生之玄通也。充詣市賣盌。高舉其價。不欲速售。冀有識者。有一老婢問充得盌之由。還報其大家。即女姨也。道視之。果是。謂充曰。我姨姊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盌著棺中。今視卿盌甚似。得盌本末可得聞不。充以事對。即詣充家迎兒。兒有崔氏狀。又似充貌。姨曰。我甥三月末間產。父曰。春煖溫也。願休强也。即字溫休。溫休蓋幽婚也。其兆先彰矣。兒遂成為令器。歷數郡二千石。皆著績。其後生植。為漢尚書。植子毓。為魏司空。冠蓋相承至今也。議者疑二陸優劣。謝公以此定之。

羊忱性甚貞烈。趙王倫為相國。忱為太傅長史。乃版以參相國軍事。使者卒至。忱深懼豫禍。不暇被馬。於是帖騎而避。使者追之。忱善射。矢左右發。使者不敢進。遂得免。文字志曰。忱字長和。一名陶。泰山平陽人。世為冠族。父繇。車騎掾。忱歷太傅長史。揚州刺史。遷侍中。永嘉五年。遭亂被害。年五十餘。

王太尉不與庾子嵩交。王夷甫 庾敳 庾卿之不置。王曰。君不得為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法。卿自用卿法。

阮宣子伐社樹。阮修已見。春秋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風俗通曰。孝經稱社者土也。廣博不可備敬。故封土以為社而祀之。報功也。然則社自祀句龍。非土之祭也。有人止之。宣子曰。社而為樹。伐樹則社亡。樹而為社。伐樹則社移矣。

伯誠刊

此王充擬話世以阮宣子論無鬼故附會此說註引論衡有意

阮宣子論鬼神有無者或以人死有鬼宣子獨以為無曰今見鬼者云箸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復有鬼邪論衡曰世謂人死為鬼非也人死不為鬼無知不能害人如審鬼者死人精神人見之宜從裸袒之形無為見衣帶被服也何則衣無精神也由此言之見衣服象人則形體亦象人象人知非死人之精神也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之精神也

元皇帝既登阼以鄭后之寵欲舍明帝而立簡文時議者咸謂舍長立少既於理非倫且明帝以聰亮英斷益宜為儲副周王諸公竝苦爭懇切中興書曰鄭太后字阿春滎陽人少孤先嫁田氏夫亡依舅吳氏時中宗敬后虞氏先崩將納吳氏后與吳氏女遊後園有言之於中宗者納為夫人甚寵生簡文帝即位尊之曰文宣太后惟刁玄亮獨欲奉少主以阿帝旨元帝便欲施行慮諸公不奉詔於是先喚周侯丞相入然後欲出詔付刁刁協周王既入始至階頭帝逆遣傳詔遏使就東廂周侯未悟即卻略下階丞相披撥傳詔徑至御牀前曰不審陛下何以見臣帝默然無言乃探懷中黃紙詔裂擲之由此皇儲始定周侯方慨然愧歎曰我常自言勝茂弘今始知不如也中興書曰元皇以明帝及琅邪王裒竝非敬后所生而謂裒有大成之度勝於明帝因從容問王導曰立子以德不以年今二子孰賢導曰世子宣城俱有爽明之德莫能優劣如此故當以年於是更

註駁是

封裒爲琅邪王。而此與世說互異。然法威采撫典故。以何爲實。且從容諷諫。理或可安。豈有登階一言。曾無奇說。便爲之改計乎。

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對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杜預左傳注曰。培塿小阜。松柏大木也。薰香草。蕕臭草。玩雖不才。義不爲亂倫之始。玩已見。

諸葛恢大女適太尉庾亮兒。恢別傳曰。恢字道明。琅邪陽都人。祖誕司空。父靚亦知名。恢少有令問。稱爲明賢。避難江左。中宗召補主簿。累遷尚書令。庾氏譜曰。庾亮子會。娶恢女。名文虎。庾會別見。次女適徐州刺史羊忱兒。羊氏譜曰。羊楷字道茂。祖繇車騎掾。父忱侍中。楷仕至尚書郎。娶諸葛恢次女。亮子被蘇峻害。改適江彪。彪別見。

仲智散退伯仁友愛正都集鬪方正

恢兒娶鄧攸女。諸葛氏譜曰。恢子衡字峻文。仕至滎陽太守。娶河南鄧攸女。于時謝尚書求其小女婚。恢乃云。羊鄧是世婚。江家我顧伊。庾家伊顧我。不能復與謝裒兒婚。永嘉流人名曰。裒字幼儒。陳郡人。父衡博士。裒歷侍中。吏部尚書。吳國內史。及恢亡。遂婚。謝氏譜曰。裒子石。娶恢小女。名文熊。中興書曰。石字石奴。歷尚書令。聚斂無厭。取譏當世。於是王右軍往謝家看新婦。猶有恢之遺法。威儀端詳。容服光整。王歎曰。我在遺女裁得爾耳。

周叔治作晉陵太守。周侯仲智往別。叔治以將別。涕泗不止。仲智恚之曰。斯人乃婦女。與人別唯啼泣。便

此倘近方正。然得無過邪

舍去。鄧粲晉紀曰。周謨字叔治。顗次弟也。仕至中護軍。嵩字仲智。謨兄也。性狡直果俠。每以才氣陵物。顗被害。王敦使人弔焉。嵩曰。亡兄天下有義人。爲天下無義人所殺。復何所弔。敦甚銜之。猶取爲從事中郎。因事誅嵩。晉陽秋曰。嵩事佛。臨刑猶誦經。周侯獨留與飲酒言話。臨别。流涕撫其背曰。奴好自愛。阿奴。謨小字。

周伯仁爲吏部尚書。在省內夜疾危急。時刁玄亮爲尚書令。營救備親好之至。良久小損。虞預晉書曰。刁協字元亮。勃海饒安人。少好學。雖不研精。而多所博涉。中興制度。皆稟於協。累遷尚書令。中宗信重之。爲王敦所忌。舉兵討之。奔至江南。敗死。明旦報仲智。仲智狼狽來。始入戶。刁下牀對之大泣。説伯仁昨危急之狀。仲智手批之。刁爲辟易於戶側。旣前。都不問病。直云。君在中朝。與和長輿齊名。那與佞人刁協有情。逕便出。

王含作廬江郡。貪濁狼籍。王敦護其兄。故於衆坐稱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時何充爲敦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卽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旁人爲之反側。充晏然神意自若。中興書曰。王敦以震主之威。收羅賢儁。辟充爲主簿。充知敦有異志。逡巡疎外。及敦稱含有惠政。一坐畏敦。擊節而已。充獨抗之。其時衆人爲之失色。由是忤意。出爲東海王文學。

顧孟著嘗以酒勸周伯仁。伯仁不受。顧因移勸柱而

詳是或當作元帝

語柱曰詎可便作棟梁自遇周得之欣然遂為衿契徐廣晉紀曰顧顯字孟著吳郡人驃騎榮兄子少有重名泰興中為騎郎蚤卒時為悼惜之

明帝在西堂會諸公飲酒未大醉帝問今名臣共集何如堯舜時周伯仁為僕射因厲聲曰今雖同人主復那得等於聖治帝大怒還內作手詔滿一黃紙遂付廷尉令收因欲殺之按明帝未即位顗已為王敦所殺此說非也後數日詔出周羣臣往省之周曰近知當不死罪不足至此王大將軍當下時咸謂無緣爾伯仁曰今主非堯舜何能無過且人臣安得稱兵以向朝廷處仲狼抗剛愎王平子何在顗別傳曰王敦討劉隗時溫大眞為東宮庶子在承華門外與顗相見曰大將軍此舉有在義無有濫顗曰君年少希更事未有人臣若此而不作亂共相推戴數年而為此者乎處仲狼抗而強忌平子何在晉陽秋曰王澄為荊州羣賊竝起乃奔豫章而恃其宿名猶陵侮敦敦伏勇士路戎等搤而殺之裴子曰平子從荊州下大將軍因欲殺之而平子左右有二十人甚健皆持鐵楇馬鞭平子恒持玉枕大將軍乃犒荊州文武二十人積飲食皆不能動乃借平子玉枕便持下牀平子手引大將軍帶絕與力士鬬甚苦乃得上屋上久許而死

王敦既下住船石頭欲有廢明帝意賓客盈坐敦知帝聰明欲以不孝廢之每言帝不孝之狀而皆云溫太眞所說溫嘗為東宮率後為吾司馬甚悉之須臾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ies, U.S.A.

叙事如畫

可稱曰正

溫來敦便奮其威容問溫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溫曰小人無以測君子敦聲色竝厲欲以威力使從已乃重問溫太子何以稱佳溫曰鉤深致遠葢非淺識所測然以禮侍親可稱爲孝劉謙之晉紀曰敦欲廢明帝言於衆曰太子道有虧溫司馬昔在東宮悉其事嶠既正言敦忿而愧焉

王大將軍既反至石頭周伯仁往見之謂周曰卿何以相負對曰公戎車犯正下官忝率六軍而王師不振以此負公晉陽秋曰王敦既下六軍敗績顗長史郝嘏及左右文武勸顗避難顗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傾撓豈可問閒求活投身胡虜耶乃與朝士詣敦敦曰近日戰有餘力不對曰恨力不足豈有餘邪

蘇峻既至石頭百僚奔散王隱晉書曰峻字子高長廣掖人少有才學仕郡主簿舉孝廉值中原亂招合流舊三千餘家結壘本縣宣示王化收葬枯骨遠近感其恩義咸共宗焉討王敦有功封公遷歷陽太守峻外營將表曰鼓自鳴峻自斫鼓曰我鄉里時有此則空城有頃詔書徵峻峻曰臺下云我反反豈得活耶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乃作亂晉陽秋曰峻率衆二萬濟自橫江至於蔣山王師敗績唯侍中鍾雅獨在帝側或謂鍾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何不用隨時之宜而坐待其弊邪鍾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而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將執簡而

丞相末年大不滿人意在保存諸叛賊羞渠於節義二字不大分曉

進矣。

庾公臨去顧語鍾後事深以相委鍾曰棟折榱崩誰之責邪庾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期克復之效耳鍾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春秋傳曰楚莊王圍鄭晉使荀林父率師救鄭與楚戰於邲晉師敗績桓子歸請死晉平公將許之士貞子諫而止後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田曰吾獲狄田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

蘇峻時孔羣在横塘爲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術會稽後賢記曰羣字敬休會稽山陰人祖竺吳豫章太守父奕全椒令羣有智局仕至御史中丞晉陽秋曰匡術爲阜陵令逃亡無行庾亮徵蘇峻術勸峻誅亮遂與峻同反後以宛城降因衆坐戲語

五百〇八

正氣語乃作爾許巧妙

令術勸羣酒以釋横塘之憾羣答曰德非孔子厄同匡人家語曰孔子之宋匡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戰孔子止之曰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述先王之道而爲咎者非丘罪也命也夫歌予和汝子路彈劍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罷雖陽和布氣鷹化爲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眼禮記月令曰仲春之月鷹化爲鳩鄭玄曰鳩搏穀也夏小正曰鷹則爲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故具之

蘇子高事平靈鬼志謠徵曰明帝初有謠曰高山崩石自破高山峻也碩峻弟也後諸公誅峻碩猶據石頭潰散而逃追斬之王庾諸公欲用孔廷尉爲丹陽孔坦

亂離之後百姓彫弊孔慨然曰昔肅祖臨崩諸君親

姜伯勝

人臣避難且懷夙憾那得爲方正耶註得之矣

此語不當重出

升御牀竝蒙眷識共奉遺詔孔坦踈賤不在顧命之列既有艱難則以微臣爲先今猶俎上腐肉任人膾截耳於是拂衣而去諸公亦止按王隱晉書蘇峻事平陶侃欲將坦上用爲豫章太守坦辭母老不行臺以爲吳郡吳郡多名族而坦年少乃授吳興內史不聞尹京

孔車騎與中丞共行孔愉別傳曰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初辟中宗參軍討華軼有功封餘不亭侯愉少時嘗得一龜放於餘不溪中龜中路左顧者數過及後鑄印而龜左顧更鑄猶如此印師以聞愉悟取而佩焉累遷尚書左僕射贈車騎將軍中丞孔羣也在御道逢匡術賓從甚盛因往與車騎共語中丞初不視直云鷹化爲鳩衆鳥猶惡其眼術大怒便欲刃之車騎下車抱

王陶二人當亂後欺幼主擅收擅奪無一可紀梅既是陶私人放免而拜雖有一言寧便足稱方正

術曰族弟發狂卿爲我宥之始得全首領

梅頤嘗有惠於陶公後爲豫章太守有事王丞相遣收之侃曰天子富於春秋萬機自諸侯出王公既得錄陶公何爲不可放乃遣人於江口奪之晉諸公贊曰頤字仲眞汝南西平人少好學隱退而求實進止永嘉流人名曰頤領軍司馬頤弟陶字叔眞鄧粲晉紀曰初有譖侃於王敦者乃以從弟廙代侃爲荆州左遷侃廣州侃文武距廙而求侃敦聞大怒及侃將莅廣州過敦敦陳兵欲害侃敦咨議參軍梅陶諫敦乃止厚禮而遣之王隱晉書亦同按二書所敘則有惠於陶是梅陶非頤也頤見陶公拜陶公止之頤曰梅仲眞膝明日豈可復屈邪

王丞相作女伎施設牀席蔡公先在坐不説而去王亦不留蔡司徒別傳曰謨字道明濟陽考城人博學有識避地江左歷左光祿録尚書事揚州刺史薨贈司空

何次道庾季堅二人並爲元輔晉陽秋曰庾冰字季堅太尉亮之弟也少有檢操兄亮常器之曰吾家晏平仲累遷車騎將軍江州刺史成帝初崩于時嗣君未定何欲立嗣子庾及朝議以外寇方强嗣子沖幼乃立康帝中興書曰帝諱岳字世同成帝同母弟也成帝崩即位年二十一康帝登阼會羣臣謂何曰朕今所以承大業爲誰之議何答曰陛下龍飛此是庾冰之功非臣之力于時用微臣之議令不覩盛明之世晉陽秋曰初顯宗臨崩庾冰議立長君何充謂宜奉皇子冰不自安求外任及冰出鎮武昌充自京馳還言於帝曰冰不宜出昔年陛下龍飛使昔德再隆者冰之勳也臣無與焉帝有慙色

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棊王手嘗不如兩道許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不即下王曰君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爾徐廣晉紀曰江彪字思玄陳留人博學知名兼善弈爲中興之冠累遷尚書左僕射護軍將軍傍有客曰此年少戲迺不惡王徐舉首曰此年少非唯圍棊見勝范汪棊品曰彪與王恬等棊第一品導第五品

孔君平疾篤庾司空爲會稽省之庾冰相問訊甚至爲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ies, U.S.A.

當以使君爲句義自明

道人乃糟人主名卿桓人口吻寧是方正

之流涕。庾既下牀。孔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迺作兒女子相問。庾聞回謝之。請其話言。王隱晉書曰。坦方直而有雅望。

桓大司馬詣劉尹。臥不起。桓彎彈彈劉枕。丸迸碎牀褥間。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鬬戰求勝。中興書曰。溫曾爲徐州刺史。沛國屬徐州。故呼溫使君。鬬戰者。以溫爲將也。桓甚有恨容。劉尹真長。已見。

後來年少。多有道深公者。深公謂曰。黃吻年少。勿爲評論宿士。昔嘗與元明二帝。王庾二公周旋。高逸沙門傳曰。晉元明二帝。游心玄虛。託情道味。以賓友禮待法師。王公庾公。傾心側席。好同臭味也。

王氏有名者初出多作秘書郎故以尚書郎爲第二人

註引別傳以實述之方正

王中郎年少時。坦之已見。江虨爲僕射領選。欲擬之爲尚書郎。有語王者。王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擬我。江聞而止。按王彪之別傳曰。彪之從伯導謂彪之曰。選曹舉汝爲尚書郎。中可作諸王佐邪。此知郎官寒素之品也。

王述轉尚書令。事行便拜。文度曰。故應讓杜許。藍田云。汝謂我堪此不。文度曰。何爲不堪。但克讓自是美事。恐不可闕。藍田慨然曰。既云堪。何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如我。述別傳曰。述常以謂人之處世。當先量己而後動。義無虛讓。是以應辭便

眞臨川忠臣也

孫多穢行故累受此辱

此何與方正

此語殊有益

嘗固執其貞正不踰皆此類

孫興公作庾公誄文多託寄之辭（綽集載誄文曰咨予與公風流同歸擬量託情視公猶師君子之交相與無私虛中納是吐誠誨非雖實不敏敬佩弦韋永戢話言口誦心悲）旣成示庾道恩庾見慨然送還之曰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道恩庾羲小字徐廣晉紀曰羲字叔和太尉亮第三子拔尚率到位建威將軍吳國內史）

○王長史求東陽撫軍不用（簡文）後疾篤臨終撫軍哀歎曰吾將負仲祖於此命用之長史曰人言會稽王癡眞癡（王濛已見）

劉簡作桓宣武別駕後爲東曹參軍（劉氏譜曰簡字仲約南陽人祖喬豫州刺史父挺潁川太守簡仕至大司馬參軍）頗以剛直見踈嘗聽記簡都無言宣武問劉東曹何以不下意答曰會不能用宣武亦無怪色

劉眞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肴案甚盛眞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苦辭眞長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孔子稱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劉尹之意蓋從此言也）

王修齡嘗在東山甚貧乏（司州已見）陶胡奴爲烏程令（胡奴陶範小字也陶侃別傳曰範字道則侃第十子也侃諸子中最知名歷尚書秘書監何法盛以爲第九子）

送一船米遺之郤不肯取直答語王修齡若饑自當
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阮光祿阮裕已見赴山陵至都不往殷劉許過事便還諸
人相與追之既亦知時流必當逐已乃遄疾而去至
方山不相及中興書曰裕終日頹然無所錯綜而物自宗之劉尹時為會稽
乃嘆曰我入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傍伊
便能捉杖打人不易
王劉與桓公共至覆舟山看酒酣後劉牽腳加桓公
頸桓公甚不堪舉手撥去既還王長史語劉曰伊詎

此無處著方正

可以形色加人不溫別傳曰溫有豪邁風氣也
桓公問桓子野謝安石料萬石必敗何以不諫子野桓伊小字也續晉陽秋曰伊字叔夏譙國銍人父景護軍將軍伊少有才藝又善聲律加以標悟省率為王濛劉惔所知累遷豫州刺史贈右將軍子野答曰故當出於難犯耳桓作
色曰萬石撓弱凡才有何嚴顏難犯
羅君章曾在人家主人令與坐上客共語答曰相識
已多不煩復爾羅府君別傳曰含字君章桂陽耒陽人蓋楚熊姓之後啓土羅國遂氏族焉後寓湘境故為桂陽人含臨海太守彥曾孫榮陽太守綏少子也桓宣武辟為別駕以官廨諠擾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茨伐木為牀織葦為席布衣蔬食晏若有餘桓公嘗謂眾坐曰此自江左之清秀豈惟

是不平語

舊以面兵爲向再不可解今始曉所以古文度癡兒畏桓溫面孔渠兵也那可

荆楚而已累遷散騎常侍廷尉長沙相致仕中散大夫門施行馬舍自在官舍有一白雀棲集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挺生豈非至行之徵邪

韓康伯病柱杖前庭消搖（韓伯已見）見諸謝皆富貴轟隱交路歎曰此復何異王莽時（漢書曰王莽宗族凡十侯五大司馬）

王文度爲桓公長史時桓爲兒求王女王許咨藍田（王坦之王述並已見）既還藍田愛念文度雖長大猶抱著厀上文度因言桓求己女婚藍田大怒排文度下厀曰惡見文度已復癡畏桓溫面兵那可嫁女與之文度還報云下官家中先得婚處桓公曰吾知矣此尊府君

嫁女與兵

子敬故慕此二人

謝公欲用人何必須其一詣

不肯耳後桓女遂嫁文度兒（王氏譜曰坦之子愷娶桓溫第二女字伯子中興書曰愷字茂仁歷吳國內史丹陽尹贈太常）

王子敬數歲時嘗看諸門生樗蒲見有勝負因曰南風不競（春秋傳曰楚伐鄭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杜預曰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門生輩輕其小兒廼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子敬瞋目曰遠慙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荀劉已見）

謝公聞羊綏佳致意令來終不肯詣（羊氏譜曰綏字仲彥太山人父楷尚書郎綏仕至中書侍郎）後綏爲太學博士因事見謝公公卽

意未肯降

取以爲主簿。

王右軍與謝公詣阮公。阮思曠也。至門語謝故當共推主人謝曰推人正自難。

太極殿始成。徐廣晉紀曰孝武寧康二年尚書令王彪之等啓改作新宮太元三年二月內外軍六千人始營築至七月而成太極殿高八丈長二十七丈廣十丈尚書謝萬監視賜爵關內侯大匠毛安之關中侯。王子敬時爲謝公長史謝送版使王題之王有不平色語信云可擲箸門外謝後見王曰題之上殿何若昔魏朝韋誕諸人亦自爲也王曰魏阼所以不長謝以爲名言。宋明帝文章志曰太元中新宮成議者欲屈王獻之題榜以爲萬代

註更委悉

此亦僅得簡散耳

寶。謝安與王語次因及魏時起陵雲閣忘題榜乃使韋仲將縣梯上題之比下須髮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云宜絕楷法安欲以此風動其意王解其旨正色曰此奇事韋仲將魏朝大臣寧可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知其心。迺不復逼之。

王恭欲請江盧奴爲長史晨往詣江江猶在帳中王坐不敢即言良久乃得及江不應。盧奴江敳小字也晉安帝紀曰敳字仲凱濟陽人祖正散騎常侍父彪僕射並以義正器素知名當世敳歷位內外簡還著稱歷黃門侍郎驃騎咨議。直喚人取酒自飲一盌又不與王王且笑且言那得獨飲江云卿亦復須耶更使酌與王王飲酒畢因得自解去未出戶江歎曰人自量固爲難。宋書曰敳即湘

州江夷之父也。夷字茂遠，湘州刺史。

孝武問王爽：卿何如卿兄？王答曰：風流秀出，臣不如恭；忠孝亦何可以假人？中興書曰：爽忠孝正直。烈宗崩，王國寶夜開門入，爲遺詔，爽爲黃門郎，拒之曰：大行晏駕，太子未立，敢有先入者斬。國寶懼，乃止。

王爽與司馬太傅飲酒，太傅醉，呼王爲小子。王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爲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中興書曰：王濛女諱穆之，爲哀帝皇后。王蘊女諱法惠，爲孝武皇后。

張玄與王建武先不相識。張玄已見。建武，王忱也。晉安帝紀曰：忱初作荊州刺史，後爲建武將軍。後遇於范豫章許，范令二人共語。范甯已見。張因正坐斂衽。王孰視良久不對。張大失望，便去。范苦譬留之，遂不肯住。范是王之舅。王氏譜曰：王坦之娶順陽郡范汪女，名蓋，即甯妹也，生忱。乃讓王曰：張玄吳士之秀，亦見遇於時，而使至於此，深不可解。王笑曰：張祖希若欲相識，自應見詣。范馳報張，張便束帶造之。遂舉觴對語，賓主無愧色。

雅量第六

豫章太守顧劭。環濟吳紀曰：劭字孝則，吳郡人，年二十七，起家爲豫章太守，擧善以敎民，風化大行。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僚屬自圍棊。江表傳曰：

雍字元歎。曾就蔡伯喈。伯喈賞異之。以其名與之。吳志曰。雍累遷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第。家人不知。爲人不飲酒。寡言語。孫權嘗曰。顧侯在坐。令人不樂。位至丞相。外啓信至而無兒書。雖神氣不變。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賓客既散。方歎曰。已無延陵之高。豈可有喪明之責。禮記曰。延陵季子適齊。及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旣葬而封。廣輪掩坎。其高可隱也。旣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於是豁情散哀。顏色自若。

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晉陽秋曰。初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嫡兄遜淫安妻徐氏。安欲告遜遣妻。以咨於康。康喻而抑之。遜內不自安。陰告安撾母。表求徙邊。安當徙。訴自理。辭引康。文士傳曰。呂安罹事。康詣獄以明之。鍾會庭論康曰。今皇道開明。四海風靡。邊鄙無詭隨之民。街巷無異口之議。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不爲物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昔太公誅華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羣惑衆也。今不誅康。無以清潔王道。於是錄康閉獄。臨死。而兄弟親族咸與共別。康顏色不變。問其兄曰。向以琴來不。兄曰。

夏侯故雅量然得無傳之小過

出自是風恚何關雅量

以來。康取調之爲太平引。曲成。歎曰。太平引於今絕也。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以爲師。不許。文王亦尋悔焉。王隱晉書曰。康之下獄。太學生數千人請之。于時豪俊皆隨康入獄。悉解喻。一時散遣。康竟與安同誅。

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皆跌蕩不得住。見顧愷之書贊。語林曰。太初從魏帝拜陵。陪列於松柏下。時暴雨。霹靂正中所立之樹。冠冕焦壞。左右覩之皆伏。太初顏色不改。臧榮緒又以爲諸葛誕也。

王戎七歲。嘗與諸小兒遊。看道邊李樹多子折枝。諸兒競走取之。唯戎不動。人問之。答曰。樹在道邊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名士傳曰。戎由是幼有神童之稱也。

魏明帝於宣武場上斷虎爪牙。縱百姓觀之。王戎七歲。亦往看。虎承間攀欄而吼。其聲震地。觀者無不辟易顛仆。戎湛然不動。了無恐色。竹林七賢論曰。明帝自閣上望見。使人問戎姓名而異之。

王戎爲侍中。南郡太守劉肇遺筒中箋布五端。戎雖不受。厚報其書。晉陽秋曰。司隸校尉劉毅奏南郡太守劉肇以布五十疋雜物遺前豫州刺史王戎。請檻車徵付廷尉治罪。除名終身。戎以書未達。不坐。竹林七賢論曰。戎報肇書。議者僉以爲譏。世祖患之。乃發口詔曰。以戎之爲士。義豈懷私。議者乃息。戎亦不謝。

萬伯誠刊

裴叔則被收神氣無變舉止自若求紙筆作書書成救者多乃得免後位儀同三司晉諸公贊曰楷息瓚娶楊駿女駿誅以相婚黨收付廷尉侍中傅祗證楷素意由此得免名士傳曰楚王之難李肇惡楷名重收將害之楷神色不變舉動自若諸人請救得免晉陽秋曰楷與王戎俱加儀同三司

王夷甫嘗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於一處飲燕因語之曰近屬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舉樏擲其面夷甫都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臂與共載去在車中照鏡語丞相曰汝看我眼光迺出牛背上王夷甫盖自謂風神英俊不至與人校

闇當之解似云默受

裴遐在周馥所馥設主人鄧粲晉紀曰馥字祖宣汝南人代劉淮為鎮東將軍鎮壽陽移檄四方欲奉迎天子元皇使甘卓攻之馥出奔道卒遐與人圍棊馥司馬行酒遐正戲不時爲飲司馬恚因曳遐墜地遐還坐舉止如常顏色不變復戲如故王夷甫問遐當時何得顏色不異答曰直是闇當故耳一作闇故當耳一作真是闇將故耳

○劉慶孫在太傅府于時人士多爲所構唯庾子嵩縱心事外無迹可閒後以其性儉家富說太傅令換千萬冀其有吝於此可乘晉陽秋曰劉輿字慶孫中山人有豪俠才筭善交結爲范陽王虓所暱虓薨太傅召之大相委仗用爲長史八王故事曰司馬越字元超高密王泰長子少尚

布衣之操爲中外所歸累遷司空太傅太傅於衆坐中問庾庾時頹然已醉幘墮几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可有兩娑千萬隨公所取於是乃服後有人向庾道此庾曰可謂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

王夷甫與裴景聲志好不同景聲惡欲取之卒不能回乃故詣王肆言極罵要王答已欲以分謗王不爲動色徐曰白眼兒遂作晉諸公贊曰覬字景聲河東聞喜人少有通才從兄頠器賞之每與清言終日達曙自謂理構多如每謝之然未能出也歷太傅從事中郎左司馬監東海王軍事少爲文士而經事爲將雖非其才而以罕重稱也

王夷甫長裴成公四歲不與相知時共集一處皆當時名士謂王曰裴令令望何足計王便卿裴裴曰自可全君雅志裴頠已見

有往來者云庾公有東下意或謂王公可潛稍嚴以備不虞王公曰我與元規雖俱王臣本懷布衣之好若其欲來吾角巾徑還烏衣丹陽記曰烏衣之起吳時烏衣營處所也江左初立琅邪諸王所居何所稍嚴中興書曰於是風塵自消內外緝穆

王丞相主簿欲檢校帳下公語主簿欲與主簿周旋無爲知人几案間事

祖士少好財，阮遙集好屐，並恒自經營。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祖約別傳曰：約字士少，范陽遒人。累遷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鎮壽陽。與蘇峻反。峻敗，約投石勒。約本幽州冠族，賓客塡門，勒登高望見車騎，大驚。又使占奪鄉里先人田地，地主多恨。勒惡之，遂誅約。晉陽秋曰：阮孚字遙集，陳留人，咸第二子也。少有智調，而無儁異。累遷侍中、吏部尚書、廣州刺史。人有詣祖，見料視財物。客至，屏當未盡，餘兩小簏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見自吹火蠟屐，因歎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神色閑暢。於是勝負始分。孚別傳曰：孚風韻疎誕，少有門風。

許侍中、顧司空俱作丞相從事，爾時已被遇，遊宴集聚，略無不同。晉百官名曰：許璪字思文，義興陽羨人。許氏譜曰：璪祖嚚，字子良，永興長。父裴，字季顯，烏程令。璪仕至吏部侍郎。嘗夜至丞相許戲，二人歡極。丞相便命使入己帳眠。顧至曉回轉，不得快孰。許上牀便咍臺大鼾。丞相顧諸客曰：此中亦難得眠處。顧和字君孝，少知名。族人顧榮曰：此吾家騏驥也，必興吾宗。仕至尚書令。五子：治、隱、淳、履之。

庾太尉風儀偉長，不輕舉止，時人皆以為假。亮有大兒數歲，雅重之質，便自如此，人知是天性。溫太眞嘗隱幔怛之，此兒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為此？論者謂不減亮。蘇峻時遇害。庾氏譜曰：會字會宗，太尉亮長子，年十九，咸和

郭卿

非王敦客也

六年遇害。或云。見阿恭。知元規非假。阿恭會小字也。

褚公於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參軍。按庾亮啓參佐名。裒時直為參軍。不掌記室也。名字已顯而位微。人未多識。公東出。乘估客船。送故吏數人。投錢唐亭住。錢唐縣記曰。縣近海。為潮漂沒。縣諸豪姓。斂錢雇人輦土為塘。因以為名也。爾時吳興沈充為縣令。未詳當送客過浙江。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彷徨。問牛屋下是何物人。吏云。昨有一傖父來寄亭中。晉陽秋曰。吳人以中州人為傖。有尊貴客。權移之。令有酒色。因遥問傖父欲食𩞄不。姓何等。可共語。褚因舉手答曰。河南褚季

晉人以使為信

野。遠近久承公名。令於是大遽。不敢移公。便於牛屋下脩刺詣公。更宰殺為饌。具於公前。鞭撻亭吏。欲以謝慙。公與之酌宴。言色無異。狀如不覺。令送公至界。

○郗太傅在京口。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壻。丞相語郗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郗曰。王家諸郎。亦皆可嘉。聞來覓壻。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東牀上坦腹臥。如不聞。郗公云。正此好。訪之乃是逸少。因嫁女與焉。王氏譜曰。逸少。羲之小字。羲之妻。太傅郗鑒女。名璿。字子房。

過江初拜官。輿飾供饌。羊曼拜丹陽尹。客來蚤者。並

得佳設。日晏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不問貴賤。晏別傳曰。晏字延祖。泰山南城人。父暨。陽平太守。晏頗縱宏任。飲酒誕節。與陳留阮放等。號兗州八達。累遷丹陽尹。爲蘇峻所害。羊固拜臨海。竟日皆美供。雖晚至。亦獲盛饌。時論以固之豐華。不如曼之真率。明帝東宮僚屬名曰。固字道安。太山人。文字志曰。固父坦。車騎長史。固善草行。著名一時。避亂渡江。累遷黃門侍郎。褒其清儉。贈大鴻臚。

○周仲智飲酒醉。瞋目還面。謂伯仁曰。君才不如弟。而橫得重名。須臾舉蠟燭火擲伯仁。伯仁笑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孫子兵法曰。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車。四曰火軍。五曰火隊。凡軍必知五火之變。故以火攻者明也。

顗和始爲揚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頃。停車州門外。周侯詣丞相。歷和車邊。語林曰。周侯飲酒已醉。著白帢。憑兩人來詣丞相。和覓蝨。夷然不動。周既過。反還。指顗心曰。此中何所有。顧搏蝨如故。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周侯既入。語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中興書曰。和有操量。弱冠知名。

庾太尉與蘇峻戰敗。率左右十餘人乘小船西奔。晉陽秋曰。蘇峻作逆。詔亮都督征討。戰于建陽門外。王師敗績。亮於陳攜二弟奔溫嶠。亂兵相剝掠。射誤中柂工。應弦而倒。舉船上咸失色分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那可使著賊。衆迺安。

庾小征西嘗出未還。婦母阮是劉萬安妻。劉氏譜曰。劉綏妻陳留阮蕃女。字幼娥。綏別見。與女上安陵城樓上。俄頃翼歸。策良馬。盛輿衛。阮語女。聞庾郎能騎。我何由得見。婦告翼。庾氏譜曰。翼娶高平劉綏女。字靜女。翼便爲於道開鹵簿。盤馬始兩轉。墜馬墮地。意色自若。

宣武桓溫與簡文。太宰武陵王晞。共載。密令人在輿前後鳴鼓大叫。鹵簿中驚擾。太宰惶怖求下輿。顧看簡文。穆然清恬。宣武語人曰。朝廷間故復有此賢。續晉陽秋曰。帝性溫雅有局鎭。嘗與桓溫太宰武陵王晞同乘。至板橋。溫密勑令無因鳴角鼓譟。部伍並驚馳。溫陽駭異。晞

大震。帝舉止自若。音顏無變。溫每以此稱其德量。故論者謂溫服憚也。

王劭王薈共詣宣武。劭薈別傳曰。劭字敬倫。丞相導第五子。清貴簡素。研味玄賾。大司馬桓溫稱爲鳳雛。累遷尚書僕射吳國內史。薈字敬文。丞相最小子。有清譽。夷泰無競。仕至鎭軍將軍。正值收庾希家。中興書曰。希字始彥。司空冰長子。累遷徐兗二州刺史。希兄弟貴盛。桓溫忌之。諷免希官。遂奔于暨陽。初郭璞筮冰子孫必有大禍。唯固三陽。可以有後。故希求鎭山陽。弟友爲東陽。希自家暨陽。及溫誅希。弟柔倩聞希難。逃於海陵。後還京口聚衆。事敗爲溫所誅。薈不自安。逡巡欲去。劭堅坐不動。待收信還得不定迺出。論者以劭爲優。

桓宣武與郗超議芟夷朝臣。條牒既定。其夜同宿。續晉

陽秋曰超謂溫雄武當樂推之運遂深自委結溫亦深相器重故潛謀密計莫不預焉明晨起呼謝安王坦之入擲疏示之郗猶在帳內謝都無言王直擲還云多宣武取筆欲除郗不覺竊從帳中與宣武言謝含笑曰郗生可謂入幕賓也帳一作帷

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汎海戲中興書曰安元居會稽與支道林王羲之許詢共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談說屬文未嘗有處世意也風起浪涌孫王諸人色並遽便唱使還太傅神情方王吟嘯不言舟人以公貌閑意說猶去不止既風轉急浪猛諸人皆諠動不坐公徐云如此將無歸衆人即承響

而回於是審其量足以鎮安朝野

桓公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之晉安帝紀曰簡文晏駕遺詔桓溫依諸葛亮王導故事溫大怒以爲黜其權謝安王坦之所建也入赴山陵百官拜于道側在位望者戰慄失色或云自此欲殺王謝王甚遽問謝曰當作何計謝神意不變謂文度曰晉阼存亡在此一行相與俱前王之恐狀轉見於色謝之寬容愈表於貌望階趨席方作洛生詠諷浩浩洪流桓憚其曠遠乃趣解兵按宋明帝文章志曰安能作洛下書生詠而少有鼻疾語音濁後名流多斅其詠弗能及手掩鼻而吟焉桓溫止新亭大陳兵衛呼安及坦之欲於坐害之王入失厝倒執手版汗流霑衣安神姿舉動不異

於常舉目偏歷温左右衛士謂温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有壁間著阿堵輩温笑曰正自不能不爾於是矜莊之心頓盡命部左右促燕行觴笑語移日）王謝舊齊名於此始判優劣

此意又異雅量

謝太傅與王文度共詣郗超日旰未得前王便欲去謝曰不能為性命忍俄頃（超得寵桓温專殺生之威）

支道林還東（高逸沙門傳曰遁為哀帝所迎遊京邑久心在故山乃拂衣王都還就巖穴）時賢竝送於征虜亭（丹陽記曰太安中征虜將軍謝安立此亭因以為名）蔡子叔前至坐近林公（中興書曰蔡系字子叔濟陽人司徒謨第二子有文理仕至撫軍長史）謝萬石後來坐小遠蔡暫起謝移就其處蔡還見謝在焉因合褥舉謝擲地自復坐謝冠幘傾脫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覺瞋沮坐定謂蔡曰卿奇人殆壞我面蔡答曰我本不為卿面作計其後二人俱不介意

郗嘉賓欽崇釋道安德問（安和上傳曰釋道安者常山薄柳人本姓衛年十二作沙門神性聰敏而貌至陋佛圖澄甚重之值石氏亂於陸渾山木食修學為慕容晙所逼乃住襄陽以佛法東流經籍錯謬更為條章標序篇目為之注解自支道林等皆宗其理無疾卒）餉米千斛修書累紙意寄殷勤道安答直云損米愈覺有待之為煩

謝安南免吏部尚書還東。晉百官名曰：謝奉字弘道，會稽山陰人。謝氏譜曰：奉祖端，散騎常侍。父鳳，丞相主簿。奉歷安南將軍、廣州刺史、吏部尚書。謝太傅赴桓公司馬出西，相遇破岡。既當遠別，遂停三日共語。太傅欲慰其失官，安南輒引以它端。雖信宿中塗，竟不言及此事。太傅深恨在心未盡，謂同舟曰：「謝奉故是奇士。」

○戴公從東出，謝太傅往看之。謝本輕戴，見但與論琴書。戴既無吝色，而談琴書愈妙。謝悠然知其量。晉安帝紀曰：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有清操，恬和通任，為劉真長所知。性甚快暢，泰於娛生。好鼓琴，善屬文，尤樂遊燕，多與高門風流者遊，談者許其通隱。屢辭徵命，遂著高尚之稱。

謝公與人圍棊，俄而謝玄淮上信至，看書竟，默然無言，徐向局。客問淮上利害，答曰：「小兒輩大破賊。」意色舉止，不異於常。續晉陽秋曰：初，苻堅南寇，京師大震。謝安無懼色，方命駕出墅，與兄子玄圍棊。夜還，乃處分，少日皆辦。破賊又無喜容。其高量如此。謝車騎傳曰：氐賊苻堅傾國大出，衆號百萬。朝廷遣諸軍距之，凡八萬。堅進屯壽陽，玄為前鋒都督，與從弟琰等選精銳決戰，射傷堅，俘獲數萬計，得僞輦及雲母車，寶器山積，錦罽萬端，牛馬驢騾駝十萬頭匹。

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發火。子猷遽走避，不惶取屐。晉百官名曰：王徽之字子猷。中興書曰：徽之，羲之第五子。卓犖不羈，欲為傲達。仕至黃門侍郎。子敬神色恬然，徐喚左右，扶憑而出，不異平常。續晉

此不可解

陽秋曰。獻之雖不脩賞貫。而容止不妄。世以此定二王神宇。

符堅遊魂近境。堅別見。謝太傅謂子敬曰。可將當軸。了其此處。

王僧彌謝車騎共王小奴許集。王珉謝玄竝已見。小奴王薈小字也。僧彌舉酒勸謝云。奉使君一觴。謝曰可爾。謝玄曾爲徐州。故云使君。僧彌勃然起作色曰。汝故是吳興溪中釣碣耳。何敢譸張。玄叔父安曾爲吳興。玄少時從之遊。故珉云然。謝徐撫掌而笑曰。衞軍僧彌殊不肅省。乃侵陵上國也。

王東亭爲桓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譽。公甚欲其人地爲一府之望。初見謝失儀。而神色自若。坐上賓客。卽相貶笑。公曰不然。觀其情貌。必自不凡。吾當試之。後因月朝閣下伏。公於內走馬直出突之。左右皆宕仆。而王不動。名價於是大重。咸云是公輔器也。續晉陽秋曰。珣初辟大司馬掾。桓溫至重之。常稱王掾必爲黑頭公。未易才也。

太元末長星見。孝武心甚惡之。徐廣晉紀曰。泰元二十年九月。有蓬星如粉絮。東南行。歷須女至央星。按太元末唯有此妖。不聞長星也。且漢文八年。有長星出東方。文頴注曰。長星有光芒。或竟天。或長十丈。或二三丈。無常也。此星見多爲兵革事。此後十六年。文帝乃崩。蓋知長星非關天子。世說虛也。夜華林園中飲酒。舉桮屬星云。長星。勸爾

如見其情狀

一桮酒。自古何時有萬歲天子。

殷荆州有所識作賦。是東晳慢戲之流。文士傳曰。晳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太子太傅疏廣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達自東海避難元城。改姓去疏之足以爲東氏。晳博學多識。問無不對。元康中。有人自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司空張華以問晳。晳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校果然。曾爲餅賦諸文。文甚俳謔。三十九歲卒。元城爲之廢市。殷甚以爲有才。語王恭。適見新文甚可觀。便於手巾函中出之。王讀。殷笑之不自勝。王看竟。既不笑。亦不言好惡。但以如意帖之而已。殷悵然自失。

此等語亦傷雅

羊綏第二子孚。少有儁才。與謝益壽相好。益壽。謝混小字也。嘗蚤往謝許。未食。俄而王齊王睹來。王睹已見。齊。王熙小字也。中興書曰。熙字叔和。恭次弟。尚鄱陽公主。太子洗馬。蚤卒。既先不相識。王向席有不說色。欲使羊去。羊了不眄。唯脚委几上。詠矚自若。謝與王叙寒温數語畢。還與羊談賞。王方悟其奇。乃合共語。須臾食下。二王都不得餐。唯屬羊不暇。羊不大應對之。而盛進食。食畢便退。遂苦相留。羊義不住。直云。向者不得從命。中國尚虛。二王是孝伯兩弟。

識鑒第七

曹公少時見喬玄。玄謂曰。天下方亂。羣雄虎爭。撥而

詭是

此語似事後論人不宜預知至此

理之非君乎。然君實是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姦賊。恨吾老矣。不見君富貴。當以子孫相累。續漢書曰。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少治禮及嚴氏春秋。累遷尚書令。玄嚴明有才略。長於知人。初魏武帝爲諸生。未知名也。玄甚異之。魏書曰。玄見太祖曰。吾見士多矣。未有若君者。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按世語曰。玄謂太祖。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太祖乃造子將。子將納焉。孫盛雜語曰。太祖嘗問許子將。我何如人。固問。然後子將答曰。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太祖大笑。世說所言謬矣。

曹公問裴潛曰。卿昔與劉備共在荆州。卿以備才如何。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不能爲治。若乘邊守險。足爲一方之主。魏志曰。潛字文行。河東人。避亂荆州。劉表待之賓客禮。潛私謂王粲司馬芝曰。劉牧非霸王之才。而欲以西伯自處。其敗無日矣。遂南渡適長沙。

何晏鄧颺夏侯玄竝求傅嘏交。而嘏終不許。魏略曰。鄧颺字玄茂。南陽宛人。鄧禹之後也。少得士名。明帝時。爲中書郎。以與李勝等爲浮華被斥。正始中。遷侍中尚書。爲人好貨。臧艾以父妾與颺。得顯官。京師爲之語曰。以官易富鄧玄茂。何晏選不得人。頗由颺。以黨曹爽誅。諸人乃因荀粲說合之。謂嘏曰。夏侯太初。一時之傑士。虛心於子。而卿意懷不可。交合則好成。不合則致隙。二賢若穆。則國之休。此藺相如所以下廉頗也。史記曰。相如以功大。拜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怒。欲辱之。相如每稱疾。望見。引車避匿。其舍人欲去之。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吾廷叱之。何畏廉將軍哉。顧奈彊趙弱。秦以吾二人。故不敢加兵於趙。今兩虎鬬勢

據此傳蘭頠先識擇交故當動與福會而別傳乃云鍾會年少嫋以明智交會交太例不徇勝於交叛臣乎

不俱生。吾以公家急而後私讐也。傅聞謝罪。傅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勞。能合虛譽。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何晏鄧颺有爲而躁。博而寡要。外好利而內無關籥。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釁。妬前無親。以吾觀之。此三賢者。皆敗德之人爾。遠之猶恐罹禍。況可親之邪。後皆如其言。傅子曰。是時何晏以才辯顯於貴戚之間。鄧颺好交通。合徒黨。鬻聲名於閭閻。夏侯玄以貴臣子。少有重名。皆求交於嘏。嘏不納也。嘏友人荀粲。有清識遠志。然猶歎嘏結交云。

晉武帝講武於宣武場。帝欲偃武修文。親自臨幸。悉召羣臣。山公謂不宜爾。因與諸尚書言孫吳用兵本意。遂究論。舉坐無不咨嗟。皆曰。山少傅乃天下名言。史記曰。孫武齊人。吳起衛人。竝善兵法。竹林七賢論曰。咸寧中。吳既平。上將爲桃林華山之事。息役弭兵。示天下以大安。於是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時京師猶講武。山濤因論孫吳用兵本意。濤爲人常簡默。蓋以爲國者不可以忘戰。故及之。名士傳曰。濤居魏晉之間。無所標明。嘗與尚書盧欽言及用兵本意。武帝聞之曰。山少傅名言也。後諸王驕汰。輕遘禍難。於是寇盜處處蟻合。郡國多以無備。不能制服。遂漸熾盛。皆如公言。時人以謂山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理會。王夷甫亦歎云。公闇與道合。竹林七賢論曰。永寧之後。諸王構禍。狄虜欻起。皆如濤言。名士傳曰。王夷甫推歎濤晻晻爲與道合。其深不可測。皆此類也。

羊公識更高於巨源

別史云二王當國羊公無德更佳

王夷甫父乂為平北將軍有公事使行人論不得時夷甫在京師命駕見僕射羊祜尚書山濤夷甫時總角姿才秀異敘致既快事加有理濤甚奇之既退看之不輟乃嘆曰生兒不當如王夷甫邪羊祜曰亂天下者必此子也

晉陽秋曰夷甫父乂有簡書將免官夷甫年十七見所繼從舅羊祜申陳事狀辭甚俊偉祜不然之夷甫拂衣而起祜顧謂賓客曰此人必將以盛名處當世大位然敗俗傷化者必此人也漢晉春秋曰初羊祜以軍法欲斬王戎夷甫又忿祜言其必敗不相貴重天下為之語曰二王當朝世人莫敢稱羊公之有德

潘陽仲見王敦小時謂曰君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耳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

晉陽秋曰潘滔字陽仲滎陽人太常尼從子也有文學才識永嘉末為河南尹遇害漢晉春秋曰初王夷甫言東海王越轉王敦為揚州潘滔初為太傅長史言於太傅曰王處仲蜂目已露豺聲未發今樹之江外肆其豪彊之心是賊之也晉陽秋曰敦為太子舍人與滔同僚故有此言習孫二說便小遷異春秋傳曰楚令尹子上謂世子商臣蜂目而豺聲忍人也

無容商斥之詭語是也

石勒不知書

石勒傳曰勒字世龍上黨武鄉人匈奴之苗裔也雄勇好騎射晉元康中流宕山東與平原茌平人師歡家傭耳恒聞鼓角鞞鐸之音勒私異之初勒鄉里原上地中生石日長類鐵騎之象國中生人參葩葉甚盛于時父老相者皆云此胡體貌奇異有不可知勸邑人厚遇之人多哂而不信永嘉初豪傑並起與胡王陽等十八騎詣汲桑為左前督桑敗共推勒為主攻下州縣都於襄國後僭

正號外謚明皇帝。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刻印將授之。大驚曰。此法當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諫。廼曰。賴有此耳。鄧粲晉紀曰。勒手不能書。目不識字。每於軍中令人誦讀。聽之皆解其意。漢書曰。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勸立六國後。王令趣刻印。張良入諫。以為不可。輟食吐哺。罵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趣令銷印。

衛玠年五歲。神衿可愛。祖太保曰。此兒有異。顧吾老不見其大耳。晉諸公贊曰。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少以明識清允稱。傅嘏極貴重之。謂之寗武子。仕至太保。為楚王瑋所害。玠別傳曰。玠有虛令之秀。清勝之氣。在羣伍之中。有異人之望。祖太保見玠五歲。曰。此兒神爽聰令。與衆大異。恐吾年老。不及見爾。

劉越石云。華彥夏識能不足。彊果有餘。虞預晉書曰。華軼字彥夏。平原人。魏太尉歆曾孫也。累遷江州刺史。傾心下士。甚得士歡心。以不從元皇命見誅。漢晉春秋曰。劉琨知軼必敗。謂其自取之也。

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爾。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時人皆謂為見機。文士傳曰。張翰字季鷹。父儼。吳大鴻臚。翰有清才美望。博學善屬文。造次立成。辭義清新。大司馬齊王冏辟為東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爾。翰以疾歸。榮以輒

人敗可耳何得定知死塢壁間傳會多如此

去除吏名。性至孝。遭母艱。哀毁過禮。自以年宿。不營當世。以疾終于家。

諸葛道明初過江左。自名道明。名亞王庾之下。中興書曰。恢避難過江。與潁川荀道明。陳留蔡道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時人為之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先為臨沂令。丞相謂曰。明府當為黑頭公。語林曰。丞相拜司空。諸葛道明在公坐。指冠冕曰。君當復著此。

王平子素不知眉子。曰。志大其量。終當死塢壁間。晉諸公贊曰。王玄字眉子。夷甫子也。東海王越辟為掾。後行陳留太守。大行威罰。為塢人所害。

王大將軍始下。楊朗苦諫不從。遂為王致力。乘中鳴雲露車。逕前曰。聽下官鼓音。一進而捷。王先把其手曰。事克當相用為荊州。既而忘之。以為南郡。晉百官名曰。朗字世彥。弘農人。楊氏譜曰。朗祖囂典軍校尉。父淮冀州刺史。王隱晉書曰。朗有器識才量。善能當世。仕至雍州刺史。王敗後。明帝收朗欲殺之。帝尋崩。得免。後兼三公署數十人為官屬。此諸人當時並無名。後皆被知遇。于時稱其知人。

周伯仁母冬至舉酒賜三子曰。吾本謂度江託足無所。爾家有相。爾等並羅列吾前。復何憂。周嵩起長跪而泣曰。不如阿母言。伯仁為人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狠抗。亦不容

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鄧粲晉紀曰：阿奴，嵩之弟。周謨也。三周並已見。

王大將軍既亡，王應欲投世儒。世儒爲江州。王含欲投王舒。舒爲荊州。含語應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廼所以宜往也。晉陽秋曰：應字安期，含子也。敦無子，養爲嗣，以爲武衛將軍，用爲副貳。伏誅。江州當人彊盛時，能抗同異，此非常人所行。及覩衰危，必興愍惻。王彬別傳曰：彬字世儒，琅邪人。祖覽，父正，並有名德。彬爽氣出儕類，有雅正之韻，與元帝姨兄弟，佐佑皇業，累遷侍中。從兄敦下石頭，害周伯仁。彬與顗素善，往哭其尸，甚慟。既而見敦，敦怪其有慘容，而問之。答曰：向哭周伯仁，情不能已。敦曰：伯仁自致刑戮，汝復何爲者哉？彬曰：伯仁清譽之士，有何罪？因數敦曰：抗旌犯上，殺戮忠良。音辭抗慨，與淚俱下。敦怒甚。丞相在坐，代爲之解，命彬拜謝。彬曰：有足疾，此來見天子，尚不能拜，何跪之有？敦曰：脚疾何如頸疾？以親故不害之。累遷江州刺史、左僕射，贈衛將軍。荊州守文，豈能作意表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沈含父子于江。王舒傳曰：舒字處明，琅邪人。祖覽，知名。父會，御史。舒器業簡素，有文武幹。中宗用爲北中郎將、荊州刺史、尚書僕射，出爲會稽太守。以父名會，累表自陳。討蘇峻有功，封彭澤侯，贈車騎大將軍。彬聞應當來，密具船以待之。竟不得來，深以爲恨。含之投舒，舒遣軍逆之。含父子赴水死。昔酈寄賣友，見譏，況叛兄弟以求安，舒非人矣。

武昌孟嘉作庾太尉州從事，已知名。褚太傅有知人

鑒能。豫章還過武昌。問庾曰。聞孟從事佳。今在此不。庾云。卿自求之。褚眄睞良久。指嘉曰。此君小異。得無是乎。庾大笑曰。然。于時既歎褚之默識。又欣嘉之見賞。嘉別傳曰。嘉字萬年。江夏鄳人。曾祖父宗。吳司空。祖父揖。晉廬陵太守。宗葬武昌陽新縣。子孫家焉。嘉少以清操知名。太尉庾亮領江州。辟嘉部廬陵從事。下都還。亮引問風俗得失。對曰。待還當問從事吏。亮舉麈尾掩口而笑。語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轉勸學從事。太傅褚裒有器識。亮正旦大會。裒問亮。聞江州有孟嘉。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久之。指嘉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喜裒得嘉。奇嘉爲裒所得。乃益器之。後爲征西桓溫參軍。九月九日。溫遊龍山。參寮畢集。時佐史並著戎服。風吹嘉帽墮落。溫戒左右勿言。以觀其舉止。嘉初不覺。良久如廁。命取還之。令孫盛作文嘲之。成。著嘉坐。嘉還。即答。四坐嗟

眞長能識殷浩篤馭桓溫豈可王劉並稱

嘆。嘉喜酣暢。愈多不亂。溫問。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明公未得酒中趣爾。又問。聽伎。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答曰。漸近自然。轉從事中郎。遷長史。年五十三而卒。

戴安道年十餘歲。在瓦官寺畫。王長史見之曰。此童非徒能畫。續晉陽秋曰。逵善圖畫。窮巧丹青也。亦終當致名。恨吾老。不見其盛時耳。

王仲祖謝仁祖劉眞長俱至丹陽墓所。省殷揚州。殊有確然之志。中興書曰。浩棲遲積年。累聘不至。既反。王謝相謂曰。淵源不起。當如蒼生何。深爲憂嘆。劉曰。卿諸人眞憂淵源不起邪。

小庾臨終自表以子園客爲代。園客爰之小字也。庾氏譜曰爰之字仲眞翼第二子。中興書曰爰之有父翼風。桓溫徙于豫章年三十六而卒。朝廷慮其不從命。未知所遣。乃共議用桓溫。劉尹曰。使伊去必能克定西楚。然恐不可復制。劉惔別傳曰。庾翼薨。表其子爰之代爲荆州。何充曰。陶公重勳也。臨終高讓。丞相未薨。敬豫爲四品將軍。于今不改。親則道恩優游散騎。未有超卓若此之授。乃以徐州刺史桓溫爲安西將軍荆州刺史。宋明帝文章志曰。翼表其子代任。朝廷畏憚之。議者欲以授桓溫。時簡文輔政然之。劉惔曰。溫去必能定西楚。然恐不能復制。願大王自鎭上流。惔請爲從軍司馬。簡文不許。溫後果如惔所筭也。

桓公將伐蜀。在事諸賢。咸以李勢在蜀既久。承藉累葉。且形據上流。三峽未易可克。唯劉尹云。伊必能克蜀。觀其蒲博。不必得則不爲。華陽國志曰。李勢字子仁。洛陽臨渭人。本巴西宕渠賓人也。其先李特因晉亂據蜀。特子雄稱號成都。勢伯父驤。特弟也。驤生壽。壽篡位自立。勢即壽子也。晉安西將軍伐蜀。勢歸降。遷之揚州。自起至亡六世三十七年。溫別傳曰。初朝廷以蜀處險遠。而溫衆寡少。縣軍深入。甚以憂懼。而溫直指成都。李勢面縛。語林曰。劉尹見桓公每嬉戲必取勝。謂曰。卿乃爾好利。何不焦頭。及伐蜀。故有此言。

謝公在東山畜妓。簡文曰。安石必出。既與人同樂。亦不得不與人同憂。宋明帝文章志曰。安縱心事外。疎略常節。每畜女妓。攜持遊肆也。

○郗超與謝玄不善。苻堅將問晉鼎。既已狼噬梁岐。

正史堅姓從苻即蒲之變也此云當應苻命從竹非是石虎時正姓蒲不得云苻郎

又虎視淮陰矣。車頻秦書曰。苻堅字永固。武都氐人也。本姓蒲。祖父洪。以讖文改曰苻。言巳當王。應符命也。堅初生。有赤光流其室。及誕。背赤色隱起若篆文。幼有美度。石虎司隸徐正名知人。堅六歲時。嘗戲於路。正見而異焉。問曰。苻郎。此官街。小兒行戲。不畏縛邪。堅曰。吏縛有罪。不縛小兒。正謂左右曰。此兒有王霸相。石氏亂。伯父健及父雄西入關。健夢天神使者朱衣冠。拜苻頭爲龍驤將軍。苻頭。堅小字也。健即拜爲龍驤。以應神命。後健僭帝號。死。子生立。凶暴。羣臣殺之而立堅。堅立十五年。遣長樂公丕攻沒襄陽。十九年。大興師伐晉。衆號百萬。水陸俱進。次于項城。自項城至長安。連旗千里。首尾不絕。乃遣告晉曰。已爲晉君於長安城中建廣夏之室。今故大舉。渡江相迎。克日入宅也。于時朝議遣玄北討。人間頗有異同之論。唯超曰。是必濟事。吾昔嘗與共在桓宣武府。見使才皆盡。雖履屐之間。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勳。元功既舉。時人咸歎超之先覺。又重其不以愛憎匿善。中興書曰。于時氐賊獷盛。朝議求文武良將可鎮靖北方者。衛大將軍安曰。唯兄子玄可任此事。中書郎郗超聞而歎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其舉。

韓康伯與謝玄亦無深好。玄北征後。巷議疑其不振。康伯曰。此人好名。必能戰。續晉陽秋曰。玄識局貞正。有經國之才略。玄聞之甚忿。常於衆中厲色曰。丈夫提千兵入死地。以事君親故發。不得復云爲名。

褚期生少時。謝公甚知之。恒云。褚期生若不佳者。僕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ies, U.S.A.

不復相士。期生褚爽小字也。續晉陽秋曰。爽字茂弘。河南人。太傅裒之孫。秘書監韶之子。太傅謝安見其少時。歎曰。若期生不佳。我不復論士。及長。果俊邁有風氣。好老莊之言。當世榮譽弗之屑也。唯與殷仲堪善。累遷中書郎。義興太守。女為恭帝皇后。

郗超與傅瑗周旋。瑗見其二子。並總髮。超觀之良久。謂瑗曰。小者才名皆勝。然保卿家。終當在兄。卽傅亮兄弟也。傅氏譜曰。瑗字叔玉。北地靈州人。歷護軍長史。安城太守。宋書曰。迪字長猷。瑗長子也。位至五兵尚書。贈太常。丘淵之文章錄曰。亮字季友。迪弟。歷尚書令。左光祿大夫。元嘉三年。以罪伏誅。

王恭隨父在會稽。王大自都來拜墓。恭父蘊。王忱。並已見。恭暫往墓下看之。二人素善。遂十餘日方還。父問恭何故多日。對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因語之曰。恐阿大非爾之友。終乖愛好。果如其言。忱與恭為王緒所間。終成怨隙。別見。

車胤父作南平郡功曹。太守王胡之避司馬無忌之難。置郡于酆陰。是時胤十餘歲。胡之每出。嘗於籬中見而異焉。謂胤父曰。此兒當致高名。後遊集。恆命之。胤長。又為桓宣武所知。清通於多士之世。官至選曹尚書。續晉陽秋曰。胤字武子。南平人。父育。為郡主簿。太守王胡之有知人識裁。見謂其父曰。此兒當成卿門戶。宜資令學問。胤就業恭勤。博覽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繼日焉。及長。風姿美劭。機悟敏率。桓溫在荊州。辟為從事。一歲至治中。胤既博學多聞。又善於激賞。當時每有盛坐。胤

必同之。皆云。無車公不樂。太傅謝公遊集之日。開筵以待之。累遷丹陽尹。護軍將軍。吏部尚書。

王忱死。西鎮未定。朝貴人人有望。時殷仲堪在門下。雖居機要。資名輕小。人情未以方嶽相許。晉孝武欲拔親近腹心。遂以殷爲荊州。事定。詔未出。王珣問殷曰。陝西何故未有處分。殷曰。已有人。王歷問公卿。咸云非。王自計才地必應在己。復問非我邪。殷曰。亦似非。其夜詔出用殷。王語所親曰。豈有黃門郎而受如此任。仲堪此舉。迺是國之亡徵。晉安帝紀曰。孝武深爲晏駕後計。擢仲堪代王忱爲荊州。仲堪雖有美譽。議者未以方嶽相許。旣受腹心之任。居上流之重。議者謂其殆矣。終爲桓玄所敗。

賞譽第八上

陳仲舉嘗歎曰。若周子居者。眞治國之器。汝南先賢傳曰。周乘。字子居。汝南安城人。天資聰朗。高峙嶽立。非陳仲舉黃叔度之儔。則不交也。仲舉嘗歎曰。周子居者。眞治國之器也。爲太山太守。甚有惠政。譬諸寶劒。則世之干將。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請干將作劒。干將者。吳人。其妻曰莫邪。干將采五山之精。六金之英。候天地。伺陰陽。百神臨視。而金鐵之精未流。夫妻乃翦髮及爪而投之鑪中。金鐵乃濡。遂成二劒。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莫邪。而作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以獻闔閭。闔閭甚寶重之。

世目李元禮。謖謖如勁松下風。李氏家傳曰。膺嶽峙淵清。峻貌貴重。華夏

稱曰。潁川李府君。頵頵如玉山。汝南陳仲舉。軒軒如千里馬。南陽朱公叔。飂飂如行松柏之下。

謝子微見許子將兄弟曰。平輿之淵有二龍焉。見許子政弱冠之時。歎曰。若許子政者。有幹國之器。正色忠謇。則陳仲舉之匹。

汝南先賢傳曰。謝甄字子微。汝南邵陵人。明識人倫。雖郭林宗不及甄之鑒也。見許子將兄弟弱冠時。則曰。平輿之淵有二龍。仕爲豫章從事。許虔字子政。平輿人。體尚高潔。雅正寬亮。謝子微見虔兄弟歎曰。若許子政者。有幹國之器也。虔弟劭。聲未發時。時人以謂不如虔。虔忻撫髀稱劭。自以爲不及也。釋褐爲郡功曹。黜姦發惡。一郡肅然。年三十五卒。海內先賢傳曰。許劭字子將。虔弟也。山峙淵停。行應規表。邵陵謝子微高才遠識。見劭十歲時。歎曰。此乃希世之偉人也。初劭拔樊子昭於市肆。出虞承賢於客舍。召李叔才於無聞。擢郭子瑜於小吏。廣陵徐孟本來臨汝南。聞劭高名。召功曹。時袁紹以公族爲濮陽長。棄官還。副軍從騎。將入郡界。乃歎曰。許子將秉持清格。豈可以吾輿服見之邪。遂單馬而歸。辟公府掾。敦辟皆不就。避地江南。卒於豫章也。

伐惡退不肖。范孟博之風。

張璠漢紀曰。范滂字孟博。汝南伊陽人。爲功曹。辟公府掾。升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百城聞滂高名。皆解印綬去。爲黨事見誅。

公孫度目邴原。所謂雲中白鶴。非燕雀之網所能羅也。

魏書曰。度字叔濟。襄平人。累遷冀州刺史。遼東太守。邴原別傳曰。原字根矩。東管朱虛人。少孤。數歲時。過書舍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泣也。原曰。凡得學者有親也。一則願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中心感傷。故泣耳。師惻然曰。苟欲學。不須資也。於是就業。長則博覽洽聞。金玉其行。知世將亂。避地遼東。公孫度禮之。中國既寧。欲還鄉里。爲度禁絕。原密自治嚴。謂部落曰。移比近郡。以觀其意。皆曰樂移。原舊有捕魚大

註謂裴公爲頠大謬詳語意即楷也

船請村落皆令熟醉因夜去之數日度乃覺吏欲追之度曰郗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鶉鷃之網所能羅也魏王辟祭酒累遷五官中郎長史

鍾士季目王安豐阿戎了了解人意王隱晉書曰戎少清明曉悟

謂裴公之談經日不竭裴頠已見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用裴按諸書皆云鍾會薦裴楷王戎於晉文王文王辟以爲掾不聞爲吏部郎

王濬沖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鍾曰向二童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二賢當爲吏部尚書冀爾時天下無滯才晉陽秋曰戎爲兒童鍾會異之

據晉史作汪翔盖汪字訛而爲江翔音

諺曰後來領袖有裴秀虞預晉書曰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人父潛魏太常秀有風操八歲能著文叔父徽有聲名秀年十餘歲有賓客詣徽出則過秀時人爲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大將軍辟爲掾父終推財與兄年二十五遷黃門侍郎晉受禪封鉅鹿公後累遷左光祿司空四十八薨諡元公配食宗廟

裴令公目夏侯太初肅肅如入廊廟中不修敬而人自敬禮記曰周豐謂魯哀公曰宗廟社稷之中未施敬而民自敬一曰如入宗廟琅琅但見禮樂器見鍾士季如觀武庫但覩矛戟見傅蘭碩江廧靡所不有見山巨源如登山臨下幽然

訛而爲膺也然汪翔亦甚費解

深遠。玄。會。嘏。濤。並已見上。

羊公還洛。郭奕爲野王令。晉諸公贊曰。奕字泰業。太原陽曲人。累世舊族。奕有才望。歷雍州刺史尚書。羊至界。遣人要之。郭便自往。既見嘆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太業。復往羊許。小悉還。又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羊既去。郭送之彌日。一舉數百里。遂以出境免官。復嘆曰。羊叔子何必減顏子。

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顧愷之畫贊曰。濤無所標明。淳深淵默。人莫見其際。而其器亦入道。故見者莫能稱謂。而服其偉量。

○羊長和父繇與太傅祜同堂相善。仕至車騎掾。蚤卒。長和兄弟五人幼孤。羊氏譜曰。繇字堪甫。太山人。祖續。漢太尉。不拜。父秘。京兆太守。繇歷車騎掾。娶樂國楨女。生五子。秉。洽。式。亮。悅也。祜來哭。見長和哀容舉止。宛若成人。迺嘆曰。從兄不亡矣。

山公舉阮咸爲吏部郎。目曰。清眞寡欲。萬物不能移也。名士傳曰。咸字仲容。陳留人。籍兄子也。任達不拘。當世皆怪其所爲。及與之處。少嗜欲。哀樂至到。過絕於人。然後皆忘其向議。爲散騎侍郎。山濤舉爲吏部。武帝不用。太原郭奕見之心醉。不覺嘆服。解音好酒。以卒。山濤啓事曰。吏部郎史曜出處。缺當選。濤薦咸曰。眞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之職。必妙絕於時。詔用陸亮。晉陽秋曰。咸行已多違禮度。濤舉以爲吏部郎。世祖不許。竹林七賢論曰。山濤之舉阮咸。固知上不能用。蓋惜曠世之儁。莫識其意故耳。夫以咸之所犯。方外之意。稱其清眞寡欲。則

逃外之意自見耶。

王戎目阮文業清倫有鑒識漢元以來未有此人。杜篤新書曰阮武字文業陳留尉氏人父諶侍中武闊達博通淵雅之士陳留志曰武魏末河清太守族子籍年總角未知名武見而偉之以為勝己知人多此類著書十八篇謂之阮子終于家郭泰友人宋子俊稱泰自漢元以來未有林宗之匹。

武元夏目裴王曰戎尚約楷清通。虞預晉書曰武陔字元夏沛國竹邑人父周魏光祿大夫陔及二弟韶茂皆總角見稱並有器望鄉人諸父未能覺其多劣時同郡劉公榮名知人嘗造周周見其三子公榮曰君三子皆國士元夏器量最優有輔佐之風力仕宦可為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陔至左僕射。

庾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有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晉諸公贊曰嶠常慕其舅夏侯玄為人故於朝士中峨然不群時類憚其風節。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名士傳曰夷甫天形奇特明秀若神八王故事曰石勒見夷甫謂長史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不萇曰彼晉三公不為我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也夜使推牆殺之。

王汝南既除所生服遂停墓所兄子濟每來拜墓略不過叔叔亦不候濟脫時過止寒溫而已後聊試問近事答對甚有音辭出濟意外濟極惋愕仍與語轉

造精微濟先略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懍然心形俱肅遂留共語彌日累夜濟雖儁爽自視缺然乃喟然嘆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去叔送至門濟從騎有一馬絕難乘少能騎者濟聊問叔好騎乘不曰亦好爾濟又使騎難乘馬叔姿形既妙回策如縈名騎無以過之濟益嘆其難測非復一事鄧粲晉紀曰王湛字處沖太原人隱德人莫之知雖兄弟宗族亦以爲癡唯父昶異焉昶喪居墓次兄子濟往省湛見牀頭有周易謂湛曰叔父用此何爲頗曾看不湛笑曰體中佳時脫復看耳今日當與汝言因共談易剖析入微妙言奇趣濟所未聞嘆不能測濟性好馬而所乘馬駿駛意甚愛之湛曰此雖小駛然力薄不堪苦

不言如父而言勝已居然有王子敬意然濟實有勝父處

近見督郵馬當勝此但養不至耳濟取督郵馬穀食十數日與湛試之湛未嘗乘馬卒然便馳騁步驟不異於濟而馬不相勝湛曰今直行車路何以別馬勝不唯當就蟻封耳於是就蟻封盤馬果倒踣其儁識天才乃爾既還渾問濟何以暫行累日濟曰始得一叔渾問其故濟具歎述如此渾曰何如我濟曰濟以上人武帝每見濟輒以湛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既而得叔後武帝又問如前濟曰臣叔不癡稱其實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晉陽秋曰濟有人倫鑒識其雅俗是非少所優潤見湛嘆服其德宇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之曰欲以我處季孟之間乎王隱晉書曰魏舒字陽元任城人幼孤爲外氏寗家所養寗氏起宅相者曰當出

貴甥外祖母意以盛氏甥小而惠謂應相也舒曰當爲外氏成此宅相少名遲鈍叔父衡使守水碓每言舒堪八百戶長我願畢矣舒不以介意身長八尺二寸不修常人近事少工射著韋衣入山澤每獵大獲爲後將軍鍾毓長史毓與參佐射戲舒常爲坐畫籌後值朋人少以舒充數於是發無不中加博措閑雅殆盡其妙毓歎謝之曰吾之不足盡卿如此射矣轉相國參軍晉王每朝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累遷侍中司徒。於是顯名年二十八始官。

裴僕射時人謂爲言談之林藪。惠帝起居注曰頠理甚淵博贍於論難。

○張華見褚陶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陸曰公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褚氏家傳曰陶字季雅吳郡錢塘人褚先生後也陶聰惠絕倫年十三作鷗鳥水碓二賦宛陵嚴仲弼見而奇之曰褚先生復出矣弱不好弄清淡閑默以墳典自娛語所親曰聖賢備在黃卷中舍此何求州郡辟不就吳歸命世祖補臺郎建中校尉司空張華與陶書曰二陸龍躍於江漢彥先鳳鳴於朝陽自此以來常恐南金已盡而復得之於吾子故知延州之德不孤淵岱之寶不匱仕至中尉。

有問秀才吳舊姓何如答曰吳府君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儁乂朱永長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九皐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衡士龍鴻鵠之裵徊懸鼓之待槌。秀才蔡洪也集載洪與刺史周浚書曰一日侍

坐。言及吳士。詢于蜀茷。遂見下問。造次承顏。載辭不舉。敎令條列名狀。退輒思之。今稱疏所知。吳展。字士季。下邳人。忠足矯非。清足厲俗。信可結神。才堪幹世。仕吳為廣州刺史。吳郡太守。吳平。還下邳。閉門自守。不交賓客。誠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儁乂也。朱誕。字永長。吳郡人。體履清和。黃中通理。吳朝舉賢良。累遷議郎。今歸在家。誠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也。嚴隱。字仲弼。吳郡人。稟氣清純。思度淵偉。吳朝舉賢良。宛陵令。吳平。去職。九皐之鳴鶴。空谷之白駒也。張暢。字威伯。吳郡人。稟性堅明。志行清朗。居磨涅之中。無淄磷之損。歲寒之松柏。幽夜之逸光也。陸雲別傳曰。雲字士龍。吳大司馬抗之第五子。機同母之弟也。儒雅有俊才。容貌瓌偉。口敏能談。博聞彊記。善著述。六歲便能賦詩。時人以為項託揚烏之疇也。年十八。刺史周浚命為主簿。浚常歎曰。陸士龍當今之顏淵也。累遷太子舍人。清河內史。為成都王所害。凡此諸君。以洪筆為鉏耒。以紙札為良田。以玄默為稼穡。以義理為豐年。以談論為英華。以忠恕為珍寶。著文章為錦繡。蘊五經為繒帛。坐謙虛為席薦。張義讓為帷幙。行仁義為室宇。修道德為廣宅。按蔡所論士十六人。無陸機兄弟。又無凡此諸君以下。疑益之。

不可解必有誤

人問王夷甫。山巨源義理何如。是誰輩。王曰。此人初不肯以談自居。然不讀老莊。時聞其詠。往往與其旨合。顧愷之畫贊曰。濤有而不恃。皆此類也。

洛中雅雅有三嘏。劉粹字純嘏。宏字終嘏。漠字沖嘏。是親兄弟。王安豐甥。並是王安豐女壻。宏。眞長祖也。

晉諸公贊曰粹沛國人歷侍中南中郎將宏歷秘書監光祿大夫晉後略曰漠少以清識爲名與王夷甫友善並好以人倫爲意故世人許以才智之名自相國右長史出爲襄州刺史以貴簡稱按劉氏譜劉邠妻武周女生粹宏漠非王氏甥

洛中錚錚馮惠卿名蓀是播子晉後略曰播字友聲長樂人位至大宗正生蓀八王故事曰蓀少以才悟識當世之宜蚤歷清職仕至侍中爲長沙王所害

蓀與邢喬俱司徒李胤外孫及胤子順並知名時稱馮才清李才明純粹邢晉諸公贊曰喬字曾伯河間人有才學仕至司隸校尉順字曼長仕至太僕卿

衛伯玉爲尚書令見樂廣與中朝名士談議奇之曰自昔諸人沒已來常恐微言將絕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子弟造之曰此人人之水鏡也見之若披雲霧覩青天晉陽秋曰尚書令衛瓘見廣曰昔何平叔諸人沒常謂清言盡矣今復聞之於君王隱晉書曰衛瓘有名理及與何晏鄧颺等數共談講見廣奇之曰每見此人則瑩然猶廓雲霧而覩青天

○王太尉曰見裴令公精明朗然籠蓋人上非凡識也若死而可作當與之同歸或云王戎語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鄭玄曰作起也

王夷甫自嘆我與樂令談未嘗不覺我言爲煩晉陽秋曰樂廣善以約言厭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太尉王夷甫光祿大夫裴叔則能清言常曰與樂令言覺其簡至吾等皆煩

兄弟間品題略盡

郭子玄有儁才。能言老莊。庾敳嘗稱之。每曰。郭子玄何必減庾子嵩。名士傳曰。郭象字子玄。自黃門郎爲太傅主簿。任事用勢。傾動一府。敳謂象曰。卿自是當世大才。我疇昔之意。都已盡矣。其似理推心。皆此類也。

王平子目太尉。阿兄形似道。而神鋒太儁。太尉答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王隱晉書曰。澄通朗好人倫。情無所繫。

太傅府有三才。劉慶孫長才。晉陽秋曰。太傅將召劉輿。或曰。輿猶膩也。近將汙人。太傅疑而禦之。輿乃密視天下兵簿諸屯戍及倉庫處所。人穀多少。牛馬器械。水陸地形。皆默識之。是時軍國多事。每會議事。自潘滔以下。皆不知所對。輿便屈指籌計。所發兵仗處所。糧廩運轉。事無凝滯。於是太傅遂委仗之。潘陽仲大才。裴景聲清才。八王故事曰。劉輿才長綜覈。滔以博學爲名。裴邈彊立方正。皆爲東海王所暱。俱顯一府。故時人稱曰。輿長才。滔大才。邈清才也。

世說新語卷中之上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ies, U.S.A.

世說新語卷中之下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明　王世懋　批點

賞譽第八下

林下諸賢。各有儁才子。籍子渾。器量弘曠。世語曰。渾字長成。清虛寡欲。位至太子中庶子。康子紹。清遠雅正。已見。濤子簡。疏通高素。虞預晉書曰。簡字季倫。平雅有父風。與嵇紹劉漢等齊名。遷尚書。出為征南將軍。咸子瞻。虛夷有遠志。瞻弟孚。爽朗多所遺。名士傳曰。瞻字千里。夷任而少嗜欲。不修

古吳錢世傑寫　郭卿刊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ies, U.S.A
PL 2666 L55 A6 1581 v.4

名行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識其要。仕至太子舍人。年三十卒。中興書曰。字風韻疏誕。少有門風。初為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秀子純悌。竝令淑有清流。竹林七賢論曰。純字長悌。位至侍中。悌字叔遜。位至御史中丞。晉諸公贊曰。洛陽敗。純悌出奔。為賊所害。戎子萬子。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晉諸公贊曰。王綏字萬子。辟太尉掾。不就。年十九卒。晉書曰。戎子萬有美號。而太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也。唯伶子無聞。凡此諸子。唯瞻為冠。紹簡亦見重當世。

庾子躬有廢疾。甚知名。家在城西。號曰城西公府。虞預晉書曰。琮字子躬。潁川人。太常峻第二子。仕至太尉掾。

王夷甫語樂令。名士無多人。故當容平子知。王澄別傳曰。澄風韻邁達。志氣不羣。從兄戎。兄夷甫。名冠當年。四海人士。一為澄所題目。則二兄不復措意。云已經平子。其見重如此。是以名聞益盛。天下知與不知。莫不傾注。澄後事迹不逮。朝野失望。及舊遊識見者。猶曰當今名士也。

王太尉云。郭子玄語議如懸河寫水。注而不竭。名士傳曰。子玄有儁才。能言莊老。

司馬太傅府多名士。一時儁異。庾文康云。見子嵩在其中。常自神王。晉陽秋曰。敳為太傅從事中郎。

太傅東海王鎮許昌。以王安期為記室參軍。雅相知重。敕世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閒

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或曰王趙鄧三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謂安期鄧伯道趙穆也趙吳郡行狀曰穆字季子汲郡人眞淑平粹才識清通歷尚書郎太傅參軍太傅越與穆及王承阮瞻鄧攸書曰禮八歲出就外傅十年曰幼學明可以漸先王之教也然學之所受者淺體之所安者深是以閑習禮度不如式瞻軌儀諷味遺言不如親承辭旨小兒毗既無令淑之資未聞道德之風欲屈諸君時以閑豫周旋燕誨也穆歷吳郡太守封南鄉侯袁宏作名士傳直云王參軍或云趙家先猶有此本

庾太尉少爲王眉子所知庾過江嘆王曰庇其宇下

逢萌梅福以上人豈眉子輩可擬

使人忘寒暑晉諸公贊曰玄少希慕簡曠八王故事曰玄爲陳留太守或勸玄過江投琅邪王玄曰王處仲得志於彼家叔猶不免害豈能容我謂其器宇不容於敦也

謝幼輿曰友人王眉子清通簡暢嵇延祖弘雅劭長董仲道卓犖有致度王隱晉書曰董養字仲道太始初到洛下不祿求榮永嘉中洛城東北角步廣里中地陷中有二鵝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問之博識者不能知養聞歎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此地也卒有二鵝蒼者胡象後明當入洛白者不能飛此國諱也謝鯤元化論序曰陳留董仲道於元康中見惠帝廢楊悼后升太學堂嘆曰建此堂也將何爲乎每見國家赦書謀反逆皆赦孫殺王父母子殺父母不赦以爲王法所不容也柰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以至此乎天人之理既滅大亂斯起顛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其所終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ies, U.S.A

二陸即被禍猶爲名賢憶

王公目太尉巖巖清峙壁立千仞。顧愷之夷甫畫贊曰：夷甫天形瓌特，識者以爲巖巖秀峙，壁立千仞。

庾太尉在洛下，問訊中郎。庾敳。中郎留之云：諸人當來。尋溫元甫、晉諸公贊曰：溫幾字元甫，太原人。才性清婉，歷司徒右長史、湘州刺史，卒官。劉王喬、曹嘉之晉紀曰：劉疇字王喬，彭城人。父訥，司隸校尉。疇善談名理，曾避亂塢壁，有胡數百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笳而吹之，爲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遊客之思。於是群胡皆泣而去之。位至司徒左長史。裴叔則俱至，酬酢終日。庾公猶憶劉、裴之才儁，元甫之清中。中一作平。

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廨中，三間瓦屋，士

慕如此蓋以得見爲幸也

註已不能解按史記涉之爲王沈沈者註沈沈猶談談俗言深也談談二字見此意言深深見許也

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士龍爲人，文弱可愛。士衡長七尺餘，聲作鍾聲，言多忼慨。文士傳曰：雲性弘靜，怡怡然爲士友所宗。機清厲有風格，爲鄉黨所憚。

王長史是庾子躬外孫。王氏譜曰：蒙父訥，娶潁川庾琮之女，字三壽也。丞相目子躬云：入理泓然，我已上人。子躬，嵩兄也。

庾太尉目庾中郎：家從談談之許。名士傳曰：敳不爲辨析之談，而舉其旨要。太尉王夷甫雅重之也。一作家從談之祖。從一作誦。許一作辭。

庾公目中郎：神氣融散，差如得上。晉陽秋曰：敳頹然淵放，莫有動其聽者。

劉琨稱祖車騎爲朗詣。曰。少爲王敦所歎。虞預晉書曰。逖字士穉。范陽遒人。豁蕩不修儀檢。輕財好施。晉陽秋曰。逖與司空劉琨俱以雄豪著名。年二十四。與琨同辟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而寢。中夜聞鷄鳴。俱起曰。此非惡聲也。每語世事。則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共起。吾與足下相避中原耳。爲汝南太守。値京師傾覆。率流民數百家。南度。行達泗口。安東板爲徐州刺史。逖既有豪才。常慷慨以中原爲己任。乃說中宗雪復神州之計。拜爲豫州刺史。使自招募。逖遂率部曲百餘家。北渡江。誓曰。祖逖若不清中原而復濟此者。有如大江。攻城略地。招懷義士。屢摧石虎。虎不敢復闚河南。石勒爲逖母墓置守吏。劉琨與親舊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耳。會其病卒。先有妖星見豫州分。逖曰。此必爲我也。天未欲滅寇故耳。贈車騎將軍。

時人目庾中郎。善於託大。長於自藏。名士傳曰。敳雖居職任。未嘗以

事自嬰。從容博暢。寄通而已。是時天下多故。機事屢起。有爲者拔奇吐異。而禍福繼之。敳常默然。故憂喜不至也。

王平子邁世有儁才。少所推服。每聞衛玠言。輒歎息絕倒。玠別傳曰。玠少有名理。善通莊老。琅邪王平子高氣不羣。邁世獨傲。每聞玠之語議。至于理會之間。要妙之際。輒絕倒於坐。前後三聞。爲之三倒。時人遂曰。衛君談道。平子三倒。

王大將軍與元皇表云。舒風槩簡正。允作雅人。自多於邃。王舒已見。王邃別傳曰。邃字處重。琅邪人。舒弟也。意局剛清。以政事稱。累遷中領軍。尚書左僕射。舒。邃並敦從弟。最是臣少所知拔。中間夷甫澄見語。卿知處明茂弘。茂弘已有令名。眞副卿清論。處明親疏無

知之者吾常以卿言爲意殊未有得恐已悔之臣慨然曰君以此試頃來始乃有稱之者言常人正自患知之使過不知使負實使一作便

周侯於荆州敗績還未得用王丞相與人書曰雅流弘器何可得遺鄧粲晉紀曰顗爲荆州始至而建平民傅密等叛迎蜀賊顗狼狽失據陶侃救之得免顗至武昌投王敦敦更還侃代顗顗還建康未即得用也

時人欲題目高坐而未能桓廷尉以問周侯周侯曰可謂卓朗桓公曰精神淵箸高坐傳曰庾亮周顗桓彝一代名士一見和尚披衿致契曾爲和尚作目久之未得有云尸利密可稱卓朗於是桓始咨嗟以爲標之極似宣武嘗云少見和尚稱其精神淵箸當年出倫其爲名士所嘆如此

王大將軍稱其兒云其神候似欲可王應也

下令目叔向朗朗如百間屋春秋左氏傳曰叔向羊舌肸也晉大夫

王敦爲大將軍鎭豫章衛玠避亂從洛投敦相見欣然談話彌日于時謝鯤爲長史敦謂鯤曰不意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玠別傳曰玠至武昌見王敦敦與之談論彌日信宿敦顧謂僚屬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今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悟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

王平子與人書稱其兒風氣日上足散人懷永嘉流人名曰

沱須正乃得
灯然

澄弟四子徵澄別傳曰徵邁上有父風

胡毋彥國吐佳言如屑後進領袖言談之流靡靡如解木出屑也

王丞相云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巖巖虞預書曰戴儼字若思廣陵人才義辯濟有風標鋒穎累遷征西將軍爲王敦所害贈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卞望之之峯距卞壼別傳曰壼字望之濟陰冤句人父粹太常卿壼少以貴正見稱累遷御史中丞權門屏迹轉領軍尚書令蘇峻作亂率衆距戰父子二人俱死王難鄧粲晉紀曰初咸和中貴遊子弟能談嘲者慕王平子謝幼輿等爲達壼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治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其後皆折節爲名士語林曰孔坦爲侍中密啓成帝不宜往拜曹夫人丞相聞之曰王茂弘駑痾耳若卞望之之巖巖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峯距當永爾不此言殊有由緒故聊載之耳

祖約叛臣何
足爾清淡眞
不足貴

大將軍語右軍汝是我佳子弟按王氏譜羲之是敦從父兄子當不減阮主簿中興書曰阮裕少有德行王敦聞其名召爲主簿知敦有不臣之心縱酒昏酣不綜其事

世目周侯嶷如斷山晉陽秋曰頭正情嶷然雖一時儕類皆無敢媟近

王丞相招祖約夜語至曉不眠明旦有客公頭鬢未理亦小倦客曰公昨如是似失眠公曰昨與士少語遂使人忘疲

王大將軍與丞相書稱楊朗曰世彥識器理致才隱明斷既爲國器且是楊侯淮之子世語曰淮字始立弘農華陰人曾祖

冰辭音相傳鈔心事

彪祖修有名前世父囂典軍校尉淮元康末爲冀州刺史荀綽冀州記曰淮見王綱不振遂縱酒不以官事規意逍遙卒歲而已成都王知淮不治猶以其名士惜而不遺召爲軍咨議祭酒府散停家關東諸侯欲以淮補三事以示懷賢尚德之事未施行而卒時年二十有七。位望殊爲陵遲卿亦足與之處。

何次道往丞相許丞相以麈尾指坐呼何共坐曰來來此是君坐。何充已見。

丞相治楊州廨舍按行而言曰我正爲次道治此爾何少爲王公所重故屢發此嘆。晉陽秋曰充導妻姊之子明穆皇后之妹夫也思韻淹濟有文義才情導深器之由是少有美譽遂歷顯位導有副貳已使繼相意故屢顯此指於

王丞相拜司徒而嘆曰劉王喬若過江我不獨拜公。曹嘉之晉紀曰疇有重名永嘉中爲閻鼎所害司徒蔡謨每嘆曰若使劉王喬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選也

王藍田爲人晚成時人乃謂之癡。晉陽秋曰述體道清粹簡貴靜正怡然自足不交非類雖羣英紛紛俊乂交馳述獨蕭然曾不慕羨由是名譽久蘊。

王丞相以其東海子辟爲掾常集聚王公每發言衆人競贊之述於末坐曰主非堯舜何得事事皆是丞相甚相嘆賞。言非聖人不能無過意識讚述之徒

世目楊朗沈審經斷蔡司徒云若使中朝不亂楊氏

作公方未已。謝公云。朗是大才。八王故事曰。楊淮有六子。曰喬髦朗琳俊仲。皆得美名。論者以謂悉有台輔之望。文康庾公每追嘆曰。中朝不亂。諸楊作公未已也。
劉萬安。即道眞從子。庾公琮字子躬。所謂灼然玉舉。又云。十人亦見。百人亦見。劉氏譜曰。綏字萬安。高平人。祖奧。太祝令。父斌。著作郎。綏歷驃騎長史。

庾公爲護軍。屬桓廷尉覓一佳吏。乃經年。桓後遇見徐寧而知之。遂致於庾公曰。人所應有。其不必有。人所應無。已不必無。眞海岱清士。徐江州本事曰。徐寧字安期。東海郯人。通朗有德素。少知名。初爲輿縣令。譙國桓彝有人倫鑒識。嘗去職無事。至廣陵尋親舊。遇風停浦中。累日在船。發邑上岸。消搖見一空宇。有似廨署。爰訪之。云輿縣廨也。令姓徐名寧。寧既獨行。思逢悟賞。聊造之。寧清惠博涉。相遇怡然。遂停宿。因留數夕。與寧結交而別。至都。謂庾亮曰。吾爲卿得一佳吏部郎。亮問所在。彝即敘之。累遷吏部郎。左將軍。江州刺史。識何足道。當是緣丞相保存意耳。

桓茂倫云。褚季野皮裹陽秋。謂其裁中也。晉陽秋曰。裒簡穆有器識。故爲彝所目也。

何次道嘗送東人。瞻望見賈寧在後輪中。曰。此人不死。終爲諸侯上客。晉陽秋曰。寧字建寧。長樂人。賈氏孽子也。初自結於王應諸葛瑤。應敗。浮遊吳會。吳人咸侮辱之。聞京師亂。馳出投蘇峻。峻甚暱之。以爲謀主。及峻聞義軍起。自姑孰屯于石頭。是寧之計。峻敗。先降。仕至新安太守。

杜弘治墓崩。哀容不稱。庾公顧謂諸客曰。弘治至羸。不可以致哀。晉陽秋曰。杜乂字弘治。京兆人。祖預。父錫。有譽前朝。乂少有令名。仕丹陽丞。蚤卒。成帝納乂女爲后。又曰。弘治哭不可哀。

世稱庾文康爲豐年玉。稚恭爲荒年穀。庾家論云。是文康稱恭爲荒年穀。庾長仁爲豐年玉。謂亮有廊廟之器。翼有匡世之才。各有用也。

世目杜弘治標鮮。季野穆少。江左名士傳曰。乂清標令上也。

有人目杜弘治標鮮清令。盛德之風。可樂詠也。語林曰。有人目杜弘治標鮮甚清令。初若熙怡容無韻。盛德之風可樂詠也。

庾公云。逸少國舉。故庾倪爲碑文云。拔萃國舉。倪。庾倩小字也。徐廣晉紀曰。倩字少彥。司空冰子。皇后兄也。有才具。仕至太宰長史。桓溫以其宗彊。使下邳王晃誣與謀反而誅之。

庾稚恭與桓溫書。稱劉道生日夕在事。大小殊快。義懷通樂。既佳。且足作友。正實良器。推此與君同濟艱不者也。宋明帝文章志曰。劉惔字道生。沛國人。識局明濟。有文武才。王濛每稱其思理淹通。蕃屏之高選。爲車騎司馬。年三十六卒。贈前將軍。

王藍田拜楊州主簿。請諱。教云。亡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於外。禮記曰。婦人之諱不出門。餘無所諱。

劉尹慣不饒人一着

蕭中郎孫丞公婦父劉尹在撫軍坐時擬爲太常劉尹云蕭祖周不知便可作三公不自此以還無所不堪晉百官名曰蕭輪字祖周樂安人劉謙之晉紀曰輪有才學善三禮歷常侍國子博士

謝太傅未冠始出西詣王長史清言良久去後苟子問曰王濛子脩茲已見向客何如尊長史曰向客亹亹爲來逼人

王右軍語劉尹故當共推安石劉尹曰若安石東山志立當與天下共推之續晉陽秋曰初安家於會稽上虞縣優遊山林六七年間徵召不至雖彈奏相屬繼以禁錮而晏然不屑也

英雄相識故不以成敗論

謝公稱藍田掇皮皆眞徐廣晉紀曰述貞審眞意不顯

桓溫行經王敦墓邊過望之云可兒可兒孫綽與庾亮牋曰王敦可人之目數十年間也

殷中軍道王右軍云逸少清貴人吾於之甚至一時無所後文章志曰羲之高爽有風氣不類常流也

王仲祖稱殷淵源非以長勝人處長亦勝人晉陽秋曰浩善以通和接物也

王司州與殷中軍語嘆云己之府奧蚤已傾寫而見殷陳勢浩汗衆源未可得測徐廣晉紀曰浩清言妙辯玄致當時名流皆爲

誠

觀此知林公未簡於辭

其美大譽。

王長史謂林公。眞長可謂金玉滿堂。林公曰。金玉滿堂。復何爲簡選。王曰。非爲簡選。直致言處自寡耳。謂吉人之辭寡。非擇言而出也。

王長史道江道羣。人可應有。乃不必有。人可應無。已必無。中興書曰。江灌字道羣。陳留人。僕射彪從弟也。有才器。與從兄逌名相亞。仕尚書中護軍。

會稽孔沉。魏顗。虞球。虞存。謝奉。並是四族之儁。于時之桀。沉存顗奉並別見。虞氏譜曰。球字和琳。會稽餘姚人。祖授。吳廣州刺史。父基。右軍司馬。球仕至黃門侍郎。孫興公目之曰。沉爲孔家金。顗爲魏家玉。虞爲長琳宗。謝爲弘道伏。長琳即存及球字也。弘道。謝奉字也。言虞氏宗長琳之才。謝氏伏弘道之美也。

王仲祖。劉眞長。造殷中軍談。談竟。俱載去。劉謂王曰。淵源眞可。王曰。卿故墮其雲霧中。中興書曰。浩能言理。談論精微。長於老易。故風流者皆宗歸之。

劉尹每稱王長史云。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別傳曰。濛之交物。虛己納善。恕而後行。希見其喜愠之色。凡與一面。莫不敬而愛之。然少孤。事諸母甚謹。篤義穆族。不脩小潔。以清貧見稱。

王右軍道謝萬石。在林澤中。爲自適上。歎林公器朗。

道盡鸞田簡文妙於言稱爾

神儁支遁別傳曰遁任心獨往風期高亮道祖士少風領毛骨恐沒世
不復見如此人道劉真長標雲柯而不扶疎劉尹別傳曰惔
旣令望姻婭帝室故屢居達官然性不偶俗心淡榮利雖身登顯列而每挹降閑靜自守而已
簡文目庾赤玉省率治除謝仁祖云庾赤玉胷中無
宿物赤玉庾統小字中興書曰統字長仁潁川人衛將軍懌子也少有令名仕至尋陽太守
殷中軍道韓太常曰康伯少自標置居然是出羣器
及其發言遣辭往往有情致續晉陽秋曰康伯清和有思理幼為舅殷浩所
稱
簡文道王懷祖才既不長於榮利又不淡直以真率

少許便足對人多多許晉陽秋曰述少貧約簞瓢陋巷不求聞達由是為有識所
重
林公謂王右軍云長史作數百語無非德音如恨不
苦苦謂窮人以辭王曰長史自不欲苦物
殷中軍與人書道謝萬文理轉遒成殊不易中興書曰萬才器儁秀善自衒曜故致有時譽兼善屬文能談論時人稱之
王長史云江思悛思懷所通不翅儒域徐廣晉紀曰江惇字思悛陳留人僕射虨弟也性篤學手不釋書博覽墳典儒道兼綜徵聘無所就年四十九而卒
許玄度送母始出都人問劉尹玄度定稱所聞不劉

曰才情過於所聞許氏譜曰玄度母華軼女也按詢集詢出都迎姊於路賦詩續晉陽秋亦然而此言送母疑謬矣

阮光祿云王家有三年少右軍安期長豫阮裕王悅安期王應並已見

謝公道豫章若遇七賢必自把臂入林江左名士傳曰鯤通簡有識不修威儀好迹逸而心整形濁而言清居身若穢動不累高鄰家有女嘗往挑之女方織以梭投折其兩齒既歸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其不事形骸如此

王長史歎林公尋微之功不減輔嗣支遁別傳曰遁神心警悟清識玄遠嘗至京師王仲祖稱其造微之功不異王弼

殷淵源在墓所幾十年于時朝野以擬管葛起不起以卜江左興亡續晉陽秋曰時穆帝幼沖母后臨朝簡文統賢民望任登宰輔桓溫有平蜀之勳擅彊西陝帝自料文弱無以抗之陳郡殷浩素有盛名時論比之管葛故徵浩爲揚州溫知意在抗己甚忿焉

殷中軍道右軍清鑒貴要晉安帝紀曰羲之風骨清舉也

謝太傅爲桓公司馬續晉陽秋曰初安優游山水以敷文析理自娛桓溫在西蕃欽其盛名諷朝廷請爲司馬以世道未夷志存匡濟年四十起家應務也桓詣謝值謝梳頭遽取衣幘桓公云何煩此因下共語至暝既去謂左右曰頗曾見如此人不

謝公作宣武司馬屬門生數十人於田曹中郎趙悅子伏滔大司馬寮屬名曰悅字悅子下邳人歷大司馬參軍左衛將軍悅子以告宣武宣武云且為用半趙俄而悉用之曰昔安石在東山搢紳敦逼恐不豫人事況今自鄉選反違之邪

桓宣武表云謝尚神懷挺率少致民譽溫集載其平洛表曰今中州既平宜時綏定鎮西將軍豫州刺史尚神懷挺率少致人譽是以入贊百揆出蕃方司宜進據洛陽撫寧黎庶謂可本官都督司州諸軍事

世目謝尚為令達阮遙集云清暢似達或云尚自然令上晉陽秋曰尚率易挺達超悟令上也

桓大司馬病謝公往省病從東門入溫時在姑孰桓公遙望歎曰吾門中久不見如此人

簡文目敬豫為朗豫王恬已見文字志曰恬識理明貴為後進冠冕也

孫興公為庾公參軍共遊白石山衛君長在坐衛氏譜曰永字君長成陽人位至左軍長史孫曰此子神情都不關山水而能作文庾公曰衛風韻雖不及卿諸人傾倒處亦不近孫遂沐浴此言

王右軍目陳玄伯壘塊有正骨陳泰已見

王長史云劉尹知我勝我自知濛別傳曰濛與沛國劉惔齊名時人以濛

比袁曜卿攸比荀奉倩而共為人友甚相知賞也。

王劉聽林公講。王語劉曰：向高坐者，故是凶物。復東聽。王又曰：自是鉢釪後王何人也。高逸沙門傳曰：王濛恒尋遁，遇祗洹寺中講，正在高坐上，每舉麈尾，常領數百言，而情理俱暢，預坐百餘人皆結舌注耳。濛云：聽講衆僧，向高坐者是鉢釪後王何人也。

許玄度言：琴賦所謂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劉尹其人；非淵靜者不能與之閑止，簡文其人。嵇叔夜琴賦也。劉惔眞長，丹陽尹。

魏隱兄弟少有學義。魏氏譜曰：隱字安時，會稽上虞人，歷義興太守、御史中丞。弟逷黃門郎。總角詣謝奉，奉與語，大說之，曰：大宗雖衰，魏氏已復有人。

簡文云：淵源語不超詣簡至，然經綸思尋處，故有局陳。

初法汰北來未知名，車頻秦書曰：釋道安為慕容晉所掠，欲投襄陽，行至新野，集衆議曰：今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舉。乃分僧衆，使竺法汰詣揚州，曰：彼多君子，上勝可投。法汰遂渡江至揚土焉。王領軍供養之。中興書曰：王洽字敬和，丞相導第三子，累遷吳郡內史，為士民所懷，徵拜中領軍，尋加中書令，不拜，年二十六而卒。每與周旋，行來往名勝許，輒與俱。不得汰，便停車不行。因此名遂重。名德沙門題目曰：法

汰高亮開達。孫綽爲汰贊曰。凄風拂林。明泉映壑。爽爽法汰。校德無怍。事外蕭灑。神内恢廓。實從前起。名隨後躍。泰元起居注曰。法汰以十二卒。烈宗詔曰。法汰師喪逝。哀痛傷懷。可贈錢十萬。

王長史與大司馬書。道淵源識致安處。足副時談。

謝公云。劉尹語審細。孫綽爲惔誄敘曰。神猶淵鏡。言必珠玉。

桓公語嘉賓。阿源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嘉賓。郗超小字也。阿源。殷浩也。

簡文語嘉賓。劉尹語末後亦小異。回復其言。亦乃無過。

孫興公許玄度共在白樓亭。會稽記曰。亭在山陰。臨流映壑也。共商略先往名達。林公既非所關。聽訖云。二賢故自有才情。

王右軍道東陽。我家阿林。章清太出。林應爲臨。王氏譜曰。臨之字仲產。琅邪人。僕射彪之子。仕至東陽太守。

王長史與劉尹書。道淵源觸事長易。

謝中郎云。王修載樂託之性。出自門風。王氏譜曰。耆之字修載。琅邪人。荆州刺史廙第三子。歷中書郎。鄱陽太守。給事中。

林公云。王敬仁是超悟人。文字志曰。修少有秀令之稱。

劉尹先推謝鎮西。謝後雅重劉。曰。昔嘗北面。按謝尚年長於

悏神穎夙彰而曰非荀於劉非可信。

謝太傅稱王修齡曰司州可與林澤遊。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常遺世務以高尚爲情與謝安相善也。

諺曰揚州獨步王文度後來出人郗嘉賓。續晉陽秋曰超少有才氣越世負俗不循常檢時人爲一代盛譽者語曰大才槃槃謝家安江東獨步王文度盛德日新郗嘉賓其語小異故詳錄焉。

人問王長史江虨兄弟羣從王答曰諸江皆復足自生活。虨及弟淳從灌並有德行知名於世。

謝太傅道安北見之乃不使人厭然出戶去不復使人思。安北王坦之也續晉陽秋曰謝安初攜幼穉同好養志海濱襟情超暢尤好聲律然抑之以禮在哀能至弟萬之喪不聽絲竹者將十年及輔政而修室第園館麗車服雖朞功之慘不廢妓樂王坦之因苦諫焉按謝公蓋以王坦之好直言故不思爾。

謝公云司州造勝遍決。宋明帝文章志曰胡之性簡好達玄言也。

劉尹云見何次道飲酒使人欲傾家釀。充飲酒能溫克。

謝太傅語真長阿齡於此事故欲太厲。修齡王胡之小字也。劉曰亦名士之高操者。胡之別傳曰胡之治身清約以風操自居。

王子猷說世目士少爲朗我家亦以爲徹朗。晉諸公贊曰祖約少有清稱。

茗柯不可解

謝公云。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王濛別傳曰。濛性和暢。能清言。談道貴理中。簡而有會。商略古賢。顯默之際。辭旨劭令。往往有高致。

謝鎮西道敬仁。文學鏃鏃。無能不新。語林曰。敬仁有異才。時賢皆重之。王右軍在郡迎敬仁。叔仁輒同車。常惡其遲。後以馬迎敬仁。雖復風雨。亦不以車也。

劉尹道江道羣。不能言而能不言。江灌已見。

林公云。見司州警悟交至。使人不得住。亦終日忘疲。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少有風尚。才器率舉。有秀悟之稱。

世稱苟子秀出。阿興清和。苟子已見。阿興。王蘊小字。

簡文云。劉尹茗柯有實理。柯一作打。又作仃。又作打。

謝胡兒作著作郎。嘗作王堪傳。晉諸公贊曰。堪字世胄。東平壽張人。少以高亮義正稱。爲尚書左丞。有準繩操。爲石勒所害。贈太尉。不諳堪是何似人。咨謝公。謝公答曰。世胄亦被遇。堪烈之子。晉諸公贊曰。烈字陽秀。蚤知名。魏朝爲治書御史。阮千里姨兄弟。潘安仁中外。安仁詩所謂子親伊姑。我父唯舅。是許允壻。岳集曰。堪爲成都王軍司馬。岳送至北邙別。作詩曰。微微髮膚。受之父母。峩峩王侯。中外之首。子親伊姑。我父唯舅。

謝太傅重鄧僕射。常言天地無知。使伯道無兒。晉陽秋曰。鄧攸既棄子。遂無復繼嗣。爲有識傷惜。

謝公與王右軍書曰。敬和棲託好佳。中興書曰。洽於公子中最知名。

註駁是

與潁川荀爽俱有美稱。

吳四姓舊目云：張文、朱武、陸忠、顧厚。吳錄士林曰：吳郡有顧、陸、朱、張爲四姓，三國之間，四姓盛焉。

謝公語王孝伯：君家藍田，舉體無常人事。按述雖簡而性不寬裕，投火怒蠅，方之未甚。若非太傅虛相褒飾，則世說謬設斯語也。

許掾嘗詣簡文，爾夜風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語。襟情之詠，偏是許之所長，辭寄清婉，有逾平日。簡文雖契素，此遇尤相咨嗟，不覺造厀，共叉手語，達于將旦。既而曰：玄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許。續晉陽秋曰：詢能言理，曾出都迎姊，簡文皇帝、劉眞長說其情旨及襟懷之詠，每造厀賞對，夜以繫日。

不言劉尹而言子敬甚妙

殷允出西，郗超與袁虎書云：子思求良朋，託好足下，勿以開美求之。中興書曰：允字子思，陳郡人，太常康第六子。恭素謙退，有儒者之風，歷吏部尚書。

世目袁爲開美，故子敬詩曰：袁生開美度。

謝車騎問謝公：眞長性至峭，何足乃重？答曰：是不見耳。阿見子敬，尚使人不能已。語林曰：羊驎因酒醉，撫謝左軍謂太傅曰：此家詎復後鎮西？太傅曰：汝阿見子敬，便沐浴爲論兄輩。推此言意，則安以玄不見眞長，故不重耳。見子敬尚重之，況眞長乎。

謝公領中書監，王東亭有事應同上省，王後至，坐促

謝公自知

王謝雖不通。太傅猶斂鄰容之。王謝不通事別見王神意閑暢。謝公傾目。還謂劉夫人曰。向見阿瓜。故自未易有。按王珣小字法護。而此言阿瓜。未爲可解。儻小名有兩耳。雖不相關。正是使人不能已已。

王子敬語謝公。公故蕭灑。謝曰。身不蕭灑。君道身最得。身正自調暢。續晉陽秋曰。安弘雅有氣。風神調暢也。

謝車騎初見王文度曰。見文度雖蕭灑相遇。其復愔愔竟夕。

范豫章謂王荊州。范甯王忱並已見。卿風流儁望。眞後來之秀。王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

子敬與子猷書道兄伯蕭索寡會。遇酒則酣暢忘反。乃自可矜。

張天錫世雄涼州。以力弱詣京師。雖遠方殊類。亦邊人之桀也。天錫已見。聞皇京多才。欽羨彌至。猶在渚住。司馬著作往詣之。未詳。言容鄙陋。無可觀聽。天錫心甚悔來。以遐外可以自固。王彌有儁才美譽。當時聞而造焉。續晉陽秋曰。珉風情秀發。才辭富贍。既至。天錫見其風神清令。言話如流。陳說古今。無不貫悉。又諳人物氏族。中來皆有

佳句似賦

證據。天錫評服。

王恭始與王建武甚有情。後遇袁悅之間。遂致疑隟。晉安帝紀曰。初忱與族子恭少相善。齊聲見稱。及並登朝。俱爲主相所待。內外始有不咸之論。恭獨深憂之。乃告忱曰。悠悠之論。頗有異同。當由驃騎簡於朝覲故也。將無從容切言之邪。若主相諧睦。吾徒得勠力明時。復何憂哉。忱以爲然。而慮弗見令。乃令袁悅具言之。悅每欲間恭。乃於正坐責讓恭曰。卿何妄生同異。疑誤朝野。其言切厲。恭雖惋悵。謂忱爲構己也。忱雖心不負恭。而無以自亮。於是情好大離。而怨隟成矣。然每至興會。故有相思時。恭嘗行散至京口射堂。於時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故自濯濯。

○司馬太傅爲二王目曰。孝伯亭亭直上。阿大羅羅清疎。恭正亮沈烈。忱通朗誕放。

王恭有清辭簡旨。能敘說。而讀書少。頗有重出。中興書曰。恭雖才不多。而清辯過人。有人道孝伯常有新意。不覺爲煩。

殷仲堪喪後。桓玄問仲文。卿家仲堪定是何似人。仲文曰。雖不能休明一世。足以映徹九泉。續晉陽秋曰。仲堪仲文之從兄也。少有美譽。

品藻第九

汝南陳仲舉。潁川李元禮。二人共論其功德。不能定先後。蔡伯喈續漢書曰。蔡伯喈陳留圉人。通達有儁才。博學善屬文。伎藝術數。無不精綜。仕

至左中郎將為王允所誅許之曰陳仲舉彊於犯上李元禮嚴於攝下犯上難攝下易張璠漢紀曰時人為之語曰不畏彊禦陳仲舉天下模楷李元禮仲舉遂在三君之下謝沈漢書曰三君者一時之所貴也竇武劉淑陳蕃少有高操海內尊而稱之故得因以為目元禮居八俊之上薛瑩漢書曰李膺王暢荀緄朱寓魏朗劉祐杜楷趙典為八俊英雄記曰先是張儉等相與作衣冠糺彈彈中人相調言我彈中誠有八俊八乂猶古之八元八凱也謝沈書曰俊者卓出之名也姚信士緯曰陳仲舉體氣高烈有王臣之節李元禮忠壯正直有社稷之能海內論之未決蔡伯喈抑一言以變之疑論乃定也

龐士元至吳吳人並友之蜀志曰周瑜領南郡士元為功曹瑜卒士元送喪至吳吳人多聞其名及當還西在會閭門與士元言見陸績文士傳曰績字公紀幼有雋朗才數

博學多通龐士元年長於績共為交友仕至鬱林太守自知亡日年三十二而卒顧劭全琮環濟吳紀曰琮字子黃吳郡錢塘人有德行義概為大同馬而為之目曰陸子所謂駑馬有逸足之用顧子所謂駑牛可以負重致遠或問如所目陸為勝邪曰駑馬雖精速能致一人耳駑牛一日行百里所致豈一人哉吳人無以難全子好聲名似汝南樊子昭蔣濟萬機論曰許子將褒貶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曄難曰子昭拔自賈豎年至七十退能守靜進不苟競濟答曰子昭誠自幼至長容貌完潔然觀其插齒牙樹頰胲吐脣吻自非文休之敵

顧劭嘗與龐士元宿語問曰聞子名知人吾與足下

後兩語正自推尊武侯

孰愈曰陶冶世俗與時浮沉吾不如子【吳志曰劭好樂人倫自州郡庶幾及四方人事往來相見或諷議而去或結友而別風聲流聞遠近稱之】論王霸之餘策覽倚伏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長劭亦安其言【吳錄曰劭安其言更親之】

諸葛瑾弟亮及從弟誕【吳書曰瑾字子瑜其先葛氏琅邪諸縣人後徙陽都陽都先有姓葛者時人謂諸葛因爲氏瑾少以至孝稱累遷豫州牧六十八卒魏志曰誕字公休爲吏部郎人有所屬託輒顯其言而承用之後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以爲褒貶自是羣寮莫不慎其所舉累遷揚州刺史鎮東將軍司空謀逆伏誅】並有盛名各在一國于時以爲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誕在魏與夏侯玄齊名瑾在吳吳朝服其弘量【吳書曰瑾避亂渡江大皇帝取爲長史遣使蜀但欲弟亮公會相見反無私面而又有容貌思度時人服其弘量】

亦似得之但未及其正骨耳

司馬文王問武陔陳玄伯何如其父司空陔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爲已任者不如也明練簡至立功立事過之【魏志曰陔與泰善故文王問之】

正始中人士比論以五荀方五陳荀淑方陳寔荀靖方陳諶【逸士傳曰靖字叔慈潁川人有儁才以孝著名兄弟八人號八龍隱身修學動正合禮弟爽亦有才學顯名當世或問汝南許章曰爽與靖孰賢章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太尉辟不就年五十終時人惜之號玄行先生】荀爽方陳紀荀彧方陳羣【典略曰彧字文

若潁川人爲漢侍中守尚書令彧爲人英偉折節待士坐不累席其在臺閣不以私欲撓意年五十薨謚曰敬侯以其名德高追贈太尉荀顗方陳泰晉諸公贊曰顗字景彧之子踏禮立德思義溫雅加深識國體累遷光祿大夫晉受禪封臨淮公典朝儀刊正國式爲一代之制轉太尉爲台輔德望清重留心禮教卒謚康公又以八裴方八王裴徽方王祥裴楷方王夷甫裴康方王綏晉百官名曰康字仲豫徽之子晉諸公贊曰康有弘量歷太子左率裴綽方王澄王朝目錄曰綽字仲舒楷弟也名亞於楷歷中書黃門侍郎裴瓚方王敦晉諸公贊曰瓚字國寶楷之子才氣爽儁終中書郎裴遐方王導裴頠方王戎裴邈方王玄

冀州刺史楊淮二子喬與髦俱總角爲成器淮與裴

世說意已定
樂優於裴

頠樂廣友善遣見之頠性弘方愛喬之有高韻謂淮曰喬當及卿髦小減也廣性清淳愛髦之有神檢謂淮曰喬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淮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論者評之以爲喬雖高韻而檢不匝樂言爲得然並爲後出之儁荀綽冀州記曰喬字國彥爽朗有遠意髦字士彥清平有貴識並爲後出之儁爲裴頠樂廣所重晉諸公贊曰喬似淮而疏皆爲二千石髦爲石勒所害

○劉令言始入洛劉氏譜曰納字令言彭城叢亭人祖瑾樂安長父甝魏洛陽令納歷司隸校尉見諸名士而歎曰王夷甫太解明樂彥輔我所敬張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用短王隱晉書曰周恢字弘武

汝南人。祖斐，永寧少府。父隆，州從事。恢仕至秦相，秩中二千石。

杜方叔拙於用長。晉諸公贊曰：杜育字方叔，襄城鄧陵人，杜襲孫也。育幼便岐嶷，號神童。及長，美風姿，有才藻，時人號曰杜聖。累遷國子祭酒。洛陽將沒，爲賊所殺。

王夷甫云：閭丘沖荀綽兗州記曰：沖字賓卿，高平人。家世二千石。沖清平有鑒識，博學有文義，累遷太傅長史。雖不能立功益世，然聞義不惑，當世蕔事務於平允。操持文案，必引經誥，飾以文采，未嘗有滯。性尤通達，不矜不假，好音樂，侍婢在側，不釋弦管。出入乘四望車，居之甚夷，不能虧損恭素之行，淡然肆其心志。論者不以爲侈，不以爲僭。至於台首，而清名令望，不渝於始。爲光祿勳。京邑未潰，乘車出，爲賊所害。時人皆痛惜之。**優於滿奮、郝隆。**晉諸公贊曰：隆字弘始，高平人。爲人通亮清識，爲吏部郎、揚州刺史。齊王冏起義，隆應檄稽留，爲參軍王邃所殺。**此三人並是高才，沖最先達。**兗州記曰：于時高平人士偶盛，滿奮、郝隆達在沖前，名位已顯，而劉寶、王夷甫猶以沖之虛貴足先二人。

王夷甫以王東海比樂令。江左名士傳曰：承言理辯物，但明其旨要，不爲辭費，有識伏其約而能通。太尉王夷甫一世龍門，見而雅重之，以比南陽樂廣。**故王中郎作碑云：當時標榜，爲樂廣之儷。**

庾中郎與王平子鴈行。晉陽秋曰：初，王澄有通朗稱，而輕薄無行。兄夷甫有盛名，時人許以人倫鑒識，常爲天下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或以澄敦莫已若也。及澄喪敗，數世譽如初。

亦未可便謂不然

王大將軍在西朝時，見周侯輒扇障面不得住。敦性彊梁

自少及長季倫斬妓曾無異色若斯傲很豈憚於周顗乎其言不然也後度江左不能復爾王嘆曰不知我進伯仁退沈約晉書曰周顗王敦素憚之見輒面熱雖復臘月亦扇面不休其憚如此

會稽虞騑元皇時與桓宣武同俠其人有才理勝望虞光祿傳曰騑字思行會稽餘姚人虞翻曾孫右光祿潭兄子也雖機幹不及潭而至行過之歷吏部郎吳興守徵爲金紫光祿大夫卒王丞相嘗謂騑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愉已見會稽後賢記曰潭字世康山陰人吳司徒固曾孫也沈婉有雅望少與孔愉齊名仕至光祿大夫晉陽秋曰孔敬康丁世康張偉康俱著名時謂會稽三康偉康名茂嘗夢得大象以問萬推推曰君當爲大郡而不善也象大獸也取其音狩爲大郡然家以齒喪身後爲吳郡果爲沈充所殺兼之者其在卿乎騑未達而喪虞光祿傳曰騑未登台鼎時論痛惜

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郗鑒周曰鑒方臣如有功夫復問郗郗曰周顗比臣有國士門風鄧粲晉紀曰伯仁清正嶷然以德望稱之

王大將軍下庾公問聞卿有四友何者是答曰君家中郎我家太尉阿平胡毋彥國八王故事曰胡毋輔之少有雅俗鑒識與王澄庾敳王敦王夷甫爲四友今故答也阿平故當最劣庾曰似未肯劣庾又問何者居其右王曰自有人又問何者是王曰

噫其自有公論。左右躡公。公乃止。敦自謂右者在己也。

人問丞相。周侯何如和嶠。答曰。長輿嵯櫱。虞預晉書曰。嶠厚自封植。嶷然不羣。

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官準則。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晉陽秋曰。鯤隨王敦下。入朝見太子於東宮。語及久。太子從容問鯤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孰愈。對曰。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臣不如亮。縱意丘壑。自謂過之。鄧粲晉紀曰。鯤與王澄之徒。慕竹林諸人。散首披髮。裸袒箕踞。謂之八達。故鄰家之女。折其兩齒。世為謠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有勝情遠槩。為朝廷之望。故時以庾亮方焉。

王丞相二弟不過江。曰穎。曰敞。時論以穎比鄧伯道。敞比溫忠武。議郎祭酒者也。王氏譜曰。穎字茂英。位至議郎。年二十卒。敞字茂平。丞相祭酒。不就。襲爵堂邑公。年二十有二而卒。

明帝問周侯。論者以卿比郗鑒。云何。周曰。陛下不須牽顗比。按顗死彌年。明帝乃即位。世說此言妄矣。

王丞相云。項下論以我比安期千里。亦推此二人。唯共推太尉。此君特秀。晉諸公贊曰。夷甫性矜峻。少為同志所推。

宋禕曾為王大將軍妾。後屬謝鎮西。鎮西問禕。我何如王。答曰。王比使君。田舍貴人耳。鎮西妖冶故也。未詳宋禕。

宋禕是綠珠女弟

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庾元規對曰蕭條方外亮不如臣從容廊廟臣不如亮按諸書皆以謝鯤比亮不聞周顗

王丞相辟王藍田爲掾庾公問丞相藍田何似王曰眞獨簡貴不減父祖然曠澹處故當不如爾王述循隘故也

○卞望之云郗公體中有三反方於事上好下佞已一反治身清貞大修計校二反自好讀書憎人學問三反按太尉劉寔論王肅方於事上好下佞已性嗜榮貴不求苟合治身不穢尤惜財物王郗志性儻亦同乎

此方言意云也只如此故非譽之也

此言毀譽各半疑是不滿意多

世論溫太眞是過江第二流之高者時名輩共說人物第一將盡之間溫常失色溫氏譜序曰晉大夫郤至封於溫子孫因氏居太原祁縣爲郡著姓

王丞相云見謝仁祖恆令人得上與何次道語唯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前篇及諸書皆云王公重何充謂必代已相而此章以手指地意如輕詆或清言析理何不逮謝故邪

何次道爲宰相人有譏其信任不得其人晉陽秋曰充所暱庸雜以此損名阮思曠慨然曰次道自不至此但布衣超居宰相之位可恨唯此一條而已語林曰阮光祿聞何次道爲宰相歎曰我當何處生活此則阮未許何爲鼎輔二說便相符也

劉尹大是輕薄人

王右軍少時丞相云逸少何緣復減萬安邪劉綏已見

郗司空家有傖奴知及文章事事有意王右軍向劉尹稱之劉問何如方回郗愔別傳曰愔字方回高平金鄉人太宰鑒長子也淵靖純素無執無競簡私暱罕交遊歷會稽內史侍中司徒王曰此正小人有意向耳何得便比方回劉曰若不如方回故是常奴耳

時人道阮思曠骨氣不及右軍簡秀不如眞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淵源而兼有諸人之美中興書曰裕以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為先故終日頹然無所修綜而物自宗之

簡文云何平叔巧累於理嵇叔夜儁傷其道理本眞率巧則乖其致道唯虛澹儁則違其宗所以二子不免也

時人共論晉武帝出齊王之與立惠帝其失孰多晉陽秋曰齊王攸字大猷文帝第二子孝敬忠肅清和平允親賢下士仁惠好施能屬文善尺牘初荀勗馮紞為武帝親幸攸惡勗之佞勗懼攸或嗣立必誅己因攸甚得眾心朝賢景附會帝有疾攸及皇太子入問訊朝士皆屬目於攸而不在太子至是勗從容曰陛下萬年後太子不得立也帝曰何故勗曰百寮內外皆歸心於齊王太子安得立乎陛下試詔齊王歸國必舉朝謂之不可若然則臣言徵矣侍中馮紞又曰陛下必欲建諸侯成五等宜從親始親莫若齊王帝從之於是下詔使攸之國攸聞勗紞間己憂忿不知所為入辭出歐血薨帝哭之慟馮紞侍曰齊王名過其實而天下歸之今自薨殞陛下何哀之甚帝乃止劉毅聞之故終身稱疾焉多謂立惠帝為重桓溫曰不然使子繼

註是

妙於自誇

父業。弟承家祀。有何不可。武帝兆禍亂。覆神州。在斯而已。輿隷且知其若此。況宣武之弘儁乎。此言非也。

人問殷淵源。當世王公以卿比裴叔道。云何。殷曰。故當以識通暗處。遐與浩並能清言

撫軍問殷浩。卿定何如裴逸民。良久答曰。故當勝耳。

○桓公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我。殷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撫軍問孫興公。劉眞長何如。曰。清蔚簡令。王仲祖何如。曰。溫潤恬和。徐廣晉紀曰。凡稱風流者。皆舉王劉爲宗焉。桓溫何如。曰。高爽邁出。謝仁祖何如。曰。清易令達。阮思曠何如。曰。弘潤通長。袁羊何如。曰。洮洮清便。殷洪遠何如。曰。遠有致思。卿自謂何如。曰。下官才能所經。悉不如諸賢。至於斟酌時宜。籠罩當世。亦多所不及。然以不才。時復託懷玄勝。遠詠老莊。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自謂此心無所與讓也。

桓大司馬下都。問眞長曰。聞會稽王語奇進。爾邪。桓溫別傳曰。興寧九年。以溫克復舊京。肅靜華夏。進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大司馬。加黃鉞。使入參朝政。劉曰。極進。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復是誰。

劉曰。正是我輩耳。

殷矦既廢。桓公語諸人曰。少時與淵源共騎竹馬。我棄去。已輒取之。故當出我下。續晉陽秋曰。簡文輔政。引殷浩爲揚州。欲以抗桓。桓素輕浩。未之憚也。

人問撫軍。殷浩談竟何如。答曰。不能勝人。差可獻酬羣心。

簡文云。謝安南清令不如其弟。安南。謝奉也。已見。謝氏譜曰。奉弟聘。字弘遠。歷侍中。廷尉卿。學義不及孔巖。中興書曰。巖字彭祖。會稽山陰人。父愉。黃門侍郎。巖有才學。歷丹陽尹。尚書。西陽矦。在朝多所匡正。爲吳興太守。大得民和。後卒于家。居然自勝。

言奉任天眞也。

未廢海西公時。王元琳問桓元。箕子比干。迹異心同。不審明公孰是孰非。曰。仁稱不異。寧爲管仲。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子曰。殷有三仁焉。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管仲之力。如其仁。如其仁。

劉丹陽王長史在瓦官寺集。桓護軍亦在坐。桓伊。已見。共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或問杜弘治何如衛虎。桓答曰。弘治膚清。衛虎奕奕神令。王劉善其言。虎。衛玠小字。玠別傳曰。永和中。劉眞長。謝仁祖。共商略中朝人。或問杜弘治可方衛洗馬不。謝曰。安得比。其間可容數人。江左

名士傳曰劉眞長曰吾請評之弘治膚淸叔寶神淸論者謂爲知言

劉尹撫王長史背曰阿奴比丞相但有都長阿奴濛小字也都美也司馬相如傳曰閑雅甚都語林曰劉眞長與丞相不相得每曰阿奴比丞相條達淸長

劉尹王長史同坐長史酒酣起舞劉尹曰阿奴今日不復減向子期類秀之任率也

桓公問孔西陽安石何如仲文西陽即孔巖也孔思未對反問公曰何如答曰安石居然不可陵踐其處故乃勝也

謝公與時賢共賞說遏胡兒並在坐公問李弘度曰

樂令素著重名忽有此論然極是扶植世教語

卿家平陽何如樂令晉諸公贊曰李重字茂曾江夏鍾武人少以清尚見稱歷吏部郎平陽太守於是李潸然流涕曰趙王簒逆樂令親授璽綬晉陽秋曰趙王倫簒位樂廣與滿奮崔隨進璽綬亡伯雅正恥處亂朝遂至仰藥恐難以相比此自顯於事實非私親之言晉諸公贊曰趙王爲相國取重爲左司馬重以倫將簒辭疾不就敦喻之重不復自治至於篤甚扶曳受拜數日卒時人惜之贈散騎常侍謝公語胡兒曰有識者果不異人意

○王修齡問王長史我家臨川何如卿家宛陵長史未答修齡曰臨川譽貴長史曰宛陵未爲不貴中興書曰羲之自會稽王友改授臨川太守王述從驃騎功曹出爲宛陵令述之爲宛陵多修爲家之具初有勞苦

昇

之聲丞相王導使人謂之曰名父之子屈臨小縣甚不宜爾述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後屢臨州郡無所造作世始嘆服之

劉尹至王長史許清言時苟子年十三倚牀邊聽既去問父曰劉尹語何如尊長史曰韶音令辭不如我往輒破的勝我劉惔別傳曰惔有儁才其談詠虛勝理會所歸王濛略同而敘致過之其詞當也

謝萬壽春敗後簡文問郗超萬自可敗那得乃爾失士卒情超曰伊以率任之性欲區別智勇中興書曰萬之為豫州氏羌暴掠司豫鮮卑屯結并冀萬既受方任自率衆入潁以援洛陽萬矜豪傲物失士衆之心北中郎郗曇以疾還彭城萬以為賊盛致退便向還南遂自潰亂狼狽單歸太宗責之廢為庶人

劉尹謂謝仁祖曰自吾有四友門人加親謂許玄度曰自吾有由惡言不及於耳二人皆受而不恨尚書大傳曰孔子曰文王有四友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邪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至是非奔走邪自吾得師也前有輝後有光是非先後邪自吾得由也惡言不入於耳是非禦侮邪

世目殷中軍思緯淹通比羊叔子羊祜德高一世才經夷險淵源蒸燭之曜豈喻日月之明也

有人問謝安石王坦之優劣於桓公桓公停欲言中悔曰卿喜傳人語不能復語卿

王中郎嘗問劉長沙曰我何如荀子。大司馬官屬名曰劉奭字文時。彭城人。劉氏譜曰。奭祖昶。彭城内史。父濟。臨海令。奭歷車騎咨議。長沙相。散騎常侍。劉答曰卿才乃當不勝荀子。然會名處多。王笑曰癡。

支道林問孫興公君何如許掾。孫曰高情遠致弟子蚤已服膺。一吟一詠。許將北面。

王右軍問許玄度卿自言何如安石。許未答。王因曰。安石故相為雄。阿萬當裂眼爭邪。中興書曰。萬器量不及安石。雖居藩任。安在私門之時。名稱居萬上也。

劉尹云。人言江彪田舍。江乃自田宅屯。謂能多出有也。

謝公云。金谷中蘇紹最勝。紹是石崇姊夫。蘇則孫愉子也。石崇金谷詩敘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衆果竹柏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為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賢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與鼓吹遞奏。遂各賦詩。以敘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具列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凡三十人。吳王師議郎關中侯始平武功蘇紹。字世嗣。年五十。為首。魏書曰。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剛直疾惡。常慕汲黯之為人。仕至侍中河東相。晉百官名曰。愉字休豫。則次子。山濤啓事曰。愉忠義有智意。位至光祿大夫。

世說新語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ies, U.S.A.

劉尹目庾中郎雖言不愔愔似道。突兀差可以擬道。名士傳曰。敳頹然淵放。莫有動其聽者。

孫承公云。謝公清於無奕。潤於林道。中興書曰。孫統字承公。太原人。善屬文。時人謂其有祖楚風。仕至餘姚令。陳逵別傳曰。逵字林道。潁川許昌人。祖淮。太尉。父畛。光祿大夫。逵少有幹。以清敏立名。襲封廣陵公。黃門郎。西中郎將。領梁淮南二郡太守。

或問林公。司州何如二謝。林公曰。故當攀安提萬。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好談諧。善屬文辭。為當世所重。

孫興公許玄度皆一時名流。或重許高情。則鄙孫穢行。或愛孫才藻。而無取於許。宋明帝文章志曰。綽博涉經史。長於屬文。與許詢俱與負俗之談。詢卒不降志。而綽嬰綸世務焉。續晉陽秋曰。綽雖有文才。而誕縱多穢行。時人鄙之。

○郗嘉賓道謝公。造郗雖不深徹。而纏綿綸至。又曰。右軍詣嘉賓。嘉賓聞之云。不得稱詣。政得謂之朋耳。謝公以嘉賓言為得。凡徹詣者。蓋深覈之名也。謝不徹。王亦不詣。謝王於理相與為朋儔也。

道王北中郎恰得

庾道季云。思理倫和。吾愧康伯。志力彊正。吾愧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庾龢已見。

王僧恩輕林公。藍田曰。勿學汝兄。汝兄自不如伊。僧恩。王禕之小字也。王氏世家曰。禕之字文劭。述次子。少知名。尚尋陽公主。仕至中書郎。未三十而卒。坦之悼

忿。與桓溫稱之。贈散騎常侍。

簡文問孫興公袁羊何似。答曰。不知者不負其才。知之者無取其體。言其有才而無德也。

蔡叔子云。韓康伯雖無骨幹。然亦膚立。

郗嘉賓問謝太傅曰。林公談何如嵇公。謝云。嵇公勤著脚。裁可得去耳。支遁傳曰。遁神悟機發。風期所得。自然超邁也。又問殷何如支。謝曰。正爾有超拔。支乃過殷。然亹亹論辯。恐口欲制支。

庾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死人。懍懍恒如有生氣。史記曰。廉頗者。趙良將也。以勇氣聞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請以十五城易之。趙遣相如送璧。秦受之。無還城意。相如請璧示其瑕。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曰。王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秦王謝之。後秦王使趙王鼓瑟。相如請秦王擊筑。趙以相如功大。拜上卿。位在廉頗上。曹蜍蜍。曹茂之小字也。曹氏譜曰。茂之字永世。彭城人也。祖韶。鎮東將軍司馬。父曼。少府卿。茂之仕至尚書郎。李志晉百官名曰。志字溫祖。江夏鍾武人。李氏譜曰。志祖重。散騎常侍。父慕。純陽令。志仕至員外常侍。南康相。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人人皆如此。便可結繩而治。但恐狐狸猯狢噉盡。言人皆如曹李。質魯淳慤。則天下無姦民。可結繩致治。然才智無聞。功迹俱滅。身盡於狐狸。無擅世之名也。

道季此言亦殊有生氣

此註殊不似孝標定爲後人攙入

衛君長是蕭祖周婦兄。謝公問孫僧奴。僧奴。孫騰小字也。晉百官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ies, U.S.A.

名曰騰字伯海太原人中興書曰騰純子也博學歷中庶子廷尉君家道衛君長云何孫曰云是世業人謝曰殊不爾衛自是理義人于時以比殷洪遠

王子敬問謝公林公何如庾公謝殊不受答曰先輩初無論庾公自足沒林公殷羨言行曰時有人稱庾太尉理者羡曰此公好舉宗本槌人

謝遏諸人共道竹林優劣謝公云先輩初不臧貶七賢魏氏春秋曰山濤通簡有德秀咸戎怜朗達有儁才於時之談以阮爲首王戎次之山向之徒皆其倫也若如盛言則非無臧貶此言謬也

有人以王中郎比車騎車騎聞之曰伊窟窟成就續晉陽秋曰坦之雅貴有識量風格峻整

謝太傅謂王孝伯劉尹亦奇自知然不言勝長史

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事王氏譜曰操之字子重羲之第六子歷秘書監侍中尚書豫章太守子敬寒溫而已既出坐客問謝公向三賢孰愈謝公曰小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謝公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推此知之

○謝公問王子敬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固當不同公曰外人論殊不爾王曰外人那得知宋明帝文章志曰獻之善

隸書變右軍法爲今體字畫秀媚妙絶時倫與父倶得名其章草疎弱殊不及父或譏獻之云羲之書勝不莫能判有問羲之云世論卿書不逮獻之荅曰殊不爾也它日見獻之問尊君書何如獻之不荅又問論者云君固當不如獻之笑而荅曰人那得知之也

孝伯自私其祖未爲公論

王孝伯問謝太傅林公何如長史太傅曰長史韶興問何如劉尹謝曰噫劉尹秀王曰若如公言並不如此二人邪謝云身意正爾也

人有問太傅子敬可是先輩誰比謝曰阿敬近撮王劉之標續晉陽秋曰獻之文義並非所長而能撮其勝會故擅名一時爲風流之冠也

謝公語孝伯君祖比劉尹故爲得逮孝伯云劉尹非

非竟劉勝也

不能逮直不逮言濛質而談文也

足窺子敬狹中

袁彦伯爲吏部郎子敬與郗嘉賓書曰彦伯已入殊足頓興往之氣故知捶撻自難爲人兾小郤當復差耳

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賞高士傳人及贊子敬賞井丹高潔子猷云未若長卿慢世嵇康高士傳曰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博學高論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未嘗書刺謁一人北宮五王更請莫能致新陽侯陰就使人要之不得已而行侯設麥飯葱菜以觀其意丹推卻曰以君侯能供美膳故來相過何謂如此乃出盛饌侯起左右進輦丹笑曰聞桀紂駕人車此所謂人車者邪侯即去輦越騎梁松貴震朝廷請交丹丹不肯見後丹得

時疾。松自將醫視之。病愈。久之。松失大男磊。丹一往弔之。時賓客滿廷。丹裘褐不完。入門坐者皆悚望其顏色。丹四向長揖。前與松語。客主禮畢。後長揖徑坐。莫得與語。不肯爲吏。從出後遂隱遁。其贊曰。井丹高潔。不慕榮貴。抗節五王。不交非類。顯譏輦車。左右失氣。披褐長揖。義陵羣萃。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字長卿。初爲郎。事景帝。梁孝王來朝。從遊說士鄒陽等。相如說之。因病免。遊梁。後過臨卭。富人卓王孫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奔之。俱歸成都。後居貧。至臨卭買酒舍。文君當罏。相如著犢鼻褌滌器市中。爲人口吃。善屬文。仕宦不慕高爵。常託疾不與公卿大事。終于家。其贊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犢鼻居市。不耻其狀。託疾避官。蔑此卿相。乃賦大人。超然莫尚。

有人問袁侍中。袁氏譜曰。恪之字元祖。陳郡陽夏人。祖王孫。司徒從事中郎。父綸。臨汝令。恪之仕黃門侍郎。義熙初爲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答曰。理義

亦自尊其父耳。王中郎詎可便勝

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殷不及韓。故殷作誄云。荆門晝掩。閑庭晏然。

王子敬問謝公。嘉賓何如道季。答曰。道季誠復鈔撮清悟。嘉賓故自上。謂超拔也。

王珣疾臨困。問王武岡曰。中興書曰。謐字雅遠。丞相導孫。車騎劭子。有才器。襲爵武岡侯。位至司徒。世論以我家領軍比誰。武岡曰。世以比王北中郎。東亭轉臥向壁。歎曰。人固不可以無年。領軍王洽。珣之父也。年二十六卒。珣意以其父名德過坦之。而無年。故致此論。

王孝伯道謝公濃至。又曰。長史虛。劉尹秀。謝公融。謂條

暘也

王孝伯問謝公林公何如右軍。謝曰、右軍勝林公、林公在司州前亦貴徹。不言若羲之、而言勝胡之。

桓玄為太傅、大會朝臣畢集、坐裁竟、問王楨之曰、我何如卿第七叔。王氏譜曰、楨之字公幹、琅邪人、徽之子、歷侍中、大司馬長史、第七叔獻之也。于時賓客為之咽氣。王徐徐答曰、亡叔是一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懽然。

桓玄問劉太常曰、我何如謝太傅。劉瑾集敘曰、瑾字仲璋、南陽人、祖遐、父暘、暘娶王羲之女、生瑾、瑾有才力、歷尚書、太常卿。劉答曰、公高、太傅深。又曰、何如賢舅子敬。答曰、楂、梨、橘、柚、各有其美。莊子曰、楂梨橘柚、其味相反、皆可於口也。

舊以桓謙比殷仲文。中興書曰、謙字敬祖、沖第三子、尚書僕射、中軍將軍。晉安帝紀曰、仲文有器貌才思。桓玄時、仲文入、桓於庭中望見之、謂同坐曰、我家中軍、那得及此也。

規箴第十

漢武帝乳母嘗於外犯事。帝欲申憲、乳母求救東方朔。漢書曰、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朔別傳曰、朔南陽步廣里人。列仙傳曰、朔是楚人、武帝時上書說便宜、拜郎中、宣帝初、棄官而去、共謂歲星也。朔曰、此非脣舌所爭、爾必望濟者、將去時但當屢顧帝、慎勿言。此或可萬一冀耳。乳

本郭舍人事附會東方生以爲奇

母既至朔亦侍側因謂曰汝癡耳帝豈復憶汝乳哺時恩邪帝雖才雄心忍亦深有情戀乃悽然愍之即敕免罪史記滑稽傳曰漢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嘗養帝後號大乳母其子孫從奴橫暴長安中當道奪人衣物有司請徙乳母於邊奏可乳母入辭帝所幸倡郭舍人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乳母乃先見爲下泣舍人曰即入辭勿去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邪於是人主憐之詔止毋徙罰請者

京房與漢元帝共論因問帝幽厲之君何以亡所任何人答曰其任人不忠房曰知不忠而任之何邪曰亡國之君各賢其臣豈知不忠而任之房稽首曰將恐今之視古亦猶後之視今也漢書曰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尤好鍾律知音聲以孝廉爲郎是時中書令石顯專權及友人五鹿充宗爲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是非而此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亡所任何人上曰君亦不明而臣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任之邪將以爲賢邪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是任賢而理任不肖而亂自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悟而蚤納賢何爲卒任不肖以至亡於是上曰亂亡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安得亂亡之君房曰齊桓二世何不以幽厲疑之而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邪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曰自陛下即位盜賊不禁刑人滿市云云問上曰今治也亂也上曰然愈於彼房曰前二君皆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曰今爲亂者誰房曰上所親與圖事帷幄中者房指謂石顯及充宗顯等乃建言宜試房以郡守遂以房爲東郡顯發其私事坐棄市

陳元方遭父喪哭泣哀慟軀體骨立其母愍之竊以錦被蒙上郭林宗弔而見之謂曰卿海內之儁才四方是則如何當喪錦被蒙上孔子曰衣夫錦也食夫稻也於汝安乎論語曰宰我問三年之喪朞已久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夫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汝安則爲之吾不取也奮衣而去自後賓客絕百所日一作許

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去夕反羣臣莫不止諫此爲小物何足甚躭休曰雖爲小物耿介過人朕所以好之環濟吳紀曰休字子烈吳大帝第六子初封琅邪王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孫綝廢少主迎休

忠臣之言

立之銳意典籍欲畢覽百家之事頗好射雉至春晨出莫反唯此時舍書崩謚景皇帝條列吳事曰休在位烝烝無有遺事唯射雉可譏

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陸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吳錄曰凱字敬風吳人丞相遜族子忠鯁有大節篤志好學初爲建忠校尉雖有軍事手不釋卷累遷左丞相時後主暴虐凱正直彊諫以其宗族彊盛不敢加誅也

何晏鄧颺令管輅作卦云不知位至三公不卦成輅稱引古義深以戒之颺曰此老生之常談輅別傳曰輅字公明

平原人也。明周易。聲發徐州。冀州刺史裴徽舉秀才。謂曰。何鄧二尚書有經國才略。於物理無不精也。何尚書神明淸徹。殆破秋豪。君當愼之。自言不解易中九事。必當相問。比至洛。宜善精其理。輅曰。若九事皆至義。不足勞思。若陰陽者。精之久矣。輅至洛陽。果爲何尚書問九事。皆明。何曰。君論陰陽。此世無雙也。時鄧尚書在。曰。此君善易。而語初不論易中辭義。何邪。輅答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何尚書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謂輅曰。聞君非徒善論易。至於分蓍思爻。亦爲神妙。試爲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頃夢青蠅數十來鼻頭上。驅之不去。有何意故。輅曰。鴟鴞。天下賤鳥也。及其在林食桑椹。則懷我好音。況輅心過草木。注情葵藿。敢不盡忠。唯察之爾。昔元凱之相重華。宣慈惠和。仁義之至也。周公之翼成王。坐以待旦。敬愼之至也。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然後據鼎足而登金鉉。調陰陽而濟兆民。此履道之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岳。勢若雷霆。望雲赴景。萬里馳風。而懷德者少。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

何晏悅而不釋。差勝鄧颺無救敗亡。

翼。多福之仁。又鼻者艮也。此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今青蠅臭惡之物。而集之焉。位峻者顚。輕豪者亡。必至之分也。夫變化雖相生。極則有害。虛滿雖相受。溢則有竭。聖人見陰陽之性。明存亡之理。損益以爲衰。抑進以爲退。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大壯。謙則裒多益寡。大壯則非禮不履。伏願君侯上尋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則三公可決。青蠅可驅。鄧曰。此老生之常談。輅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也。

晏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爲難。交疏吐誠。今人以爲難。今君一面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名士傳曰。是時曹爽輔政。識者慮有危機。晏有重名。與魏姻戚。內雖懷憂。而無復退也。著五言詩以言志曰。鴻鵠比翼遊。羣飛戲太淸。常畏大網羅。憂禍一旦并。豈若集五湖。從流唼浮萍。永寧曠中懷。何爲怵惕驚。蓋因輅言懼而賦詩。

晉武帝既不悟太子之愚，必有傳後意。諸名臣亦多獻直言。帝嘗在陵雲臺上坐，衛瓘在側，欲申其懷，因如醉，跪帝前，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帝雖悟，因笑曰：「公醉邪？」晉陽秋曰：初，惠帝之爲太子，咸謂不能親政事。衛瓘每欲陳啓廢之，而未敢也。後因會醉，遂跪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欲言者何邪？」瓘欲言而復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眞大醉也。」帝後悉召東宮官屬大會，令左右齎尚書處事，以示太子，令處決。太子不知所對。賈妃以問外人，代太子對，多引古詞義。給使張弘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宜以見事斷，不宜引書也。」妃從之。弘具草奏，令太子書呈，帝大說，以示瓘，於是賈充語妃曰：「衛瓘老奴，幾敗汝家。」妃由是怨瓘，後遂誅之。

○王夷甫婦郭泰寧女，晉諸公贊曰：郭豫字太寧，太原人，仕至相國參軍，知名早卒。才拙而性剛，聚斂無厭，干豫人事。夷甫患之而不能禁。時其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都大俠，晉百官名曰：陽字景祖，高尚人。武帝時爲幽州刺史。語林曰：陽性遊俠，盛暑一日詣數百家，別賓客與別常塡門，遂死于几下。故懼之。猶漢之樓護，漢書遊俠傳曰：護字君卿，齊人，學經傳，甚得名譽。母死，送葬車三千兩。仕至天水太守。郭氏憚之。夷甫驟諫之，乃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卿不可。」郭氏小爲之損。

王夷甫雅尚玄遠，常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字。晉陽秋曰：夷甫善施舍，父時有假貸者，皆與焚券，未嘗謀貨利之事。王隱晉書曰：夷甫求富貴得富貴，資財山積，用不能消，安須問錢乎？而世以不問爲高，不亦惑乎。婦欲試之，令婢以錢遶

人性不同，廉貪不繫貧富。王隱此言非也。如隱言，王安豐豈貪於

夷甫邪

牀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閡行呼婢曰舉卻阿堵物
○王平子年十四五見王夷甫妻郭氏貪欲令婢路上儋糞平子諫之并言不可郭大怒謂平子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囑新婦不以新婦囑小郎永嘉流人名曰澄父乂第三取樂安任氏女生澄急捉衣裾將與杖平子饒力爭得脫踰窗而走
元帝過江猶好酒王茂弘與帝有舊常流涕諫帝許之命酌酒一酣從是遂斷鄧粲晉紀曰上身服儉約以先時務性素好酒將渡江王導深以諫帝乃令左右進觴飲而覆之自是遂不復飲克己復禮官修其方而中興之業隆焉

此乃真名言

謝鯤爲豫章太守從大將軍下至石頭敦謂鯤曰余不得復爲盛德之事矣鯤曰何爲其然但使自今已後日亡日去耳鯤別傳曰鯤之諷切雅正皆此類也敦又稱疾不朝鯤諭敦曰近者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四海之內實懷未達若能朝天子使羣臣釋然萬物之心於是乃服仗民望以從衆懷盡沖退以奉主上如斯則勳侔一匡名垂千載時人以爲名言晉陽秋曰鯤爲豫章太守王敦將肆逆以鯤有時望逼與俱行既克京邑將旋武昌鯤曰不就朝覲鯤懼天下私議也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日入覲主上側席遲得見公宮省穆然必無不虞之慮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曰正復殺君等數

百何損於時遂不朝而去

元皇帝時廷尉張闓葛洪富民塘頌曰闓字敬緒丹陽人張昭孫也中興書曰闓晉陵內史甚有威德轉至廷尉卿在小市居私作都門蚤閉晚開羣小患之詣州府訴不得理遂至撾登聞鼓猶不被判聞賀司空出至破岡連名詣賀訴賀循別傳曰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本姓慶高祖純避漢帝諱改為賀氏父劭吳中書令以忠正見害循少嬰家禍流放荒裔吳平乃還乘節高舉元帝為安東王循為吳國內史賀曰身被徵作禮官不關此事羣小叩頭曰若府君復不見治便無所訴賀未語令且去見張廷尉當為及之張聞即毀門自至方山迎賀賀出見辭之曰此不必見關但與君門情相為惜之張愧謝曰小人有如此始不即知蚤已毀壞

郗太尉晚節好談既雅非所經而甚矜之中興書曰鑒少好學博覽雖不及章句而多所通綜後朝覲以王丞相末年多可恨每見必欲苦相規誡王公知其意每引作它言臨還鎮故命駕詣丞相丞相翹須厲色上坐便言方當乖別必欲言其所見意滿口重辭殊不流王公攝其次曰後面未期亦欲盡所懷願公勿復談郗遂大瞋冰衿而出不得一言

敘得情狀如
畫
二字未解

如此何遣從事為

王丞相為揚州 遣八部從事之職 顧和時為下傳還 同時俱見 諸從事各奏二千石官長得失 至和獨無言 王問顧曰 卿何所聞 答曰 明公作輔 寧使網漏吞舟 何緣采聽風聞 以為察察之政 丞相咨嗟稱佳 諸從事自視缺然也

蘇峻東征沈充 （晉陽秋曰 充字士居 吳興人 少好兵 諂事王敦 敦克京邑 以充為車騎將軍 領吳國內史 明帝伐王敦 充率衆就王含 謂其妻曰 男兒不建豹尾 不復歸矣 敦死 充將吳儒斬首於京都） 請吏部郎陸邁與俱 （陸碑曰 邁字功高 吳郡人 器識清敏 風檢澄峻 累遷振威太守 尚書吏部郎） 將至吳 密勑左右令入閶門放火以示威 陸知其意 謂峻曰 吳治平未久 必將有亂 若為亂階 請從我家始 峻遂止

即此量亦自可作司空

陸玩拜司空 （玩別傳曰 是時王導 郗鑒 庾亮相繼薨 玩以德望乃拜司空 玩辭讓不獲 乃歎息謂朋友曰 以我為三公 是天下無人矣 時人以為知言） 有人詣之 索美酒 得 便自起瀉箸梁柱間地 祝曰 當今乏才 以爾為柱石之用 莫傾人棟梁 玩笑曰 戢卿良箴

註是

小庾在荊州 公朝大會 問諸僚佐曰 我欲為漢高 魏武 何如 （翼別見 宋明帝文章志曰 庾翼名輩 豈應狂狷如此哉 時若有斯言 亦傳聞者之謬矣） 一坐莫答 長史江彪曰 願明公為桓文之事 不願作

此規大有益文道

漢高魏武也

羅君章爲桓宣武從事含別傳曰刺史庾亮初命含爲部從事桓温臨州轉參軍謝鎮西作江夏往檢校之武昌中興書曰尚爲建武將軍江夏相羅既至初不問郡事徑就謝數日飲酒而還桓公問有何事君章云不審公謂謝尚何似人桓公曰仁祖是勝我許人君章云豈有勝公人而行非者故一無所問桓公奇其意而不責也

王右軍與王敬仁許玄度並善二人亡後右軍爲論議更克孔巖誡之曰明府昔與王許周旋有情及逝沒之後無慎終之好民所不取右軍甚愧

註駁是

謝中郎在壽春敗臨奔走猶求玉帖鐙太傅在軍前後初無損益之言爾日猶云當今豈須煩此按萬未死之前安猶未仕高臥東山又何肯輕入軍旅邪世說此言迂謬已甚

王大語東亭卿乃復論成不惡那得與僧彌戲續晉陽秋曰珉有儁才與兄珣並有名聲出珣右故時人爲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爲兄

殷覬病困看人政見半面殷荊州興晉陽之甲春秋公羊傳曰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士吉射寅吉射者君側之惡人往與覬別涕零屬以消息所患覬答曰我病自當差正憂汝患耳晉安帝紀

曰殷仲堪舉兵覬弗與同且以己居小任唯當守局而已晉陽之事非所宜豫也仲堪每邀之覬輒曰吾進不敢同退不敢異遂以憂卒

遠公在廬山中豫章舊志曰廬俗字君孝本姓匡夏禹苗裔東野王之子秦末百越君長與吳芮助漢定天下野王亡軍中漢八年封俗鄡陽男食邑茲部印曰廬君俗兄弟七人皆好道術遂寓于洞庭之山故世謂廬山孝武元封五年南巡狩浮江親覩神靈乃封俗爲大明公四時秩祭焉遠法師廬山記曰山在江州尋陽郡左挾彭澤右傍通川有匡俗先生出自殷周之際遁世隱時潛居其下或云匡俗受道於仙人而共遊其嶺遂託室崖岫即巖成館故時人謂爲神仙之廬而命焉法師遊山記曰自託此山二十三載再踐石門四遊南嶺東望香鑪峯北眺九江傳聞有石井方湖中有赤鱗踊出野人不能敘直嘆其奇而已矣雖老講論不輟弟子中或有墮者遠公曰桑榆之光理無遠照但願朝陽之暉與時並明耳執經登坐諷誦朗暢詞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肅然增敬

桓南郡好獵每田狩車騎甚盛五六十里中旌旗蔽隰騁良馬馳擊若飛雙甄所指不避陵壑或行陳不整麏兔騰逸參佐無不被繫束桓道恭玄之族也桓氏譜曰道恭字祖猷彝同堂弟也父赤之太學博士道恭歷淮南太守偽楚江夏相義熙初伏誅時爲賊曹參軍頗敢直言常自帶絳綿繩著腰中玄問此何爲答曰公獵好縛人士會當被縛手不能堪芒也

玄自此小差。

王緒王國寶相爲脣齒。並上下權要。王氏譜曰。緒字仲業。太原人。祖延。父乂。撫軍。晉安帝紀曰。緒爲會稽王從事中郎。以佞邪親幸。王珣。王恭。惡國寶與緒亂政。與殷仲堪克期同舉。內匡朝廷。及恭表至。乃斬緒以說諸侯。國寶。平北將軍坦之第三子。太傅謝安。國寶婦父也。惡而抑之不用。安薨。相王輔政。遷中書令。有妾數百。從弟緒有寵於王。深爲其說。國寶權動內外。王珣。王恭。殷仲堪爲孝武所待。不爲相王所眄。恭抗表討之。車胤又爭之。會稽王既不能拒諸侯兵。遂委罪國寶。付廷尉賜死。王大不平其如此。乃謂緒曰。汝爲此欻欻。曾不慮獄吏之爲貴乎。史記曰。有上書告漢丞相欲反。文帝下之廷尉。勃既出。歎曰。吾嘗將百萬之軍。安知獄吏之爲貴也。

桓玄欲以謝太傅宅爲營。謝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韓詩外傳曰。昔周道之隆。召伯在朝。有司請召民。召伯曰。以一身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暴處於棠下而聽訟焉。詩人見召伯休息之棠。美而歌之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玄慙而止。

捷悟第十一

楊德祖爲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構榱桷。魏武自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見。即令壞之。既竟曰。門中活。闊字。王正嫌門大也。文士傳曰。楊脩字德祖。弘農人。太尉彪子。少有才學思幹。魏武爲丞相。辟爲主簿。脩常白事。知必有反覆教。豫爲答對數紙。以次牒之而行。敕守者曰。向

白事必教出相反覆若按此次第連答之已而風吹紙次亂守者不別而遂錯誤公怒推問脩慙懼然以所白甚有理終亦是脩後為武帝所誅

人餉魏武一桮酪魏武噉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衆衆莫能解次至楊脩脩便噉曰公教人噉一口也復何疑

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脩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韲臼八字魏武謂脩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脩別記所知脩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為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為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為好韲臼受辛也於字為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脩同乃歎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會稽典錄曰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漢安二年迎伍君神泝濤而上為水所淹不得其屍娥年十四號慕思盱乃投瓜于江存其父屍曰父在此瓜當沈旬有七日瓜偶沈遂自投於江而死縣長度尚悲憐其義為之改葬命其弟子邯鄲子禮為之作碑按曹娥碑在會稽中而魏武楊脩未嘗過江也異苑曰陳留蔡邕避難過吳讀碑文以為詩人之作無詭妄也因刻石旁作八字魏武見而不能了以問羣寮莫有解者有婦人浣於汾渚曰第四車解既而禰正平也衡即以離合義解之或謂此婦人即娥靈也

魏武征袁本初治裝餘有數十斛竹片咸長數寸衆

云。並不堪用。正令燒除。太祖思所以用之。謂可爲竹椑楯。而未顯其言。馳使問主簿楊德祖。應聲答之。與帝心同。衆服其辯悟。

王敦引軍垂至大桁。明帝自出中堂。溫嶠爲丹陽尹。帝令斷大桁。故未斷。帝大怒瞋目。左右莫不悚懼。按晉陽秋鄧紀皆云。敦將至。嶠燒朱雀橋以阻其兵。而云未斷大桁。致帝怒。大爲譌謬。一本云。帝自勸嶠入。一本作嘬飲帝怒。此則近也。召諸公來。嶠至不謝。但求酒炙。王導須臾至。徒跣下地謝曰。天威在顏。遂使溫嶠不容得謝。嶠於是下謝。帝迺釋然。諸公共歎王機悟名言。

郗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惡其居兵權。南徐州記曰。徐州人多勁悍。號精兵。故桓溫常曰。京口酒可飲。箕可用。兵可使。郗於事機素暗。遣牋詣桓。方欲共獎王室。脩復園陵。世子嘉賓出行。於道上聞信至。急取牋視。竟寸寸毀裂。便回還更作牋。自陳老病。不堪人間。欲乞閑地自養。宣武得牋大喜。卽詔轉公督五郡。會稽太守。晉陽秋曰。大司馬將討慕容暐。表求申勸平北將軍愔及袁眞等嚴辦。愔以羸疾求退。詔大司馬領愔所任。按中興書。愔辭此行。溫責其不從。轉授會稽。世說爲謬。

王東亭作宣武主簿。嘗春月與石頭兄弟乘馬出郊。時彥同遊者連鑣俱進。石頭。桓邈小字。中興書曰。邈字伯道。溫長子也。任至豫州

刺史唯東亭一人常在前。覺數十步。諸人莫之解。石頭等既疲倦。俄而乘輿回。諸人皆似從官。唯東亭奕奕在前。其悟捷如此。

夙惠第十二

賓客詣陳太丘宿。太丘使元方季方炊。客與太丘論議。二人進火。俱委而竊聽。炊忘箸箄。飯落釜中。太丘問炊何不餾。元方季方長跪曰。大人與客語。乃俱竊聽。炊忘箸箄。飯今成糜。太丘曰。爾頗有所識不。對曰。仿佛志之。二子俱說。更相易奪。言無遺失。太丘曰。如此但糜自可。何必飯也。

何晏七歲。明惠若神。魏武奇愛之。因晏在宮內。欲以為子。晏乃畫地令方。自處其中。人問其故。答曰。何氏之廬也。魏武知之。即遣還。魏略曰。晏父蚤亡。太祖為司空時。納晏母。其時秦宜祿阿鰥亦隨母在宮。並寵如子。常謂晏為假子也。

晉明帝數歲。坐元帝膝上。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問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問何以致泣。具以東渡意告之。因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元帝異之。明日集群臣宴會。

年歲與集矛盾

告以此意更重問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爾何故異昨日之言邪答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

司空顧和與時賢共清言張玄之顧敷是中外孫年並七歲（顧愷之家傳曰敷字祖根吳郡吳人滔然有大成之量仕至著作郎二十三卒）在牀邊戲于時聞語神情如不相屬暝於燈下二兒共敘客主之言都無遺失顧公越席而提其耳曰不意衰宗復生此寶

韓康伯數歲家酷貧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人自成之令康伯捉熨斗謂康伯曰且著襦尋作複褌兒云已足不須複褌也母問其故答曰火在熨斗中而柄熱今既著襦下亦當煖故不須耳母甚異之知為國器

晉孝武年十二時冬天晝日不著複衣但著單練衫五六重夜則累茵褥謝公諫曰聖體宜令有常陛下晝過冷夜過熱恐非攝養之術帝曰晝動夜靜（老子曰躁勝寒靜勝熱此言夜靜寒宜重肅也）謝公出歎曰上理不減先帝（簡文帝善言理也）

桓宣武薨桓南郡年五歲服始除桓車騎與送故文

武別（指沖別傳曰沖字玄叔溫弟也累遷車騎將軍都督七州諸軍事）因指語南郡此皆汝家故吏佐玄應聲慟哭酸感傍人車騎每自目己坐曰靈寶成人當以此坐還之（靈寶玄小字也）鞠愛過於所生

豪爽第十三

王大將軍年少時舊有田舍名語音亦楚武帝喚時賢共言伎藝事人皆多有所知唯王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打鼓吹帝令取鼓與之於坐振袖而起揚槌奮擊音節諧捷神氣豪上傍若無人舉坐歎其

老賊故自豪
此意尤可憐

雄爽（或曰敦嘗坐武昌釣臺聞行船打鼓嗟稱其能俄而一槌小異敦以扇柄撞几曰可恨應侍側曰不然此是回颿使視之云船人入夾口應知鼓又善於敦也）

王處仲世許高尚之目嘗荒恣於色體為之敝左右諫之處仲曰吾乃不覺爾如此者甚易耳乃開後閤驅諸婢妾數十人出路任其所之時人歎焉（鄧粲晉紀曰敦性簡脫口不言財其存尚如此）

王大將軍眉目高朗疏率學通左氏（晉陽秋曰敦少稱高率通朗有鑒裁）

王處仲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

壯心不已魏武帝樂府詩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

晉明帝欲起池臺元帝不許帝時爲太子好養武士一夕中作池比曉便成今太子西池是也丹陽記曰西池孫登所創吳史所稱西苑也明帝修復之耳

王大將軍始欲下都處分樹置先遣參軍告朝廷諷旨時賢祖車騎尚未鎮壽春瞋目厲聲語使人曰卿語阿黑敦小字也何敢不遜催攝而去須臾不爾我將三千兵槊腳令上王聞之而去

庾穉恭既常有中原之志文康時權重未在已及季

惜其無成

堅作相忌兵畏禍與穉恭歷同異者久之乃果行傾荊漢之力窮舟車之勢師次于襄陽漢晉春秋曰翼風儀美劭才能豐贍少有經緯大略及繼兄亮居方州之任有匡維內外掃蕩羣凶之志是時杜乂殷浩諸人盛名冠世翼未之貴也常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清定然後議其所任耳其意氣如此唯與桓溫友善相期以寧濟宇宙之事初翼輒發所部奴及車馬萬數率大軍入沔將謀伐狄遂次于襄陽翼別傳曰翼爲荊州雅有正志每以門地威重兄弟寵授不陳力竭誠何以報國雖蜀阻險塞胡負凶力然皆無道酷虐易可乘滅當此時不能掃除二寇以復王業非丈夫也於是徵役三州悉其帑實成衆五萬兼率荒附治戎大舉直指魏趙軍次襄陽耀威漢北也大會參佐陳其旌甲親授弧矢曰我之此行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疊徒衆屬目其氣十

敦雖敗猶令人有餘畏桓溫所以歎爲可兒

倍

桓宣武平蜀集參僚置酒於李勢殿巴蜀搢紳莫不來萃桓既素有雄情爽氣加爾日音調英發敘古今成敗由人存亡繫才其狀磊落一坐歎賞既散諸人追味餘言于時尋陽周馥曰恨卿輩不見王大將軍（中興書曰馥周撫孫也字湛隱有將略曾作敦掾）

桓公讀高士傳至於陵仲子便擲去曰誰能作此溪刻自處（皇甫謐高士傳曰陳仲子字子終齊人兄戴相齊食祿萬鍾仲子以兄祿爲不義乃適楚居於陵曾乏糧三日匍匐而食井李之實三咽而後能視身自織屨令妻擗纑以易衣食嘗歸省母有饋其兄生鵞者仲子嚬顣曰惡用此鶃鶃爲哉後母殺鵞仲子不知而食之兄自外入曰鶃鶃肉邪仲子出門哇而吐之楚王聞其名聘以爲相乃夫婦逃去爲人灌園）

桓石虔司空豁之長庶也（豁別傳曰豁字朗子溫之弟也累遷荊州刺史贈司空）小字鎮惡年十七八未被舉而童隸已呼爲鎮惡郎嘗住宣武齊頭從征枋頭車騎沖沒陳左右莫能先救宣武謂曰汝叔落賊汝知不石虔聞之氣甚奮命朱辟爲副策馬於數萬衆中莫有抗者徑致沖還三軍歎服河朔後以其名斷瘧（中興書曰石虔有才幹有史學累有戰功仕至豫州刺史贈後軍將軍）

陳林道在西岸。晉陽秋曰。逵爲西中郎將。領淮南太守。戍歷陽。都下諸人共要至牛渚會。陳理既佳。人欲共言折。陳以如意拄頰。望雞籠山嘆曰。孫伯符志業不遂。吳錄曰。長沙桓王諱策。字伯符。吳郡富春人。少有雄姿風氣。年十九而襲業。衆號孫郎。平定江東。爲許貢客射破其面。引鏡自照。謂左右曰。面如此。豈可復立功乎。乃謂張昭曰。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大皇帝授以印綬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卿不如我。任賢使能。各盡其心。我不如卿。愼勿北渡。語畢而薨。年三十有六。於是竟坐不得談。

王司州在謝公坐。詠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離騷九歌少司命之辭。語人云。當爾時覺一坐無人。

桓玄西下。入石頭。外白司馬梁王奔叛。續晉陽秋曰。梁王珍之。字景度。中興書曰。初桓玄篡位。國人有孔璞者。奉珍之奔壽陽。義旗既興。歸朝廷。仕至太常卿。以罪誅。玄時事形已濟。在平乘上笳鼓並作。直高詠云。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阮籍詠懷詩也。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ies, U.S.A.

世說新語卷中之下終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ies, U.S.A

匈奴中乃有此人然適足自禍

世說新語卷下之上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明　王世懋　批點

容止第十四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魏氏春秋曰武王姿貌短小而神明英發）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既畢令間諜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魏志曰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聲姿高暢眉目疎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然牀頭捉刀人此

京兆錢世傑寫　萬伯誠刻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ies, U.S.A
PL 2666 L55 A6 1581 v.5

晏養宮中時
尚未有明帝
註駁未當

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

何平叔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與熱湯餅。既噉，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魏略曰：晏性自喜，動靜粉帛不去手，行步顧影。按此言，則晏之妖麗，本資外飾。且晏養自宮中，與帝相長，豈復疑其形姿，待驗而明也。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魏志曰：玄為黃門侍郎，與毛曾並坐，玄甚恥之，形於色。明帝恨之，左遷玄為羽林監。

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李安國頹唐如玉山之將崩。魏略曰：李豐字安國，衛尉李義子也。識別人物，海內注意。明帝得吳降人，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為誰，以安國對之。是時豐為黃門郎，改名宣。上問安國所在，左右公卿即具以豐對。上曰：豐名乃被於吳越邪？仕至中書令，為晉王所誅。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康別傳曰：康長七尺八寸，偉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飾厲，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正爾在羣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見者歎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云：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

裴令公目王安豐：眼爛爛如巖下電。王戎形狀短小，而目甚清炤，視日不眩。

太沖縱醜未聞醜人必爲羣婦所唾好事者之談也語林亦然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岳別傳曰岳姿容甚美風儀閑暢）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左太沖絕醜（續文章志曰思貌醜顇不持儀飾）亦復效岳遨遊於是羣嫗齊共亂唾之委頓而返（語林曰安仁至美每行老嫗以果擲之滿車張孟陽至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投之亦滿車二說不同）

王夷甫容貌整麗妙於談玄恒捉白玉柄麈尾與手都無分別

潘安仁夏侯湛並有美容喜同行時人謂之連璧（八王故事曰岳與湛著契故好同遊）

裴令公有儁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看裴方向壁臥聞王使至强回視之王出語人曰雙眸閃閃若巖下電精神挺動體中故小惡（名士傳曰楷病困詔遣黃門郎王夷甫省之楷回眸屬夷甫云竟未相識夷甫還亦歎其神儁）

有人語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羣答曰君未見其父耳（康已見上）

裴令公有儁容儀脫冠冕麤服亂頭皆好時人以爲玉人見者曰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劉伶身長六尺貌甚醜顇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梁祚

魏國統曰劉伶字伯倫形貌醜陋身長六尺然肆意放蕩悠焉獨暢自得一時常以宇宙為狹

驃騎王武子是衛玠之舅儁爽有風姿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玠別傳曰驃騎王濟玠之舅也嘗與同遊語人曰昨日吾與外生共坐若明珠之在側朗然來照人

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坐往別屋見季胤平子石崇金谷詩敘曰王詡字季胤琅邪人王氏譜曰詡夷甫弟也仕至脩武令還語人曰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

王丞相見衛洗馬曰居然有羸形雖復終日調暢若不堪羅綺玠別傳曰玠素抱羸疾西京賦曰始徐進而羸形似不勝乎羅綺

王大將軍稱太尉處衆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間

庾子嵩長不滿七尺腰帶十圍頹然自放

衛玠從豫章至下都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牆玠先有羸疾體不堪勞遂成病而死時人謂看殺衛玠玠別傳曰玠在羣伍之中寔有異人之望齠齔時乘白羊車於洛陽市上咸曰誰家璧人於是家門州黨號為璧人按永嘉流人名曰玠以永嘉六年五月六日至豫章其年六月二十日卒此則玠之南度豫章四十五日豈暇至下都而亡乎且諸書皆云玠亡在豫章而不云在下都也

周伯仁道桓茂倫嶔崎歷落可笑人或云謝幼輿言

○周侯說王長史父王氏譜曰訥字文開太原人祖默尚書父祐散騎常侍訥始過

江仕至新淦令。形貌既偉，雅懷有槩，保而用之，可作諸許物也。

祖士少見衛君長云：此人有旄仗下形。

石頭事故，朝廷傾覆。晉陽秋曰：蘇峻自姑孰至于石頭，逼遷天子。峻以倉屋爲宮，使人守衛。靈鬼志謠徵曰：明帝末有謠歌：側側力力，放馬出山側。大馬死，小馬餓。後峻遷帝於石頭，御膳不具。

○温忠武與庾文康投陶公求救。陶公云：肅祖顧命不見及，且蘇峻作亂，釁由諸庾，誅其兄弟，不足以謝天下。徐廣晉紀曰：肅祖遺詔庾亮、王導輔幼主，而進太臣官。陶侃、祖約不在其例。侃、約疑亮竄遺詔也。中興書曰：初，庾亮欲徵蘇峻，卞壼不許，温嶠及三吳欲起兵衛帝室，亮不聽，下制曰：妄起兵者誅。故峻得作亂京邑也。于時庾在温船後，聞之，憂怖無計。別日，温勸庾見陶，庾猶豫未能往。温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見之，必無憂也。庾風姿神貌，陶一見便改觀，談宴竟日，愛重頓至。

陶士行不能殺元規，未足英雄。

王意重殷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遒，聞函道中有屐聲甚厲，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因便據胡牀，與諸人詠謔，竟坐甚得任樂。後王逸少下，與丞相言

及此事。丞相曰元規爾時風範。不得不小穨。右軍答曰。唯丘壑獨存。孫綽庾亮碑文曰。公雅好所託。常在塵垢之外。雖柔心應世。蠖屈其迹。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對山水。

王敬豫有美形。問訊王公。王公撫其肩曰。阿奴恨才不稱。又云。敬豫事事似王公。語林曰。謝公云。小時在殿廷。會見丞相。便覺清風來拂人。

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江左名士傳曰。永和中。劉真長。謝仁祖。共商略中朝人士。或曰。杜弘治清標令上。為後來之美。又面如凝脂。眼如點漆。粗可得方諸衛玠。時人有稱王長史形者。蔡公曰。恨諸人不見杜弘治耳。

劉尹道桓公。鬢如反猬皮。眉如紫石稜。自是孫仲謀司馬宣王一流人。宋明帝文章志曰。溫為溫嶠所賞。故名溫。吳志曰。孫權字仲謀。策弟也。漢使者劉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並有才秀明達。皆祿祚不終。唯中弟孝廉。形貌魁偉。骨體不恒。有大貴之表。晉陽秋曰。宣王天姿傑邁。有英雄之略。

王敬倫風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桓公。公服從大門入。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大奴。王劭也。已見。中興書曰。劭美姿容。持儀操也。

林公道王長史。斂衿作一來。何其軒軒韶舉。語林曰。王仲祖

有好儀形。毎覽鏡自照曰。王文開那生如馨兒。時人謂之達也。

時人目王右軍。飄如遊雲。矯若驚龍。

王長史嘗病。親疎不通。林公來。守門人遽啓之曰。一異人在門。不敢不啓。王笑曰。此必林公。按語林曰。諸人嘗要阮光祿共詣林公。阮曰。欲聞其言。惡見其面。此則林公之形。信當醜異。

或以方謝仁祖不乃重者。桓大司馬曰。諸君莫輕道仁祖企脚北窻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眞人想。晉陽秋曰。尚善音樂。裴子云。丞相嘗曰。堅石挈脚枕琵琶。有天際想。堅石。尚小名。

王長史爲中書郎。往敬和許。敬和。王洽。已見。爾時積雪。長史從門外下車。步入尚書。著公服。敬和遥望。歎曰。此不復似世中人。

此東亭媚語安石忍未肯便没

簡文作相王時。與謝公共詣桓宣武。王珣先在內。桓語王。卿嘗欲見相王。可住帳裏。二客既去。桓謂王曰。定何如。王曰。相王作輔。自然浩若神君。續晉陽秋曰。帝美風姿。舉止端詳。公亦萬夫之望。不然。僕射何得自沒。僕射。謝安。

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如朝霞舉。

謝車騎道謝公遊肆。復無乃高唱。但恭坐捻鼻顧睞。

庾亮爲是

便自有寢處山澤閒儀。

謝公云見林公雙眼黯黯明黑孫興公見林公稜稜露其爽。

庾長仁與諸弟入吳欲住亭中宿諸弟先上見羣小滿屋都無相避意長仁曰我試觀之乃策杖將一小兒始入門諸客望其神姿一時退匿（長仁已見。一說是庾亮。）

有人歎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自新第十五

周處年少時兇彊俠氣爲鄉里所患（處別傳曰處字子隱吳郡陽羨人父魴吳鄱陽太守處少孤不治細行晉陽秋曰處輕果薄行州郡所棄）又義興水中有蛟山中有邅跡虎（一作白額）並皆暴犯百姓義興人謂爲三橫而處尤劇或說處殺虎斬蛟實冀三橫唯餘其一處卽刺殺虎又入水擊蛟蛟或浮或沒行數十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鄉里皆謂已死更相慶竟殺蛟而出聞里人相慶始知爲人情所患有自改意（孔氏志怪曰義興有邪足虎溪渚長橋有蒼蛟並大啖人郭西周時謂郡中三害周卽處也）乃自吳尋二陸平原不在正見清河具以情告幷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終無所成清河曰古人貴朝聞夕死

況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憂令名不彰邪處遂改勵終爲忠臣孝子晉陽秋曰處仕晉爲御史中丞多所彈糾氐人齊萬年反乃令處距萬年伏波孫秀欲表處母老處曰忠孝之道何當得兩全乃進戰斬首萬計絃絕矢盡左右勸退處曰此是吾授命之日遂戰而沒

戴淵少時遊俠不治行檢嘗在江淮間攻掠商旅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使少年掠劫淵在岸上據胡牀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峰穎雖處鄙事神氣猶異機於船屋上遥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邪淵便泣涕投劍歸機辭厲非常機彌重之定交作筆薦焉虞預晉書曰機薦淵於趙王倫曰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伏見處士戴淵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誠東南之遺寶朝廷之貴璞也若得寄迹康衢必能結軌驥騄耀質廊廟必能垂光瑜璠夫枯岸之民果於輸珠潤山之客烈於貢玉蓋明暗呈形則庸識所甄也倫即辟淵過江仕至征西將軍

企羡第十六

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作兩髻葛帬策杖路邊窺之歎曰人言阿龍超阿龍故自超阿龍丞相小字不覺至臺門

○王丞相過江自說昔在洛水邊數與裴成公阮千里諸賢共談道羊曼曰人久以此許卿何須復爾王

曰亦不言我須此但欲爾時不可得耳。欲一作歎

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己敵石崇甚有欣色。王羲之臨河叙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莫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暎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娛目騁懷信可樂也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矣故列序時人錄其所述右將軍司馬太原孫丞公等二十六人賦詩如左前餘姚令會稽謝勝等十五人不能賦詩罰酒各三斗。

王司州先爲庾公記室參軍後取殷浩爲長史始到庾公欲遣王使下都王自啓求住曰下官希見盛德淵源始至猶貪與少日周旋。

郗嘉賓得人以己比苻堅大喜。

孟昶未達時家在京口。晉安帝紀曰昶字彥達平昌人父馥中護軍昶矜嚴有志局少爲王恭所知豫義旗之勳遷丹陽尹盧循旣下昶慮事不濟仰藥而亡。嘗見王恭乘高輿被鶴氅裘于時微雪昶於籬間窺之歎曰此眞神仙中人。

無謂

世說惟傷逝獨妙無一語不解損神

傷逝第十七

王仲宣好驢鳴。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曾祖龔祖暢皆爲漢三公粲至長安見蔡邕邕奇之倒屣迎之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及也吾家書籍盡當與之避亂荊州依劉表以粲貌寢

通脫不甚重之太祖以從征吳道中卒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按戴叔鸞母好驢鳴叔鸞每為驢鳴以說其母人之所好儻亦同之

王濬沖為尚書令著公服乘軺車經黃公酒壚下過韋昭漢書注曰壚酒肆也以土為墮四邊高似壚也顧謂後車客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飲於此壚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來便為時所羈紲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竹林七賢論曰俗傳若此潁川庾爰之嘗以問其伯文康文康云中朝所不聞江左忽有此論蓋好事者為之耳

妙語實境

孫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喪時名士無不至者子荆後來臨屍慟哭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今我為卿作體似真聲賓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輩存令此人死語林曰王武子葬孫子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既作驢鳴賓客皆笑孫曰諸君不死而令武子死乎賓客皆怒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王隱晉書曰戎子綏欲取裴遁女綏既蚤亡戎過傷痛不許人求之遂至老無敢取者簡服其言更為之慟一說是王夷甫喪子山簡弔之

有人哭和長輿曰峨峨若千丈松崩

衛洗馬以永嘉六年喪謝鯤哭之感動路人永嘉流人名曰玠以六年六月二十日亡葬南昌城許徵墓東玠之薨謝幼輿發哀於武昌感慟不自勝人問子何卹而致哀如是答曰棟梁折矣何得不哀咸和中丞相王公教曰衛洗馬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可修薄祭以敦舊好玠別傳曰玠咸和中故遷於江寧丞相王公教曰洗馬明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民望可修三牲之祭以敦舊好

顧彥先平生好琴及喪家人常以琴置靈牀上張季鷹往哭之不勝其慟遂徑上牀鼓琴作數曲竟撫琴

聲有餘齋

曰顧彥先頗復賞此不因又大慟遂不執孝子手而出

庾亮兒遭蘇峻難遇害諸葛道明女為庾兒婦既寡將改適亮子會會妻父彪並已見上與亮書及之亮答曰賢女尚少故其宜也感念亡兒若在初沒

庾文康亡何揚州臨葬云埋玉樹箸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搜神記曰初庾亮病術士戴洋曰昔蘇峻事公於白石祠中許賽車下牛從來未解為此鬼所考不可救也明年亮果亡靈鬼志謠徵曰文康初鎮武昌出石頭百姓看者於岸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旐旐又曰庾公初上時翩翩如飛鴞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旐車後連徵

誠

不入尋薨于都葬焉

王長史病篤寢臥燈下轉麈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劉尹臨殯以犀柄麈尾箸柩中因慟絕濛別傳曰濛以永和初卒年三十九沛國劉惔與濛至交及卒惔深悼之雖友于之愛不能過也

○支道林喪法虔之後精神霣喪風味轉墜支遁傳曰法虔道林同學也儁朗有理義遁甚重之常謂人曰昔匠石廢斤於郢人莊子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運斤斲之堊盡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牙生輟弦於鍾子韓詩外傳曰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太山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莫景之間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洋洋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擗琴絕弦終身不復鼓之以爲在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ies, U.S.A.

支公乃爾耶名理何在

世無足爲之鼓琴也推己外求良不虛也冥契既逝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亡矣卻後一年支遂殞

郗嘉賓喪左右白郗公郎喪既聞不悲因語左右殯時可道公往臨殯一慟幾絕中興書曰超年四十一先愔卒超所交友皆一時俊乂及死之日貴賤爲誄者四十餘人續晉陽秋曰超黨戴桓氏爲其謀主以父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亡出一小書箱付門生云本欲焚此恐官年尊必以傷愍爲斃我亡後若大損眠食則呈此箱愔後果慟悼成疾門生乃如超旨則與桓溫往反密計愔見即大怒曰小子死恨晚後不復哭

戴公見林法師墓支遁傳曰遁太和元年終于剡之石城山因葬焉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積冀神理緜緜不與氣運俱盡耳王珣

法師墓下詩序曰余以寧康二年命駕之剡石城山即法師之丘也高墳鬱爲荒楚丘隴化爲宿莽遺跡未滅而其人已遠感想平昔觸物悽懷其爲時賢所惜如此

王子敬與羊綏善綏清淳簡貴爲中書郎少亡綏已見王深相痛悼語東亭云是國家可惜人

王東亭與謝公交惡中興書曰珣兄弟皆壻謝氏以猜嫌離婚太傅既與珣絕婚又離妻由是二族遂成仇釁王在東聞謝喪便出都詣子敬道欲哭謝公子敬始臥聞其言便驚起曰所望於法護法護珣小字王於是往哭督帥刁約不聽前曰官平生在時不見此客王亦不與語直前哭甚慟不執末婢手而退末婢謝琰小字琰字瑗度安少子開率有大度爲孫恩所害贈侍中司空

王子猷子敬俱病篤而子敬先亡獻之以泰元十三年卒年四十五子猷問左右何以都不聞消息此已喪矣語時了不悲便索輿來奔喪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徑入坐靈牀上取子敬琴彈弦既不調擲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慟絕良久月餘亦卒幽明錄曰泰元中有一師從遠來莫知所出云人命應終有生樂代者則死者可生若逼人求代亦復不過少時人聞此咸怪其虛誕王子猷子敬兄弟特相和睦子敬疾屬纊子猷謂之曰吾才不如弟位亦通塞請以餘年代弟師曰夫生代死者以已年限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賢弟命既應終君侯筭亦當盡復何所代子猷先有背疾子敬疾篤恒禁來往聞

亡便撫心悲惋。都不得一聲。背即潰裂。推師之言。信而有實。

孝武山陵夕。王孝伯入臨。告其諸弟曰。雖榱桷惟新。便自有黍離之哀。中興書曰。烈宗喪。會稽王道子執政。寵幸王國寶。委以機任。王恭入赴山陵。故有此歎。

羊孚年三十一卒。桓玄與羊欣書曰。賢從情所信寄。暴疾而殞。孚已見。宋書曰。欣字敬元。太山南城人。少懷靜默。秉操無競。美姿容。善笑言。長於草隸。羊氏譜曰。孚即欣從祖。祝予之歎。如何可言。公羊傳曰。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亡。子曰。噫。天祝予。何休曰。祝者。斷也。天將亡夫子耳。

桓玄當篡位。語卞鞠云。卞範已見。昔羊子道恒禁吾此意。

四字甚深

今腹心喪羊孚。爪牙失索元。索氏譜曰。元字天保。燉煌人。父綏。散騎常侍。元歷征虜將軍。歷陽太守。幽明錄曰。元在歷陽。疾病。西界一年少女子。姓某。自言為神所降。來與元相聞。許為治護。元性剛直。以為妖惑。收以付獄。殺之於市中。女臨死曰。卻後十七日。當令索元知其罪。如期。元果亡。而恖恖作此詆突。詎允天心。

棲逸第十八

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傳說。阮籍往觀。見其人擁膝巖側。籍登嶺就之。箕踞相對。籍商略終古。上陳黃農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問之。仡然不應。復敘有為之教。棲神導

氣之術以觀之彼猶如前凝矚不轉籍因對之長嘯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復嘯意盡退還半嶺許聞上嚍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顧看迺向人嘯也

魏氏春秋曰阮籍常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嘗遊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有竹實數斛杵臼而已籍聞而從之談太古無為之道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先生翛然曾不眄之籍乃嘐然長嘯韻響寥亮蘇門先生乃逌爾而笑籍既降先生喟然高嘯有如鳳音籍素知音乃假蘇門先生之論以寄所懷其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晦不見陰光代為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俛仰間貧賤何必終竹林七賢論曰籍歸遂著大人先生論所言皆胷懷間本趣大意謂先生與己不異也觀其長嘯相和亦近乎目擊道存矣

嵇康遊於汲郡山中遇道士孫登遂與之遊康臨去登曰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

康集序曰孫登者不知何許人無家於汲郡北山土窟住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一弦琴見者皆親樂之魏氏春秋曰登性無喜怒或沒諸水出而觀之登復大笑時時出入人間所經家設衣食者一無所辭去皆舍去文士傳曰嘉平中汲縣民共入山中見一人所居懸巖百仞叢林鬱茂而神明甚察自云孫姓登名字公和康聞乃從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然神謀所存良妙康每薾然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多求康不能用及遭呂安事在獄為詩自責云昔慚下惠今愧孫登王隱晉書曰孫登即阮籍所見者也嵇康執弟子禮而師焉魏

晉去就。易生嫌疑。貴賤並沒。故登或默也。

山公將去選曹。欲舉嵇康。康與書告絕。康別傳曰。山巨源為吏部郎。遷散騎常侍。舉康。康辭之。并與山絕。豈不識山之不以一官遇己情邪。亦欲標不屈之節。以杜舉者之口耳。乃答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之。

李廞是茂曾第五子。清貞有遠操。而少羸病。不肯婚宦。居在臨海。住兄侍中墓下。既有高名。王丞相欲招禮之。故辟為府掾。廞得牋命。笑曰。茂弘乃復以一爵假人。文字志曰。廞字宗子。江夏鍾武人。祖康。秦州刺史。父重。平陽太守。世有名望。廞好學。善草隸。與兄式齊名。躄疾不能行。坐常仰臥。彈琴讀誦不輟。河間王辟太尉掾。以疾不赴。後避難。隨兄南渡。司徒王導復辟之。廞曰。茂弘乃復以一爵加人。永和中卒。廞嘗為二府辟。故號李公府也。式字景則。廞長兄也。思理儒隱。有平素之譽。渡江。累遷臨海太守。侍中。年五十四而卒。

何驃騎弟以高情避世。而驃騎勸之令仕。答曰。予第五之名。何必減驃騎。中興書曰。何準字幼道。廬江灊人。驃騎將軍充第五弟也。雅好高尚。徵聘一無所就。充位居宰相。權傾人主。而準散帶衡門。不及世事。于時名德皆稱之。年四十七卒。有女為穆帝皇后。贈光祿大夫。子恢讓不受。

阮光祿在東山。蕭然無事。常內足於懷。阮裕別傳曰。裕居會稽剡山。志存肥遁。

有人以問王右軍。右軍曰。此君近不驚寵辱。老子曰。寵辱若驚。得之若驚。失之若驚。雖古之沈冥。何以過此。揚子曰。蜀莊沈

誠

玄寂泯然無迹之貌。

孔車騎少有嘉遁意。年四十餘。始應安東命。未仕宦時。嘗獨寢歌吹。自箴誨。自稱孔郎。遊散名山。孔愉別傳曰。永嘉大亂。愉入臨海山中。不求聞達。中宗命爲參軍。百姓謂有道術。爲生立廟。今猶有孔郎廟。

南陽劉驎之高率善史傳。隱於陽岐。于時符堅臨江。荊州刺史桓沖將盡訏謨之益。徵爲長史。遣人船往迎。贈貺甚厚。驎之聞命。便升舟。悉不受所餉。緣道以乞窮乏。比至上明亦盡。一見沖。因陳無用。翛然而退。居陽岐積年。衣食有無。常與村人共。值已匱乏。村人亦如之。甚厚爲鄉閭所安。鄧粲晉紀曰。驎之字子驥。南陽安衆人。少尚質素。虛退寡欲。好遊山澤間。志存遁逸。桓沖嘗至其家。驎之方條桑。謂沖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沖遂詣其父。父命驎之。然後乃還。拂短褐與沖言。父使驎之自持濁酒葅菜供賓。沖敕人代之。父辭曰。若使官人。則非野人之意也。沖爲慨然。至昏乃退。因請爲長史。固辭。居陽岐。去道斥近。人士往來。必投其家。驎之身自供給。贈致無所受。去家百里。有孤嫗疾將死。謂人曰。唯有劉長史當埋我耳。驎之身往候之。值終。爲治棺殯。其仁愛皆如此。以壽卒。

南陽翟道淵與汝南周子南少相友。共隱于尋陽。庾太尉說周以當世之務。周遂仕。翟秉志彌固。其後周

按此語似深貴茂蓋用鄭陽青中語雖謙已無能爲充容誤知而陰刺庾公不能自別後光也

詣翟。翟不與語。晉陽秋曰。翟湯字道淵。南陽人。漢方進之後也。篤行任素。義讓廉潔。饋贈一無所受。値亂多寇。聞湯名德。皆不敢犯。尋陽記曰。初庾亮臨江州。聞翟湯之風。束帶躡屐而詣焉。亮禮甚恭。湯曰。使君直敬其枯木朽株耳。亮稱其能言。表薦之。徵國子博士。不赴。主簿張玄曰。此君臥龍。不可動也。終于家。

孟萬年及弟少孤。居武昌陽新縣。萬年遊宦。有盛名當世。少孤未嘗出。京邑人士思欲見之。乃遣信報少孤云。兄病篤。狼狽至都。時賢見之者。莫不嗟重。因相謂曰。少孤如此。萬年可死。袁宏孟處士銘曰。處士名陋。字少孤。武昌陽新人。吳司空孟宗後也。少而希古。布衣蔬食。棲遲蓬蓽之下。絕人間之事。親族莫測其本。大將軍命會稽王辟之。稱疾不至。相府歷年虛位。而澹然無悶。卒不降志。時人奇之。

康僧淵在豫章。去郭數十里。立精舍。旁連嶺。帶長川。芳林列於軒庭。清流激於堂宇。乃閒居研講。希心理味。庾公諸人多往看之。觀其運用吐納。風流轉佳。加已處之怡然。亦有以自得。聲名乃興。後不堪。遂出。僧淵已見。

戴安道既厲操東山。續晉陽秋曰。逵不樂當世。以琴書自娛。隱會稽剡山。國子博士徵。不就。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戴氏譜曰。逯字安丘。譙國人。祖碩。父綏。有名位。逯以武勇顯。有功。封廣陵侯。仕至大司農。謝太傅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太

殊。戴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弟不改其樂。

許玄度隱在永興南幽穴中。每致四方諸侯之遺。或謂許曰。嘗聞箕山人。似不爾耳。許曰。筐篚苞苴。故當輕於天下之寶耳。鄭玄禮記注云。苞苴裹肉也。或以葦。或以茅。此言許由尚致堯帝之讓。筐篚之遺。豈非輕邪。

范宣未嘗入公門。韓康伯與同載。遂誘俱入郡。范便於車後趨下。續晉陽秋曰。宣少尚隱遁。家于豫章。以清潔自立。

郗超每聞欲高尚隱退者。輒爲辦百萬資。幷爲造立居宇。在剡爲戴公起宅甚精整。戴始往舊居。與所親書曰。近至剡。如官舍。郗爲傅約亦辦百萬資。傅隱事差互。故不果遺。約。瑗小字。

此許故未易當

許掾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

郗尚書與謝居士善。常稱謝慶緒識見雖不絕人。可以累心處都盡。尚書。郗恢也。別見。檀道鸞續晉陽秋曰。謝敷字慶緒。會稽人。崇信釋氏。初入太平山中十餘年。以長齋供養爲業。招引同事。化納不倦。以母老還南山若邪中。內史郗愔表薦之。徵博士不就。初月犯少微星。一名處士星。占云。以處士當之。時戴逵居剡。旣美才藝。而交游貴盛。先敷著名。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

賢媛第十九

陳嬰者東陽人少修德行著稱鄉黨秦末大亂東陽人欲奉嬰爲主母曰不可自我爲汝家婦少見貧賤一旦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史記曰嬰故東陽令史居縣素信爲長者東陽人欲立長乃請嬰嬰母見之乃以兵屬項梁梁以嬰爲上柱國

漢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呼者輒披圖召之其中常者皆行貨賂王明君姿容甚麗志不苟求工遂毀爲其狀後匈奴來和求美女於漢帝帝以明君充行既召見而惜之但名字已去不欲中改於是遂行漢書匈奴傳曰竟寧元年呼韓邪單于來朝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明君賜之單于懽喜上書願保塞文穎曰昭君本蜀郡秭歸人也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王穰女也年十七儀形絕麗以節聞國中長者求之者王皆不許乃獻漢元帝帝造次不能別房帷昭君恚怒之會單于遣使帝令宮人裝出使者請一女帝乃謂宮中曰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越席而起帝視之大驚悔是時使者並見不得止乃賜單于單于大說獻諸珍物昭君有子曰世違單于死世違繼立凡爲胡者父死妻母昭君問世違曰汝爲漢也爲胡也世違曰欲爲胡耳昭君乃吞藥自殺石季倫曰昭以觸文帝諱故改爲明

胡族妻後母耳漢書匈奴傳詳甚立者故非昭君所生子也

漢成帝幸趙飛燕飛燕讒班婕妤祝詛於是考問辭

銅雀臺上妓亦復在邪

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善尚不蒙福爲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故不爲也漢書外戚傳曰成帝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初生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養之及壯屬河陽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帝微行過主見而說之召入宮大得幸立爲后班婕妤者鴈門人成帝初選入宮大得幸立爲婕妤帝遊後庭嘗欲與同輦婕妤辭之趙飛燕譖許皇后及婕妤婕妤對有辭致上憐之賜黃金百斤飛燕嬌妬婕妤恐見危巾求供養太后於長信宮帝崩婕妤充奉園陵薨葬園中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宮人自侍及帝病困卞后出看疾太后入戶見值侍並是昔日所愛幸者太后問何時來邪云正伏魄時過因不復前而歎曰狗鼠不食汝餘死故應爾至山陵亦竟不臨魏書曰武宣卞皇后琅邪開陽人以漢延熹三年生齊郡白亭有黃氣滿室移日父敬侯怪之以問卜者王越越曰此吉祥也年二十太祖納於譙性約儉不尚華麗有母儀德行

何必減莊子

趙母嫁女女臨去敕之曰慎勿爲好女曰不爲好可爲惡邪母曰好尚不可爲其況惡乎列女傳曰趙姬者桐鄉令東郡虞韙妻潁川趙氏女也才敏多覽韙既沒文皇帝敬其文才詔入宮省上欲自征公孫淵姬上疏以諫作列女傳解號趙母注賦數十萬言赤烏六年卒淮南子曰人有嫁其女而教之者曰爾爲善善人疾之對曰然則當爲不善乎曰善尚不可爲而況不善乎景獻羊皇后曰此言雖鄙可以命世人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德如妹。魏略曰允字士宗高陽人少與清河崔贊俱發名於冀州仕至領軍將軍陳留志名曰阮共字伯彥尉氏人清貞守道動以禮讓仕魏至衞尉卿少子侃字德如有俊才而飭以名理風儀雅潤與嵇康爲友仕至河內太守奇醜交禮竟允無復入理家人深以爲憂會允有客至婦令婢視之還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範也魏略曰範字允明沛郡人仕至大司農爲宣王所誅婦云無憂桓必勸入桓果語許云阮家既嫁醜女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之許便回入內既見婦即欲出婦料其此出無復入理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鄭注曰德謂

得婦如此故當耐其奇醜

貞順言謂辭令容謂婉娩功謂絲枲婦曰新婦所乏唯容爾然士有百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爲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

許允爲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其婦出誡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覈問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爲稱職與不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檢校皆官得其人於是乃釋允衣服敗壞詔賜新衣初允被收舉家號哭阮新婦自若云勿憂尋還作粟粥待頃之允至

魏氏春秋曰。初允為吏部。選遷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將加其罪。允妻阮氏跣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不可以情求。允頷之而入。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日限在前。帝前取事視之。乃釋然。遣出。望其衣敗。曰。清吏也。

許允為晉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中。神色不變。曰。蚤知爾耳。魏志曰。初領軍與夏侯玄李豐親善。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玄為大將軍。允為太尉。共錄尚書事。無何。有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驅走。允投書燒之。不以關呈景王。魏略曰。明年。李豐被收。允欲往見大將軍。已出門。允回遑不定。中道還取袴。大將軍聞而怪之曰。我自收李豐。士大夫何為忽忽乎。會鎮北將軍劉靜卒。以允代靜。大將軍與允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著繡晝行也。會有司奏允前擅以廚錢穀乞諸俳及其官屬。減死徙邊。道死。魏氏春秋曰。允之為鎮北。喜謂其妻曰。吾知免矣。妻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晉諸公贊曰。允有正情。與文帝不平。遂幽殺之。婦人集載阮氏與允書。陳允禍患所起。辭甚酸愴。文多不錄。

睹不載其書

門人欲藏其兒。婦曰。無豫諸兒事。後徙居墓所。景王遣鍾會看之。若才流及父。當收兒。以咨母。母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胸懷與語。便無所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反以狀對。卒免。世語曰。允二子。奇字子太。猛字子豹。並有治理。晉諸公贊曰。奇泰始中為太常丞。世祖嘗祠廟。奇應行事。朝廷以奇受害之門。不令接近。出為長史。世祖下詔述允宿望。又稱奇才。擢為尚書祠部郎。猛禮學儒博。加有才識。為幽州刺史。

高識至此。幾可與司有宣王對付

世說新語

註駁大迂且
忽下臣字詎
是孝標註

讀史至王章
妻王經母未
嘗不流涕也

王公淵娶諸葛誕女。入室。言語始交。王謂婦曰。新婦
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婦曰。大丈夫不能仿佛彥雲。
而令婦人比蹤英傑。魏氏春秋曰。王廣字公淵。王陵子也。有風量才學。名當重世。與傅嘏等論才性同異。行於世。魏志曰。廣有志尚學行。陵誅。幷死。臣謂王廣名士。豈以妻父爲戲。此言非也。
○王經少貧苦。仕至二千石。母語之曰。汝本寒家子。
仕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經不能用。爲尚書。助魏不
忠於晉。被收。涕泣辭母曰。不從母敕。以至今日。母都
無慼容。語之曰。爲子則孝。爲臣則忠。有孝有忠。何負
吾邪。世語曰。經字彥偉。清河人。高貴鄉公之難。王沈王業馳告文王。經以正直不出。因沈業申意。後誅經及其母。晉諸公贊曰。沈業將出呼經。不從。曰。吾子行矣。漢晉春秋曰。初曹髦將自討司馬昭。經諫曰。昔魯昭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笑。今權在其門久矣。朝廷四方。皆爲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寸刃無有。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髦不聽。後殺經。幷及其母。將死。垂泣謝母。母顏色不變。笑而謂曰。人誰不死。往所以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幷命。何恨之有。干寶晉紀曰。經正直。不忠於我。故誅之。按傅暢干寶所記。則是經實忠貞於魏。而世語既謂其正直。復云因沈業申意。何其相反乎。故二家之言深得之。

是

山公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二人
異於常交。問公。公曰。我當年可以爲友者。唯此二生
耳。妻曰。負羈之妻。亦親觀狐趙。意欲窺之。可乎。他日

二人來。妻勸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視之。達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當以識度相友耳。公曰。伊輩亦常以我度為勝。晉陽秋曰。濤雅素恢達。度量弘遠。心存事外。而與時俛仰。嘗與阮籍嵇康諸人著忘言之契。至于羣子屯蹇於世。濤獨保浩然之度。王隱晉書曰。韓氏有才識。濤未仕時戲之曰。忍寒。我當作三公。不知卿堪為夫人不耳。

王渾妻鍾氏。生女令淑。虞預晉書曰。渾字玄沖。太原晉陽人。魏司徒昶子。仕至司徒。武子為妹求簡美對而未得。有兵家子。有儁才。欲以妹妻之。乃白母。王氏譜曰。鍾夫人名琰之。太傅繇之孫。曰。誠是才者。其地可遺。然要令我見。武子乃令兵兒與羣小雜處。使母帷中察之。既而母謂武子曰。如此衣形者。是汝所擬者非邪。武子曰。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寒。不有長年。不得申其才用。觀其形骨。必不壽。不可與婚。武子從之。兵兒數年果亡。

賈充前婦。是李豐女。豐被誅。離婚徙邊。婦人集曰。充妻李氏名婉。字淑文。豐誅。徙樂浪。後遇赦得還。充先已取郭配女。賈氏譜曰。郭氏名玉璜。配廣宣君也。武帝特聽置左右夫人。李氏別住外。不肯還充舍。晉諸公贊曰。世祖踐阼。李氏赦還。而齊獻王妃欲令充遣郭氏。更納其母。充不許。為李氏築宅而不往來。充母柳氏將亡。充問所欲言者。柳曰。我教汝迎李新婦尚不肯。安問他事。郭氏語充

欲就省李。充曰。彼剛介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去。充別傳曰。李氏有淑性令才也。郭氏於是盛威儀。多將侍婢。既至入戶。李氏起迎。郭不覺腳自屈。因跪再拜。既反語充。充曰。語卿道何物。按晉諸公贊曰。世祖以李豐得罪晉室。又郭氏是太子妃母。無離絕之理。乃下詔敕斷。不得往還。而王隱晉書亦云。充既與李絕婚。更取城陽太守郭配女。名槐。李禁錮解。詔充置左右夫人。充母柳亦敕充迎李。槐怒攘臂責充曰。刊定律令。爲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與我並。充乃架屋永年里中以安李。槐晚乃知。充出。輒使人尋充。詔許充置左右夫人。充答詔以謙讓不敢當盛禮。晉贊既云世祖下詔不遣李還。而王隱晉書。及充別傳。並言詔聽置左右夫人。充憚郭氏。不敢迎李。三家之說。並不同。未詳孰是。然李氏不還。別有餘故。而世說云。自不肯還。謬矣。且郭槐彊狠。豈能就李而爲之拜乎。皆爲虛也。

駁是

賈充妻李氏作女訓。行於世。李氏女。齊獻王妃。郭氏女。惠帝后。充卒。李郭女各欲令其母合葬。經年不決。賈后廢。李氏乃祔葬。遂定。晉諸公贊曰。李氏有才德。世稱李夫人訓者。生女合。亦才明。即齊王妃。婦人集曰。李氏至樂浪。遺二女典式八篇。王隱晉書曰。賈后字南風。爲趙王所誅。

王汝南少無婚。自求郝普女。郝氏譜曰。普字道匡。太原櫜城人。仕至洛陽太守。司空以其癡。會無婚處。任其意便許之。魏氏志曰。王昶字文舒。任至司空。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東海。遂爲王氏母儀。或問汝南何以知之。曰。嘗見井上取水。舉動容止不

失常未嘗忤觀以此知之汝南別傳曰襄城郝仲將門至孤陋非其所偶也君嘗見其女便求聘焉果高朗英邁母儀冠族其通識餘裕皆此類

王司徒婦鍾氏女太傅曾孫王氏譜曰夫人黃門侍郎鍾琰女亦有俊才女德婦人集曰夫人有文才其詩賦頌誄行于世鍾郝爲娣姒雅相親重鍾不以貴陵郝郝亦不以賤下鍾東海家內則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內範鍾夫人之禮

李平陽秦州子李重已見永嘉流人名曰康字玄胄江夏人魏秦州刺史中夏名士于時以比王夷甫孫秀初欲立威權咸云樂令民望不可殺減李重者又不足殺晉諸公贊曰孫秀字俊忠琅邪人初趙王倫封琅邪秀給爲近職小吏倫數使秀作書疏文才稱倫意倫封趙秀徙戶爲趙人用爲侍郎信任之晉陽秋曰倫篡位秀爲中書令事皆決於秀爲齊王所誅遂逼重自裁初重在家有人走從門入出髻中疏示重重看之色動入內示其女女直叫絕了其意出則自裁按諸書皆云重知趙王倫作亂有疾不治遂以致卒而此書乃言自裁甚乖謬且倫秀兇虐動加誅夷欲立威權自當顯戮何爲逼令自裁此女甚高明重每咨焉

周浚作安東時行獵值暴雨過汝南李氏李氏富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絡秀聞外有貴人與一婢於內宰豬羊作數十人飲食事事精辦不聞有人聲密覘

之獨見一女子狀貌非常浚因求為妾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或大益父兄從之（八王故事曰浚字開林汝南安城人少有才名大康初平吳自御史中丞出為揚州刺史元康初加安東將軍）遂生伯仁兄弟絡秀語伯仁等我所以屈節為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按周氏譜浚取同郡李伯宗女此云為妾妄耳）汝若不與吾家作親親者吾亦不惜餘年伯仁等悉從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齒遇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貧與母湛氏同居同郡范逵素知名舉孝廉（逵未詳）投侃宿于時冰雪積日侃室如懸磬而逵馬僕甚多侃母湛氏語侃曰汝但出外留客吾自為計湛頭髮委地下為二髲（一作髢）賣得數斛米斫諸屋柱悉割半為薪剉諸薦以為馬草日夕遂設精食從者皆無所乏逵既歎其才辯又深愧其厚意明旦去侃追送不已且百里許逵曰路已遠君宜還侃猶不返逵曰卿可去矣至洛陽當相為美談侃迺返逵及洛遂稱之於羊晫顧榮諸人大獲美譽（晉陽秋曰侃父丹娶新淦湛氏女生侃湛虔恭有智筭以陶氏貧賤紡績以資給侃使交結勝己侃少為尋陽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宿時大雪侃家無草湛徹所臥薦剉給馬截髮賣以供調逵聞之歎息逵去侃追送）

註顧榮下有刋落

之。逵曰。豈欲仕乎。侃曰。有仕郡意。逵曰。當相談致。過廬江。向太守張夔稱之。召補吏。舉孝廉。除郎中。時豫章顧榮或責羊晫曰。君柰何與小人同輿。晫曰。此寒俊也。王隱晉書曰。侃母既截髮供客。聞者歎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進之於張夔。羊晫亦簡之。後晫爲十郡中正。舉侃爲鄱陽小中正。始得上品也。

陶公少時作魚梁吏。嘗以坩鮓餉母。母封鮓付使。反書責侃曰。汝爲吏。以官物見餉。非唯不益。乃增吾憂也。侃別傳曰。母湛氏賢明有法訓。侃在武昌。與佐吏從容飲燕。常有飲限。或勸猶可少進。侃悽然良久曰。昔年少曾有酒失。二親見約。故不敢踰限。及侃丁母憂在墓下。忽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儀服鮮異。知非常人。遣隨視之。但見雙鶴沖天而去。幽明録曰。陶公在尋陽西南一塞取魚。自謂其池曰鶴門。按吳司徒孟宗爲雷池監。以鮓餉母。母不受。非侃也。疑後人因孟假爲此說。

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爲妾。甚有寵。常著齋後。主始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續晉陽秋曰。溫尚明帝女南康長公主。正值李梳頭。髮委藉地。膚色玉曜。不爲動容。徐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主慚而退。妒記曰。溫平蜀。以李勢女爲妾。郡主兇妒。不即知之。後知。乃拔刃往李所。因欲斫之。見李在窗梳頭。姿貌端麗。徐徐結髮。斂手向主。神色閑正。辭甚悽惋。主於是擲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況老奴。遂善之。

庾玉臺。希之弟也。希誅。將戮玉臺。希已見。玉臺庾友小字。庾氏譜曰。友字惠彥。司空冰第三子。歷中書郎。東陽太守。玉臺子婦。宣武弟桓豁女也。

位

此直妬耳何足稱賢

庾氏譜曰友字弘之長子宣娶宣武弟桓豁之女字女幼徙跣求進閽禁不內女厲聲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門不聽我前因突入號泣請曰庾玉臺常因人腳短三寸當復能作賊不宣武笑曰婿故自急遂原玉臺一門中興書曰桓溫殺庾希弟倩希聞難而逃希弟友當伏誅子婦桓氏女請溫得宥

謝公夫人幃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暫見便下幃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劉夫人已見

桓車騎不好著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桓氏譜曰沖娶琅邪王恬女字女宗車騎大怒催使持去婦更持還傳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故桓公大笑著之

王右軍郗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司空愔已見郗曇別傳曰曇字重熙鑒少子性韻方質和正沈簡累遷丹陽尹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王家見二謝傾筐倒庋二謝安萬見汝輩來平平爾汝可無煩復往

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還謝家意大不說太傅慰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惡汝何以恨迺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胡遏末封胡謝韶小字遏末謝淵小字韶字穆度萬子車騎司馬淵字叔度奕第二子義興太守時人稱其尤彥秀者或曰封胡遏末封謂朗遏謂玄末謂韶朗玄淵一作胡謂淵遏

此豈女弟待兄言註誤矣妹當為姊

謂玄。末。謂韶也。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韓康伯母隱古几毀壞。卞鞠見几惡。欲易之。鞠。卞範之。母之外孫也。答曰。我若不隱此。汝何以得見古物。

王江州夫人語謝遏曰。汝何以都不復進。夫人。玄之妹。為是塵務經心。天分有限。

郗嘉賓喪。婦兄弟欲迎妹還。終不肯歸。郗氏譜曰。超娶汝南周門女。名馬頭。曰。生縱不得與郗郎同室。死寧不同穴。毛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鄭玄注曰。穴。謂壙中墟也。

謝遏絕重其姊。張玄常稱其妹。欲以敵之。有濟尼者。竝遊張謝二家。人問其優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

王尚書惠嘗看王右軍夫人。宋書曰。惠字令明。琅邪人。歷吏部尚書。贈太常卿。問眼耳未覺惡不。婦人集載謝表曰。年九十。孤骸獨存。願蒙哀矜。賜其鞠養。答曰。髮白齒落。屬乎形骸。至於眼耳。關於神明。那可便與人隔。

韓康伯母殷隨孫繪之之衡陽。韓氏譜曰。繪之字季倫。父康伯。太常卿。繪之仕至衡陽太守。於闔廬洲中逢桓南郡。卞鞠是其外孫。時來問訊。謂鞠曰。我不死。見此豎二世作賊。在衡陽數

年繪之遇桓景眞之難也續晉陽秋曰桓亮字景眞大司馬溫之孫父濟給事中叔父玄篡逆見誅亮聚衆於長沙自號湘州刺史殺太宰甄恭衡陽前太守韓繪之等十餘人爲劉毅軍人郭珍斬之殷撫屍哭曰汝父昔罷豫章徵書朝至夕發汝去郡邑數年爲物不得動遂及於難夫復何言

術解第二十

荀勗善解音聲時論謂之闇解遂調律呂正雅樂每至正會殿庭作樂自調宮商無不諧韻阮咸妙賞時謂神解每公會作樂而心謂之不調既無一言直勗意忌之遂出阮爲始平太守後有一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試以校己所治鐘鼓金石絲竹皆覺短一黍於是伏阮神識晉後略曰鍾律之器自周之末廢而漢成哀之間諸儒修而治之至後漢末復隳矣魏氏使協律知音者杜夔造之不能考之典禮徒依于時絲管之聲時之尺寸而制之甚乖失禮度於是世祖命中書監荀勗依典制定鐘律既鑄律管募求古器得周時玉律數枚比之不差又諸郡舍倉庫或有漢時故鐘以律命之皆不叩而應聲響韻合又若俱成晉諸公贊曰律成散騎侍郎阮咸謂勗所造聲高高則悲夫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今聲不合雅懼非德政中和之音必是古今尺有長短所致然今鐘磬是魏時杜夔所造不與勗律相應音聲舒雅而久不知夔所造時人爲之不足改易勗性自矜乃因事左遷咸爲始平太守而病卒後得地中古銅尺校度勗今尺短四分方明咸果解音然無能正者于寶晉紀曰荀勗始造正德大象之舞以魏杜夔所制律

呂校大樂本音不和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而夔據之是以失韻乃依周禮積粟以起度量以度古器符于本銘遂以為式用之郊廟

荀勗嘗在晉武帝坐上食筍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炊也坐者未之信密遣問之實用故車腳

人有相羊祜父墓後應出受命君祜惡其言遂掘斷墓後以壞其勢相者立視之曰猶應出折臂三公俄而祜墜馬折臂位果至公 幽明錄曰羊祜工騎乘有一兒五六歲端明可喜掘墓之後兒即亡羊時為襄陽都督因盤馬落地遂折臂于時士林咸歎其忠誠

王武子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前障泥前有水終

日不肯渡王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徑渡 語林曰武子性愛馬亦甚別之故杜預道王武子有馬癖和長輿有錢癖武帝問杜預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陳述為大將軍掾甚見愛重及亡郭璞往哭之甚哀乃呼曰嗣祖焉知非福俄而大將軍作亂如其所言 陳氏譜曰述字嗣祖潁川許昌人有美名

晉明帝解占冢宅聞郭璞為人葬帝微服往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帝問為是出天子耶答曰非

出天子。能致天子問耳。青烏子相冢書曰。葬龍之角。暴富貴。後當滅門。

郭景純過江。居于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以爲近水。景純曰。將當爲陸。璞別傳曰。璞少好經術。明解卜筮。永嘉中。海內將亂。璞投策歎曰。黔黎將同異類矣。便結親暱十餘家。南渡江居于暨陽。今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其詩曰。北阜烈烈。巨海混混。壘壘三墳。唯母與昆。

王丞相令郭璞試作一卦。卦成。郭意色甚惡。云公有震厄。王問有可消伏理不。郭曰。命駕西出數里。得一栢樹。截斷如公長。置牀上常寢處。災可消矣。王從其語。數日中。果震栢粉碎。子弟皆稱慶。王隱晉書曰。璞消災轉福。扶厄擇勝。時人咸言京管不及。大將軍云。君乃復委罪於樹木。

桓公有主簿善別酒。有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鬲縣。從事言到臍。督郵言在鬲上住。

郗愔信道甚精勤。常患腹內惡。諸醫不可療。聞于法開有名。往迎之。既來便脈。云君侯所患。正是精進太過所致耳。合一劑湯與之。一服即大下。去數段許紙如拳大。剖看。乃先所服符也。晉書曰。法開善醫術。嘗行莫投主人。妻產而兒

立

積日不墮。法開曰。此易治耳。殺一肥羊。食十餘臠而針之。須臾兒下。羊膋裹兒出。其精妙如此。

殷中軍妙解經脈。中年都廢。有常所給使。忽叩頭流血。浩問其故。云有死事。終不可說。詰問良久。乃云小人母年垂百歲。抱疾來久。若蒙官一脈。便有活理。訖就屠戮無恨。浩感其至性。遂令舁來。爲診脈處方。始服一劑湯便愈。於是悉焚經方。

巧藝第二十一

彈棊始自魏宮內。用粧奩戲。傅玄彈棊賦敘曰。漢成帝好蹴踘。劉向以謂勞人體。竭人力。非至尊所宜御。乃因其體作彈棊。今觀其道。蹴踘道也。按玄此言。則彈棊之戲。其來久矣。且

如此駁皆極精

梁冀傳云。冀善彈棊格五。而此云起魏世。謬矣。文帝於此戲特妙。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爲之。客箸葛巾角。低頭拂棊。妙踰於帝。典論。帝自敘曰。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棊略盡其妙。少時嘗爲之賦。昔京師少工。有二馬。合鄉侯東方世安。張公子。常恨不得與之對也。博物志曰。帝善彈棊。能用手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葛巾角撇棊也。

陵雲臺樓觀精巧。先稱平衆木輕重。然後造構。乃無錙銖相負揭。臺雖高峻。常隨風搖動。而終無傾倒之理。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扶持之。樓卽穨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洛陽宮殿簿曰。陵雲臺上壁方十三丈。高九尺。樓方

四丈。高五丈。榜去地十三丈五尺七寸五分也。

韋仲將能書。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將登梯題之。既下。頭鬢皓然。因敕兒孫勿復學書。文章敘錄曰。韋誕字仲將。京兆杜陵人。太僕端子。有文學。善屬辭。以光祿大夫卒。衛恒四體書勢曰。誕善楷書。魏宮觀多誕所題。明帝立陵霄觀。誤先釘榜。乃籠盛誕。轆轤長絙引上。使就題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乃戒子孫。絕此楷法。著之家令。

鍾會是荀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寶劍。可直百萬。常在母鍾夫人許。孔氏志怪曰。勗以寶劍付妻。會善書。學荀手跡。作書與母取劍。仍竊去不還。世語曰。會善學人書。伐蜀之役。於劍閣要鄧艾章表。皆約其言。令詞旨倨傲。多自矜伐。艾由此被收也。荀勗知是鍾而無由得也。思所以報之。後鍾兄弟以千萬起一宅。始成。甚精麗。未得移住。荀極善畫。乃潛往畫鍾門堂。作太傅形象。衣冠狀貌如平生。二鍾入門。便大感慟。宅遂空廢。孔氏志怪曰。于時咸謂勗之報會。過於所失數十倍。彼此書畫。巧妙之極。

羊長和博學工書。文字志曰。忱性能草書。亦善行隸。有稱於一時。能騎射。善圍棊。諸羊後多知書。而射奕餘藝莫逮。

戴安道就范宣學。中興書曰。逵不遠千里。往豫章詣范宣。宣見逵異之。以兄女妻焉。視范所為。范讀書亦讀書。范抄書亦抄書。唯獨好畫。

范以爲無用，不宜勞思於此。戴乃畫南都賦圖，范看畢咨嗟，甚以爲有益，始重畫。

謝太傅云：「顧長康畫，有蒼生來所無。」續晉陽秋曰：愷之尤好丹青，妙絕於時。曾以一廚畫寄桓玄，皆其絕者，深所珍惜，悉糊題其前。桓乃發廚後取之，好加理。後愷之見封題如初，而畫並不存，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如人之登仙矣。」

戴安道中年畫行像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語戴云：「神明太俗，由卿世情未盡。」戴云：「唯務光當免卿此語耳。」列仙傳曰：務光，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鼓琴，服菖蒲韭根。湯將伐桀，謀於光，光曰：「非吾事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彊力忍詬，不知其它。」湯克天下，讓於光，光曰：「吾聞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讓我乎！」負石自沉於廬水。

顧長康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人問其故，顧曰：「裴楷儁朗有識具，正此是其識具。看畫者尋之，定覺益三毛如有神明，殊勝未安時。」愷之歷畫古賢，皆爲之贊也。

王中郎以圍棊是坐隱，支公以圍棊爲手談。博物志曰：堯作圍棊，以教丹朱。語林曰：王以圍棊爲手談，故其在哀制中，祥後客來，方幅會戲。

顧長康好寫起人形，續晉陽秋曰：愷之圖寫特妙。欲圖殷荊州，殷曰：「我形惡，不煩耳。」顧曰：「明府正爲眼爾。仲堪眇目故也。但明點童子，飛白拂其上，使如輕雲之蔽日。」一作月。

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其所以。顧曰。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

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顧曰。四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顧長康道畫手揮五弦易。目送歸鴻難。

寵禮第二十二

元帝正會。引王丞相登御牀。王公固辭。中宗引之彌苦。王公曰。使太陽與萬物同輝。臣下何以瞻仰。中興書曰。元帝登尊號。百官陪位。詔王導升御坐。固辭。然後止。

謚名二字可傳典故

桓宣武嘗請參佐入宿。袁宏伏滔相次而至。莅名府中復有袁參軍。彥伯疑焉。令傳教更質。傳教曰。參軍是袁伏之袁。復何所疑。

王珣郗超並有奇才。為大司馬所眷拔。珣為主簿。超為記室參軍。超為人多鬚。珣狀短小。于時荊州為之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續晉陽秋曰。超有才能。珣有器望。並為溫所暱。

許玄度停都一月。劉尹無日不往。乃歎曰。卿復少時不去。我成輕薄京尹。語林曰。玄度出都。真長九日十一詣之。曰。卿尚不去。使我成輕薄

何器小乃爾。袁虎所以恥爲伍也。

德二千石。

孝武在西堂會。伏滔預坐。還下車。呼其兒。兒即系也。丘淵之文章錄曰。系字敬魯。仕至光祿大夫。謂之曰。百人高會。臨坐未得他語。先問伏滔何在。在此不。此故未易得。爲人作父如此。何如。

卞範之爲丹陽尹。羊孚南州暫還。往卞許云。下官疾動不堪坐。卞便開帳拂褥。羊徑上大牀。入被須枕。卞回坐傾睞。移晨達莫。羊去。卞語曰。我以第一理期卿。卿莫負我。丘淵之文章錄曰。範之字敬祖。濟陰冤句人。祖嚳。下邳太守。父衜。尚書郎。桓玄輔政。範之遷丹陽尹。玄敗。伏誅。

任誕第二十三

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晉陽秋曰。于時風譽扇于海內。至于今詠之。

阮籍遭母喪。在晉文王坐。進酒肉。司隸何曾亦在坐。晉諸公贊曰。何曾字穎考。陳郡陽夏人。父夔。魏太僕。曾以高雅稱。加性仁孝。累遷司隸校尉。用心甚正。朝廷憚之。任晉至太宰。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喪顯

於公坐飲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風教文王曰嗣宗毀頓如此君不能共憂之何謂且有疾而飲酒食肉固喪禮也籍飲噉不輟神色自若（干寶晉紀曰何曾嘗謂阮籍曰卿恣情任性敗俗之人也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徒何可長也復言之於太祖籍飲噉不輟故魏晉之間有被髮夷傲之事背死忘生之人反謂行禮者籍爲之也魏氏春秋曰籍性至孝居喪雖不率常禮而毀幾滅性然爲文俗之士何曾等深所讎疾大將軍司馬昭愛其通偉而不加害也）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毛公注曰酒病曰酲）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引酒進肉隗然已醉矣（見竹林七賢論）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劉氏譜曰昶字公榮沛國人晉陽秋曰昶爲人通達仕至兗州刺史）

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貯酒數百斛阮籍乃求爲步兵校尉（文士傳曰籍放誕有傲世情不樂仕宦晉文帝親愛籍恒與談戲任其所欲不迫以職事籍常

從容曰平生曾遊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爲東平太守文帝說從其意籍便騎驢徑到郡皆壞府舍諸壁障使內外相望然後教令清寧十餘日便復騎驢去後開步兵廚中有酒三百石忻然求爲校尉於是入府舍與劉伶酣飲竹林七賢論又云籍與伶共飲步兵廚中並醉而死此好事者爲之言籍景元中卒而劉伶太始中猶在

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爲棟宇屋室爲幝衣諸君何爲入我幝中鄧粲晉紀曰客有詣伶值其裸袒伶笑曰吾以天地爲宅舍以屋宇爲幝衣諸君自不當入我幝中又何惡乎其自任若是

阮籍嫂嘗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籍曰曲禮嫂叔不通問故譏之禮豈爲我輩設也

非復人情

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王隱晉書曰籍鄰家處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與無親生不相識往哭盡哀而去其達而無檢皆此類也

○阮籍當葬母蒸一肥豚飲酒二斗然後臨訣直言窮矣都得一號因吐血廢頓良久鄧粲晉紀曰籍母將死與人圍棊如故對者求止籍不肯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三斗舉聲一號嘔血數升廢頓久之

阮仲容咸也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竿挂

豈可以嗣宗爲得中此言何可訓也

大布犢鼻褌於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竹林七賢論曰諸阮前世皆儒學善居室唯咸一家尚道棄事好酒而貧舊俗七月七日法當曬衣諸阮庭中爛然錦綺咸時總角乃竪長竿掛犢鼻褌也

阮步兵籍也喪母裴令公楷往弔之阮方醉散髮坐牀箕踞不哭裴至下席於地哭弔唁畢便去或問裴凡弔主人哭客乃爲禮阮既不哭君何爲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輩俗中人故以儀軌自居時人歎爲兩得其中名士傳曰阮籍喪親不率常禮裴楷往弔之遇籍方醉散髮箕踞旁若無人楷哭泣盡哀而退了無異色其安同異如此戴逵論之曰若裴公之制弔欲冥外以護內有達意也有弘防也

紛人道矣

諸阮皆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閒共集不復用常桮斟酌以大甕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羣豬來飲直接去上便共飲之

阮渾長成風氣韻度似父亦欲作達步兵曰仲容已預之卿不得復爾竹林七賢論曰籍之抑渾蓋以渾未識已之所以爲達也後咸兄子簡亦以曠達自居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令爲它賓設黍臛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三十年是時竹林諸賢之風雖高而禮教尚峻迨元康中遂至放蕩越禮樂廣譏之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至於此樂令之言有旨哉謂彼非玄心徒利其縱恣而已

裴成公婦王戎女。王戎晨往裴許。不通徑前。裴從牀南下。女從北下。相對作賓主。了無異色。裴氏家傳曰。頠取戎長女。

○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當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箸重服。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即遙集之母也。竹林七賢論曰。咸既追婢。於是世議紛然。自魏末沈淪閭巷。逮晉咸寧中。始登王途。阮孚別傳曰。咸與姑書曰。胡婢遂生胡兒。姑答書曰。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楹。可字曰遙集也。故孚字遙集。

任愷既失權勢。不復自檢括。或謂和嶠曰。卿何以坐視元裒敗而不救。和曰。元裒如北夏門。拉㩜自欲壞。非一木所能支。晉諸公贊曰。愷字元裒。樂安博昌人。有雅識國幹。萬機大小多綜之。與賈充不平。充乃啓愷掌吏部。又使有司奏愷用御食器。坐免官。世祖遺遂薄焉。

劉道真少時常漁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其歌嘯。乃殺豚進之。道真食豚盡。了不謝。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餘半。廼還之。後爲吏部郎。嫗兒爲小令史。道真超用之。不知所由。問母。母告之。於是齎牛酒詣道真。道真曰。去去。無可復用相報。劉寶已見。

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

季鷹此意甚遠欲破世間賺名客耳渠亦邪能盡忘

當世貴盛不肯詣也。名士傳曰：修性簡任。

山季倫為荊州時出酣暢人為之歌曰山公時一醉徑造高陽池日莫倒載歸茗芋無所知復能乘駿馬倒箸白接籬舉手問葛彊何如并州兒高陽池在襄陽彊是其愛將并州人也襄陽記曰漢侍中習郁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池邊有高隄種竹及長楸芙蓉菱芡覆水是遊燕名處也山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池也襄陽小兒歌之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

本誦忘名乃今此言千載

此故有致

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文士傳曰翰任性自適無求當世時人貴其曠達

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晉中興書曰畢卓字茂世新蔡人少傲達為胡母輔之所知大興末為吏部郎嘗飲酒廢職比舍郎釀酒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取飲之主者謂是盜執而縛之知為吏部也釋之卓遂引主人燕甕側取醉而去溫嶠素知愛卓請為平南長史卒

賀司空入洛赴命為太孫舍人經吳閶門在船中彈琴張季鷹本不相識先在金閶亭聞弦甚清下船就賀因共語便大相知說問賀卿欲何之賀曰入洛赴命正爾進路張曰吾亦有事北京因路寄載便與賀

未聞嵇阮作賊

同發初不告家家追問迺知

祖車騎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庾諸公共就祖忽見裘袍重疊珍飾盈列諸公怪問之祖曰昨夜復南塘一出祖于時恒自使健兒鼓行劫鈔在事之人亦容而不問晉陽秋曰逖性通濟不拘小節又賓從多是桀黠勇士逖待之皆如子弟永嘉中流民以萬數揚土大饑賓客攻剽逖輒擁護全衛談者以此少之故久不得調

鴻臚卿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語云卿何爲恒飲酒不見酒家覆瓿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不見糟肉乃更堪久羣嘗書與親舊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麴糵事羣已見上

達人先須去慾周顗謝鯤何乃以色爲達

有人譏周僕射與親友言戲穢雜無檢節鄧粲晉紀曰王導與周顗及朝士詣尚書紀瞻觀伎瞻有愛妾能爲新聲顗於衆中欲通其妾露其醜穢顏無怍色有司奏免顗官詔特原之周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曲

温太眞位未高時屢與揚州淮中估客樗蒱與輒不競嘗一過大輸物戲屈無因得反與庾亮善於舫中大喚亮曰卿可贖我庾卽送直然後得還經此數四中興書曰嶠有儁朗之目而不拘細行

温公喜慢語卞令禮法自居卞壼別傳曰壼正色立朝百寮嚴憚貴遊子弟

莫不祗肅至庾公許大相剖擊溫發口鄙穢庾公徐曰太眞終日無鄙言（重其達也）

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積年恒大飲酒嘗經三日不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晉陽秋曰初顗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屢以酒失庾亮曰周侯末年可謂鳳德之衰也語林曰伯仁正有姊喪三日醉姑喪二日醉大損資望每醉諸公常共屯守）

衛君長爲溫公長史溫公甚善之每率爾提酒脯就衛箕踞相對彌日衛往溫許亦爾（衛永已見）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冰時爲吳郡單身奔亡民吏皆

爲卒計誠無踰此

去唯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蘧篨覆之時峻賞募覓冰屬所在搜檢甚急卒捨船市渚因飲酒醉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庾吳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送過淛江寄山陰魏家得免（中興書曰冰爲吳郡蘇峻作逆遣軍伐冰冰棄郡奔會稽）後事平冰欲報卒適其所願卒曰出自廝下不願名器少苦執鞭恒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畢矣無所復須冰爲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內有百斛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唯有智且亦達生

大七賴

殷洪喬作豫章郡。殷氏譜曰：羡字洪喬，陳郡人。父識，鎮東司馬。羡仕至豫章太守。臨去，都下人因附百許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

王長史、謝仁祖同為王公掾。王濛別傳曰：丞相王導辟名士，時賢協贊中興，旌命所加，必延俊乂，辟濛為掾。長史云：謝掾能作異舞。謝便起舞，神意甚暇。晉陽秋曰：尚性通任，善音樂。語林曰：謝鎮西酒後，於槃案間為洛市肆工鴝鵒舞，甚佳。王公熟視，謂客曰：使人思安豐。戎性通任，尚頗類之。

王、劉共在杭南，酣宴於桓子野家。伊已見。謝鎮西往尚書墓還，葬後三日反哭。諸人欲要之，初遣一信，猶未許，然已停車；重要，便回駕。諸人門外迎之，把臂便下，裁得脫幘，著帽酣宴。半坐，乃覺未脫衰。尚書，謝裒，尚叔也。已見。宋明帝文章志曰：尚性輕率，不拘細行。兄葬後往墓還，王濛、劉惔共遊新亭，濛欲招尚，先以問惔曰：計仁祖正當不為異同耳。惔曰：仁祖韻中自應來。乃遣要之。尚初辭然，已無歸意，及再請，即回軒焉。其率如此。

○桓宣武少家貧，戲大輸，債主敦求甚切。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陳郡袁耽，俊邁多能。袁氏家傳曰：耽字彥道，陳郡陽夏人。魏中郎令渙曾孫也。魁梧爽朗，高風振邁，少倜儻不羈，有異才，士人多歸之。仕至司徒從事中郎。宣武欲求救於耽，耽時居艱，恐致疑，試以告焉。應聲便許，略無嫌吝。遂變服，懷布帽，隨溫去，與債主戲。耽素

有蓺名債主就局曰汝故當不辦作袁彥道邪遂共
戲十萬一擲直上百萬數投馬絕叫傍若無人探布
帽擲對人曰汝竟識袁彥道不 郭子曰桓公樗蒲失數百斛米求救於袁
躭躭在艱中便云大快我必作采卿但大喚即脫其袁共出門去覺頭上有布帽擲去著小帽既戲袁形
勢呼袒擲必盧雉二人齊叫敵家頃刻失數百萬也
王光祿云酒正使人人自遠 光祿王蘊也續晉陽秋曰蘊素嗜酒末年尤甚
及在會稽略少醒日
劉尹云孫承公狂士每至一處賞翫累日或回至半
路卻返 中興書曰承公少誕任不羈家於會稽性好山水求鄞縣遂心細務縱意游肆名阜勝

川靡不歷覽
袁彥道有二妹一適殷淵源一適謝仁祖 袁氏譜曰耽大妹名
女皇適殷浩小妹名女正適謝尚 語桓宣武云恨不更有一人配卿
○桓車騎在荊州張玄為侍中使至江陵路經陽岐
村 村臨江去荊州二百里 俄見一人持半小籠生魚徑來造船
云有魚欲寄作膾張乃維舟而納之問其姓字稱是
劉遺民 中興書曰劉驎之一字遺民已見 張素聞其名大相忻待劉
既知張銜命問謝安王文度並佳不張甚欲話言劉
了無停意既進膾便去云向得此魚觀君船上當有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ies, U.S.A

此見郗雅量乃可耳

膾具是故來耳於是便去張乃追至劉家為設酒殊不清旨張高其人不得已而飲之方共對飲劉便先起云今正伐荻不宜久廢張亦無以留之

王子猷詣郗雍州（中興書曰郗恢字道胤高平人父曇北中郎將恢長八尺美鬚顧風神魁梧烈宗器之以為蕃伯之望自太子左率擢為雍州刺史）雍州在內見有㲨㲪云阿乞那得此物（阿乞恢小字）令左右送還家郗出覓之王曰向有大力者負之而趨（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有大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郗無忤色

謝安始出西戲失車牛便杖策步歸道逢劉尹語曰安石將無傷謝乃同載而歸

襄陽羅友有大韻少時多謂之癡嘗伺人祠欲乞食往太蚤門未開主人迎神出見問以非時何得在此答曰聞卿祠欲乞一頓食耳遂隱門側至曉得食便退了無怍容為人有記功從桓宣武平蜀按行蜀城闕觀宇內外道陌廣狹植種果竹多少皆默記之後宣武漂洲與簡文集友亦預焉共道蜀中事亦有所遺忘友皆名列曾無錯漏宣武驗以蜀城闕簿皆如其言坐者歎服謝公云羅友詎減魏陽元後為廣州

刺史當之鎮刺史桓豁語令莫來宿答曰民已有前期主人貧或有酒饌之費見與甚有舊請別日奉命征西密遣人察之至日乃往荆州門下書佐家處之怡然不異勝達在益州語兒云我有五百人食器家中大驚其由來清而忽有此物定是二百五十沓烏樏晉陽秋曰友字宅仁襄陽人少好學不持節檢性嗜酒當其所遇不擇士庶又好伺人祠往乞餘食雖復營署壚肆不以為羞桓溫常責之云君太不逮須食何不就身求乃至於此友傲然不屑答曰就公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復無溫大笑之始仕荆州後在溫府以家貧乞祿溫雖以才學遇之而謂其誕肆非治民才許而不用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為席起別友至尤晚問之友答曰民性飲道嗜味昨奉教旨乃是首旦出門於中路逢一鬼大見揶揄云我只見汝送人作郡何以不見人送汝作郡民始怖終慚回還以解不覺成淹緩之罪溫雖笑其滑稽而心頗愧焉後以為襄陽太守累遷廣益二州刺史在藩舉其宏綱不存小察甚為吏民所安說薨於益州

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公聞之曰子野可謂一往有深情

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晉東宮官名曰湛字處度高平人張氏譜曰湛祖嶷正員郎父曠鎮軍司馬湛仕至中書郎時袁山松出遊每好令左右作挽歌續晉陽秋曰袁山松衾音樂北人舊歌有行路難曲辭頗疎質山松好之乃為文其章句婉其節制每因酒酣從而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以行路難繼之時人

此註郎是挽歌事始博洽乃爾

謂之三絕。令云挽歌。未詳。時人謂張屋下陳屍。袁道上行殯。裴啓語林曰。張湛好於齋前種松養鴝鵒。袁山松出遊。好令左右作挽歌。時人云云。

羅友作荆州從事。桓宣武爲王車騎集別。車騎。王洽。別見。友進坐良久。辭出。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便去。答曰。友聞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喫。故冒求前耳。無事可咨。今已飽。不復須駐。了無慚色。

張驎酒後挽歌甚悽苦。桓車騎曰。卿非田橫門人。何乃頓爾至致。驎。張湛小字也。譙子法訓云。有喪而歌者。或曰。彼爲樂喪也。有不可乎。譙子曰。書云。四海遏密八音。何樂喪之有。曰。今喪有挽歌者何以哉。譙子曰。周聞之。蓋高帝召齊田橫至于尸鄉亭。自刎。奉首從者挽至於宮。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爲歌以寄哀音。彼則一時之爲也。鄰有喪。舂不相引挽。人銜枚。孰樂喪者邪。按莊子曰。紼謳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曰。紼。引柩索也。斥。疏緩也。苦。用力也。引紼所以有謳歌者。爲人有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春秋左氏傳曰。魯哀公會吳伐齊。其將公孫夏命歌虞殯。杜預曰。虞殯。送葬歌。示必死也。史記絳侯世家曰。周勃以吹簫樂喪。然則挽歌之來久矣。非始起於田橫也。然譙氏引禮之文。頗有明據。非固陋者所能詳聞。疑以傳疑。以俟通博。

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王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中興書曰。徽之卓犖不羈。欲爲傲達。放肆聲色。頗過度。時人欽其才。穢其行也。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

大是佳境

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中興書曰徽之任性放達棄官東歸居山陰也左詩曰杖策招隱士荒塗横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白雪停陰岡丹葩曜陽林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王衛軍云酒正自引人著勝地王薈已見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舊聞桓子野善吹笛續晉陽秋曰左將軍桓伊善音樂孝武飲讌謝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迕既吹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乃不如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臣有一奴善吹笛且相便串請進之帝賞其放率聽召奴奴既至吹笛伊撫箏而歌怨詩因以爲諫也而不相識遇桓於岸上過王在船中客有識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笛試爲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回下車踞胡牀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佳境乃在末語

桓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馬玄別傳曰玄初拜太子洗馬時朝廷以溫有不臣之迹故抑玄爲素官船泊荻渚王大服散後已小醉往看桓桓爲設酒不能冷飲頻語左右令溫酒來桓乃流涕嗚咽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淚因謂王曰犯我家諱何預卿事晉安帝紀曰玄哀樂過人每歡戚之發未嘗不至嗚咽王歎曰靈寶故

道得靈寶哀樂情狀

自達。靈寶。玄小字也。異苑曰。玄生而有光照室。善古者云。此兒生有奇耀。宜目為天人。宣武嫌其三文。復言為神靈寶。猶復用三。既難重前。郗減神一字。名曰靈寶。語林曰。玄不立忌日。止立忌時。其達而不拘。皆此類。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胷中壘塊。故須酒澆之。言阮皆同相如。而飲酒異耳。

王佛大歎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晉安帝紀曰。忱少慕達。好酒。在荆州轉甚。一飲或至連日不醒。遂以此死。宋明帝文章志曰。忱嗜酒。醉輒經日。自號上頓。世諺以大飲為上頓。起自忱也。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王長史登茅山。大慟哭曰。琅邪王伯輿。終當為情死。王氏譜曰。廞字伯輿。琅邪人。父薈。衛將軍。廞歷司徒長史。周祗隆安記曰。初王恭將唱義。使諭三吳。廞居喪。板以為吳國內史。國寶既死。恭罷兵。令廞反喪服。廞大怒。即日據吳都以叛。恭使司馬劉牢之討廞。廞敗。不知所在。

簡傲第二十四

晉文王功德盛大。坐席嚴敬。擬於王者。漢晉春秋曰。文王進爵為王。司徒何曾與朝臣皆盡禮。唯王祥長揖不拜。唯阮籍在坐。箕踞嘯歌。酣放自若。

即以公榮語翻出更妙滑稽之雄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桮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唯公榮可不與飲酒（晉陽秋曰戎年十五隨父渾在郎舍阮籍見而說焉每適渾俄頃輒在戎室久之乃謂渾曰濬沖清尚非卿倫也戎嘗詣籍共飲而劉昶在坐不與焉昶無恨色既而戎問籍曰彼爲誰也曰劉公榮也濬沖曰勝公榮故與酒不如公榮不可不與酒惟公榮者可不與酒竹林七賢論曰初籍與戎父渾俱爲尚書郎每造渾坐未安輒曰與卿語不如與阿戎語就戎必日夕而返籍長戎二十歲相得如時輩劉公榮通士汪尤好酒籍與戎酬酢終日而公榮不蒙一桮三人各自得也戎爲物論所先皆此類）

鍾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識嵇康鍾要于時賢儁之士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爲佐鼓排康揚槌不輟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文士傳曰康性絕巧能鍛鐵家有盛柳樹乃激水以圜之夏天甚清涼恒居其下傲戲乃身自鍛家雖貧有人說鍛者康不受直唯親舊以雞酒往與共飲啖清言而已魏氏春秋曰鍾會爲大將軍兄弟所暱聞康名而造焉會名公子以才能貴幸乘肥衣輕賓從如雲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爲之禮會深銜之後因呂安事而遂譖康焉）

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思命駕。晉陽秋曰。安字中悌。東平人。冀州刺史招之第二子。志量開曠。有拔俗風氣。干寶晉紀曰。初安之交康也。其相思則率爾命駕。安後來。值康不在。喜出戶延之不入。晉百官名曰。嵇喜字公穆。歷揚州刺史。康兄也。阮籍遭喪往弔之。籍能為青白眼。見凡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喜往。籍不哭。見其白眼。喜不懌而退。康聞之。乃齎酒挾琴而造之。遂相與善。干寶晉紀曰。安嘗從康。或遇其行。康兄喜拭席而待之。弗顧。獨坐車中。康母就設酒食。求康兒共語戲。良久則去。其輕貴如此。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以為忻。故作鳳字。凡鳥也。許慎說文曰。鳳。神鳥也。從鳥凡聲。

陸士衡初入洛。咨張公所宜詣。劉道真是其一。陸既往。劉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唯問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不。陸兄弟殊失望。乃悔往。

此何可取

王平子出為荊州。晉陽秋曰。惠帝時。太尉王夷甫言於選者。以弟澄為荊州刺史。從弟敦為荊州刺史。澄敦俱詣太尉辭。太尉謂曰。今王室將卑。故使弟等居齊楚之地。外可以建霸業。內足以匡帝室。所望於二弟也。王太尉及時賢送者傾路。時庭中有大樹。上有鵲巢。平子脫衣巾。徑上樹取鵲子。涼衣拘閡樹枝。便復脫去。得鵲子還下弄。神色自若。傍若無人。鄧粲晉紀曰。澄放蕩不拘。時謂之達。

高坐道人於丞相坐。恒偃臥其側。見卞令。肅然改容。

云彼是禮法人高坐傳曰王公曾詣和上和上解帶偃伏悟言神解見尚書令卞望之便斂衿飾容時歎皆得其所

桓宣武作徐州時謝奕為晉陵中興書曰奕自吏部郎出為晉陵太守先粗經虛懷而乃無異常及桓遷荊州將西之間意氣甚篤奕弗之疑唯謝虎子婦王悟其旨虎子謝據小字奕弟也其妻王氏已見每曰桓荊州用意殊異必與晉陵俱西矣俄而引奕為司馬奕既上猶推布衣交在溫坐岸幘嘯詠無異常日宣武每曰我方外司馬遂飲酒轉無朝夕禮桓舍入內奕輒復隨去後至奕醉溫往主許避之主曰君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

謝萬在兄前欲起索便器于時阮思曠在坐曰新出門戶篤而無禮

謝中郎是王藍田女婿謝氏譜曰萬取太原王述女名荃嘗著白綸巾肩輿徑至揚州聽事見王直言曰人言君侯癡君侯信自癡藍田曰非無此論但晚令耳述別傳曰述少真獨退靜人未嘗知故有晚令之言

子猷穢行然風流多為後世口實語亦自佳

王子猷作桓車騎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中興書曰桓沖引徽之為參軍蓬首散帶

榜三百九七

不綜知其府事桓又問官有幾馬答曰不問馬何由知其數論語曰廄焚孔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注貴人賤畜故不問也又問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論語曰子路問死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馬融注曰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

謝公嘗與謝萬共出西過吳郡阿萬欲相與共萃王恬許恬已見時爲吳郡太守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不足爾萬猶苦要太傅堅不回萬乃獨往坐少時王便入門內謝殊有欣色以爲厚待己良久乃沐頭散髮而出亦不坐仍據胡牀在中庭曬頭神氣傲邁了無相酬

此語猶今諺云他不作准你

對意謝於是乃還未至船逆呼太傅安曰阿螭不作爾王恬小字螭虎

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謝萬北征常以嘯詠自高未嘗撫慰衆士謝公甚器愛萬而審其必敗乃俱行從容謂萬曰汝爲元帥宜數喚諸將宴會以說衆心萬從之因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君皆是勁卒諸將甚忿

慢意可掬

恨之謝公欲深箸恩信自隊主將帥以下無不身造厚相遜謝及萬事敗軍中因欲除之復云當為隱士故幸而得免（萬敗事已見上）

王子敬兄弟見郗公躡履問訊甚修外生禮及嘉賓死皆箸高屐儀容輕慢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既去郗公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輩敢爾（愔子超有盛名且獲寵於桓溫故為超敬惜）

王子猷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主已知子猷當往乃灑埽施設在聽事坐相待王肩輿徑造竹下諷嘯良久主已失望猶冀還當通遂直欲出門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聽出王更以此賞主人乃留坐盡歡而去

王子敬自會稽經吳聞顧辟疆（顧氏譜曰辟疆吳郡人歷郡功曹平北參軍）有名園先不識主人徑往其家值顧方集賓友酣燕而王遊歷既畢指麾好惡傍若無人顧勃然不堪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足齒人傖耳便驅其左右出門王獨在輿上回轉顧望左右移時不至然後令送箸門外怡然不屑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ies, U.S.A

世說新語卷下之上 終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ies, U.S.A

世說新語卷下之下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明　王世懋　批點

排調第二十五

諸葛瑾爲豫州。遣別駕到臺。瑾已見語云。小兒知談。卿可與語。連往詣恪。江表傳曰。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有才名。發藻岐嶷。辯論應機。莫與爲對。孫權見而奇之。謂瑾曰。藍田生玉。眞不虛也。仕吳至太傅。爲孫峻所害。恪不與相見後於張輔吳坐中相遇。環濟吳紀曰。張昭字子布。忠正有才義。仕吳爲輔吳將軍。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ies, U.S.A
*PL 2666 L55 A6 1581 v.6

恪發端殊未見致

今人呼鍾元常名類作由音觀此定當稱遙

別駕喚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亂矣何咄咄之有答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曰昔唐堯在上四凶在下答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於是一坐大笑

晉文帝與二陳共車過喚鍾會同載即駛車委去比出已遠既至因嘲之曰與人期行何以遲遲望卿遙遙不至會答曰矯然懿實何必同羣帝復問會皐繇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堯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時之懿士（二陳騫與泰也會父名繇故以遙遙戲之騫父矯宣帝諱懿泰父羣祖父寔故以此酬之）

鍾毓為黃門郎有識警在景王坐燕飲時陳羣子玄伯武周子元夏同在坐（魏志曰武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仕至光祿大夫）共嘲毓景王曰皐繇何如人對曰古之懿士顧謂玄伯元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羣而不黨（孔安國注論語曰忠信為周阿黨為比黨助也君子雖衆不相私助）

嵇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魏氏春秋曰時謂王戎未能超俗也）王笑曰卿輩意亦復可敗邪

晉武帝問孫皓（吳錄曰皓字元宗一名彭祖大皇帝孫也景帝崩皓嗣位為晉所滅封歸命侯）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為不皓正飲酒因舉觴

誤語乃得住遂爲口實此王子敬書蠅也

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爲鄰今與汝爲臣上汝一桮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

孫子荊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逸士傳曰許由爲堯所讓其友巢父責之由乃過清冷水洗耳拭目曰向聞貪言負吾之友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頭責秦子羽云子羽未詳子曾不如太原温顒潁川荀寓温顒已見荀氏譜曰寓字景伯祖式太尉父保御史中丞世語曰寓少與裴楷王戎杜默俱有名仕晉至尚書范陽張華士卿劉許晉百官名曰劉許字文生涿鹿郡人父放魏驃騎將軍許惠帝時爲宗正卿按許與張華同范陽人故曰士卿互其辭也宗正卿或曰士卿義陽鄒湛河南鄭詡晉諸公贊曰湛字潤甫新野人以文義達仕至侍中詡字思潤滎陽開封人爲衛尉卿祖泰揚州刺史父袞司空此數子者或謇喫無宮商或尪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讙譁少智諝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齏杵文士傳曰華爲人少威儀多姿態推意此語則此六句還以目上六人而口如含膠飴則指鄒湛湛辯麗英博而有此稱未詳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竝登天府張敏集載頭責子羽文曰余友有秦生者雖有姊夫之尊少而狎焉同時好暱有太原温長仁顒潁川荀景伯寓范陽張茂先華士卿劉文生許南陽鄒潤甫湛河南鄭思淵詡數年之中繼踵登朝而此賢身處陋巷屢沽而無善價亢志自若終不衰墮爲之慨然又怪

諸賢既已在位曾無伐木嚶鳴之聲甚違王貢彈冠之義故因秦生容貌之盛爲頭責之文以戲之并以嘲六子焉雖似諧謔實有輿也其文曰維泰始元年頭責子羽曰吾託子爲頭萬有餘日矣大塊稟我以精造我以形我爲子植髮膚置鼻耳安眉須插牙齒眸子摛光雙顴隆起每至出入之間遨遊市里行者辟易坐者悚跽或稱君侯或言將軍捧手傾側佇立崎嶇如此者故我形之足偉也子冠冕不戴金銀不佩飲以當弁帢以代幗旨味弗嘗食粟茹菜隈摧園間糞壤汙黑歲莫年過曾不自悔子厭我於形容我賤子乎意態若此者乎必子行已之累也子遇我如讎我視子如仇居常不樂兩者俱憂何其鄙哉子欲爲人賓也則當如皐陶后稷巫咸伊陟保乂王家永見封殖子欲爲名高也則當如許由子臧卞隨務光洗耳逃祿千歲流芳子欲爲遊說也則當如陳軫蒯通陸生鄧公轉禍爲福令辭從容子欲爲進趣也則當如賈生之求試終軍之請使砥礪鋒穎以幹王事子欲爲恬淡也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廓然離欲志陵雲曰子欲爲隱遁也則當如榮期之帶索漁父之濯濟棲遲神丘垂餌巨壑此一介之所以顯身成名者也今子上不希道德中不效儒墨塊然窮賤守此愚惑察子之情觀子之志退不爲於處士進無望於三事而徒聰目勞形習爲常人之所喜不亦過乎於是子羽愀然深念而對曰凡所教敕謹聞命矣以受性拘係不閒禮義設以天幸爲子所寄今欲使吾爲忠也即當如伍胥屈平欲使吾爲信也則當殺身以成名欲使吾爲介節邪則當赴水火以全貞此四者人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頭曰子所謂天刑地網剛德之尤不登山抱木則褰裳赴流吾欲告爾以養性誨爾以優游而以蟣蝨同情不聽我謀悲哉俱寓人體而獨爲子頭且擬人其倫喻子儕偶子不如太原溫顒潁川荀寓范陽張華士卿劉許南陽鄒湛河南鄭詡此數子者或謇喫無宮商或尪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讙譁少智諝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韲杵而猶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夫舐痔得車沈淵得珠豈若夫子徒令脣

石腐爛。手足沾濡哉。居有事之世。而恥爲權圖。譬猶鑿池抱甕。難以求富。嗟乎。子羽何異檻中之熊。深穽之虎。石間饑蟹。竇中之鼠。事力雖勤。見功甚苦。宜其拳局翦麽。至老無所希也。支離其形。猶能不困。非命也夫。豈與夫子同處也。

此豈婦人所宜言。寧不啓疑。恐賢媛不宜有此

王渾與婦鍾氏共坐。見武子從庭過。渾欣然謂婦曰。生兒如此。足慰人意。婦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兒故可不啻如此。王氏家譜曰。倫字太沖。司空穆侯中子。司徒渾弟也。醇粹簡遠。貴老莊之學。用心淡如也。爲老子例略周紀。年二十餘舉孝廉。不行。歷大將軍參軍。年二十五卒。大將軍爲之流涕。

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坐。張令其語。以其並有大才。可勿作常語。陸舉手曰。雲間陸士龍。荀答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布爾矢。荀答曰。本謂雲龍騤騤。定是山鹿野麋。獸弱弩彊。是以發遲。張乃撫掌大笑。晉百官名曰。荀隱字鳴鶴。潁川人。荀氏家傳曰。隱祖昕。樂安太守。父岳。中書郎。隱與陸雲在張華坐語。互相反覆。陸連受屈。隱辭皆美麗。張公稱善。云世有此書。尋之未得。歷太子舍人。廷尉平。蚤卒。

陸太尉詣王丞相。陸玩已見。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明日與王牋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爲傖鬼。

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喬謝曰（殷羡已見）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勳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邪

諸葛令（恢）王丞相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不言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驢馬不言馬驢驢寧勝馬邪

劉眞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棊局曰何乃洵（吳人以冷爲洵）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語林曰眞長云丞相何奇止能作吳語細唾也）

眞長故不喜丞相

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琉璃盌謂伯仁曰此盌腹殊空謂之寶器何邪（以戲周之無能）答曰此盌英英誠爲清徹所以爲寶耳

謝幼輿謂周侯曰卿類社樹遠望之峨峨拂青天就而視之其根則羣狐所託下聚溷而已（謂顗好媟黷故）答曰枝條拂青天不以爲高羣狐亂其下不以爲濁聚溷之穢卿之所保何足自稱

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棊丞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葛（蔡邕曰瓜葛疏親也）

此定誤作眞長或是道眞

明帝問周伯仁眞長何如人。答曰。故是千斤犗特。王公笑其言。伯仁曰。不如捲角牸。有盤辟之好。以戲王也

王丞相枕周伯仁鄰。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

干寶向劉眞長。中興書曰。寶字令升。新蔡人。祖正。吳奮武將軍。父瑩。丹陽丞。寶少以博學才器著稱。歷散騎常侍。敘其搜神記。孔氏志怪曰。寶父有嬖人。寶母至妒。葬寶父時。因推著藏中。經十年而母喪。開墓。其婢伏棺上。就視猶煖。漸有氣息。輿還家。終日而蘇。說寶父常致飲食。與之接寢。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輒語之。校之悉驗。平復數年後方卒。寶因作搜神記。中云有所感起是也。劉曰。卿可謂鬼之董狐。春秋傳曰。趙穿攻晉靈公於桃園。趙宣子未出境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盾。古之賢大夫也。為法受惡。

意似譏其欠眞率

許文思往顧和許。顧先在帳中眠。許至。便徑就牀角枕共語。許璪已見。既而喚顧共行。顧乃命左右取杭上新衣。易己體上所著。許笑曰。卿乃復有行來衣乎。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管輅別傳曰。鼻者天中之山。相書曰。鼻之所在為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

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充崇釋氏。甚加敬也。阮思曠語之

曰卿志大宇宙尸子曰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勇邁終古終古往古也楚辭曰吾不能忍此終古也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見推阮曰我圖數千戶郡尚不能得卿迺圖作佛不亦大乎思曠裕也

庾征西大舉征胡既成行止鎮襄陽晉陽秋曰翼率衆入沔將謀伐狄既至襄陽狄尚彊未可決戰會康帝崩兄冰薨留長子方之守襄陽自馳還夏口殷豫章與書送一折角如意以調之豫章殷羨庾荅書曰得所致雖是敗物猶欲理而用之

桓大司馬乘雪欲獵先過王劉諸人許眞長見其裝束單急問老賊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爲此卿輩

此令不妨兩出

亦那得坐談語林曰宣武征還劉尹數十里迎之桓都不語直云垂長衣談清言竟是誰功劉荅曰晉德靈長功豈在爾二人談小異故詳載之

褚季野問孫盛卿國史何當成孫云久應竟在公無暇故至今日褚曰古人述而不作何必在蠶室中漢書曰李陵降匈奴武帝甚怒太史令司馬遷盛明陵之忠帝以遷爲陵遊說下遷腐刑乃述唐虞以來至于獲麟爲史記遷與任安書曰李陵既生降僕又茸之以蠶室蘇林注曰腐刑者作窨室蓄火時如蠶室舊時平陰有蠶室獄

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爲桓宣武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靈時爲中丞亦往相祖

似醉不醉語妙絕

先時多少飲酒因倚如醉戲曰卿屢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亦蒼生將如卿何謝笑而不答高靈已見婦人集載桓玄問王凝之妻謝氏曰太傅東山二十餘年遂復不終其理云何謝答曰亡叔太傅先正以無用為心顯隱為優劣始末正當動靜之異耳

初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翕集家門傾動人物劉夫人戲謂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乎謝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山居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號巢父高逸沙門傳曰遁得深公之言慙恧而已

王劉每不重蔡公二人嘗詣蔡語良久乃問蔡曰公自言何如夷甫答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目而笑曰公何處不如答曰夷甫無君輩客

張吳興年八歲虧齒玄之已見先達知其不常故戲之曰君口中何為開狗竇張應聲答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答曰我曬書

機鋒偶到故不可恐然足成終身大陳

征西寮屬名曰隆字佐治汲郡人仕吳至征西參軍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公司馬于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本草曰遠志一名棘宛其葉名小草）謝未即答時郝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謝甚有愧色桓公目謝而笑曰郝參軍此過乃不惡亦極有會

更佳在結註不如矣

庾園客詣孫監値行見齊莊在外尚幼而有神意庾試之曰孫安國何在即答曰庾穉恭家庾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又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還語人曰我故勝得重喚奴父名（孫放別傳曰放兄弟並秀異與庾翼子園客同爲學主園客少有佳稱因談笑嘲放曰諸孫於今爲盛盛監君諱也放即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放應機制勝時人仰焉司馬景王陳鍾諸賢相酬無以踰也）

范玄平在簡文坐談欲屈引王長史曰卿助我（范汪別傳曰汪字玄平潁陽人左將軍略之孫少有不常之志通敏多識博涉經籍致譽於時歷吏部尚書徐兗二州刺史）王曰此非拔山力所能助（史記曰項羽爲漢兵所圍夜起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

郝隆爲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

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便作一句云娵隅躍清池桓問娵隅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爲娵隅桓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也

袁羊嘗詣劉恢恢在內眠未起袁因作詩調之曰角枕粲文茵錦衾爛長筵唐詩曰晉獻公好攻戰國人多喪其詩曰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袁故嘲之劉尚晉明帝女晉陽秋曰恢尚廬陵長公主名南弟主見詩不平曰袁羊古之遺狂

殷洪遠答孫興公詩云聊復放一曲劉眞長笑其語

拙問曰君欲云那放殷曰揄臘亦放何必其鎗鈴邪殷融已見

桓公既廢海西立簡文晉陽秋曰海西公諱奕字延齡成帝子也興寧中即位少同閹人之疾使宮人與左右淫通生三子大司馬温自廣陵還姑孰過京都以皇太后令廢帝爲海西公侍中謝公見桓公拜桓驚笑曰安石卿何事至爾謝曰未有君拜於前臣立於後

郗重熙與謝公書道王敬仁聞一年少懷問鼎郗曇王脩已見史記曰楚莊王觀兵於周郊周定王使王孫滿迎勞楚王王問鼎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鉤之喙足以爲九鼎也不知桓公德衰爲復後生可

畏。春秋傳曰齊桓公伐楚責苞茅之不貢論語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孔安國曰後生少年

○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張蒼梧碑曰君諱鎮字義遠吳國吳人忠恕寬明簡正貞粹泰安中除蒼梧太守討王含有功封興道縣侯憑時年數歲斂手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

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與習參軍共語孫云蠢爾蠻荆敢與大邦為讎習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小雅詩也毛詩注曰蠢動也荆蠻荆之蠻也獫狁北夷也習鑿齒襄陽人孫興公太原人故因詩以相戲也

觀此知王混不為風流所與

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生形似其舅桓甚諱之豹奴桓嗣小字也中興書曰嗣字恭祖車騎將軍沖子也少有清譽仕至江州刺史王氏譜曰混字奉正中軍將軍恬子仕至丹陽尹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桓逾不說

王子猷詣謝萬林公先在坐瞻矚甚高王曰若林公鬚髮並全神情當復勝此不謝曰脣齒相須不可以偏亡春秋傳曰脣亡齒寒鬚髮何關於神明林公意甚惡曰七尺之軀今日委君二賢

郗司空拜北府南徐州記曰舊徐州都督以東為稱晉氏南遷徐州刺史王舒加北中郎

將北府之號。自此起也。王黃門詣郗門拜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驟詠之不已。郗倉謂嘉賓曰。公今日拜。子猷言語殊不遜。深不可容。倉。郗融小字也。郗氏譜曰。融字景山。愔第二子。辟琅邪王文學。不拜而蚤終。嘉賓曰。此是陳壽作諸葛評。蜀志陳壽評曰。亮連年動衆而無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也。王隱晉書曰。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好學。善著述。仕至中庶子。初壽父為馬謖參軍。諸葛亮誅謖。髡其父頭。亮子瞻又輕壽。故壽撰蜀志。以愛憎為評也。人以汝家比武侯。復何所言。

王子猷詣謝公。謝曰。云何七言詩。東方朔傳曰。漢武帝在栢梁臺上。使羣臣作七言詩。七言詩自此始也。子猷承問答曰。昂昂若千里之駒。汎汎若水中之鳧。出離騷。

王文度范榮期俱為簡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王年小而位大。將前更相推在前。既移久。王遂在范後。王因謂曰。簸之揚之。穅秕在前。范曰。洮之汰之。沙礫在後。王坦之范啓已見世說。是孫綽習鑿齒言。

劉遵祖少為殷中軍所知。稱之於庾公。庾公甚忻然。便取為佐。既見。坐之獨榻上與語。劉爾日殊不稱。庾小失望。遂名之為羊公鶴。昔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氃氋而不肯舞。故稱比之。徐廣晉紀

曰劉爰之字遵祖沛郡人少有才學能言理歷中書郎宣城太守

魏長齊雅有體量而才學非所經初官當出虞存嘲之曰與卿約法三章談者死文筆者刑商略抵罪魏怡然而笑無忤於色魏氏譜曰顗字長齊會稽人祖濬處士父說大鴻臚卿顗仕至山陰令漢書曰沛公入咸陽召諸父老曰天下苦秦苛法久矣今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應劭注曰抵至也但至於罪

郗嘉賓書與袁虎道戴安道謝居士云恒任之風當有所弘耳以袁無恒故以此激之袁戴謝並已見

范啓與郗嘉賓書曰子敬舉體無饒縱掇皮無餘潤郗答曰舉體無餘潤何如舉體非眞者范性矜假多煩故嘲之

二郗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財賄謝中郎云二郗諂於道二何佞於佛中興書曰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晉陽秋曰何充性好佛道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久在揚州徵役吏民功賞萬計是以爲遐邇所譏充弟準亦精勤唯讀佛經營治寺廟而已矣

王文度在西州與林法師講韓孫諸人並在坐林公理每欲小屈孫興公曰法師今日如著弊絮在荊棘中觸地挂閡

姜伯勝

范榮期見郗超俗情不淡，戲之曰：夷齊巢許，一詣垂名，何必勞神苦形，支策據梧邪？郗未答，韓康伯曰：何不使遊刃皆虛？莊子曰：昭文之鼓琴，師曠之支策，惠子之據梧，三子之智幾矣，皆其盛也，故載之末年。庖丁爲文惠君解牛，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用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硎。文惠君問之，庖丁曰：彼節者有間，而刀刃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

簡文在殿上行，右軍與孫興公在後，右軍指簡文語孫曰：此噉名客。簡文顧曰：天下自有利齒兒。後王光祿作會稽，謝車騎出曲阿祖之。王蘊、謝玄已見。王孝伯罷秘書丞在坐，謝言及此事，因視孝伯曰：王丞齒似不鈍。

王曰：不鈍，頗亦驗。

謝遏夏月嘗仰臥，謝公清晨卒來，不暇著衣，跣出屋外，方躡履問訊。公曰：汝可謂前倨而後恭。戰國策曰：蘇秦說惠王而不見用，黑貂之裘弊，黃金百斤盡，大困而歸。父母不與言，妻不爲下機，嫂不爲炊。後爲從長，行過洛陽，車騎輜重甚衆。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視。秦笑謂其嫂曰：何先倨而後恭？嫂謝曰：見季子位高而金多。秦歎曰：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貧賤則輕易之，而況於他人哉。

顧長康作殷荊州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布颿，顧苦求之，乃得發。至破冢，遭風大敗。周祗隆安記曰：破冢，州名，在華容縣。作牋與殷云：地名破冢，眞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颿

無恙。

符朗初過江。裴景仁秦書曰。朗字元達。苻堅從兄子也。性宏放。神氣爽悟。堅常曰。吾家千里駒也。堅爲慕容冲所圍。朗降謝玄。用爲員外散騎侍郎。吏部郎王忱與兄國寶命駕詣之。沙門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非一狗面人心。又一人面狗心者是邪。忱醜而才。國寶美而狠故也。朗常與朝士宴。時賢並用唾壺。朗欲夸之。使小兒跪而張口。唾而含出。又善識味。會稽王道子爲設精饌。訖。問關中之食孰若於此。朗曰。皆好。惟鹽味小生。即問宰夫。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朗曰。此雞棲恒半露。問之。亦驗。又食鵞炙。知白黑之處。咸試而記之。無毫釐之差。著符子數十篇。蓋老莊之流也。朗矜高忤物。不容於世。後衆讒而殺之。王咨議大好事。問中國人物及風土所生。終無極已。王氏譜曰。肅之字幼恭。右將軍羲之第四子。歷中書郎驃騎咨議。朗大患之。次復問奴婢貴賤。朗云。謹厚有識中者。乃至十萬。無意爲奴婢問者。止數千耳。

東府客館是版屋。謝景重詣太傅。時賓客滿中。初不交言。直仰視云。王乃復西戎其屋。秦詩敘曰。襄公備其兵甲。以討西戎。婦人閔其君子故作詩曰。在其版屋。亂我心曲。毛公注曰。西戎之版屋也。

顧長康噉甘蔗。先食尾。人問所以。云。漸至佳境。

孝武屬王珣求女壻。曰。王敦桓溫。磊砢之流。既不可復得。且小如意。亦好豫人家事。酷非所須。正如真長子敬比。最佳。珣舉謝混。後袁山松欲擬謝婚。續晉陽秋曰。山

松。陳郡人。祖喬。益州刺史。父方平。義興太守。山陰歷秘書監。吳國内史。孫恩作亂。見害。初帝爲晉陵公主訪壻於王珣。珣舉謝混。云。人才不及眞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已足矣。王曰。卿莫近禁臠。

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豎旒旐。殷曰。投魚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淅米劍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臥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中興書曰。仲堪父嘗疾患經時。仲堪衣不解帶數年。自分劑湯藥。誤以藥手拭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ies, U.S.A.

淚。遂眇一目。

桓玄出射。有一劉參軍與周參軍朋賭。垂成。唯少一破。劉謂周曰。卿此起不破。我當撻卿。周曰。何至受卿撻。劉曰。伯禽之貴。尚不免撻。而況於卿。尚書大傳曰。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喬。二三子往觀之。見喬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喬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晉晉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禮記曰。成王有罪。周公則撻伯禽。亦其義也。周殊無忤色。桓語庾伯鸞曰。晉東宮百官名曰。庾鴻。字伯鸞。潁川人。庾

氏譜曰鴻祖義吳國內史父揩左衛將軍鴻仕至輔國內史劉叅軍宜停讀書周叅軍且勤學問

桓南郡與道曜講老子王侍中為主簿在坐桓曰王主簿可顧名思義王未答且大笑桓曰王思道能作大家兒笑道曜未詳思道王禎之小字也老子明道禎之字思道故曰顧名思義

祖廣行恒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朗祖叅軍如從屋漏中來祖氏譜曰廣字淵度范陽人父台之仕光祿大夫廣仕至護軍長史

桓玄素輕桓崖崖在京下有好桃玄連就求之遂不得佳者崖桓修小字續晉陽秋曰修少為玄所侮於言端常嗤鄙之玄與殷仲文書以為嗤笑曰德之休明肅慎貢其楛矢如其不爾籬壁間物亦不可得也國語曰仲尼在陳有隼集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尺有咫問於仲尼仲尼對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方賄貢於是肅慎氏貢楛矢古者分異姓之職使不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之貢若求之故府其可得使求得之金櫝如初

輕詆第二十六

王太尉問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眉子已見叔王澄也眉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

此言得其

偶然語亦難定謂無

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何樂謂樂毅邪史記曰樂毅中山人賢而爲燕昭王將軍率諸侯伐齊終於趙庾曰不爾樂令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以唐突西子也列女傳曰鍾離春者齊無鹽之女也其醜無雙黃頭深目長壯大節鼻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胷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衒嫁不售乃自詣齊宣王乞備後宮因說王以四殆王拜爲正后吳越春秋曰越王勾踐得山中採薪女子名曰西施獻之吳王

深公云人謂庾元規名士胷中柴棘三斗許

庾公權重足傾王公庾在石頭王在冶城坐大風揚塵王以扇拂塵曰元規塵汙人按王公雅量通濟庾亮之在武昌傳其應下公以識度裁之實言自息豈或回貳有扇塵之事乎王隱晉書戴洋傳曰丹陽太守王導問洋得病洋曰君侯命在申爲土地之主而於申上冶火光昭天此爲金火相爍水火相煠以故相害導呼冶令奕遊使啓鎮東徙令東冶是也丹陽記曰丹陽冶城去宮三里吳時鼓鑄之所吳平猶不廢又云孫權築冶城爲鼓鑄之所旣立石頭大塢不容近立此小城當是徙縣治空城而置冶爾冶城疑是金陵本治漢高六年令天下縣邑秣陵不應獨無

此得註不得所以

王右軍少時甚澀訥在大將軍許王庾二公後來右軍便起欲去大將軍留之曰爾家司空元規王丞相已見復何所難

王丞相輕蔡公曰我與安期千里共遊洛水邊何處

聞有蔡充兒。晉諸公贊曰充字子尼陳留雍丘人充別傳曰充祖睦蔡邕孫也充少好學有雅尚體貌尊嚴莫有媟慢於其前者高平劉整有儁才而車服奢麗謂人曰紗縠人常服耳常遇蔡子尼在坐終日不自安見憚如此是時陳留爲大郡多人士琅邪王澄嘗經郡入境問此郡多士有誰乎吏曰有江應元蔡子尼時陳留多居大位者澄問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位也澄笑而止充歷成都王東曹掾故稱東曹妒記曰丞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乃至左右小人亦被檢簡時有妍妙皆加誚責王公不能久堪乃密營別館衆妾羅列兒女成行後元會日夫人於青疏臺中望見兩三兒騎羊皆端正可念夫人遙見甚憐愛之語婢汝出問是誰家兒給使不達旨乃答云是第四五等諸郎曹氏聞驚愕大恚命車駕將黃門及婢二十人人持食刀自出尋討王公亦遽命駕飛轡出門猶患牛遲乃以左手攀車闌右手捉麈尾以柄助御者打牛狼狽奔馳劣得先至蔡司徒聞而笑之乃故詣王公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公知不王謂信然自敘謙志蔡曰不聞餘物唯聞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王大愧後貶蔡曰吾昔與安期千里共在洛水集處不聞天下有蔡充兒正忿蔡前戲言耳

此殊不近輕詆大都是縣令沈充意不足重出

褚太傅初渡江嘗入東至金昌亭吳中豪右燕集亭中。謝歆金昌亭詩敘曰余尋師來入經吳行達昌門忽覩斯亭傍川帶河其榜題曰金昌訪之耆老曰昔朱買臣仕漢還爲會稽內史逢其迎吏逆旅北舍與買臣爭席買臣出其印綬羣吏慚服自裁因事建亭號曰金傷失其字義耳褚公雖素有重名于時造次不相識別敕左右多與茗汁少箸粽汁盡輒益使終不得食褚公飲訖徐舉手共語云褚季野於是四坐驚散無不狼狽。

王右軍在南丞相與書每歎子姪不令云虎豘虎犢還其所如虎豘王彭之小字也王氏譜曰彭之字安壽琅邪人祖正尚書郎父彬衛將軍彭之仕至黃門郎虎犢彪之小字也彪之字叔虎彭之第三弟年二十而頭須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須少有局幹之稱累遷至左光祿大夫

褚太傅南下孫長樂於船中視之長樂孫綽言次及劉眞長死孫流涕因諷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大雅詩毛公注曰殄盡瘁病也褚大怒曰眞長平生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孫回泣向褚曰卿當念我時咸笑其才而性鄙

此語亦有情

謝鎮西書與殷揚州爲眞長求會稽殷答曰眞長標同伐異俠之大者常謂使君降階爲甚乃復爲之驅馳邪

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八王故事曰夷甫雖居台司不以事物自嬰當世化之羞言名教自臺郎以下皆雅崇拱默以遺事爲高四海尚寧而識者知其將亂晉陽秋曰夷甫將爲石勒所殺謂人曰吾等若不祖尚浮虛不至於此袁虎率爾對曰運自有廢興豈必諸人之過桓公懍然作色顧謂四坐曰諸君頗聞劉景升

不（劉鎮南銘曰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黄中通理博識多聞仕至鎮南將軍荆州刺史）有大牛重千斤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荆州烹以饗士卒于時莫不稱快意以況袁四坐既駭袁亦失色

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遊燕輒命袁伏袁甚耻之恒歎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士與伏滔比肩亦何辱如之

高柔在東甚爲謝仁祖所重既出不爲王劉所知仁祖曰近見高柔大自敷奏然未有所得眞長云故不可在偏地居輕在角𧤗（奴角反）中爲人作議論高柔聞之云我就伊無所求人有向眞長學此言者眞長曰我寔亦無可與伊者然遊燕猶與諸人書可要安固安固者高柔也（孫統爲柔集敘曰柔字世遠樂安人才理清鮮安行仁義婚泰山胡母氏女年二十既有倍年之覺而姿色清惠近是上流婦人柔家道隆崇既罷司空參軍安固令營宅於伏川馳動之情既薄又愛翫賢妻便有終焉之志尚書令何充取爲冠軍參軍僶俛應命眷戀綢繆不能相舍相贈詩書清婉辛切）

劉尹江虨王叔虎孫興公同坐江王有相輕色虨以手歙叔虎云酷吏詞色甚彊劉尹顧謂此是瞋邪非

特是醜言聲拙視瞻。言江此言非是醜拙似有忿於王也。

孫綽作列仙商丘子贊曰所牧何物殆非真豬儻遇風雲為我龍攄列仙傳曰商丘子晉者商邑人好吹竽牧豕年七十不娶妻而不老問其道要言但食老朮菖蒲根飲水如此便不饑不老耳貴戚富室聞而服之不能終歲輒止謂將有匿術孫綽為贊曰商丘卓犖執策吹竽渴飲寒泉饑食菖蒲所牧何物殆非真豬儻逢風雲為我龍攄時人多以為能王藍田語人云近見孫家兒作文道何物真豬也

桓公欲遷都以張拓定之業孫長樂上表諫此議甚有理桓見表心服而忿其為異令人致意孫云君何

此却輸真長一着然乃是謝公享福處

不尋遂初賦而彊知人家國事孫綽表諫曰中宗龍飛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不然胡馬久已踐建康之地江東為豺狼之場矣綽賦遂初陳止足之道。

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欵雜劉夫人在壁後聽之具聞其語謝公明日還問昨客何似劉對曰亡兄門未有如此賓客夫人劉惔之妹謝深有愧色

簡文與許玄度共語許云舉君親以為難簡文便不復答許去後而言曰玄度故可不至於此按邴原別傳魏五官中郎將嘗與羣賢共論曰今有一丸藥得濟一人疾而君父俱病與君邪與父邪諸人紛葩或父或君原勃然曰父子一本也亦不復難君親相校自古如此未解簡文誚許意。

此右軍故謂之註以爲王嘉萬誤矣獨不思顯是輕詆耶

謝萬壽春敗後還書與王右軍云慙負宿顧右軍推書曰此禹湯之戒春秋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言禹湯以聖德自罪所以能興今萬失律致敗雖復自咎其可濟焉故王嘉萬也

蔡伯喈睹睞笛椽孫興公聽妓振且擺折伏滔長笛賦敘曰余同寮桓子野有故長笛傳之耆老云蔡邕伯喈之所製也初邕避難江南宿於柯亭之館以竹爲椽邕仰眄之曰良竹也取以爲笛音聲獨絕歷代傳之至于今王右軍聞大嗔曰三祖壽一作臺樂器虺瓦一作尫一作凡弔孫家兒打折

王中郎與林公絕不相得王謂林公詭辯林公道王云箸膩顏帢𦆸布單衣挾左傳逐鄭康成車後問是何物塵垢囊中郎坦之帢帽也裴子曰林公云文度箸膩顏帢挾左傳逐鄭康成自爲高足弟子篤而論之不離塵垢囊也

與公一生受此苦至死猶煩人

孫長樂作王長史誄云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猶澄水同此玄味禮記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王孝伯見曰才士不遜亡祖何至與此人周旋

謝太傅謂子姪曰中郎始是獨有千載車騎曰中郎衿抱未虛復那得獨有中郎謝萬

庾道季詫謝公曰裴郎云謝安謂裴郎乃可不惡何得爲復飲酒庾龢裴啓已見裴郎又云謝安目支道林如九

方皐之相馬。略其玄黃。取其儁逸。支遁傳曰。遁每標舉會宗。而不留心象喻。解釋章句。或有所漏。文字之徒。多以爲疑。謝安石聞而善之曰。此九方皐之相馬也。略其玄黃。而取其儁逸。列子曰。伯樂謂秦穆公曰。臣所與共儋纆薪菜者。有九方皐。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公使行求馬。反曰。得矣。牡而黃。使人取之。牝而驪。公曰。毛物牡牝之不知。何馬之能知也。伯樂曰。若皐之觀馬者。天機也。得其精。亡其麤。在其內。亡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有貴於馬也。既而馬果千里足。謝公云。都無此二語。裴自爲此辭耳。庾意甚不以爲好。因陳東亭經酒壚下賦。讀畢。都不下賞裁。直云。君乃復作裴氏學。於此語林遂廢。今時有者。皆是先寫。無復謝語。續晉陽秋曰。晉隆和中。河東裴啓撰漢魏以來迄于今時言語應對之可稱者。謂之語林。時人多好其事。文遂流行。後說太傅事不實。而有人於謝坐。敘其黃公酒壚。司徒王珣爲之賦。謝公加以與王不平。乃云。君遂復作裴郎學。自是衆咸鄙其事矣。安鄉人有罷中宿縣詣安者。安問其歸資。答曰。嶺南凋弊。唯有五萬蒲葵扇。又以非時爲滯貨。安乃取其中者捉之。於是京師士庶競慕而服焉。價增數倍。旬月無賣。夫所好生羽毛。所惡成瘡痏。謝相一言。挫成美於千載。及其所與崇虛價於百金。上之愛憎與奪。可不慎哉。

王北中郎不爲林公所知。乃著論沙門不得爲高士論。大略云。高士必在於縱心調暢。沙門雖云俗外。反更束於教。非情性自得之謂也。

人問顧長康。何以不作洛生詠。答曰。何至作老婢聲。

洛下書生詠音重濁故云老婢聲。

殷顗庾恒並是謝鎮西外孫。謝氏譜曰尚長女僧要適庾龢次女僧韶適殷歆。殷少而率悟庾每不推嘗俱詣謝公謝公熟視殷曰阿巢故似鎮西巢殷顗小字也於是庾下聲語曰定何似謝公續復云巢頰似鎮西庾復云頰似足作健不庾氏譜曰恒字敬則祖亮父龢恒仕至尚書僕射。

舊目韓康伯將肘無風骨。說林曰范啓云韓康伯似肉鴨。

符宏叛來歸國謝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才多好上人坐上無折之者適王子猷來太傅使共語子猷直孰視良久回語太傅云亦復竟不異人宏大慚而退續晉陽秋曰宏符堅太子也堅為姚萇所殺宏將母妻來投詔賜田宅桓玄以宏為將玄敗宏湘中伏誅。

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羣白頸烏但聞喚啞啞聲。

王中郎舉許玄度為吏部郎郗重熙曰相王好事不可使阿訥在坐頭訥詢小字。

王興道謂謝望蔡霍霍如失鷹師永嘉記曰王和之字興道琅邪人祖翼平南將軍父胡之司州刺史和之歷永嘉太守正員常侍望蔡謝惔小字也。

桓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嗔云。君得哀家梨。當復不烝食不。舊語。秣陵有哀仲家梨甚美。大如升。入口消釋。言愚人不别味。得好梨烝食之也。

假譎第二十七

魏武少時。嘗與袁紹好爲游俠。觀人新婚。因潛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出觀。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枳棘中。紹不能得動。復大叫云。偷兒在此。紹遑迫自擲出。遂以俱免。曹瞞傳曰。操小字阿瞞。少好譎詐。遊放無度。孫盛雜語云。武王少好俠。放蕩不修行業。嘗私入常侍張讓宅中。讓乃手戟於庭。踰垣而出。有絕人力。故莫之能害也。

魏武行役失汲道。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魏武常言。人欲危己。己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懷刃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無他。當厚相報。執者信焉。不以爲懼。遂斬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爲實。謀逆者挫氣矣。曹瞞傳曰。操在軍。廪穀不足。私語主者曰。何如。主者云。可以小斛足之。操曰。善。後軍中言操欺衆。操題其主者背以徇曰。行小斛。盗軍穀。遂斬之。仍云。特當借汝死以厭衆心。其變詐皆此類也。

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覺。左

愒字無謂恐是謁字誤耳

右宜深慎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爾每眠左右莫敢近者

袁紹年少時曾遣人夜以劒擲魏武少下不著魏武揆之其後來必高因帖臥牀上劒至果高按袁曹後由鼎跱迹始攜貳自斯以前不聞讐隙有何意故而剚之以劒也

王大將軍既爲逆頓軍姑孰晉明帝以英武之才猶相猜憚乃箸戎服騎巴賨馬齎一金馬鞭陰察軍形勢未至十餘里有一客姥居店賣食帝過愒之謂姥曰王敦舉兵圖逆猜害忠良朝廷駭懼社稷是憂故劬勞晨夕用相覘察恐形迹危露或至狼狽追迫之日姥其匿之便與客姥馬鞭而去行敦營匝而出軍士覺曰此非常人也敦臥心動曰此必黃須鮮卑奴來命騎追之已覺多許里追士因問向姥不見一黃須人騎馬度此邪姥曰去已久矣不可復及於是騎人息意而反異苑曰帝躬往姑孰敦時晝寢卓然驚悟曰營中有黃頭鮮卑奴來何不縛取帝所生母荀氏燕國人故貌類焉

王右軍年減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眠大將軍嘗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論事晉陽

秋曰鳳字世儀吳嘉興尉子也姦慝好利爲敦鎧曹參軍知敦有不臣心因進說後敦敗見誅都忘右軍在帳中便言逆節之謀右軍覺既聞所論知無活理乃剔吐汙頭面被褥詐孰眠敦論事造半方意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從橫信其實孰眠於是得全于時稱其有智按諸書皆云王允之事而此言羲之疑謬

陶公自上流來赴蘇峻之難令誅庾公謂必戮庾可以謝峻晉陽秋曰是時成帝在綝褓太后臨朝中書令庾亮以元舅輔政欲以風軌格政繩御四海而峻擁兵近甸爲逋逃藪亮圖召峻王導卞壼並不欲亮曰蘇峻豺狼終爲禍亂晁錯所謂削亦反不削亦反遂下優詔以大司農徵之峻怒曰庾亮欲誘殺我也遂克京邑平南溫嶠聞亂號泣登舟遣參軍王愆期推征西陶侃爲盟主俱赴京師時亮敗績奔嶠人皆尤而少之嶠愈相崇重分兵以配給之庾欲奔竄則不可欲會恐見執進退無計溫公勸庾詣陶曰卿但遙拜必無它我爲卿保之庾從溫言詣陶至便拜陶自起止之曰庾元規何緣拜陶士衡畢又降就下坐陶又自要起同坐坐定庾乃引咎責躬深相遜謝陶不覺釋然

庾實畏死遜謝未得去論

溫公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散唯有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屬公覓婚公密有自婚意答云佳婿難得但

觀此明知後人添註

如嶠比云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活便足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卻後少日公報姑云已覓得婚處門地粗可壻身名宦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按溫氏譜嶠初取高平李暅女中取琅邪王詡女後取盧江何邃女都不聞取劉氏便爲虛謬谷口云劉氏政謂其姑爾非指其女姓劉也孝標之注亦未爲得玉鏡臺是公爲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王隱晉書曰建興二年嶠爲劉琨假守左司馬都督上前鋒諸軍事討劉聰晉陽秋曰聰一名載字玄明屠各人父淵因亂起兵死聰嗣業

此政不必有頭巾氣

諸葛令女庾氏婦既寡誓云不復重出此女性甚正彊無有登車理即庾亮子會妻父彪已見上恢既許江思玄婚乃移家近之初誑女云宜徙於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在後比其覺已不復得出江郎莫來女哭詈彌甚積日漸歇江虨暝入宿恒在對牀上後觀其意轉帖虨乃詐厭良久不悟聲氣轉急女乃呼婢云喚江郎覺江於是躍來就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厭何預卿事而見喚耶既爾相關不得不與人語女默然而慙情義遂篤葛令之清英江君之茂識必不背聖人之正典習蠻夷之穢行康王之言所輕多矣

因悟晉人清談竪義亦是救饑

愍度道人始欲過江與一傖道人爲侶謀曰用舊義往江東恐不辦得食便共立心無義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講義積年名德沙門題目曰支愍度才鑒清出孫綽愍度贊曰支度彬彬好足拔新俱稟昭見而能越人世重秀異咸競爾珍孤桐嶧陽浮磬泗濱後有傖人來先道人寄語云爲我致意愍度無義那可立舊義者曰種智有是而能圓照然則萬累斯盡謂之空無常住不變謂之妙有而無義者曰種智之體豁如太虛虛而能知無而能應居宗至極其唯無乎治此計權救饑爾無爲遂負如來也

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翅當年長而無人與婚孫興公有一女亦僻錯又無嫁娶理因詣文度求見阿智既見便陽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傳那得至今未有婚處我有一女乃不惡但吾寒士不宜與卿計欲令阿智娶之文度欣然而啓藍田云興公向來忽言欲與阿智婚藍田驚喜既成婚女之頑嚚欲過阿智方知興公之詐阿智王處之小字處之字文將辟州別駕不就娶太原孫綽女字阿恒

范玄平爲人好用智數而有時以多數失會守失官居東陽桓大司馬在南州故往投之桓時方欲招起屈滯以傾朝廷且玄平在京素亦有譽桓謂遠來投

已喜躍非常比入至庭傾身引望笑語歡甚顧謂袁虎曰范公且可作太常卿范裁坐桓便謝其遠來意范雖實投桓而恐以趨時損名乃曰雖懷朝宗會有亡兒瘞在此故來省視桓悵然失望向之虛佇一時都盡中興書曰初桓溫請范汪為征西長史復表為江州並不就還都因求為東陽太守溫甚恨之汪後為徐州溫北伐令汪出梁國失期溫挾憾奏汪為庶人汪居吳後至姑孰見溫溫語其下曰玄平乃來見當以護軍起之汪數日辭歸溫曰卿適來何以便去汪曰數歲小兒喪往年經亂權瘞此境故來迎之事竟去耳溫愈怒之竟不屑意

謝遏年少時好箸紫羅香囊垂覆手太傅患之而不欲傷其意乃譎與賭得即燒之遏謝玄小字

黜免第二十八

諸葛厷在西朝少有清譽為王夷甫所重時論亦以擬王後為繼母族黨所讒誣之為狂逆將遠徙友人王夷甫之徒詣檻車與別厷問朝廷何以徙我王曰言卿狂逆厷曰逆則應殺狂何所徙厷已見

桓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猨子者荊州記曰峽長七百里兩岸連山略無絕處重巖疊障隱天蔽日常有高猨長嘯屬引清遠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

譏評可耳何至免官

便即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公聞之怒命黜其人

殷中軍被廢在信安終日恒書空作字揚州吏民尋義逐之竊視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晉陽秋曰初浩以中軍將軍鎮壽陽羌姚襄上書歸降後有罪浩陰圖誅之會關中有變符健死浩爲率軍而行云修復山陵襄前驅恐遂反軍至山桑聞襄將至棄輜重馳保譙襄至據山桑燒其舟實至壽陽略流民而還浩士卒多叛征西溫乃上表黜浩撫軍大將軍奏免浩除名爲民浩馳還謝罪既而遷于東陽信安縣

桓公坐有參軍椅烝薤不時解共食者又不助而椅終不放舉坐皆笑桓公曰同盤尚不相助況復危難乎敕令免官

殷中軍廢後恨簡文曰上人箸百尺樓上儋梯將去續晉陽秋曰浩雖廢黜夷神委命雅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戚外生韓伯始隨至徙所周年還都浩素愛之送至水側乃詠曹顏遠詩曰富貴它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泣下其悲見于外者唯此一事而已則書空去梯之言未必皆實也

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過見大司馬桓公公問之曰卿何以更瘦大司馬寮屬名曰鄧遐字應玄陳郡人平南將軍岳之子勇力絕人氣蓋當世時人方之樊噲爲桓溫參軍數從溫征伐歷竟陵太守枋頭之役溫既懷恥忿且憚遐因免遐官病卒

鄧曰有愧於叔達不能不恨於破甑郭林宗別傳曰鉅鹿孟敏字叔

達敦朴質直客居太原雜處凡俗未有所名嘗至市買甑荷擔墮地壞之徑去不顧適遇林宗見而異之因問曰壞甑可惜何以不顧客曰甑既已破視之何益林宗賞其介決因以知其德性謂必爲美士勸令讀書遊學十年遂知名三府並辟不就東夏以爲美賢。

桓宣武既廢太宰父子仍上表曰應割近情以存遠計若除太宰父子可無後憂簡文手答表曰所不忍言況過於言宣武又重表辭轉苦切簡文更答曰若晉室靈長明公便宜奉行此詔如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桓公讀詔手戰流汗於此乃止太宰父子遠徙新安。司馬晞傳曰晞字道升元帝第四子初封武陵王拜太宰少不好學尚武凶恣時太宗輔政晞以宗長不得執權常懷憤慨欲因桓溫入朝殺之太宗即位新蔡王晃首辭引與晞及子綜謀逆有司奏晞等斬刑詔原之徙新安晞未敗四五年中喜爲挽歌自搖大鈴使左右習和之又燕會倡妓作新安人歌舞離別之辭其聲甚悲後果徙新安。

桓玄敗後殷仲文還爲大司馬咨議意似二三非復往日大司馬府聽前有一老槐甚扶踈殷因月朔與衆在聽視槐良久嘆曰槐樹婆娑無復生意。晉安帝紀曰桓玄敗殷仲文歸京師高祖以其衛從二后且以大信宜令引爲鎮軍長史自以名輩先達位遇至重而後來謝混之徒皆疇昔之所附也今比肩同列常怏然自失後果徙信安。

殷仲文既素有名望自謂必當阿衡朝政忽作東陽

太守。意甚不平。晉安帝紀曰。仲文後為東陽。愈憤怨。乃與桓胤謀反。遂伏誅。仲文嘗照鏡不見頭。俄而難及。及之郡。至富陽。慨然嘆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孫伯符。孫策富春人。故及此而嘆。

儉嗇第二十九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十。王武子因其上直。率將少年能食之者。持斧詣園。飽共噉畢。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問曰。何如君李。和既得。唯笑而已。晉諸公贊曰。嶠性不通。治家富擬王公。而至儉。將有兄義之名。語林曰。嶠諸弟往園中食李。而皆計核責錢。故嶠婦弟王濟伐之也。

晦默吾道何至作此王翦請田宅恐不至是

王戎儉吝。其從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責之。王隱晉書曰。戎性至儉。不能自奉養。財不出外。天下人謂為膏肓之疾。

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無比。契疏鞅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算計。晉諸公贊曰。戎性簡要。不治儀望。自遇甚薄。而產業過豐。論者以為台輔之望不重。王隱晉書曰。戎好治生。園田周徧天下。翁嫗二人。常以象牙籌晝夜算計家資。晉陽秋曰。戎多殖財賄。常若不足。或謂戎故以此自晦也。戴逵論之曰。王戎晦默於危亂之際。獲免憂禍。既明且哲。於是在矣。或曰。大臣用心。豈其然乎。逵曰。運有險易。時有昏明。如子之言。則蘧瑗季札之徒。皆負責矣。自古而觀。豈一王戎也哉。

王戎有好李。賣之。恐人得其種。恒鑽其核。

王戎女適裴頠貸錢數萬女歸戎色不說女遽還錢
乃釋然
衛江州在尋陽永嘉流人名曰衛展字道舒河南安邑人祖列彭城護軍父韶廣平令展光熙初除鷹揚將軍江州刺史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唯餉王不
留行一斤此人得餉便命駕本草曰王不留行生太山治金瘡除風久服之輕
身李弘範聞之曰家舅刻薄乃復驅使草木中興書曰李軌字弘範江夏人仕至尚書郎按軌劉氏之甥此應弘度非弘範也
王丞相儉節帳下甘果盈溢不散涉春爛敗都督白
之公令舍去曰慎不可令大郎知王悅也

陶公故可以譎取豈辦殺元規者

蘇峻之亂庾太尉南奔見陶公陶公雅相賞重陶性
儉吝及食噉薤庾因留白陶問用此何爲庾云故可
種於是大嘆庾非唯風流兼有治實
郗公大聚斂有錢數千萬嘉賓意甚不同常朝旦問
訊郗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語移時遂及財貨事郗公
曰汝正當欲得吾錢耳迺開庫一日令任意用郗公
始正謂損數百萬許嘉賓遂一日乞與親友周旋略
盡郗公聞之驚怪不能已已中興書曰超少卓犖而不羈有曠世之度
汰侈第三十

無論處仲恐人覩此事皆邪得不亂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黄門交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詣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彊至于沈醉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尚不肯飲丞相讓之大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王隱晉書曰石崇為荆州刺史劫奪殺人以致巨富王丞相德音記曰丞相素為諸父所重王君夫問王敦聞君從弟佳人又解音律欲一作妓可與共來遂往吹笛人有小忘君夫聞使黄門階下打殺之顏色不變丞相還曰恐此君處世當有如此事兩說不同故詳錄

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箸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廁王大將軍往脫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語林曰劉寔詣石崇如廁見有絳紗帳大牀茵蓐甚麗兩婢持錦香囊寔遽反走即謂崇曰向誤入卿室內崇曰是廁耳

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竝用瑠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絝襬以手擎飲食烝㹠肥美異於常味帝怪而問之答曰以人乳飲㹠帝甚不平食未畢便去王石所未知作襬一作欏

王君夫以粭糒澳釜石季倫用蠟燭作炊君夫作紫

絲布步障碧綾裏四十里石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石以椒爲泥王以赤石脂泥壁晉諸公贊曰王愷字君夫東海人王肅子也雖無檢行而少以才力見名有在公之稱既自以外戚晉氏政寬又性至豪舊制鴆不得過江爲其羽櫟酒中必殺人愷爲翊軍時得鴆於石崇而養之其大如鵞喙長尺餘純食蛇虺司隸奏按愷崇詔悉原之即燒於都街愷肆其意色無所忌憚爲後軍將軍卒謚曰醜

石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恒冬天得韭蓱齏又牛形狀氣力不勝王愷牛而與愷出遊極晚發爭入洛城崇牛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愷牛絕走不能及每以此三事爲搤腕乃密貨崇帳下都督及御車人問所以都督曰豆至難煮唯豫作熟末客至作白粥以投之韭蓱齏是擣韭根雜以麥苗爾復問馭人牛所以駛馭人云牛本不遲由將車人不及制之耳急時聽偏轅則駛矣愷悉從之遂爭長石崇後聞皆殺告者晉諸公贊曰崇性好俠與王愷競相誇衒也

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駁常瑩其蹄角王武子語君夫我射不如卿今指賭卿牛以千萬對之君夫既恃手快且謂駿物無有殺理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卻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

石尚有公沈衫事尤奇世說不載豈謂更遂情實耶

炙至一臠便去 相牛經曰牛經出甯戚傳百里奚漢世河西薛公得其書以相牛千百不失本以負重致遠未服輜軿故文不傳至魏世高堂生又傳以與晉宣帝其後王愷得其書焉臣按其相經云陰虹屬頸千里注曰陰虹者雙筋白尾骨屬頸甯戚所飯者也愷之牛其亦有陰虹也甯戚經曰棰頭欲得高百體欲得緊大膁疏肋難齝龍頭突目好跳又角欲得細身欲促形欲得如卷

王君夫嘗責一人無服餘衵因直內著曲閤重閨裏不聽人將出遂饑經日迷不知何處去後因緣相爲垂死迺得出

石崇與王愷爭豪竝窮綺麗以飾輿服 續文章志曰崇資產累巨萬金宅室輿馬僭擬王者庖膳必窮水陸之珍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而絲竹之藝盡一世之選築榭開沼殫極人巧與貴戚羊琇王愷之徒競相高以侈靡而崇爲居最𡠹等每愧羨以爲不及也

武帝愷之甥也每助愷嘗以一珊瑚樹高二尺許賜愷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愷以示崇崇視訖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爲疾己之寶聲色甚厲崇曰不足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三尺四尺條幹絕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愷許比甚衆愷惘然自失 南州異物志曰珊瑚生大秦國有洲在漲海中距其國七八百里名珊瑚樹洲底有盤石水深二十餘丈珊瑚生於石上初生白軟弱似菌國人乘大船載鐵網先沒在水下一年便生網目中其色尚黃枝柯交錯高三四尺大者圍尺餘三年色赤便以鐵鈔發其根繫鐵網於船絞車

舉網還裁鑿恣意所作若過時不鑿使枯索蟲蠹其大者輸之王府細者賣之廣志曰珊瑚大者可爲車軸

王武子被責移第北邙下晉諸公贊曰濟與從兄愷不平濟爲河南尹未拜行過王宮吏不時下道濟於車前鞭之有司奏免官諭者以濟爲不長者尋轉太僕而王愷已見委任濟遂斥外于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埒編錢匝地竟埒時人號曰金溝溝一作埒

石崇每與王敦入學戲見顏原象家語曰顏回字子淵魯人少孔子三十歲而髮白三十二歲蚤死原憲已見而嘆曰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王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史紀曰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嘗相魯衛家累千金終于齊石正色云士當令身名俱泰何至以甕牖語人原憲以蓬爲戶甕牖

彭城王有快牛至愛惜之朱鳳晉書曰彭城穆王權字子輿宣帝弟馗子太始元年封王太尉與射賭得之彭城王曰君欲自乘則不論若欲噉者當以二十肥者代之既不廢噉又存所愛王遂殺噉

南渡後更不能見此等法修矣北魏末諸王復相競爲之魏尋亂

王右軍少時在周侯末坐割牛心噉之於此改觀俗以牛心爲貴故羲之先食之

忿狷第三十一

魏武有一妓聲最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殺則愛才欲置則不堪於是選百人一時俱教少時果有一人聲及之便殺惡性者

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雞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蹍之又不得瞋甚復於地取內口中齧破即吐之王右軍聞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一豪可論況藍田邪中興書曰述清貴簡正少所推屈唯以性急為累安期述父也有名德已見

王司州嘗乘雪往王螭許王胡之王恬並已見恬小字螭虎司州言氣少有牾逆於螭便作色不夷司州覺惡便輿牀就之持其臂曰汝詎復足與老兄計按王氏譜胡之是恬從祖也螭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彊來捉人臂

桓宣武與袁彥道樗蒱袁彥道齒不合遂厲色擲去五木温太真云見袁生遷怒知顏子為貴論語曰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

謝無奕性麤彊以事不相得自往數王藍田肆言極罵王正色面壁不敢動半日謝去良久轉頭問左右小吏曰去未答云已去然後復坐時人歎其性急而

能有所容。

王令詣謝公。值習鑿齒已在坐。當與并榻。王徙倚不坐。公引之與對榻。去後語胡兒曰。子敬實自清立。但人為爾多矜咳。殊足損其自然。劉謙之晉紀曰。王獻之性甚整峻。不交非類。

王大。王恭嘗俱在何僕射坐。中興書曰。何澄字子玄。清正有器望。歷尚書左僕射。恭時為丹陽尹。大始拜荊州。靈鬼志謠徵曰。初桓石民為荊州。鎮上明。民忽歌黃曇曲曰。黃曇英。揚州大佛來上明。少時石民死。王忱為荊州。佛大。忱小字也。訖將乖之際。大勸恭酒。恭不為飲。大逼彊之。轉苦。便各以帬帶繞手。恭府近千人。悉呼入齋。大左右雖少。亦命前。意便欲相殺。何僕射無計。因起排坐二人之間。方得分散。所謂勢利之交。古人羞之。

桓南郡小兒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鵝共鬬。南郡鵝每不如。甚以為忿。迺夜往鵝欄間。取諸兄弟鵝悉殺之。既曉。家人咸以驚駭。云是變怪。以白車騎。車騎曰。無所致怪。當是南郡戲耳。問果如之。

讒險第三十二

王平子形甚散朗。內實勁俠。鄧粲晉紀云。劉琨嘗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傍

勁挾。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默然無以答。
後果為王敦所害。劉琨聞之曰。自取死耳。

袁悅有口才。能短長說。亦有精理。始作謝玄參軍。頗被禮遇。後丁艱。服除還都。唯齎戰國策而已。語人曰。少年時讀論語老子。又看莊易。此皆是病痛事。當何所益邪。天下要物。正有戰國策。既下說司馬孝文王。大見親待。幾亂機軸。俄而見誅。袁氏譜曰。悅字元禮。陳郡陽夏人。父朗。給事中。仕至驃騎咨議。太元中。悅有寵於會稽王。每勸專覽朝權。王頗納其言。王恭聞其說。言於孝武。乃託以它罪殺悅於市中。既而朋黨同異之聲。播於朝野矣。

孝武甚親敬王國寶王雅。雅別傳曰。雅字茂達。東海沂人。少知名。晉安帝紀曰。雅之為侍中。孝武甚信而重之。王珣王恭特以地望見禮。至於親幸。莫及雅者。上每置酒燕集。或召雅未至。上不先舉觴。時議謂珣恭宜傅東宮。而雅以寵幸超授太傅尚書左僕射。雅薦王珣於帝。帝欲見之。嘗夜與國寶及雅相對。帝微有酒色。令喚珣。垂至。已聞卒傳聲。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傾奪其寵。因曰。王珣當今名流。陛下不宜有酒色見之。自可別詔召也。帝然其言。心以為忠。遂不見珣。

王緒數讒殷荊州於王國寶。殷甚患之。求術於王東亭。曰。卿但數詣王緒。往輒屏人。因論它事。如此則二王之好離矣。殷從之。國寶見王緒問曰。比與仲堪屏

人何所道。緒云。故是常往來。無它所論。國寶謂緒於己有隱。果情好日疎。讒言以息。按國寶得寵於會稽王。由緒獲進。同惡相求。有如市賈。終至誅夷。曾不攜貳。豈有仲堪微間。而成離隙。

尤悔第三十三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卞太后閤共圍棊。並噉棗。文帝以毒置諸棗蔕中。自選可食者而進。王弗悟。遂雜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預敕左右毀缾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臾遂卒。魏略曰。任城王彰。字子文。太祖卞太后第二子。性剛勇而黃須。北討代郡。獨與麾下百餘人突虜而走。太祖聞曰。我黃須兒可用也。魏志春秋曰。黃初三年。彰來朝。初彰問璽綬。將有異志。故來朝。不即得見。有此忿懼而暴薨。復欲害東阿。太后曰。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魏志方伎傳曰。文帝問占夢周宣。吾夢磨錢文欲滅而愈更明。何謂。宣悵然不對。帝固問之。宣曰。陛下家事。雖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欲滅更明耳。帝欲治弟植之罪。逼於太后。但加貶爵。

王渾後妻琅邪顏氏女。王時爲徐州刺史。交禮拜訖。王將答拜。觀者咸曰。王侯州將。新婦州民。恐無由答拜。王乃止。武子以其父不答拜。不成禮。恐非夫婦。不爲之拜。謂爲顏妾。顏氏耻之。以其門貴。終不敢離。婚姻之禮。人道之大。豈由一不拜而遂爲妾媵者乎。世說之言。於是乎紕繆。

此亦非劉註

位

陸平原河橋敗。爲盧志所讒。被誅。王隱晉書曰。成都王穎討長沙王乂。使陸爲都督前鋒諸軍事。機別傳曰。成都王長史盧志與機弟雲趣舍不同。又黃門孟玖求爲邯鄲令。於穎。穎欲付雲。雲時爲左司馬。曰。刑餘之人。不可以君民。玖聞此怨雲。與志讒搆日至。及機於七里澗大敗。玖誣機謀反所致。穎乃使牽秀斬機。先是夕夢黑幔繞車。手決不開。惡之。明日。秀兵奄至。機解戎服。著衣帢。見秀。容貌自若。遂見害。時年四十三。軍士莫不流涕。是日天地霧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干寶晉紀曰。初陸抗誅步闡。百口皆盡。有識尤之。及機雲見害。三族無遺。臨刑歎曰。欲聞華亭鶴唳。可復得乎。八王故事曰。華亭。吳由拳縣郊外墅也。有清泉茂林。吳平後。陸機兄弟共遊於此十餘年。語林曰。機爲河北都督。聞警角之聲。謂孫丞曰。聞此。不如華亭鶴唳。故臨刑而有此歎。

○劉琨善能招延。而拙於撫御。一日雖有數千人歸

散徹是何人大都作頭巾氣者亂劉註可恨

投其逃散而去。亦復如此。所以卒無所建。鄧粲晉紀曰。琨爲并州牧。糾合齊盟。驅率戎旅。而內不撫其民。遂至喪軍失士。無成功也。散徹按琨以永嘉元年爲并州。于時晉陽空城。寇盜四攻。而能收合士衆。抗衡劉勒。十年之中。敗而能振。不能撫御。其得如此乎。凶荒之日。千里無煙。豈一日有數千人歸之。若一日數千人去之。又安得一紀之間。以對大難乎

王平子始下。丞相語大將軍。不可復使羌人東行。平子面似羌。按王澄自爲王敦所害。丞相名德。豈應有斯言也。

王大將軍起事。丞相兄弟詣闕謝。周侯深憂諸王。始入。甚有憂色。丞相呼周侯曰。百口委卿。周直過不應。既入。苦相存救。既釋。周大說。飲酒。及出。諸王故在門

周曰今年殺諸賊奴當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大將軍至石頭問丞相曰周侯可爲三公不丞相不答又問可爲尚書令不又不應因云如此唯當殺之耳復默然逮周侯被害丞相後知周侯救巳歎曰我不殺周侯周侯由我而死幽冥中負此人虞預晉書曰敦克京邑參軍呂漪說敦曰周顗戴淵皆有名望足以惑衆視近日之言無慙懼之色若不除之役將未歇也敦然之遂害淵顗初漪爲臺郎淵旣上官素有高氣以漪小器待之故售其說焉

王導溫嶠俱見明帝帝問溫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溫未荅頃王曰溫嶠年少未諳臣爲陛下陳之王廼

非註幾不知馬頭作何語

具敘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同巳及文王之末高貴鄉公事宣王創業誅曹爽任蔣濟之流者是也高貴鄉公之事巳見上明帝聞之覆面箸牀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長

王大將軍於衆坐中曰諸周由來未有作三公者有人荅曰唯周侯邑五馬領頭而不克大將軍曰我與周洛下相遇一面頓盡値世紛紜遂至於此因爲流涕鄧粲晉紀曰王敦參軍有於敦坐樗蒱臨當成都馬頭被殺因謂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三公伯仁垂作而不果有似下官此馬敦慨然流涕曰伯仁總角時與於東宮相遇一面披衿便許之三司何圖不幸王法所裁悽愴之深言何能盡

語遠

温公初受劉司空使勸進。母崔氏固駐之。嶠絶裾而去。温氏譜曰。嶠父襜。娶清河崔參女。迄於崇貴。鄉品猶不過也。每爵皆發詔。虞預晉書曰。元帝即位。以温嶠為散騎侍郎。嶠以母亡。遏賊不得往臨葬。固辭。詔曰。嶠以未葬。朝議又頗有異同。故不拜。其今入坐議。吾將折其衷。

庾公欲起周子南。子南執辭愈固。庾每詣周。庾從南門入。周從後門出。庾嘗一往奄至。周不及去。相對終日。庾從周索食。周出蔬食。庾亦彊飯。極歡。幷語世故。約相推引。同佐世之任。既仕至將軍二千石。尋陽記曰。周邵字子南。與南陽翟湯隱於尋陽廬山。庾亮臨江州。聞翟周之風。束帶躡屐而詣焉。聞庾至。轉避之。亮復密性值。鄙彈鳥於林。因前與語。還便云。此人可起。即拔為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其集載與郡書曰。西陽一郡戶口差實。非履道貞純。何以鎮其流遁。詢之朝野。僉曰足下。今且上表。請足下臨之。無讓。而不稱意。中宵慨然曰。大丈夫乃為庾元規所賣。一嘆遂發背而卒。

詮理高但人情未可必

阮思曠奉大法。敬信甚至。大兒年未弱冠。忽被篤疾。阮氏譜曰。牖字彥倫。裕長子也。仕至州主簿。兒既是偏所愛重。為之祈請三寶。晝夜不懈。謂至誠有感者。必當蒙祐。而兒遂不濟。於是結恨釋氏。宿命都除。以阮公智識。必無此弊。脫此非謬。何其惑歟。夫文王期盡。聖子不能駐其年。釋種誅夷。神力無以延其命。故業有定限。報不可移。若請禱而望其靈。匪驗

曲盡奸雄語態然自非常人語

文景司馬師兄弟也

而忽其道固陋之徒耳豈可以言神明之智者哉

桓宣武對簡文帝不甚得語廢海西後宜自申敘乃豫撰數百語陳廢立之意既見簡文簡文便泣下數十行宣武矜愧不得一言

桓公臥語曰作此寂寂將爲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亦不足復遺臭萬載邪續晉陽秋曰桓温既以雄武專朝任兼將相其不臣之心形于音迹曽臥對親僚撫枕而起曰爲爾寂寂爲文景所笑衆莫敢對

謝太傅於東船行小人引船或遲或速或停或待又

簡文生長富貴不知稼穡艱難此愧大是良心而註駁之何居二語出說苑

放船從橫撞人觸岸公初不呵譴人謂公常無嗔喜曾送兄征西葬還征西謝奕日莫雨駛小人皆醉不可處分公乃於車中手取車柱撞馭人聲色甚厲夫以水性沈柔入隘奔激方之人情固知迫隘之地無得保其夷粹孟子曰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豈水之性哉人可使爲不善性亦猶是也

簡文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左右答是稻簡文還三日不出云寧有賴其末而不識其本衮公種菜曾子牧羊縱不識稻何所多悔此言必虛

此當時誣桓阿謝之言非盛德語

桓車騎在上明政獵。東信至。傳淮上大捷。語左右云。羣謝年少大破賊。因發病薨。談者以爲此死賢於讓揚之荆。續晉陽秋曰。桓沖本以將相異宜。才用不同。忖己德量不及謝安。故解揚州以讓安。自謂少經軍鎮。及爲荆州。聞苻堅自出淮肥。深以根本爲慮。遣其隨身精兵三千人赴京師。時安已遣諸軍。且欲外示閒暇。因令沖軍還。沖大驚曰。謝安乃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吾量賊必破襄陽。而并力淮肥。今大敵果至。方遊談示暇。遣諸不經事年少。而實寡弱。天下誰知。吾其左衽矣。俄聞大勳克舉。慚慨而薨。

桓公初報破殷荆州。周祗隆安記曰。仲堪以人情注於玄。疑朝廷欲以玄代己。遣道人竺僧懃齎寶物遺相王寵幸媒尼左右。以罪狀玄。玄知其謀而擊滅之。曾講論語。至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孔安國注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玄意色甚惡。

紕漏第三十四

王敦初尚主。敦尚武帝女舞陽公主。字修褘。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擎金澡盤盛水。瑠璃盌盛澡豆。因倒著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飯。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元皇初見賀司空。言及吳時事。問孫皓燒鋸截一賀頭是誰。司空未得言。元皇自憶曰。是賀劭。劭即循父也。皓凶暴驕矜。劭上書切諫。皓深恨之。親近憚劭貞正。譖云謗毀國事。被詰責。後還復職。劭中惡風。口不能言語。皓

彭蜞食之乃不吐此便非實錄

疑劭託疾收付酒藏考掠千數卒無一言遂殺之

司空沐浄曰臣父遭遇無道創巨痛深無以仰答明詔

禮云創巨者其日久痛深者其愈遲

元皇愧慙三日不出

蔡司徒渡江見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向謝仁祖說此事謝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死

大戴禮勸學篇曰蟹二螯八足非蛇蟺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故蔡邕為勸學章取義焉爾雅曰螖蠌小者勞即彭蜞也似蟹而小今彭蜞小於蟹而大於彭螖即爾雅所謂螖蠌也然此三物皆八足二螯而狀甚相類蔡謨不精其小大食而致斃故謂讀爾雅不熟也

任育長年少時甚有令名武帝崩選百二十挽郎一時之秀彥育長亦在其中王安豐選女壻從挽郎搜其勝者且擇取四人任猶在其中童少時神明可愛時人謂育長影亦好自過江便失志王丞相請先度時賢共至石頭迎之猶作疇日相待一見便覺有異坐席竟下飲便問人云此為茶為茗覺有異色乃自申明云向問飲為熱為冷耳嘗行從棺邸下度流涕悲哀王丞相聞之曰此是有情癡

晉百官名曰任瞻字育長樂安人父琨少府卿瞻歷謁者僕射都尉天門太守

謝虎子嘗上屋熏鼠。虎子，據小字。據，字玄道，尚書裒第二子，年三十三亡。胡兒既無由知父爲此事，聞人道癡人有作此者，戲笑之。時道此非復一過。太傅既了已之不知，因其言次語胡兒曰：世人以此謗中郎，亦言我共作此。中郎，據也。世有兄弟三人，則謂第二者爲中。今謝昆弟有六，而以據爲中郎，未可解。當由有三時以中爲稱，因仍不改也。胡兒懊熱，一月日閉齋不出。太傅虛託引己之過，以相開悟，可謂德教。

殷仲堪父病虛悸，聞牀下蟻動，謂是牛鬬。殷氏譜曰：殷師字師子，祖識，父融，並有名。師至驃騎咨議。生仲堪。續晉陽秋曰：仲堪父曾有失心病，仲堪腰不解帶彌年。父卒，

意氣二字新甚

孝武不知是殷公，問仲堪：有一般病如此不？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唯谷。大雅詩也。毛公注曰：谷，窮也。

虞嘯父爲孝武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意氣，對曰：天時尚煗，鱟魚蝦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撫掌大笑。中興書曰：嘯父，光祿潭之孫，右將軍純之子。少歷顯位，與王廞同變，爲庶人。義旗初，爲會稽內史。

王大喪後，朝論或云國寶應作荆州。晉安帝紀曰：王忱死，會稽王欲以國寶代之，孝武中詔用仲堪，乃止。國寶主簿夜函白事云：荆州事已行。國寶大喜，而夜開閤喚綱紀話勢，雖不及作荆州，

而意色甚恬曉遣參問都無此事即喚主簿數之曰卿何以誤人事邪

惑溺第三十五

魏甄后惠而有色先爲袁熙妻甚獲寵曹公之屠鄴也令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已將去公曰今年破賊正爲奴

魏略曰建安中袁紹爲中子熙娶甄會女紹死熙出在幽州甄留侍姑及鄴城破五官將從而入紹舍見甄怖以頭伏姑膝上五官將謂紹妻袁夫人扶甄令舉頭見其色非凡稱歎之太祖聞其意遂爲迎娶擅室數歲世語曰太祖下鄴文帝先入袁尚府見婦人被髮垢面垂涕立紹妻劉後文帝問知是熙妻使令攬髮以袖拭面姿貌絕倫既過劉謂甄曰不復死矣遂納之有子魏氏春秋曰五官將納熙妻也孔融與太祖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太祖以融博學眞謂書傳所記後見融問之對曰以今度古想其然也

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譏於世

粲別傳曰粲常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爲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色粲於是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燕婉歷年後婦病亡未殯傅嘏往喭粲粲不明而神傷嘏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爲難子之聘也遺才存色非難遇也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有傾城之異然未可易遇也痛悼不能已已歲餘亦亡亡時年二十九粲簡貴不與常人交接所交者一時俊傑至葬夕赴期者裁十餘人悉同年相知名士也哭之感慟路人粲雖褊隘以燕婉自喪然有識猶追惜其能言

奉倩曰婦人德不

足稱。當以色爲主。裴令聞之曰。此乃是興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後人未昧此語。何劭論粲曰。仲尼稱有德者有言。而荀粲減於是力。顏所言有餘而識不足。

賈公閭。充別傳曰。充父逵晚有子。故名曰充。字公閭。言後必有充閭之異。後妻郭氏酷妒。有男兒名黎民。生載周。充自外還。乳母抱兒在中庭。兒見充喜踊。充就乳母手中嗚之。郭遙望見。謂充愛乳母。卽殺之。兒悲思啼泣。不飲它乳。遂死。郭後終無子。晉諸公贊曰。郭氏卽賈后母也。爲性高朗。知后無子。甚愛愍懷。每勸厲之。臨亡誨賈后。令盡意於太子。言甚切至。趙充華及賈謐母並勿令出入宮中。又曰。此皆亂汝事。后不能用。終至誅夷。按傳暢此言。則郭氏賢明婦人也。向令賈后撫愛愍懷。豈當縱其妒悍。自斃其子。然則物我不同。或老壯情異乎。

此亦非孝標註。然猶近古。

孫秀降晉。晉武帝厚存寵之。太原郭氏錄曰。秀字彥才。吳郡吳人。爲下口督。甚有威恩。孫皓憚。欲除之。遣將軍何定遡江而上。辭以捕鹿三千口供厨。秀豫知謀。遂來歸化。世祖喜之。以爲驃騎將軍。交州牧。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篤。妻嘗妒。乃罵秀爲貉子。晉陽秋曰。蒯氏襄陽人。祖良吏部尚書。父鈞南陽太守。秀大不平。遂不復入。蒯氏大自悔責。請救於帝。時大赦。羣臣咸見。既出。帝獨留秀。從容謂曰。天下曠蕩。蒯夫人可得從其例不。秀免冠而謝。遂爲夫婦如初。

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爲掾充每聚會賈女於青璅中看見壽說之恒懷存想發於吟詠後婢往壽家具述如此幷言女光麗壽聞之心動遂請婢潛修音問及期往宿壽蹻捷絕人踰牆而入家中莫知晉諸公贊曰壽字德真南陽赭陽人曾祖暨魏司徒有高行壽敦家風性忠厚豈有若斯之事諸書無聞唯見世說自未可信自是充覺女盛自拂拭說暢有異於常後會諸吏聞壽有奇香之氣是外國所貢一箸人則歷月不歇十洲記曰漢武帝時西域月氏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燒之芳氣經三月不歇蓋此香也充計武帝唯賜己及陳騫餘家無此香疑壽與女通而垣牆重密門閤急峻何由得爾乃託言有盜令人修牆使反曰其餘無異唯東北角如有人跡而牆高非人所踰充乃取女左右婢考問即以狀對充秘之以女妻壽郭子謂與韓壽通者乃是陳騫女即以妻壽未婚而女亡壽因娶賈氏故世因傳是充女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壻於禮爲不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遂恒聽之

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尚

書。語林曰。雷有寵。生恬。洽。

仇隟第三十六

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干寶晉紀曰。石崇有妓人綠珠。美而工笛。孫秀使人求之。崇別館北邙下。方登涼觀。臨清水。使者以告。崇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曰。任所以擇。使者曰。本受命者。指綠珠也。未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知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不然。使者已出又反。崇竟不許。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後秀為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曰。孫令憶疇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始知必不免。王隱晉書曰。岳父文德。為琅邪太守。孫秀為小吏給使。岳數蹴蹋秀。而不以人遇之也。後收石崇歐陽堅石。同日收岳。晉陽秋曰。歐陽建字堅石。渤海人。有才藻。時人為之語曰。渤海赫赫。歐陽堅石。初建為馮翊太守。趙王倫為征西將軍。孫秀為腹心。撓亂關中。建每匡正。由是有隟。王隱晉書曰。石崇潘岳與賈謐相友善。及謐廢。懼終見危。與淮南王謀誅倫。事泄。收崇及親屬以上皆斬之。初岳母誡岳以止足之道。及收。與母別曰。負阿母。崇家河北。收者至。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載東市。始嘆曰。奴輩利吾家之財。收崇人曰。知財為害。何不蚤散。崇不能答。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邪。潘曰。可謂白首同所歸。語林曰。潘石同刑東市。石謂潘曰。天下殺英雄。卿復何為。潘曰。俊士填溝壑。餘波來及人。潘金谷集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

劉璵兄弟少時為王愷所憎。嘗召二人宿。欲默除之。

令作阮阮畢垂加害矣石崇素與璵琨善聞就愷宿知當有變便夜往詣愷問二劉所在愷卒迫不得諱答云在後齋中眠石便徑入自牽出同車而去語曰少年何以輕就人宿劉璨晉紀曰琨與兄璵俱知名遊權貴之間當世以爲豪傑

○王大將軍執司馬愍王夜遣世將載王於車而殺之當時不盡知也晉陽秋曰司馬丞字元敬譙王遜子也爲中宗相州刺史路過武昌王敦與燕會酣酒謂丞曰大王篤實佳士非將御之才對曰馬知鉛刀不能一割乎敦將謀逆召丞爲軍司馬丞嘆曰吾其死矣地荒民解勢孤援絕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死中但義又何求焉乃馳檄諸郡丞赴義敦遣從母弟魏乂攻丞王廙使賊迎之薨於車敦既滅追贈驃騎諡曰愍王雖愍王家亦未之皆悉而無忌兄弟皆穉無忌別傳曰無忌字公壽丞子也才器兼濟有文武幹襲封譙王衛軍將軍王胡之與無忌長甚相暱胡之嘗共遊無忌入告母請爲饌母流涕曰王敦昔肆酷汝父假手世將司馬氏譜曰丞娶南陽趙氏女王廙別傳曰廙字世將祖覽父正廙高朗豪率王導庾亮遊于石頭會廙至爾日迅風飛颿廙倚船樓長嘯神氣甚逸導謂亮曰世將爲復識事亮曰正足舒其逸耳性倨傲不合己者面拒之故爲物所疾加平南將軍薨吾所以積年不告汝者王氏門彊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聲著蓋以避禍耳無忌驚號抽刃而出胡之已去遠

應鎮南作荊州王隱晉書曰應詹字思遠汝南南頓人璩曾孫也爲人弘長有淹度飾之

是

以文才司徒何充嘆曰所謂入賓之士累遷江州刺史鎮南將軍王修載譙王子無忌同至新亭與別坐上賓甚多不悟二人俱到有一客道譙王丞致禍非大將軍意正是平南所爲耳無忌因奪直兵參軍刀便欲斫修載走投水舸上人接取得免中興書曰褚裒爲江州無忌於坐拔刀斫耆之褒與栢景共免之御史奏無忌欲專殺害詔以贖論前章既言無忌母告之而此章復云客敘其事且王廙之害司馬丞遐邇共悉修齡兄弟豈容不知法盛之言皆實錄也

王右軍素輕藍田藍田晚節論譽轉重右軍尤不平藍田於會稽丁艱停山陰治喪右軍代爲郡屢言出弔連日不果後詣門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辱之於是彼此嫌隙大構後藍田臨揚州右軍尚在郡初得消息遣一參軍詣朝廷求分會稽爲越州使人受意失旨大爲時賢所笑藍田密令從事數其郡諸不法以先有隙令自爲其宜右軍遂稱疾去郡以憤慨致終中興書曰羲之與述志尚不同而兩不相能述爲會稽艱居郡境王羲之後爲郡申尉而已初不重詣述深以爲恨喪除徵拜揚州就徵周行郡境而不歷羲之臨發一別而去羲之初語其友曰王懷祖免喪正可當尚書投老可得爲僕射更望會稽便自邈然述既顯授又檢校會稽郡求其得失王者疲於課對羲之恥慨遂稱疾去郡墓前自誓不復仕朝廷以其誓苦不復徵也

王東亭與孝伯語後漸異孝伯謂東亭曰卿便不可復測答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終云何耳漢書曰呂后欲王諸呂問右相王陵以為不可問左丞相陳平平曰可陵出讓平平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君不如臣晉安帝紀曰初王恭赴山陵欲斬國寶王珣固諫之乃止既而恭謂珣曰比日視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終如何也

王孝伯死縣其首於大桁司馬太傅命駕出至標所孰視首曰卿何故趣欲殺我邪續晉陽秋曰王恭深懼禍難抗表起兵於是遣左將軍謝琰討恭恭敗走曲阿為湖浦尉所擒初道子與恭善欲載出都面相折數聞西軍之逼乃令於兒塘斬之梟首於東桁也

桓玄將篡桓修欲因玄在修母許襲之庾夫人云汝等近過我餘年我養之不忍見行此事桓氏譜曰桓沖後娶潁川庾蔑女字姚晉安帝紀曰修少為玄所侮言論常鄙之修深憾焉密有圖玄之意修母曰靈寶視我如母汝等何忍骨肉相圖修乃止

世說新語卷下之下終

右世說三十六篇世所傳釐爲十卷或作四十五篇而末卷但重出前九卷中所載余家舊藏蓋得之王原叔家後得晏元獻公手自校本盡去重複其注亦小加剪截最爲善本晉人雅尚清談唐初史臣修書率意竄定多非舊語尚賴此書以傳後世然字有譌舛語有難解以它書證之間有可是正處而注亦比晏本時爲增損至於所疑則不敢妄下雌黃姑亦傳疑以竢通博紹興八年夏四月癸亥廣川董弅題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ies, U.S.A.

郡中舊有南史劉賔客集版皆廢于火世說亦不復在㳺到官始重刻之以存故事世說最後成因併識于卷末淳熙戊申重五日新定郡守笠澤陸㳺書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ies, U.S.A.